武俠世界

老虎情人（海鷗奇案錄）　余破浪·新著

歐洲一流勁旅大軍壓境，精英聯隊全力奮勇週旋，一場激烈足球比賽，居然掀起連場血腥風暴，其間過程離奇曲折，幕後手段更是神秘莫測，匪夷所思。

海鷗、紅玫瑰與浪子神探，到底如何應付球賽後所發生的連串奇案？請閱本文，保証令你有意想不到的重大收穫。

$4.00

第24年

6

革新號

編者話

「海鷗奇案錄」這個故事集，內容方面是以現代社會爲背景，主角塑造也是一羣敢作敢爲的青年人，他們不但勇於面對罪惡挑衅更不畏懼地專向不法之徒挑戰。今期刊出之「老虎情人」，題材新穎突出，過程驚險緊張，描述一隊歐洲足球勁旅壓境作賽，掀起連串血腥風暴場面，海鷗、紅玫瑰與浪子神探不遺餘力，携手合作對付賽事後所發生連串奇案，精彩百出，請勿錯過

＊＊　　＊＊　　＊＊

烽火游龍故事之「大帥與大盜」是一篇充滿鄉土氣味的巨著，講述民初時代軍閥橫行，魚肉百姓，加上一班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的流寇，於是令到當時山東一帶百姓居民惶惶不可終日，幸好及時出現了一股替民除害的救星，力挽狂瀾，專向勢力龐大的煞星周旋，且看作者怎樣作出巧妙安排吧！

＊＊　　＊＊　　＊＊

下期名作家名作品接續刊出的是秦紅作品——「千乘萬騎一劍香」，是篇爲一部氣勢磅礴、激烈昂揚的正宗新派武俠巨鑄，刊出以來，哄動一時，今番再經編者去蕪存菁，重新校訂，保証滿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老虎情人（海鷗奇案錄）

一隊歐洲足球勁旅壓境，精英聯隊全力迎戰，展開一場激烈足球比賽，但進行賽事中掀起連番血腥風暴，究其原因，令你……余破浪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大帥與大盜（烽火游龍故事之三）◀上▶

災星從天降　蹂躪兩孤雛……王一龍4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馬國風雲（超人傳奇故事）◀二▶

射殺灰鼠馬　內幕不尋常……李　璟55

千劍照紅顏（俠情倫理中篇故事）

間關求援手　另闢新途徑……秦　紅63

倚刀春夢（俠情哀艷奇情小說）

採强硬路綫　對付黑勢力……司馬翎69

風雲十七劍（俠義傳奇故事）

扁担試身手　劍公子受挫……黃　鷹76

惡人船（司馬洛傳奇故事）

殲滅惡人　對付血蝶……馮　嘉8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筆、血掌、峨嵋刀（名作家名作品精選）◀大結局▶

忠義莊門開　正邪同向善……慕容美93

宇宙搜秘・兵器沿革

大砲的怒吼（兵器沿革）……雍　容101

吸血蝙蝠（宇宙搜秘）……羅唐納10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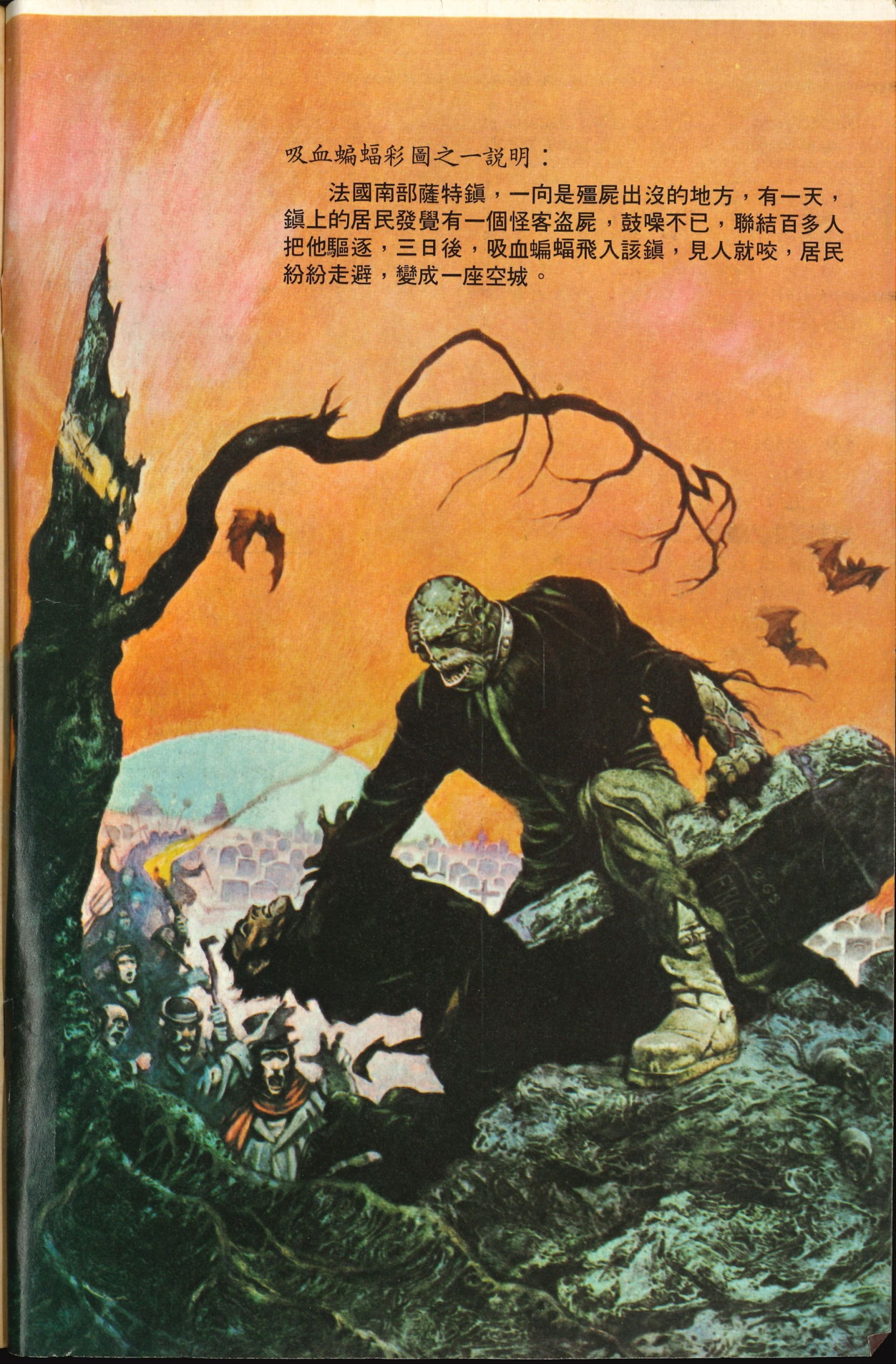
第24年
第6期
（總號119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吸血蝙蝠彩圖之一說明：

法國南部薩特鎮，一向是殭屍出沒的地方，有一天，鎮上的居民發覺有一個怪客盜屍，鼓噪不已，聯結百多人把他驅逐，三日後，吸血蝙蝠飛入該鎮，見人就咬，居民紛紛走避，變成一座空城。



最討厭的人

（一）

本市唯一的海底隧道自通車以來，業務如何，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它就像是一座龐大的印刷機，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在印製鈔票。

當然，這座「印刷機」成本是極爲昂貴，但和地下鐵路相比，却又變得微不足道。

地下鐵路是重要的運輸系統。

然而，海底隧道的重要性，也是不遑多讓的。

雖然，渡海小輪運載汽車的收費較爲便宜，但對這分秒必爭的社會裏，駕駛汽車人士寧願付出較多的鈔票，也要使用海底隧道。

趕時間的固然如此，就算並不急於渡海的人，也往往捨渡海小輪而取道於海底隧道，直往彼岸。

在隧道前的收費站，可說是財源廣進，任何大大小小的車輛，只要經過這裏，就會變成鈔票，不斷地湧進隧道公司的財庫裏。

目前，它和本市地下鐵路最大的分別是：一個賺大錢，而另一個却不斷嚷着虧本。

地下鐵路暫時虧本，那是不足爲奇。

但將來如何，倒很難說，因爲直到目前爲止，它仍然未曾全綫通車，根本就不能以「鐵路網」來形容它。

其實，世界上大多數的地下鐵路，都是虧本的。

海底隧道却不同。

它一直都在賺錢，而且利潤一年比一年多。

可是，它却曾經醞釀着加價。

據專家認爲，此舉可以緩和隧道的使用量，使隧道減少擠塞。這種理論，駕車人士當然是極爲反感的。

這就等於是：把白米的價錢提高，讓人們少吃飯，多吃麵飽，多吃番薯！

× × ×

自從這消息傳出之後，貝莉就賭氣地杯葛海底隧道。

好幾次，她寧願把跑車駛進渡海小輪兜海風，也不去鑽那條「快要加價」的海底隧道。

然而，在未加價之前就杯葛海底隧道的人，全市好像就只有她一個。

所以，隧道交通擠塞如故，甚至是越來越厲害。

看來，即使加價也未必能够使隧道暢通。

今天，一直暗中杯葛海底隧道的貝莉，却駕駛着一輛大紅色的跑車，出現在隧道區域。

她到底是個性急的人，前幾次使用渡海小輪，一則爲了賭氣，二則並不急於渡海，所以，才會捨棄快速的捷徑，但這一天，她實在是巴不得駕駛飛機，直往大球場去。

現在已經是下午兩點四十八分了，距離開賽的時間還不够半小時。

她是趕着去參觀一場國際性的足球比賽，由本市十幾支甲組球會組成的精英聯隊，對抗自歐洲遠道而來的某國國家隊。

貝莉雖然是女孩子，但她的嗜好却和男孩子沒有多大的分別。越是刺激的運動，她越喜歡。看足球比賽無疑也是一種充滿刺激，充滿娛樂性的節目。

貝莉本人也曾踢過女子足球，而且還是一個傑出的中鋒。

後來，那隊女子足球隊因爲財政上出現困難，更換了班主。

新的班主對貝莉很好，但貝莉却極不喜歡這個人。

因爲他是個退休律師。律師並不可憎，但這個律師却不同。他是這個行業中的敗類，爲了要打贏官司，他不惜知法犯法，利用各種黑暗的手段，來爲案件的當事人洗脫罪名，或者是獲得勝訴。好幾次，他出了岔子。

但這律師確有過人之才，每一次他都能化險爲夷，沒有被繩諸於法。然而，紙總是包不住火。

海鷗奇案錄

余破浪・文
黃耀基・圖

老虎情人

有一次，他派幾個流氓去恐嚇和毆打一個胆小的證人，雖然當時是成功了，他在法庭上又打了一場勝仗，但本市的律師公會却查出了事有蹺蹊，認爲他手段卑劣，影响到整個律師行業的聲譽。經過三次會議，他們要求這位律師提早退休。

因爲律師公會早已對他的行爲極爲關注，在接二連三的投訴、指控下，雖然在法律上他還是未曾被判有罪，但律師公會方面已認爲達到了無法容忍的階段，所以向他採取了如此嚴厲的制裁行動。

這位律師居然沒有爲自己分辯。他在三日之內就宣告退休，然後到瑞士旅行，一直兩年後才回來。

現在，他已經不是甚麼律師，而是某地產公司的副董事長。至於他賺了多少寃孽錢，恐怕他自己也算不出來了。

重回本市後，他積極地在商界發展，又承辦了一支女子足球隊，那正是當時貝莉効力的那一隊。

一換了班主，貝莉就不踢足球了。她並不討厭足球，而是討厭這個新班主。

這退休律師其實也並不是對足球有眞正的興趣，不到半年，他又宣告退出了，而球隊則由另一個著名的球壇女強人承接下來。

× × ×

貝莉退出球隊後，偶然也會到球場去參觀比賽。

但她的表姐白雲裳，却對足球的興趣並不大。

她並不討厭足球。然而，不討厭足球，却並不等於喜歡足球。

自從去年初，貝莉把白雲裳拉進球場，發覺她對報章的興趣比球賽還更濃厚之後，以後她就不再勉強表姐和自己一起觀賞球賽。

貝莉是個很爽直的人，而這種人，是很怕看見別人納悶地坐着的。

她以爲以後再也不會和表姐一起看足球比賽的了。

因爲世間上有一件事，是貝莉最不願意幹的，那就是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雖然，白雲裳坐在球場裏，絕不會怎麼「痛苦」，但貝莉却眞的有那種感覺。可是，當今天她海浴回來之後，却從電話錄音機裏，聽到了白雲裳的聲音。

她說：「今天大球場的比賽，我有兩張球票，妳快點來，我在場館的大門口等妳。」

那時候，已經是下午兩點十五分，距離開賽的時間只有一小時。

說來可笑，她幾乎立刻就要跳上車子，衝往大球場去。但她上了車子，才發覺自己的衣服留在屋子裏，而她的身上，却還是只穿着一襲三點式泳衣。

甚至那件沙灘外衣，她也已擱在電話几旁。

貝莉無疑是個不拘小節、凡事敢作敢爲的女郎，但穿三點式泳衣去觀賞球賽，這份勇氣她還是提不起來的。

她只好立刻下車，穿上了一套簇新的運動服裝，連同名廠的運動鞋，整裝出發。看她的樣子，並不像是去看足球比賽，而倒像是自己要去參加賽事。

（二）

貝莉穿衣快，穿鞋快，駕駛汽車的速度也是快得令人咋舌。但再快的汽車，一駛到市區，就會變成英雄無用武之地。

事實上，今天她已經算是好運氣。在郊區的道路，雖然車輛比較少，但却不是賽車場，她開快車，沒遇上警察，沒遇上雷達偵查車速，已該感謝上帝。

當然，上帝是絕不會贊成貝莉開快車的。

白雲裳也是一樣。但雲裳姐既然不在身邊，上帝那方面，貝莉一定已經忘了。

她是個基督徒，但却是個很善忘的基督徒。

她信奉上帝，但往往忘記了上帝的存在。

× × ×

還遠遠未曾進入海底隧道，貝莉已陷入了長龍車陣之中。

貝莉心中又暗罵了八百遍：「這麼大的都市，却只有一條海底汽車隧道，眞是落後！」

其實，這都市不算大。它只不過是彈丸之地，而且任何城市擁有這麼一條海底隧道，也絕不能算是「落後」的了。

要罵，就只好罵本市的人，太喜歡駕駛汽車。尤其是一人一車，載客量少，却佔據了同樣的道路面積，難怪交通處處擠塞得那麼厲害了。

但若有人拿着這條道理去罵貝莉，必然會碰得一鼻子灰。她一定會反駁：「你別忘了，我是住在郊區的！」

不錯，尤其是她和白雲裳居住的地方，倘若沒有自用車，出入一定會大爲困難。目前，市區人口已達到爆炸性的程度。

雖然，在推行節育計劃這一方面，本市成績不差，但外來移民的壓力，却使這一方面的成果，變得全無作用。

人口越來越多，寸金買不了尺土，暴發者乃是地產商，樓價急劇飛升，早就與一般受薪階級的購買能力脫了節。

但貝莉從來都不担心這一點。她自幼生長在一個相當富有的家庭，兩年前還承受了一筆遺產，而這筆遺產的數字，已可以讓她一口氣購買三層超過二千尺的豪華洋房。

但她接受這筆遺產之後，她第一件做的事，就是以「無名氏」的名義，捐了一百萬塊給某孤兒院，作爲興建院址之用。

給她這筆遺產的人，是她唯一的舅父。他是個好人，但却無兒無女。

他深愛妻子，但結婚才五年，他最鍾愛的女人就去了荷里活，改嫁他人。

那是一個猶太人，他擁有汽車公司、電影公司；輪船公司，單是支付私人豪華遊艇的總待費用，每年就要花上三十萬美元。

其實，貝莉的舅父也絕不算窮了。但跟這麼樣的一個猶太人相比，當然是怎樣也比不上去的。直到他臨終的時候，他還在後悔，自己不應該和妻子到荷里活。

他寧願和她在蒙地卡羅輪掉一切，也不願意在荷里活失去了妻子。他恨透那猶太人，却居然沒有怨恨自己的妻子。

甚至他們在本市簽爲離婚書的時候，他仍然是那麼多情，臨別之際送她一朵紅玫瑰。

可惜，她要的並不是紅玫瑰。她要的是豪華有如帝后般的生活，她要在那艘八十呎長的遊艇上，享受美洲東西岸的美好陽光。

那朵紅玫瑰，她轉送給了貝莉。

貝莉接受了。她珍惜它，就像珍惜世間上最寶貴的一件寶物。

她把它製成標本。雖然它不再芳香，但却仍然美麗，仍然散發着那種高貴的熱情。

這就是貝莉爲甚麼會被稱爲「紅玫瑰」的來由。

× × ×

貝莉是個感情極其豐富的人，這一點就像他的舅父一樣。但她的舅父內向、懦怯。

而貝莉却絕不是這樣。她常嘲諷他是個「電視機球迷」，因爲他喜歡看足球，但却不喜歡球場那種嘈吵喧鬧的環境。

貝莉却喜歡到現場看球賽，而且觀衆人數越多，她越高興。

就像這一天，球賽還未開始，球場看台上已密麻麻擠滿了人。這是貝莉最欣賞的場面。她看見了看台四面，紅旗高懸。

那就是說：球票已全部售罄。當她泊好汽車後，就一直沿着馬路，大步向球場邁進。

沿途她看見不少「黃牛黨」，把原本已很昂貴的球票，炒售到更驚人的地步。

這是貝莉最生氣的事。

她在暗罵：「警察哪裏去了？」

她對於購買黑市球票的人，也同樣不

敢恭維。

好幾次，她買不到球票，就索性回家收看電視，或者是聽電台廣播。

錢，絕不是關鍵，她並不窮，就算一張球票索價一千塊，她也付得起。但她從來不買黑市球票。甚至有時候，「黃牛黨」估計錯誤，他們購入大量球票，但結果臨場觀衆並不如想像中擠擁，只好以原來的價格出售，務求脫手，但貝莉仍然堅持原則，絕不向他們購買球票。

看到球場的情況，她不禁有點佩服白雲裳，居然能找到兩張球票。

當然，她知道白雲裳是絕不會向「黃牛黨」購買球票的，這個原則，她們可說是步伐一致。

× × ×

大球場場館門前，通常都是球迷相約聚面的熱門地點。

白雲裳也選擇這裏來等候貝莉。

今天，她穿着一襲雪白的絲質襯衫，配着一條米色牛仔褲，色澤和諧而格調鮮明，令人看來有着一種爽朗舒暢的感覺。

貝莉幾乎是用奔跑的速度走過來的。

白雲裳微微一笑：「我以爲妳不會來了。」

貝莉「唏」一聲：「怎會不來？我剛才還在想，我們是不是應該搬到這附近居住。」

白雲裳搖搖頭：「搬到球場附近居住，並不是個好辦法，倒不如去廣播電台求職。」

貝莉道：「投考體育記者？」

白雲裳道：「不，妳去參加電台評述足球的工作，那麼每一場球賽，妳都可以坐在最佳的位置上，大發議論。」

貝莉忍不住「格格」地大笑起來。但她只是笑到一半，就停了下來。她瞧着白雲裳的手裏有球票，但却不是兩張，而是三張。

「怎麼是三張球票？還有誰來？」貝莉伸手取過球票問。

白雲裳却忽然嘆了口氣。「那人妳認識，而且是妳最討厭的一個。」

貝莉眼珠子骨碌地一轉，隨即又笑了起來：「我知道他是誰了，是狄浪，一定是狄浪！」

白雲裳皺了皺眉：「妳很討厭他這個人嗎？」

貝莉笑道：「我是不是討厭他，他怎會在乎？最重要的是妳——」

但她只說到這裏，就再也說不下去。

她臉上的表情也忽然變得很古怪，就像一頭憤怒的母獅。她瞪着一個人的臉，好像想把這人的腦袋扭下來，然後再踩兩腳。

白雲裳的聲音却在這時候响起來。「陪我們一起參觀這場球賽的，就是這位袁熾芳先生，莉，妳不會這樣快就忘記袁先生罷？」

貝莉怔住，臉上的表情簡直和一塊燒焦了的牛排沒有甚麼分別。她忍不住咬了咬指甲。

「天啊！」她心裏在喊。是自己在做夢？還是雲裳姐吃錯了藥，忽然瘋掉了？

× × ×

貝莉並不是在做夢，白雲裳也不像是瘋了。

但現在，袁熾芳的確出現在她們的面前，而且還將會和她們在一起觀看這場比賽。

袁熾芳是一個大概五十歲的中年人。他身型瘦削，但臉色却很健康。他還是和從前一樣，頭髮總是梳得整整齊齊，鼻樑上仍然架着那副名貴的玳瑁鏡，衣服筆挺而剪裁合度。

在現代的社會裏，五十歲的男人仍然處於黃金時代，仍然擁有男性的魅力，袁熾芳雖然瘦一點，但却絕不難看。

難看的只是貝莉的臉色。

爲甚麼？因爲他就是那個退休律師，也就是那個一度幾乎成爲貝莉足球班主的人！

白雲裳的態度反常

（一）

袁熾芳表現得很有紳士風度。

但貝莉却連最起碼的招呼也欠奉。

倘若不是爲了白雲裳，她早已掉頭而去。只是，她怎樣也想不到，白雲裳怎會和袁熾芳這種人在一起。倘若她事前知道，她一定不會趕到球場。

看足球比賽是一種高度的刺激和享受，但和袁熾芳這種人在一起，却簡直是活受罪，就算球賽再精采，恐怕她也會無心欣賞。

白雲裳却好像不知道這一點。但那是絕不可能的。在白雲裳的面前，貝莉已不知罵了他多少遍，而白雲裳對於袁熾芳這位退休律師，也是全無好感的。

貝莉忍住滿肚子鬱扭氣，跟在他們的後面，進入了球場。球票是名譽券，座椅位置最適中，是觀賞球賽的理想地方。

貝莉進入球場後，就一直緊緊跟隨着白雲裳。

還沒到座位，貝莉就拉着她低聲說：「我要去洗手間……」

白雲裳遞給她一張球票。貝莉急道：「妳陪我去嘛！」她的意思，白雲裳應該很清楚了。

在袁熾芳面前，貝莉沒有機會說話，恐怕一走進洗手間，她就會對白雲裳大興問罪之師了。

但白雲裳却笑了笑：「妳又不是小孩子，何必還要我陪着？」

貝莉鼓起了腮，兩眼一翻：「妳不去，我也不去！」

這時候，全場球迷忽然大聲喝采、熱烈鼓掌。

原來由本市十幾支甲組球會組成的精英聯隊，已魚貫進入比賽場地之內。

隊長盤球直進推過半場，在禁區起腳，把皮球送進龍門的網窩裏。

雖然球賽還未開始，他這一射只是射向空門，但熱情的球迷也同樣報以熱烈的掌聲。

這位隊長，貝莉很熟悉，他還曾經在球場上親自教導她怎樣射球。

他有瀟洒的脚法，進攻時銳利如箭，回防時勇猛非凡，廣播電台某一位評述員常稱讚他「腦袋細胞裏充滿足球智慧」。

他在甲組球會裏已經有十餘年，正選的位置並未搖動過，而且每季球賽都迭有佳作，早已成爲了本市球壇上的英雄人物。倘若不是袁熾芳在座，她也一定會和其他的球迷一樣，熱烈鼓掌表示歡迎和擁護的。

但現在，她却呆坐在那裏，就像是一個木頭人。

（二）

球賽終於開始了。

袁熾芳忽然對貝莉說：「貝小姐，不見幾年，妳更美麗了。」

雖然貝莉對這人的印象極惡劣，但人家稱讚自己美麗，而且說得又是那麼誠懇，她也無法再緊閉着嘴巴。

但她一開口，却是說：「不見幾年，你是不是認爲我已經老了？」

袁熾芳微微一笑：「貝小姐，妳提起那個『老』字，傷感的恐怕就只有我這個四十八歲的老人了。」

貝莉終於看了他一眼：「想不到你那麼年輕，還沒有半百之齡。」

袁熾芳嘆了口氣：「所差者，一兩年而已，那又有甚麼分別？」

白雲裳却沒開口，只是一直欣賞着球賽的進行。

貝莉翻了翻眼，心中大爲奇怪，忖道：「莫不是地球轉動的方向變了？」

袁熾芳又在緩緩地說道：「這一場比賽，報章的評論，都一致看好客軍，他們身材佔優，脚法一流，而且在歐洲球壇，甚至是世界盃賽中，都屢有驚人表現，說句不好聽的說話，光是中鋒戴斯的轉會費，就已比本市幾間球會全年開支的總和還多幾倍……」

貝莉有點不耐煩：「這些我全知道，我也知道精英聯隊今天是輸少當贏的局面，但這是體育競技，並非生死決鬥，敗在強敵手中，又絕不是不光采的事，他們可以在吃敗仗之餘，吸收經驗，多點學習別人的長處，那又有甚麼不好？」

說到最後幾句，她的聲音簡直像機槍一樣急促，令人喘氣不過來。附近的球迷，已有人寧願少看一刻球賽，向她投以好奇的目光。

貝莉不在乎。當她說得起勁的時候，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瞧着她，她也是絕不會感到害怕而停止下來的。

白雲裳却不理她。她只是心無旁騖地在觀看球場裏的比賽。

袁熾芳等待貝莉說完，過了半晌才緩緩地說：「這一場賽事，我的看法和妳並不一樣。」

說到這裏，他略爲停頓一下才接着說下去：「客軍實力雖然強橫，但這一戰他們一定會吃敗仗。」

貝莉冷冷一笑：「這恐怕只是閣下一廂情願的想法罷？」

袁熾芳搖搖頭，很認眞的說：「不，除非是奇蹟出現，否則本市精英聯隊一定可以擊敗客軍。」

他這樣說，附近的球迷已有人忍不住笑了起來。

貝莉忍不住道：「你爲甚麼忽然把說話倒轉來說了？剛才你不是說，客軍實力雄厚，單是一個中鋒就可以把本市好幾間球會都比了下去嗎？」

袁熾芳微微一笑：「但請妳別忘記，足球是圓的，在球場上，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

貝莉正要反唇相稽，此時白雲裳却突然開口，說道：「我也同意袁先生的見解，而且也深信，客軍這一仗，必然凶多吉少。」

貝莉不由呆住。她實在不相信，白雲裳居然會和袁熾芳有着同樣的看法。

站在本市球迷的立場而言，自然希望本市球隊能够勇挫歐洲第一流勁旅。但這只是一種希望，而且這種希望就像是祈求，小孩子能够擊倒壯漢一樣渺茫。那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

老實說，本市精英聯隊若能逼和客軍，經已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但白雲裳居然也說客軍會吃敗仗，那眞是不可思議。

貝莉不再作聲了。她沉住氣觀看着比賽，看着是不是眞的有奇蹟出現。

當然，她絕不認爲精英聯隊會贏。他們若是贏了，那確是奇蹟。但袁熾芳和白雲裳却反而認爲，客軍若不吃敗仗，那才是奇蹟！

（三）

上半場四十五分鐘的賽事，還有半分鐘就完結了。

本市精英聯隊的球員們，人人都很努力。

門將更是施展出渾身解數的功夫，力挽狂瀾。

但無論如何，客軍可以說是控制了大局，他們最少佔有七八成的攻勢。

本市精英聯隊，雖然也間中施予突擊反撲，但客軍的防守却是相當穩固，而且有「黑熊」之稱的皮雅，把守着最後一關，他的表現更是突出，曾救出兩個必入之球。

但本市精英聯隊上半場的射門次數，也就只有這兩次而已。

目前的紀錄，仍然是零比零。

可是，就在上半場即將終結的時候，客軍的中鋒球員戴斯，突然橫施冷箭，距離龍門四十五碼就起脚勁射。只見皮球有如炮彈般轟了過去。

精英聯隊門將的反應，也絕不算慢了。他彈跳力極強，一挺腰，人已飛起。皮球來勢急勁，門將反應神速。

在這剎那間，全場球迷都爲之心頭一陣亂跳。

這也是球賽最引人入勝、扣人心絃的時候。

絕大多數的球迷，都不希望這一球會送進網窩裏。

他們都把這個希望，寄托在門將的身上。

× × ×

門將的確身手不凡。

他擁有最正宗的接球手法，他的雙手已觸及皮球。

可是，這一球實在是太兇猛了，雖然他的手已觸摸到球兒，但却無法把它截停下來。

他經已盡了全力，但皮球仍然應聲入網！

球場大暴動

（一）

一比零。

全場球迷一陣哄動，也有人在鼓掌，但絕大多數人在讚嘆之餘，也不免爲主隊的失利而感到可惜。

他們已經負隅頑抗苦戰了四十四分半鐘，但却在最後半分鐘的時間，輸掉了致命的一球。

貝莉的心情有點矛盾。

她一方面也和其他的球迷一樣，爲主隊感到不值，但在白雲裳和袁熾芳的面前，她却不禁神氣起來。

她並不是不尊重白雲裳，但這一次，她實在是無法同意表姐的見解。

「雲裳姐，我看這個奇蹟已經產生了罷？」

白雲裳搖了搖頭：「妳別爲客軍高興得太早，在足球比賽裏，往往五分鐘就可以扭轉乾坤，而現在，却還有四十五分鐘的比賽時間。」

貝莉吸了口氣，點點頭道：「不錯，在理論上，本市精英聯隊甚至有權可以在下半場連入七八球，但剛才上半場的賽事，已很明顯地證明，客軍的實力遠在我們的球隊之上。」

白雲裳微微一笑：「妳是愛看偵探小說和武俠小說的人，總該明白，武功和本領最高的人，並不一定能够獲得最後的勝利。」

貝莉已幾乎要跳起來。

「但這並不是福爾摩斯在查案，也不是武當派道士大戰少林寺和尚，而是每個球員都要流盡血汗的激烈球賽。」

她說「流盡血汗」，雖然誇張了一點，但球員球賽中受傷的事情，却也隨時可見。

白雲裳却盯着她，平靜地說道：「我們現在沒有爭論的必要，下半場賽事，即將開始了，希望妳不會在這段時間內打瞌睡。」

貝莉沉默了一會，忽然笑了起來：「對不起，剛才我是衝動了些，但——」

「不必說了，」白雲裳悠然一笑，「妳的心裏怎樣想法，我全知道。」

已沉默了很久的袁熾芳，却突然又說出這麼一句：「客軍一定會吃敗仗。」

貝莉冷笑一聲，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這時候，在數萬球迷熱烈掌聲鼓勵之下，本市精英聯隊的球員，又再紛紛踏足綠茵場上，準備開始下半場的激烈賽事。

他們的戰意，可說是絕無疑問的。

雖然他們失利於上半場，但對於這十一名球員的表現及教練部署的陣容和戰術，球迷都已感到相當滿意。但在數萬球迷之中，恐怕除了白雲裳和袁熾芳之外，再也沒有多少人會認爲主隊能够反敗爲勝。

甚至是逼和終場，看來也似乎是一種奢望。

（二）

下半場開賽後，客軍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優勢。

他們在短短十分鐘之內，已逼得四次角球，一時之間，在精英聯隊的龍門前，可說是險象環生，草木皆兵。

尚幸將士用命，每一個精英聯隊的球員，都悉力以赴，總算保持暫時的紀錄，未再多失一球。

到了十五分鐘，精英聯隊突然從左方推進，由「矮猴」丁偉空傳了一個直綫球，球兒落在敵方禁區之內。

那時候，禁區裏只有三個人，一個是客軍門將，一個是客軍右後衛伊烈圖，而另外一個，就是精英聯隊的隊長！

伊烈圖是著名的後防球員，他個子不算高，但却精悍厲害，踢法大刀闊斧，絕不會脚下留情。

精英聯隊的隊長能否過得了這一關，實在是個極大的疑問。

四座球迷齊聲喊吶助威！

他們的球隊將士用命，而這數萬球迷的支持力量，也已發揮淋漓盡致的地步。

伊烈圖本已封死了隊長的去路，但不知如何，隊長却以極優美的姿勢，把皮球推過了對方。

皮球繼續向前滾動，而隊長一閃身，人也越過了伊烈圖。

在這一剎那間，已有不知幾許球迷叫破了喉嚨！貝莉也沒例外。

雖然她一直不認爲精英聯隊可以反敗爲勝，但她到底還是擁護本市球隊的。

這時候，隊長已進入罰刀之勢。

在他面前，只有皮球、門將和龍門！

「射呀！」

「射啦！」

數萬球迷都在叫着這一個「射」字。

隊長終於以左脚，射出了這一球。

剎那間，在場觀衆幾乎是全體站立起來，雀躍不已。

這一球，隊長射向遠柱，但對方門將却捉錯了路，撲向近柱那一方。

皮球入網，一比一追成平手。

貝莉很興奮，她看着白雲裳，道：「眞的是奇蹟出現了！」

白雲裳的反應却並不熱烈。她也在鼓掌，但兩條眉毛却皺了起來。

袁熾芳的反應更是奇特，他居然嘆了口氣。

這時候，貝莉已眞正察覺到，事情有點不尋常了。

她雖然衝動性急，但却絕不是一個愚蠢的人。她一面看球賽，一面已想到許多事情，而這些事，都是很奇怪的。

第一：白雲裳並不是個球迷，她對於足球的興趣，就像貝莉對芭蕾舞一樣，所謂有興趣的程度幾乎是等於零。

第二：她會和聲名狼藉的袁熾芳在一起出現，而且共同參觀球賽，那更是太不可思議的怪事，當然，貝莉絕不會認爲，白雲裳會對這位已經退休的袁律師發生興趣。

第三：由第一點結論推斷下來，白雲裳今天在球場看台上看足球比賽，絕不是爲了本身對足球有興趣，而是爲了另外一個不爲她所知的因素，而這一個因素，跟袁熾芳必然大有關連。

第四：袁熾芳斷言客軍必敗，白雲裳非但沒有感到意外，反而支持他的看法，那麼，可以肯定的說一句，必然已有某種神秘的原因，使白雲裳與袁熾芳都有着共

同的見解。

現在，雖然客軍還沒有落敗，但形勢已開始對他們很不利了。數萬球迷都在爲精英聯隊的入球而歡呼，而客軍的門將和後防球員却在發生爭執。

只見伊烈圖和皮雅正在互相指責，你一言我一語的，似乎大家都在怪責對方的疏忽，使球隊輸掉這一球。

但這是無濟於事的，大鐘旁的積分牌已豎起了兩個「1」字，紀錄是一比一平手。

中圈再開球，客軍又再傾巢而出。他們的攻勢相當猛烈，但精英聯隊士氣如虹，人人拚盡，他們攻了十多分鐘，却還是徒勞無功，攻之不下。

到了三十二分鐘，「矮猴」丁偉空又再來一記妙傳，把皮球送進客軍的禁區之內。

這時候，精英聯隊有五人衝上前綫，而客軍也有六名球員佈防。皮球一到禁區，雙方就展開激烈的爭奪戰。爭持之下，伊烈圖截住了皮球。他把皮球送回給門將皮雅。

但這一記回送，却又鑄成了大錯。因爲，皮球的去勢太慢，皮雅還來不及接收，就已給精英聯隊的隊長，以閃電般的速度追停，繼而一脚勁射入網。

皮雅大怒！他忽然變得像是一頭瘋了的野牛，怒氣沖沖的向伊烈圖衝去。破口大罵。

但球場觀衆的嘶叫聲、鼓掌聲，就像是從四方八面湧來的浪潮，把他的聲音完全淹沒。沒有人聽見他在罵甚麼。

但接着，每一個人都可以看見，皮雅忽然和伊烈圖扭作一團，打起架來。

丁偉空、精英聯隊隊長雙雙上前去勸阻。

也有幾個客軍的球員湧了過來，看個究竟。

但忽然間，丁偉空給人踢了一脚。

精英聯隊隊長更不妙，小腹上重重的挨了兩拳。

觀衆的歡呼聲和鼓掌聲，立刻變成了憤怒的吼叫。

二十二個球員，最少已有十八九個圍在一起。

有人在爭執，有人在磨拳擦掌，也有人你追我逐，拳脚交加毆打起來。

球證笛聲長鳴，努力制止。但是這種場面，根本就不是他一個人可以控制得住的。

雙方球隊職員、領隊、教練、軍醫、救傷隊人員、警察，甚至體育記者，都紛紛湧入場內。

皮雅雖然有黑熊之稱，但混戰之下，却居然給精英聯隊的一個後防球員打得倒地不起。

本來，最先打架的人，是皮雅和伊烈圖。

他們在連輸兩球之後，內鬨火併。

但丁偉空和精英聯隊隊長作魯仲連的時候，却反而分別給皮雅和伊烈圖揍了一頓。

這是大混戰的主要導火綫。

你們自己內鬨，人家一片好心來勸開，却反而遭受無妄之災，也難怪精英聯隊其他球員衝動起來。

黑熊皮雅不錯是給人打得倒地不起了，但形勢忽然逆轉，伊烈圖却比他還更兇悍，一個攝影記者上前，正要拍攝精采鏡頭，却給伊烈圖脫下球鞋，用力向他擲去。

這記者的照相機立刻給撞跌，他捧着伊烈圖的鞋子，臉上的表情好像快要哭了出來。他連忙拾回照相機，連同球鞋也一併匆匆放入隨身携帶的大皮袋裏。

他不再拍照，倉惶地走了。

伊烈圖也沒有追趕他，因爲他又在忙於「應戰」。

那個把皮雅擊倒的精英聯隊後防球員，原來是個空手道高手，踢足球也只不過是他的副業，而且他還是空手道學院的教練！

而這時候，他又和伊烈圖展開了惡鬥，場面之混亂，實在是難以形容！

（三）

這眞是一場名符其實的「大戰」。

幸好球員的數目，總比不上那一大羣工作人員，況且還有警察出動，惡鬥總算停止下來。

但球賽是否可以繼續下去，倒是很難預料了。

而這時候，白雲裳却拉着貝莉，離開了座位。

貝莉皺着眉，道：「甚麼事？」

白雲裳向場館那方面一指：「妳有沒有看見那個攝影記者？」

貝莉道：「是不是那個連照相機也給撞跌的一個？」

白雲裳點點頭，一面帶引着貝莉奔了出去。

「剛才他拿走了一隻球鞋，妳可看見嗎？」

貝莉這一次却搖頭。

當時的場面，實在是太混亂了，光是正在打架的人就最少超過十個，對於那攝影記者，貝莉就只看見他的照相機被撞跌而已。

但這時候，她向場中一看，就看見伊烈圖的右脚是沒有鞋子的。

她一面跟着白雲裳飛奔出去，一面說：「那球鞋很重要嗎？」

白雲裳大聲說道：「可能極重要，但無論怎樣，我們必須把它取回來！」

貝莉終於明白了。

這一場球賽，大有蹊蹺。有人故意要製造混亂，而製造混亂場面的最好方法，就是要讓球員沉不住氣，大打出手。

伊烈圖和皮雅的打架，已經是事不尋常。

丁偉空和精英聯隊隊長上前勸架，却反而給毆打，那更是異於常理的事。

當然，也可以說，伊烈圖和皮雅在怒火之中，根本已喪失了理智。但照現在的情況看來，事情絕非如此簡單。

白雲裳一定要追回那隻球鞋，看來似乎有點可笑。

一隻球鞋，有甚麼值得追回來的價值？但再想深一層，伊烈圖爲甚麼會連想都不想，就脫鞋擲向那攝影記者？

除非他早已有所準備，否則要在那一瞬間，把球鞋脫出來，也並不是太容易的事。

撇開這一點不談，那攝影記者就算給嚇得不敢逗留下去，也絕不會連球鞋也拿走的。從表面上看來，皮雅、伊烈圖和那攝影記者，都好像神經出了毛病。

但其實，這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只不過，目前貝莉所知道的，實在是太少了，她不可能從這一點事情，就知道全部大概。

但她仍然帶着興奮的心情，跟着白雲裳追了出去。

因爲她從小就是個喜歡刺激事物、喜歡找麻煩的姑娘，看球賽雖然緊張刺激，但到底不是自己親自下場比賽，倒不如去追回那隻球鞋，也許會有更刺激、更有趣味的事情發生，亦未可料。

由於她們都是婀娜多姿的女郎，她們在奔跑的時候，引起了不少球迷的注目，甚至有些輕佻浮薄之徒，情不自禁地吹起口哨來。

連環發生了兩宗命案

（一）

兩人追進場館，却看不見那記者的踪跡。

就在這時候，外面馬路忽然响起了一陣刺耳的摩托車馬達發動聲响。白雲裳陡地大叫：「停下來！」

駕駛摩托車的，正是那個記者。他根本不理會白雲裳，摩托車立刻絕塵而去。

貝莉窮追。白雲裳嘆了口氣：「不必追了，我們是趕不上的——」

但她的說話還沒有完，不遠處突然傳來了一陣猛烈的撞擊聲。

貝莉一怔：「甚麼事？」

白雲裳剛才還叫她不要追上去，但這時候她却比貝莉跑得還快，轉眼間已衝了出去。

就在這時候，她和貝莉都已看見，一輛大紅色的跑車，已在不遠處道路上急促地轉彎，準備掉頭而去。

貝莉一看見那輛跑車，立刻就怒叫起來！

「王八蛋！別跑！」

貝莉眞的很憤怒，而她的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爲那跑車，竟然就是她剛買回來的一輛。

她是把它停泊在一條街道上，然後才來到球場的。想不到現在居然有人把它駕駛着！

這也還罷了，在這都市中，汽車給竊匪盜去，那幾乎是無日無之的事，問題是那一位車主倒楣，給竊匪看中而已。

最令貝莉無名火起三千丈的，就是這個可惡的偷車賊，竟然利用自己的跑車，作爲行兇之用！

剛才那駕駛着摩托車的記者，已倒臥在馬路上，而那輛摩托車，也已被撞翻。

那記者滿面鮮血，一雙眼睛向外怒凸，嘴巴張得很大，但却已無法再說出半個字來。

摩托車被撞倒，已令他受傷不輕。但那也許還不致命。致命的是一把刀，鋒利的牛肉刀。這把刀不偏不倚，正插在那記者的心臟上。從他胸膛上流出來的血，絕不會比面上的鮮血更多。然而，這一刀却使他連住何一句說話也無法再吐露出來。兇手的動機，很明顯是爲了要滅口。而這記者的皮袋，當然已不再在他的身上。

貝莉氣得直跳脚。

她捲起了衣袖，叉着腰，一雙眼睛瞪得又圓又大，但却是無可奈何。

就算她跑得再快，也絕不會比自己的跑車更快，而這時候，球場門外也沒有甚麼車子可以供她使用。

當然，她可以去找，甚至可以暫時「借用」別人的車子。要開走一輛並不是屬於自己的車子，對於貝莉來說，實在是太容易了。

可是，再容易也必須花上好幾分鐘時間，而幾分鐘之後，那輛跑車可能已經在海底隧道之中！最不幸的是，當時沒有計程車可以攔截。

她吸了口氣，對白雲裳說：「我們怎辦？」

白雲裳却很鎮靜，她忽然向公路一指：「有輛巡邏警車來了。」

貝莉聞言，精神倏地一振。眞的有輛巡邏警車來了。

貝莉連忙舉高雙手，不斷在揮舞着。

警車還沒有停下來，貝莉就已衝了上前，大聲叫道：「快追！兇手向南方逃走了。」

一個警官探頭出窗外，道：「兇手？這裏發生了兇殺案嗎？」

貝莉不等他說完，已打開車門鑽上了警車：「兇手駕駛着一輛紅色跑車逃去，那輛車子是我的。」

駕駛警車的警員立刻踩油，警車立時發出了嗚嗚之聲，向前疾馳而去。

白雲裳沒有上車。

但警車剛駛過去，遠處忽然傳來了一陣極其驚人的隆然巨响。

那是「轟」的一下爆炸聲。

這時候，袁熾芳也已趕了上來：「白小姐，怎樣了？」白雲裳嘆了口氣，指着那記者的屍體：「他死了。」

袁熾芳一呆，臉色有點發白：「兇手是甚麼人？」

白雲裳苦笑了一下，道：「死人。」

袁熾芳又是一怔。

白雲裳向公路南方望去，只見一陣濃厚的黑烟，正不斷的冒升起來。

白雲裳又嘆了口氣，道：「貝莉很不幸，她的跑車又給炸掉了。」

（二）

貝莉喜歡跑車，尤其是這輛大紅色的跑車。

在不久之前，她有一輛大紅色的跑車，給不法之徒炸掉了，而且還險些送掉了性命。（詳情請閱「核子觀音」故事）

她不服氣，過不了多久，又向車行購買另一輛同類型同顏色的跑車。想不到，這輛大紅色的跑車，仍然遭遇到同一命運，又在爆炸中毀掉了。

警車很快就來到肇事的現場。

貝莉立刻跳下警車，撫摸着額角大叫：「我的上帝，我究竟做錯了甚麼事？」

警官眉頭一皺，也匆匆下車。只見那輛跑車，已被熊熊大火包圍着。

在跑車的後面，還有一輛小型的旅行

房車，房車的司機已嚇得面無人色，全身顫抖不已。

警官走了過去，問他：「你剛才是不是跟着前面的車子？」

那司機是個中年人，他沒有開口回答，只是不斷的點頭。

警官又問：「爆炸的情形，你是看得很清楚了？」

那中年人喘着氣，又不斷的點頭，顫聲道：「清楚！清楚！清楚……」

警官問道：「車子裏有沒有人逃了出來。

「沒有！我肯定沒有……它裏面只有一個人……他一定已變成了焦炭……」

× × ×

事發的地點，是一條相當繁忙的街道。正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跑車裏的人，當然絕無倖免的機會，而街道之上，也有幾個途人受到了傷害。

不久，白雲裳和袁熾芳也來了。貝莉一踩脚，苦着臉對白雲裳說：「妳看，我的車子！」

白雲裳却淡淡一笑：「下次換車的時候，不妨考慮下EX—9C88。」

貝莉一怔：「哦？那是甚麼牌子的汽車？」

白雲裳道：「那不是汽車，而是歐洲最近才出產的坦克。」

(三)

球賽沒有繼續下去。

由於場面實在太惡劣了，就算再繼續下去，恐怕首先最少得要驅逐七八名球員出場。

但跑車爲什麼會忽然爆炸？

警方甚至一度扣押隨後行駛的旅行房車，檢查它是否有值得懷疑之處。

那車主大慈：「你們一定是看得太多占士邦電影了，難道警方以爲我這輛老爺車可以射出炮彈嗎？」

在爆炸的時候，他被嚇的魂不附體。現在驚魂甫定了，他的火氣却冒了起來。

這也難怪，他的確是無辜的。但警方仍然要求他合作，因爲他是目擊案發的證人。

× × ×

狄浪趕到現場之後，不禁感到相當意外。

白雲裳和貝莉居然也在這裏。

貝莉一看見了他，就哼地一聲，說：「狄探長，這一陣可够你忙的了。」

狄浪聳了聳肩，無可奈何地攤開手說道：「我本來就是個大忙人嘛。」他說話輕鬆，但心頭却沉重得像是一塊大石，這是一個很澈底的殺人滅口行動。

但目前來說，他所知的事情，甚至比貝莉還少。

白雲裳把他拉過一旁，神情嚴肅地說了好幾句說話。狄浪聽完之後，一張瀟洒的臉孔忽然變得蒼白起來。

貝莉連忙走過去，但白雲裳已閉上了嘴巴。

貝莉生氣起來，嚷道：「甚麼事這樣神秘，難道連我都不可以知道嗎？」

白雲裳却臉色一沉，道：「妳遲早會知道的，但從現在開始，妳千萬不要輕舉妄動，自作主張。」

那時候，倒會變成是小型足球賽了。

於是，球證運用他的權力，宣佈這場球賽腰斬。

倘若在別的國家，這種情況極可能會引起暴亂。但本市的球迷，却還不算太粗暴。

在駐守球場警員努力維持秩序之下，總算沒有更惡劣的事情發生，而更多的警員，也已迅速地調派到球場，以防萬一。

那時候，狄浪本來正在參加一個撲滅毒販的高層會議，但球場外忽然發生兩宗兇殺案，使他無法不立刻離去，親自到現場看個究竟。

那攝影記者死於謀殺，這是絕對不必爭論的了。

而跑車裏的兇手，却在命案發生不到三分鐘之內，也神秘死亡。

這顯然是一宗極恐怖的連環兇殺案。

記者被殺，身上皮袋被搶，這是第一件命案。

兇手駕駛跑車逃走的時候，跑車神秘爆炸，這是第二件命案。

第一件命案發生，自然應該追究那輛駕駛跑車逃走的兇手。

但第二件命案發生，却使綫索完全中斷。

警方派出大量人手，到處查詢：是否有人曾經看見那輛紅色的跑車，拋掉一個皮袋於路上。

但這一項查詢，沒有結果。

沒有任何人曾目睹這輛跑車，把任何事物拋出車外。

換而言之，那皮袋應該仍留在車內。

貝莉正要發作，但當白雲裳又瞪了她一眼之後，她却又甚麼話都說不出來了。

她長長的吐出口氣，應用了白雲裳常常教她的四字眞言：「保持緘默」。

就在這時候，一個警官從巡邏警車裏匆匆走下來向狄浪報告：「狄探長……」

「甚麼事？」狄浪一看他的臉色，就知道又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警官咽了口唾沫，才接着說下去：「剛接獲球場吳警長的報告：伊烈圖遇刺，重傷昏迷過去！」

東方老虎的情人

(一)

在不久之前，伊烈圖還是神龍活現的，但球賽腰斬後不到十五分鐘，他竟然又遇刺了。他遇刺的地方是在球員更衣室。

他是在更衣室內，忽然暈倒過去的，而其他球員那時候才發覺，他的右臂，正插着一支比牙簽還幼的鋼針。而他的右臂，也變成了一片瘀藍之色。那顯然是一支極厲害的毒針。他立刻被送進醫院進行急救。

是誰刺這一針？這眞是很難說了。因爲當他還沒有進入更衣室之前，曾在場館大堂經過。

而那時候，大堂內正是人頭湧湧，擠滿了各式各樣的人，其中包括記者、球場職員、救傷隊人員、警員、球會職員，還有好幾十個球迷。

那正是最混亂的地方。

在那樣的情況下，是誰暗算了伊烈圖

一下，又有誰知道？

即使是伊烈圖自己，恐怕也不知道自己給誰刺了一下。當他回到更衣室的時候，人已倒了下去。

× × ×

還有兩分鐘就已九點正。

狄浪一直在醫院裏等候着伊烈圖的消息。

終於，醫生允許他進入病房。

但是伊烈圖的性命，却是再也保不住了。

醫生對狄浪說：「他最多還可以活十分鐘。」

× × ×

伊烈圖的神智，並不十分清醒，他仍然在迷迷糊糊的狀態之中。

狄浪一連向他問了幾個問題，他都沒有回答。

但他却忽然說道：「東方老虎……東方老虎……」

狄浪忙問道：「東方老虎？他是甚麼人？」

伊烈圖又重複着說：「東方老虎……東方老虎……」

狄浪眉頭一皺：「他在哪裏？」

伊烈圖喘着氣，道：「是東方老虎，是東方老虎的情人……」

狄浪提高了嗓子：「在哪裏可以找到東方老虎？他的情人叫甚麼名字？」

伊烈圖的聲音却更微弱了：「是東方老虎的……情人……東方老虎……情人……」說到這裏，一切中斷。

狄浪再也聽不到他的回答，也聽不見他的呼吸聲。

醫生仔細檢視一回，嘆道：「他已死了。」

狄浪吸了口氣。

醫生道：「在你還沒有進來之前，他也只是說着這幾個字。」

「除此之外，可還有說別的？」

「沒有。」

狄浪點點頭，忽然道：「他是中了甚麼毒？」

醫生神情沉重，緩緩道：「那是混合毒液，其中包括強烈的麻醉劑，和一種由植物提煉出來的劇毒。」

狄浪吸了一口氣。

醫生不等待他開口，已接着說道：「我們院方已盡了全力，但……」

「別難過，警方已很感謝你們。」狄浪說完這兩句話之後，就離開了醫院。

他已忙了大半天，而且，還有無盡的「忙碌」，正在等待着他。

東方老虎的情人！

東方老虎是誰？

他的情人又是誰？

看來，這件事非要找警方的電腦資料分析系統幫忙不可。

× × ×

電腦無疑是本世紀人類最偉大的其中一項發明。但在警方的電腦資料分析系統裏，却並無東方老虎這個人的存在。

渾號叫「老虎」的罪犯倒有十幾個。但這十幾個「老虎」，那一個才是「東方老虎」？

而且，也許在這十幾個「老虎」裏面，根本就沒有任何一個是「東方老虎」！

連東方老虎也找不到，更遑論找東方老虎的情人了。

到了十一點三十五分，狄浪才驀然省起，自己已最少有十二小時，未曾吃過任何食物，甚至沒有喝過一杯水。

他決定馬上展開一切，去找情人。是自己心目中的情人。

(二)

坐在柔軟的沙發上面看電視，一面喝熱咖啡和吃牛排，當然是很舒適，很寫意的享受。

這時候，已經是凌晨時份了。電視節目並不好看，但狄浪却看得津津有味。那是一齣英國式的喜劇電影，對白極多，而動作場面却極少。

英國式的喜劇電影並非不好，而是這一齣戲拍得很差，簡直是非驢非馬，不知所謂。

狄浪看着螢光幕，貝莉却目不轉睛的盯着他。

他終於笑了笑，也盯着貝莉：「我的臉有甚麼好看？」

貝莉眼珠子骨碌地一轉，說：「看聰明人的臉孔，總比看幾個木頭人演戲好得多。」

狄浪喝了口咖啡，笑道：「妳認爲我很聰明，我聰明在甚麼地方？」

貝莉緩緩地道：「你若不聰明，又怎會知道我們的冰箱裏還有幾塊牛排？」

狄浪道：「那只不過是我好運氣，否則，我只好啃餅乾了。」

貝莉瞧着他，笑道：「我以爲你今天晚上一定會給弄得滿天星斗，連睡覺都睡不着了，想不到你居然有這份閒情逸緻，來享受雲裳姐親自下廚泡製的牛排餐。」

這時候，白雲裳已從廚房裏走了出來。她淡淡一笑，說道：「誰說他現在不是滿天星斗？」

貝莉瞪着眼：「如此優哉悠哉的在看電視，也算是滿天星斗？」

白雲裳道：「他的心情若是正常、愉快，這種悶劇早就會給熄掉。」

貝莉一怔：「哦？那麼他現在看些甚麼？」

白雲裳道：「他不是看，而是在發呆，對着螢光幕發呆！」

貝莉一笑，走到狄浪面前：「是不是眞的？」

狄浪吸了一口氣，道：「不錯，我是在發呆，我在想着一個人。」

貝莉笑道：「那是誰？」

狄浪道：「情人。」

貝莉吃吃一笑：「你在想着雲裳姐？哈哈，不必想了，她現在不是站在你面前嗎？」

狄浪搖搖頭：「我不是想着她。」

這句說話，白雲裳倒不是覺得怎樣，貝莉却直跳起來：「甚麼？原來你在外面已有了女朋友？哼，你……」

狄浪這才知道自己語焉不詳，連忙說道：「妳別想到北冰洋去，我正在想着的，並不是甚麼女朋友，而是東方老虎的情人。」

「東方老虎的情人？」白雲裳踱着步：「這是怎麼一回事？」

狄浪吐出口氣，道：「伊烈圖死了，他臨死前，一直都在說『東方老虎的情人』這幾個字。」

白雲裳道：「誰是東方老虎？」

狄浪攤了攤手，道：「查不出來。」

白雲裳道：「東方老虎只是一個人的渾號，要查一個只知渾號而不知姓名的人，的確相當困難。」

貝莉冷冷一笑：「那多半是個無名小卒，所以才寂寂無聞。」

白雲裳搖搖頭。

「妳這樣未免太武斷了，妳以爲人人都像妳一樣，唯恐別人不知道妳叫『紅玫瑰』嗎？」

貝莉給她搶白了一頓，却沒有生氣，只是頑皮地一笑。

狄浪喝完咖啡，凝視着白雲裳：「對於整件事情，妳們知道的有多少？」

貝莉聽到這裏，立刻精神煥發道：「雲裳姐，快說罷，別讓我也睡不着覺。」

白雲裳看了她一眼，說道：「我可以說，但妳却得答應我，不要胡亂行事，凡事——」

「凡事都得聽妳的命令嘛！唉，我知道了，別再三申五令好不好，眞是急死人啦！」

看見貝莉急成這副樣子，狄浪不禁「哈哈」的笑了起來。

貝莉板着臉：「現在是談正經事的時候，誰都不准笑。」

狄浪果然立刻不笑。他是在忍住笑。但他忍住笑的時候樣子很古怪，貝莉看見反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等到她笑聲停止下來的時候，牆上的電話却突然响了起來。

貝莉不耐煩地抓起聽筒，大聲道：「喂！找誰？」

過了好一會，聽筒裏才傳出了一個深沉的聲音：「喂！妳是紅玫瑰貝莉小姐嗎？」

貝莉哼的一聲：「誰說我是貝莉？」

那人乾笑兩聲，道：「玫瑰有刺，聲音自然也是一樣，對不起，我要找的不是妳，而是美麗的海鷗。」

× × ×

白雲裳接過電話，用一種很平靜的聲音說：「我是白雲裳，閣下是誰？」

那人淡淡一笑，道：「球迷。」

白雲裳眉頭一皺，冷冷道：「我不懂這是甚麼意思。」

那人道：「妳懂不懂都沒關係，況且『球迷』只不過是一個稱號而已。」

「球迷先生，你有甚麼事情，請快一些說，現在已經是夜深了。」白雲裳的說話很不客氣。

球迷哈哈一笑：「好，眞爽快，我現在是要告訴妳知道，妳們都是很動人的女郎，只可惜的是不怎樣聰明。」

白雲裳道：「我們也許眞的是個笨人，甚至連笨在那裏都不知道。」

球迷道：「我的意思是說，聰明的人絕不會去自尋死路，所以，希望妳們會比袁律師理智一些。」

白雲裳臉色一變：「你在說甚麼？」

球迷嘆了口氣：「請妳告訴貝小姐，我們絕不希望她那美麗的胴體，會遭遇上那兩架跑車相同的命運。」

白雲裳沉聲說道：「你們把袁先生怎樣了？」

球迷笑了笑：「別緊張，我們只不過把他送到警局而已。」

白雲裳道：「你們送他到警局？」

球迷道：「不錯，妳現在已可以通知狄大探長，到東區、北區、西區、及警署總局門前，把袁律師迎接回來。」

「喂！」白雲裳抽了口冷氣。

但對方已掛斷了電話。

當白雲裳接過電話的時候，貝莉早已利用聲音放大儀，把球迷的聲音傳送到兩個小型揚聲器上，是以球迷所說的每一句話，她和狄浪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直到揚聲器傳來「胡胡」聲之後，貝莉立刻冷笑起來：「簡直一派胡言，甚麼東區、北區、西區、警察總局，難道袁律師已被斬開四大塊嗎？哼——」

說到這裏，她忽然臉色一變！

「他們……他們……難道眞的把袁熾芳……」

狄浪的面色，早已變得極其難看。

他陡地霍聲站了起來，厲聲叫道：「核子黨！你們這羣狗養的傢伙！」

他一拳重重擊在牆上。他甚至沒有向白雲裳告辭，就自己打開大門，衝了出去。接着，黑夜中响起了汽車的引擎聲，狄浪已駕駛着他的車子疾馳離去。

貝莉呆了一呆，道：「我們現在該怎辦？」

白雲裳道：「妳說呢？」

貝莉咬了咬牙：「原來又是核子黨，他們好像總是冤魂不息似的，老是跟着我們。」

白雲裳說道：「他們又何嘗不是這樣說？」

貝莉冷冷一笑：「他們不客氣，我們就更不客氣好了。」

白雲裳盯着她：「是不是應該找他們狠狠的打一場架？」

「這樣最好——」貝莉才說出口，就知道白雲裳是故意逗着自己玩的，是以立刻閉起嘴巴，只是長長的嘆了口氣。

若在平時，看見貝莉這副表情，白雲裳一定會忍俊不禁，但現在，她却無法笑得出來。

沉默了好一會，貝莉忽然說：「妳看袁熾芳是不是眞的死了？」

白雲裳嘆了口氣，道：「剛才那個叫球迷的人，絕非尋常之輩，他能說得出這樣的說話，恐怕袁律師已然眞的遭遇到不幸。」

貝莉不禁有點奇怪：「妳以前不是很憎厭這個人嗎？難道現在妳認爲他死了，會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白雲裳道：「是的。」

貝莉一愣：「是誰改變了妳對他的觀感？」

白雲裳道：「是他自己。」

貝莉道：「他是個聲名狼藉的壞蛋律師。」

白雲裳點點頭：「不錯，在他執業律師的時候，他的確是個壞蛋。」

貝莉道：「難道他被逼退休之後，就會變成一個正人君子？」

白雲裳道：「不錯，妳說得一點也不錯。」

貝莉搖搖頭：「我不相信一個壞蛋會忽然變成正人君子。」

白雲裳道：「他以前一直在走邪路，是因爲他從來未曾在邪惡的道路上失敗過，但律師公會對他的制裁，却是極沉重的打擊。」

貝莉說道：「這個自然，他從此之後，再也不能够藉着這一門行業來大發橫財了。」

白雲裳搖了搖頭，說道：「妳對袁律師的認識，就和我當年對他的認識同樣膚淺。」

貝莉聳了聳肩，說：「難道我說錯了嗎？」

白雲裳道：「妳曾經把一百萬捐給愛心孤兒院，但妳可知道，當時愛心孤兒院興建院廈的費用，總共是三百五十萬！」

貝莉一呆：「怎麼又會扯到孤兒院去呢？」

白雲裳說道：「除了妳那一百萬之外，其餘二百五十萬之中，有一百五十萬，就是袁律師以『有名氏』的名義所捐出去的。」

貝莉大感意外：「是眞的？」

白雲裳道：「絕對不假。」

貝莉皺着眉：「一個唯利是圖的壞蛋律師，怎會做出這種傻事？」

白雲裳答道：「這不是傻事，而是善事。」

貝莉道：「一百五十萬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他要打贏多少場狄德官司，才能賺回來！」

白雲裳道：「伊烈圖沒有執業律師之前，就已經是個千萬富豪罷？」

「千萬富豪？」貝莉一怔。

「不錯，他本來就是富家子弟，錢財，絕不是他最重要的東西。」

「他重視的是甚麼？」貝莉不禁大感興趣。

「勝利。」白雲裳道：「他有極強烈的好勝心，每一場官司，他都渴望自己的當事人能够獲得勝訴。」

貝莉道：「這是每一個律師都希望的，但他不應該用卑劣的手段去求勝。」

白雲裳嘆了一聲：「這是他最大的缺點，也可以說，他是一個內心充滿矛盾的人。」

貝莉呆了一呆，說道：「那麼說，他一定是神經有毛病，他是一個很富有的瘋子。」

白雲裳道：「但無論怎樣，他絕非如妳想像中，是個大奸大惡之徒，尤其是在退休之後，他整個人有了很大的改變。」

貝莉道：「是不是瑞士的旅行，使他改變過來？」

白雲裳搖搖頭：「他不是去了瑞士，而是去意大利。」

貝莉一怔：「他到意大利幹嗎？」

白雲裳說道：「他在意大利北部一座高山的神道院裏，渡過了兩年隱士般的生活。」

貝莉驚異地道：「他不是要做個出家人罷？」

白雲裳道：「當時，他的確有這個念頭，但兩年後，他還是回來了。」

貝莉道：「他回來發展地產生意，同時在球壇上也一度相當活躍。」

白雲裳道：「他已不再是律師，既然回來，就得另外找點工作。」

貝莉道：「經營地產生意，不錯是可以賺大錢，但組織一支足球隊，却是花錢的玩意。」

白雲裳道：「這一點小錢，對他來說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貝莉道：「可是，他的女子足球隊也沒有玩得了多久，就讓給了別人。」

白雲裳道：「妳可以知道這其中的緣故？」

貝莉搖搖頭：「不知道。」

白雲裳忽然嘆了口氣，道：「那是爲了妳。」

貝莉吃了一驚：「甚麼，爲了我？」

白雲裳點點頭：「不錯，他踏足球圈，是爲了妳，他退出球壇，也是爲了妳不肯參加他的球隊。」

貝莉呆了一呆，道：「那又和我有甚麼關係？會踢足球的女孩子，又不是只有我一個。」

白雲裳道：「但貝莉小姐却永遠只有一個，在他的心目中，沒有任何人能代替妳的位置。」

貝莉吁了口氣：「那是甚麼意思？」

白雲裳道：「妳應該猜得出來。」

貝莉吃了一驚，道：「妳不是說，他已愛上了我罷？」

白雲裳却點了點頭。「正是這樣。」

貝莉眞的給嚇了一跳：「怎麼可能？他怎麼可能會愛上我？」

白雲裳嘆了口氣，說道：「怎會不可能？只不過，他一直都把這份感情隱藏在心裏，沒有表露出來，直至有一天他喝醉了，才對我說：『我實在很喜歡妳的表妹，但她絕不會喜歡我，我老了，也配不上她……』」

貝莉呆了很久，才緩緩地道：「是眞的？」

白雲裳嘆道：「難道妳以爲我會編造無聊的故事來欺騙妳嗎？」

貝莉苦笑着，却沒有說甚麼。

白雲裳停頓了一會，才接着說下去：「在半個月之前，他曾親自找我。」

貝莉道：「是爲了甚麼事情？」

白雲裳道：「他得到了一個消息，說核子黨正在進行着一個可怖的陰謀。」

貝莉道：「那是甚麼陰謀？」

白雲裳道：「那是關乎歐洲××國的一場大風暴。」

貝莉道：「但報章上一直都沒有提起過，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白雲裳道：「直到目前爲止，袁律師還不太清楚，但他却有確切的情報和資料，可以肯定核子黨爲了這一件事，大爲緊張。」

貝莉道：「核子黨緊張些甚麼？」

白雲裳說道：「根據情報來源指出，核子黨這一次所進行的陰謀，遭遇到了意外。」

貝莉道：「是甚麼意外？」

一連五次，當每白雲裳停下來的時候

，貝莉就繼續追問下去。

白雲裳也是每問必答，她緩緩地說道：「在核子黨的『核心內閣』裏，其中一位成員背叛了組織，在組織總部之中，盜走了一叠重要的文件，然後匿藏起來，不知所踪。」

貝莉自然又是再追問道：「後來又怎樣？」

白雲裳道：「那背叛組織的人，把這叠重要的文件，視爲貨物，他委托歐洲著名的奧特伯爵，由奧特出面，把這些文件賣回給核子黨。」

貝莉臉色一變：「那奧特伯爵，是不是『金子彈集團』的首領？」

白雲裳點頭道：「除了『金子彈集團』之外，世間上恐怕也沒有甚麼人敢接受這一樁委托了。」

貝莉道：「那到底是甚麼文件，這樣重要？」

白雲裳道：「這是核子黨的最高機密，袁律師也不知道。」

貝莉皺了皺眉，忽然說：「那場足球賽，也和這些文件有關？」

白雲裳道：「不錯，據說核子黨已和金子彈集團達成了協議，只要核子黨付出兩千萬美金，金子彈集團就把文件交回出來。」

她略爲停頓一下，接着說道：「但歐洲那××國也加入了爭奪戰中，他們派人密切監視金子彈集團，使奧特伯爵不敢與核子黨正面交易。」

貝莉大感奇怪，道：「一個付錢，一個交出文件，這並不是甚麼困難的事，就算有人監視，也總有辦法可以應付罷？」

白雲裳道：「結果，金子彈集團想出了一個古怪的辦法，就是把那個背叛核子黨的黨徒殺了，然後把他和那叠文件，一起埋葬在隱秘的地方，再然後通知核子黨到那地方掘取。」

貝莉一怔。

「這倒是麻煩之至。」

白雲裳道：「更麻煩的事，還在後頭呢。」

貝莉道：「是不是核子黨又在暗中攪鬼？」

白雲裳說道：「這一次，却不是核子黨採取了甚麼行動，而是金子彈集團發生了內亂，連奧特伯爵也死在一顆金子彈之下。」

貝莉大感興趣：「這可够刺激，是不是有人要獨吞那兩千萬美金？」

白雲裳點點頭：「不錯，這人叫高士文，是奧特伯爵的表親，他加入金子彈集團已有十五年，向來的表現，都似乎對奧特伯爵忠心耿耿，但到最後，奧特伯爵却死在他的暗算下。」

貝莉道：「他殺了奧特伯爵後，是不是變成金子彈集團的首領？」

白雲裳搖搖頭：「他還沒有這個資格，但他殺了奧特伯爵和三個金子彈集團的重要人物之後，世間上就只有他一個人，知道那批文件被埋藏在甚麼地方。」

貝莉道：「那麼，核子黨直到目前爲止，仍然不知道那批文件的下落了？」

白雲裳道：「他們當然不知道，否則高士文的計劃，又怎能有成功的希望？」

貝莉想了想，道：「他怎樣和核子黨進行交易？」

白雲裳道：「他首先要求核子黨，在瑞士銀行把兩千萬美金存入他的戶口，然後他就把那批文件埋藏的地方，繪製成一幅地圖，把它轉送到核子黨的手裏。」

貝莉道：「核子黨答應了沒有？」

白雲裳道：「他們當然不會答應這樣的條件，他們的回答是，最多只能在瑞士銀行爲他存入兩百萬美金，等到他們眞正取回了文件，才再付其他一千八百萬。」

貝莉說道：「他們是彼此都不信任對方。」

白雲裳道：「本來，高士文是不肯答允這樣的條件的，因爲他知道，核子黨在得回文件之後，是絕不會再付那一千八百萬，可是，他最後還是答允下來。」

貝莉道：「是甚麼事情令他改變了主意？」

白雲裳道：「那是他的母親莎菲亞，她給核子黨擄回總部，作爲人質，使高士文無法不作出重大的讓步。」

貝莉點了點頭，總算明白了事情的大概。

白雲裳接道：「但高士文仍然不敢與核子黨直接交易，他花了一筆錢，暗中收買那國家足球隊的部份球員，利用他們把地圖運進本市，然後才通知核子黨派人收取。」

貝莉沉吟半晌，道：「這些事情，都是袁律師向妳透露的？」

白雲裳點點頭：「不錯，照妳的看法，妳認爲怎樣？」

貝莉皺着眉，道：「這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但却也沒有甚麼不合理之處。」

白雲裳道：「但我的看法，却認爲其中還是大有蹺蹊。」

貝莉道：「有甚麼事情值得懷疑？」

白雲裳道：「高士文爲甚麼一定要採用如此麻煩的手法，來把這份地圖混入本市？」

貝莉點點頭，說道：「不錯，若用最簡單的方法，他甚至可以把地圖寄給核子黨。」

白雲裳道：「所以，我懷疑高士文利用球隊混進本市的，並不只是地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東西。」

貝莉道：「那是甚麼？」

白雲裳吸了口氣，道：「如果我沒有猜錯，那該是一份黑名單。」

「黑名單？」

「不錯，高士文一定很想成爲金子彈集團的首領，但他却最少還要殺掉三個人才行。」

貝莉目光陡地一亮：「他是不是提出條件，要核子黨爲他排除異己？」

白雲裳道：「我早已說過，這只不過是我的猜測而已，但誰也不能抹煞這個可能性。」

貝莉道：「這三個人，是不是就在本市？」

白雲裳點點頭，道：「金子彈集團是個勢力龐大的組織，在亞洲區，他們也有不可低估的潛力，高士文雖然在歐洲殺了奧特伯爵，但在亞洲區方面，他却是鞭長莫及。」

貝莉道：「他一定是把那三個亞洲區首領的詳細資料，利用球員帶到本市，然後再由核子黨的爪牙採取行動！」

白雲裳點點頭：「這是很有可能。」

貝莉來回地踱着步，緩緩地道：「那麼，目前最少有三股強大的勢力，都對那份地圖和黑名單發生興趣，第一，當然是核子黨，第二，就是金子彈集團亞洲區的幾個首領，還有××國的特務，恐怕也已潛伏在本市，他們要爭奪那一份地圖。」

白雲裳目露讚賞之色：「近來妳對於事情的推理能力，似乎提高了不少。」

聽見白雲裳在稱讚自己，貝莉高興起來，她哈哈一笑，正想說話，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白雲裳抓起聽筒，裏面傳出了狄浪的聲音。

他的聲音很沉重的說：「袁律師已被謀殺身亡！」

美人苦肉計

（一）

天還沒有亮，貝莉已捧着一叠報紙，愁眉不展地回到家中。

白雲裳也沒有睡，只是在客廳裏靜靜地聽着唱片播放出來的民歌。

倘若在一兩天之前，貝莉看見這叠報紙上的頭條新聞，一定會拍手叫好！她會大聲叫着：「壞蛋律師死了！而且是一開四，死不全屍！」

但現在，她的感受却是完全不同。

因爲她以前一直都只認識袁熾芳醜惡的一面，却不知道，這個醜惡的人，其實也有他正義、善良的一面。

那就像是不少看來道貌岸然的人，其實背後不知幹了多少傷天害理事情的道理一樣。她悶悶不樂地，把報紙放在一張意大利雲石的茶几上。

除了袁熾芳被謀殺之外，報章上也用極大的篇幅，來報導伊烈圖、攝影記者和那兇手被殺的消息。

可以說，血腥死亡的報導，在整份報章裏佔了極大的比例。

那些不法之徒，簡直是公然向警方挑戰。尤其是袁熾芳，他被殺之後，歹徒竟然把屍體肢解，分爲四截，分別棄置於四間警局的門外。那實在是一件駭人聽聞的暴力兇殺罪案。

狄浪的休息時間，已完全被剝削掉。當然，忙碌的不只是他一個人，還有其他警務人員。他又一直忙了整天。

到了晚上八點的時候，彭警司對他說：「你太累了，該休息一下。」

狄浪却在搖頭。「不，我還可以支持得住。」

彭警司皺了皺眉，盯着他：「你們中國人有勤勞的美德，那是值得讚揚的，但勤勞也該有個限度，等到你支持不住的時候，歹徒豈不是更有可乘之機嗎？」

狄浪苦笑了一下。

彭警司拍了拍他的肩膊：「在朋友私下的立場而言，這是勸告，倘若勸告無效，我就以上司的身份向你發出命令……」

狄浪又苦笑了一下：「行了，無論是勸告也好，命令也好，我都聽從閣下的囑咐就是。」

× × ×

三十分鐘後，狄浪已駕駛着車子，回到寓所。

他很快就躺在床上，連衣服也沒有除下來，就呼呼大睡。

彭警司沒看錯，他眞的已很疲倦了。

（二）

一覺醒來，窗外還是一片漆黑。看看腕錶，是凌晨兩點十五分。不知如何，他一張開眼睛，就再也睡不着覺。

他淋了一個熱水浴，然後就離開寓所，到附近的一間餐廳裏喝咖啡，吃牛排。

這是一間通宵營業的餐廳，招呼不錯，就是咖啡和牛排都不太好。因爲他實在很喜歡白雲裳煮的咖啡和牛排，覺得滋味無窮，越吃越是回味。

平時，他很少抽烟。但這時候，他却忽然烟癮發作，從口袋裏摸出一包還沒有用過的香烟。

他有打火機。但他找來找去都找不着，原來留在家裏。

一個侍役看見，連忙遞上一包很精緻的火柴。

狄浪正要把火柴劃着，忽然給火柴盒上面的廣告吸引住視綫。

這是黑豹餐廳，火柴盒上面很清楚地印上它的名字。

但黑豹餐廳是屬於某飲食業集團的，而這集團所經營的餐廳，除了黑豹之外，還有雄獅、飛象、老虎！

老虎餐廳！

老虎！看見「老虎」這兩個字，狄浪心中不由一動。

若在平時，這兩個字絕不會令他有任何異樣的感覺。但這兩天以來，「東方老虎的情人」這幾個字，一直都在困擾着狄浪。

老虎！

狄浪連忙仔細再看下去。

每一間餐廳，都印上它的地址。

老虎餐廳的地址，是在——西區東方大道八二八號。

狄浪心中不由更是震動。

東方老虎，難道不是指一個人，而是說：「東方大道老虎餐廳」？

但再想一想，又似乎沒有這個可能。

倘若東方老虎只是一間餐廳的名字，那麼它又何來甚麼「情人」？

狄浪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終於劃着了火柴，把香烟燃點着。

他再度認定，老虎餐廳和伊烈圖口中說的那一句話，是不可能有甚麼關連的。

剛才自己忽有奇想，只不過是敏感過度而已。他甚至正在暗自慶幸，白雲裳沒有在這裏，否則自己把剛才的想法說出來，一定會給她反駁得面目無光。

不，白雲裳不會咄咄逼人，但貝莉若也在一起，那就難說得很了。

（三）

凌晨三點五十分。

狄浪離開了黑豹餐廳。他正想回到警局，忽然有個人在背後呼喚他。

狄浪回頭，不由一怔。

他看見了一個皮膚皙白，眼珠烏黑的

女郎，正向自己迎了上來。毫無疑問，她是很動人的美人兒，但狄浪却不認識她是誰。

「妳是……」

「呂珍珠。」

「呂珍珠？」狄浪不由苦笑一下，道：「很對不起，我好像以前從來都沒有見過妳。」

呂珍珠臉上露出了一種惹人遐思的笑容：「我知道你一定會這樣說，但我們却是曾經見過面的。」

狄浪呆了一呆，道：「是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

呂珍珠嫣然一笑：「你還記得半年前，珍珠夜總會曾經發生過一件傷人罪案，當時我也在場。」

狄浪一拍額角：「噢，我記起來了，妳就是那間夜總會的老闆娘。」

呂珍珠忽然嘆了口氣：「別那樣稱呼我了，因爲我已離婚。」

狄浪瞧着她，臉上露出了奇怪之色：「這麼晚了，妳是無意遇上我，還是故意來找我的？」

呂珍珠道：「我已等了你很久。」

狄浪皺了皺眉，道：「妳找我有甚麼事嗎？」

呂珍珠吸了口氣，忽然解開衣襟。

狄浪吃了一驚：「妳在幹甚麼？」

呂珍珠沒有理會他，仍然把上半身的衣裳褪了下來。

狄浪忽然怔住。他看見了她豐滿的胸脯。

她是個已經成熟的女人，她的乳房是那麼雪白，那麼堅挺，那麼迷人。

但狄浪是有名的「浪子神探」。

在他還沒有加入警務工作之前，他經常是個在晚間出沒的夜遊浪子。

本來，就算是再動人的身段，也絕對不會使他怔住。

但他此刻却無法不大感意外。因爲在她美麗的胴體上，竟然滿佈血痕。

那是爪痕。所以，狄浪現在冒起的並不是慾火，而是怒火。

「是誰這樣對付妳？」

「他……他叫東方老虎！」說到這裏，呂珍珠已哭了起來。

「是東方老虎？」狄浪臉色一變，「他在那裏？」

呂珍珠搖搖頭：「不，我不知道，我不能說。」

狄浪呆了一呆，沉聲道：「妳不是不知道，而是不肯說！」

呂珍珠苦笑了一下，說道：「不錯，我是知道他在哪裏，但是……我不能說，否則……」

「否則怎樣？」

「他會用最殘酷的手段殺了我！」

狄浪臉色一沉，道：「呂珍珠，現在是妳必須作出明智抉擇的時候，東方老虎是個怎樣的人，我們警方比妳更加清楚，他一天未被繩之於法，妳的生命就會有危險！」

呂珍珠的臉色又變了，她噙着眼淚，道：「你是說，他會殺了我？」

狄浪壓低了聲音，道：「別的不說，妳現在和我在一起，倘若他知道了，妳說後果將會怎樣？」

呂珍珠的身子，陡地發抖起來。

她忽然緊緊的抱住狄浪：「不！你別嚇我！我怕！眞的很怕……」

狄浪微微一笑，道：「傻瓜，別這樣，別人看了，會說我這個探長原來是個色狼……」

但他說到這裏，臉色忽然變了，臉上的笑容也立刻僵硬起來。

因爲他的腰際，突然傳來一陣麻痺的感覺！

× × ×

呂珍珠笑了。

她眼睛裏的淚水，並不代表悲傷和恐懼，而是代表興奮和得意。

因爲她已擊敗了警方最傑出的一位年青探長——浪子神探狄浪！

狄浪簡直不相信，呂珍珠竟然會向自己突施暗算。

剎那間，他明白了。

她胸脯上的血痕，根本就是假的。

但這僞裝得十分高明，而且在黑夜之中，更是容易瞞騙過去。

這是一個陷阱。

一個在遠古時代，就已有人施展的美人苦肉計。

× × × ×

呂珍珠雖然不是個護士，但她替狄浪注射針藥的手法却比許多護士還更純熟。

在數秒鐘之內，狄浪已無法控制自己的行動，甚至連思想也很快就麻木下來。

他倒下去前最後一剎那的想法，是：「我會和伊烈圖一樣嗎？」

飛車追逐戰

（一）

狄浪失踪了。他不在家，沒有回警局，也沒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下落。

彭警司大爲震怒。他很生氣，但並不是在怪責狄浪。

他瞭解狄浪。他知道狄浪是個相當負責的人，他當然不會在這種時候，自行休假，到外面去胡天胡帝。那麼，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遭遇到了意外。

歹徒——本市的歹徒，已達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彭警司本是一個很有修養的警方高級人員，但爲了狄浪的事，他已變得有如怒獅一般暴躁。他派出了大量警務人員，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狄探長回來。

然而，狄浪仍然無影無踪，彷彿已一下子就在這世界上消失掉。

× × ×

狄浪已失踪了超過四十八小時。

彭警司固然又驚又怒，白雲裳和貝莉也是心頭沉重得像是塊石頭。

貝莉在客廳裏，踱來踱去，但却甚麼也想不出來。因爲她知道的事情雖然不少，但對於狄浪失踪的經過却是全無頭緒。

白雲裳却一直坐在那張沙發上。她很沉着，很冷靜。

貝莉忽然也坐了下來，大聲說道：「是那混蛋球迷幹的！一定是他！」

白雲裳盯着她，淡淡道：「妳認爲他怎樣了？他已殺了狄浪？」

貝莉抽了口涼氣：「不會罷？狄浪是探長，他們怎敢胡來？」

白雲裳嘆道：「這是自我安慰的說話，他們既然可以把袁律師肢解，就算再殺一個探長，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貝莉叫了起來：「妳別說得那樣可怕好不好？」

白雲裳沉聲道：「我們當然絕不希望狄浪已遭遇到不測，但我們必須作出最壞的打算。」

貝莉在沙發上疾跳起來：「我不要最壞的打算，我們要積極一點，把狄浪找回來。」

白雲裳道：「警方已動用千百警務人員，去找尋狄浪。」

貝莉冷冷一笑：「人多又有甚麼用？照我看，他們只不過是一羣……」

「別說得太過份了，」白雲裳陡地喝止了她：「我從來都不喜歡聽任何太偏激的言論。」

貝莉知道自己一時衝動，險些講錯了說話，是以也立刻閉上了嘴巴。

她瞭解白雲裳的性格，而且也知道，太偏激的言論，是可怕的，不確的，也是存着危險性的。她只好長長的嘆了口氣，不但閉嘴，連眼睛也閉起來。

白雲裳却忽然站起來：「莉，妳剛才有一句說話是很對的，我們要積極一點，把狄浪找回來。」

貝莉聞言，立刻說道：「對！我們要積極一點，但該從那一方面下手呢？」

白雲裳道：「在本市，我們目睹的第一宗兇殺案，死者是崔棟華，也就是那個攝影記者。」

「不錯！」貝莉的眼睛發出了光：「他是被人利用，在球場上把球鞋接收過來的，雖然他死了，但再追查下去，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穫！」

白雲裳却搖搖頭：「崔棟華雖然和歹徒有聯絡，但在整件事情來說，他只不過是馬前卒而已，甚至就算找到和他聯絡的人，也沒有用。」

貝莉一怔，想了想，覺得不無道理。

白雲裳緩緩地接說：「倒是那個殺死崔棟華的兇手，來歷絕不簡單。」

「那偷車賊，他該死！」提起那個駕駛着大紅色跑車來行兇的傢伙，貝莉就忍不住咬牙切齒的罵起來。

「莉，妳又罵錯人了。」

「我罵錯了誰？」

「那兇手絕不是偷車賊，最先盜走跑車的，一定另有其人。」

貝莉一怔：「何以如此肯定？」

白雲裳道：「因爲那輛跑車是在爆炸中毀掉的，而兇手也被困車廂內慘死，他若是偷車賊兼兇手，又怎會預早把炸彈藏在車廂之內？」

貝莉恍然大悟：「不錯，偷車的是另有其人，他盜走了跑車之後，然後就在車廂之內，放置計時炸彈。」

白雲裳搖搖頭。「妳又錯了。」她望着貝莉慢慢地說道：「兇手放置的不是計時炸彈，因爲他根本無法預料得到，伊烈圖會在球賽進行到甚麼時候，才有機會把球鞋脫出來，交給那攝影記者崔棟華。」

貝莉吸了一口氣，道：「那麼，炸彈是用遙遠控掣的方法操縱的了？」

白雲裳點點頭：「這是唯一最合理的解釋，而這一個解釋若是成立的話，那麼謀殺兇手滅口的人，一定是這一方面的專家。」

貝莉道：「他會是誰？」

白雲裳道：「我們不知道，警方也不知道，但那個死在跑車裏的兇手，他極有可能知道。」

貝莉頹然地坐了下來。

「那又有甚麼用？他已經變成了一堆焦炭，我們又還能向誰問偷車者是誰？」

白雲裳搖搖頭：「不，我們還有希望，因爲他雖然死了，但妻子却還活着。」

貝莉一怔：「兇手身份已查出了？」

白雲裳點點頭：「不錯，他叫阮澤平，是個亡命之徒。」

貝莉道：「妳打算從那方面着手？」

白雲裳道：「阮澤平雖然是個亡命之徒，但却是個愛情專一的人。」

貝莉道：「他已婚？」

白雲裳搖搖頭：「他沒有結婚，但却已和心愛的人同居了十年之久。」

貝莉冷笑一聲：「同居十年也不肯結婚，這種人愛情專一的程度，恐怕也是有限而已。」

白雲裳道：「妳又錯了，不肯結婚的，並不是他，而是和他同居十年之久的女人。」

貝莉一怔：「這女人是何方神聖？」

白雲裳道：「一個類似高級交際花的女人。」

貝莉哈哈一笑。白雲裳瞧着她，皺眉道：「這有甚麼好笑？」

貝莉道：「對付交際花這一類型的女人，我最在行，她越是够辣味，我越有辦法！」

白雲裳不由沒好氣的笑了起來：「妳以爲每一個交際花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人家喪失了伴侶，已是黯然神傷的時候，妳若還用強硬的手段去對付她，不嫌太過份嗎？」

貝莉鼓起了腮，道：「既然這樣不行，我在她的面前跪下來便是。」

白雲裳笑着道：「妳是不是想向她求婚？」

貝莉忙道：「別來這一套，我可不喜歡同性戀！」

白雲裳笑了好一會，才正色說道：「這女人叫孫小琪，阮澤平的事，她可能會知道不少。」

貝莉道：「這……這會不會令她有危險？」

白雲裳忽然呆住，一會才說：「對，妳說得不錯，她可能眞的會成爲下一個滅口的對象。」

貝莉道：「但倘眞如此，歹徒早就下手了，還會等到現在嗎？」

白雲裳吸了口氣：「那倒不一定，也許孫小琪也機警，早已躲藏起來。」

貝莉道：「難道警方居然沒有和她聯絡？」

白雲裳道：「阮澤平的身份已被確定，警方一定會找孫小琪，希望從她口中知道一點綫索，但警方人員是否已找到了她，我却不知道。」

貝莉一跺脚：「可是狄浪又失踪了，我們又去向誰查詢？」

白雲裳道：「別忘記，彭警司對我們一向都很尊重。」

「對！這洋警司是蠻不錯的。」貝莉道：「我們現在馬上就去找他！」

白雲裳道：「難道妳已忘了，世間上早已發明了電話嗎？」

貝莉一笑：「對，撥個電話去問，也是一樣的。」

× × ×

白雲裳很快就在電話裏與彭警司通話。彭警司一聽見白雲裳的聲音，就說道：「妳是不是想知道狄浪的消息？唉，很抱歉……」

白雲裳道：「不，我想知道，你們是否已和孫小琪有聯絡？」

彭警司沉默了一會，才噢口氣道：「她不在家，也沒有在別的地方露過面。」

白雲裳道：「她可能知道不少內幕，正因如此，她可能會是下一個被滅口的對象。」

彭警司道：「但她似乎已躲起來。」過了一會，他又說：「然而，這只是比較樂觀的想法，也許……」他沒有說下去，只是沉重的噢息一聲。

白雲裳道：「我想獲得有關阮澤平和孫小琪的資料，可以嗎？」

彭警司道：「這是絕不成問題的，我會通知當值警官，把資料交給妳。」

白雲裳忙道：「我現在馬上就來。」

（二）

警方對阮澤平所知道的一切，並不算太多。有關孫小琪的資料，却更少了。

但白雲裳却一定要找到她。在離開警局後的三個小時內，白雲裳曾到過孫小琪的住所附近，也到過一間時裝精品店，和一些孫小琪平時常到的場所。

但白雲裳沒有任何收穫。貝莉跟着她，開始有點不耐煩。但她却還是勉強忍耐下去。

白雲裳忽然道：「孫小琪曾經是個時裝模特兒，也是一間儀態學院老闆娘的乾女兒。」

貝莉道：「妳怎會知道？」

白雲裳道：「是那間時裝精品店的東主說的。」

貝莉道：「妳認爲她會躲在儀態學院裏？」

「不一定，」白雲裳道：「但我們最少該去試試看。」

貝莉聳了聳肩：「我沒意見。」

× × ×

優雅儀態學院的老闆娘，是個五十來歲的婦人。

在這裏，人們都叫她雯姨。

對於白雲裳和貝莉的突然出現，雯姨反應很冷淡，她一向只歡迎來花錢的人。

但白雲裳和貝莉却不是來學習儀態，而是來找孫小琪的。

雯姨冷冷淡淡的說：「自從她和那男人同居之後，就再也沒有找我這個老太婆了，兩位想找她，那是找錯了路。」

貝莉正要說話，白雲裳已連聲「抱歉」，然後離開了儀態學院。

× × ×

貝莉嘆了口氣：「唉，孫小琪在哪裏呢？」

她拿着那份有關孫小琪的資料。

資料上有孫小琪的照片，但她們却還找不到這個人。

貝莉跟着白雲裳離開了儀態學院，但白雲裳上了汽車後，却沒有把車子開動。

貝莉一怔。問道：「雲裳姐，妳在等甚麼？」

「等一個人。」

「等誰？」

「雯姨。」

「就是剛才那個死八婆？」

白雲裳臉色一沉。「剛才妳在說些甚麼？」

貝莉舌頭一伸，忙說道：「我沒說甚麼？」

她知道白雲裳最討厭粗言俗語，「他媽的」固然碍耳，「死八婆」這種粗下俚語，也是白雲裳無法忍受的。

就在這時候，她們在汽車裏，看見雯姨從儀態學院的門口走了出來。她東張西望，似乎還在害怕有人跟踪着自己。

但白雲裳和貝莉在車子裏，而那一帶停泊着的車輛又是非常之多，雯姨是不容易發現他們的。

一輛計程車駛過，雯姨急急揮手。

她打開車門。

白雲裳突然尖聲高呼道：「快伏在地上——」

她叫得很响亮，可以說是已經竭盡全力。

但再响亮的聲音，也絕對比不上子彈呼嘯聲來得更加驚人。

那輛計程車裏，竟然伸出一支槍管。

那是一柄威力異常強大的手提機槍。

軋軋軋軋……

一陣尖銳的槍聲响過，雯姨立刻變成血人。

剎那間，白雲裳和貝莉的臉色都變得極其可怕。

她們都已看見，計程車裏總共有兩個人，一個是司機，而另外一個却手提機槍，作瘋狂的猛烈掃射。

在這繁鬧大街之中，居然會出現這樣驚心動魄，駭人聽聞的血案，眞是太離譜了。

白雲裳毫不猶豫，立刻開動汽車，追了上去。

這是很危險的。因爲在那輛計程車裏，正有一個手提機槍的冷血兇手。

他隨時都可以把機槍從窗口伸出來，向白雲裳的車子猛烈掃射。

倘若坐在她身邊的是另一個人，一定會大聲反對，或者是嚇得手足酸軟，甚至昏倒過去。

但白雲裳身邊的却不是別人，而是貝莉。

貝莉天不怕，地不怕，唯一害怕的也許就只有「寂寞」兩個字而已。

她甚至在催促白雲裳：「快！追快一點，別讓這兩個混蛋跑掉了。」

× × ×

貝莉是駕駛跑車的能手。

但白雲裳駕駛汽車的技術，却只會在貝莉之上，而絕不會在貝莉之下。

平時，她絕少開快車，而且也不贊成貝莉把公路當作賽車場，因爲亂開快車，畢竟是危險又犯法的。

然而，在這一瞬間，白雲裳已把那輛性能極佳的四門房車的速度，發揮到了頂點。

但在這時候，計程車裏面的殺手，已把機槍伸了出來，而且立刻向後面發射了一排子彈。

剎那間，汽車引擎的怒吼聲，子彈飛射過來的呼嘯聲，混成了一片。

途人大駭，有人尖叫，有人俯伏下來，也有人立刻昏倒過去。

這的確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剎那。

最少有四五顆子彈，射穿了白雲裳的車子的擋風玻璃，然後繼續射到汽車前排的一張座椅上。

而這正是貝莉一直坐着的位置。

倘若貝莉仍然那樣坐着，必死無疑。

但她却很機警，一看見前面那輛計程車伸出了機槍，立刻就俯伏下身子。

但那也眞够驚險了，她甚至可以感覺得到，有一顆子彈，幾乎是擦過她的背脊飛過去的。

白雲裳的車子，已被損害。

但它却仍然堅持着極快的速度，衝了過去。

它並非老是跟着計程車，而是要超越過它。

要做到這一點，不能單靠速度，還要配合着第一流的駕駛技術。

因爲這並不是尋常的越車，而是生死的搏鬥。

那槍手掃出一排子彈，見對方汽車仍然疾馳過來，連忙從另一個窗子，伸出機槍，準備再度發射。

但這時候，兩輛車子已差不多正在並頭前進。

而且，在兩車之間，幾乎是沒有甚麼空隙，那槍手把機槍伸出去，居然已碰在白雲裳的汽車上。

而那位置，恰好正是貝莉的旁邊。

貝莉的反應，是極敏銳，極靈活的。

在那幾乎不及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她已有了決定，而且還毫不猶豫的採取了行動。

她居然反手抓向那機槍的槍管。

這是極冒險的行動，而且也是令人無法置信的。

那槍手顯然也想不到貝莉居然會有此一着，他不禁怔了一怔。

他只是怔了短短一霎眼的時間。

但這已對貝莉很有利，她是個善於把握每一秒機會的人。

那槍手握着的機槍，居然給貝莉在這種情況之下搶了過去。

但在這一剎那間，槍聲忽起。

原來那司機也有槍。

他右手控制駕駛盤，左手早已掣槍在手，那是一柄威力相當強大的手槍。

砰！一顆子彈不偏不倚，正射在那機槍之上。

強大的震盪力，使貝莉掌心爲之一麻，那機槍再也拿不穩，跌落在路上。

司機目露殺機，第二槍又準備發射。

但他這一槍還沒有射出，一圈黑影已疾飛過來，重重擊在他的太陽穴上。

「唷！」

那司機悶哼一聲，人已陷入半昏迷狀態之中。

他已無法再控制那輛計程車。

而在這時候，對面正有一輛重型泥頭運輸車駛了過來。

那運輸車司機看見兩輛汽車風馳電掣的直駛過來，不禁臉色大變，連忙煞掣，把運輸車停下來。

他想避開一旁，但路邊却又停泊着汽車，根本就無從閃避。

他瞪大眼睛，大叫：「媽啊！」

「媽啊！」之聲未已，一輛汽車已猛力地衝了過來。

黑衣門士

（一）

一般人所稱的「泥頭車」，的確是公路上的巨無霸。它混身都是厚鋼鐵，就像是戰場上的裝甲車。

別說是一般汽車，就算是貨車和它相撞，也一定大大吃虧。

更何況區區一輛計程車？

一聲「隆」然巨响，計程車幾乎有一半嵌進了泥頭車的車底下，那就像是「鑲牙」。

慘了！剛才那開槍射擊貝莉的司機，勢必變成一團肉醬。而那原本手執機槍的殺手也被壓在車廂之內，情況極其惡劣。

泥頭車司機呆住。他坐在泥頭車裏，嚇得連脚都軟了。

他沒事。但這種經歷，他却還是第一次遇上。

× × ×

白雲裳總算吐出一口氣。

倘若她的駕駛技術和警覺性稍差分毫，現在變成肉醬的，很可能就是自己和貝莉。

貝莉臉上露出了興奮的笑容。

白雲裳瞪了她一眼。「有甚麼事值得妳這樣高興？」

貝莉笑了笑：「剛才眞够刺激！」

白雲裳沉着臉。「一下子就已死了兩三個人，虧妳還笑得出來。」

貝莉忙道：「我絕不是那種壞心腸的人，只是，這兩個滅絕人性的兇徒，也實在死不足惜。」

白雲裳嘆了口氣，緩緩道：「可憐那雯姨……」

貝莉道：「她一定知道孫小琪在那裏，所以這兩個兇徒才會殺她，好讓警方的人找不到孫小琪。」

白雲裳的臉色更沉重。「但這樣看來，他們可能已經知道孫小琪的下落，所以才不惜殺了雯姨，好讓我們也無法追查下去。」

貝莉咬了咬牙。「他們實在是幹得太絕了。」

這時候，一輛警車和救護車已趕到現場。

貝莉又問白雲裳：「剛才妳用甚麼東西襲擊那個開槍的司機？」

白雲裳淡淡道：「那是一瓶放在汽車裏的香味劑。」

貝莉哈哈一笑：「這倒妙絕，想不到一瓶香味劑居然也可以變成威力強大的武器。」她說到這裏，一個警官已走了過來：「有人說這裏曾經發生槍戰，妳可聽見槍聲嗎？」

貝莉立刻對這警官道：「有一顆子彈，幾乎灼焦了我的背脊！」

這警官呆住。「甚麼？」

貝莉道：「有一個叫雯姨的女人，給歹徒亂槍殺死，你快出去看看。」

警官臉色一沉。「小姐，妳別再開玩笑好不好？」

貝莉一怔，自己幾時在開玩笑，那全是事實。她不禁生氣起來，大聲地道：「叫你的上司來見我，看看到底是誰在開玩笑？」

警官的臉色，頓時變得很難看。就在這時候，另一輛警車駛了過來。

車剛停下來，貝莉就已看見了彭警司。她立刻上前，對彭警司說：「孫小琪現在的處境一定很危險，我要求警方……」

彭警司忙道：「不必了，她已在警局裏。」

貝莉一呆：「她怎會在警局裏的？」

彭警司道：「因爲她要見白小姐。」

剛才那警官看見貝莉和彭警司可如此熱絡，不由噤若寒蟬。

其實，那只是誤會。

只不過，他怎樣也不相信，有一顆子彈，幾乎灼焦了貝莉的背脊。

原來彭警司也一直在追查孫小琪的下落。他帶着手下，也去找雯姨。

但當他去到儀態學院的時候，雯姨已倒臥在血泊中。

接着，彭警司的警車，又接到報告，不遠處發生了嚴重車禍。

彭警司親自趕過來，想不到原來白雲裳和貝莉也在這裏。

（二）

在警局裏，孫小琪拒絕與任何人談話。她要見的人只有一個，那是白雲裳。

白雲裳終於在警局裏見到了孫小琪。

孫小琪瞧着她，看了好一會才說：「妳……妳眞的就是白小姐？」

白雲裳微微一笑：「這裏是警局，難道妳以爲警局的人會欺騙妳嗎？」

孫小琪的臉很蒼白，神態也顯得有點緊張。

她的手在發抖，她拿出了一根香烟，但却無法弄着打火機。

白雲裳從她手中拿過打火機，很輕易就替她燃點着香烟答道：「在這裏，妳是絕對安全的，別害怕，妳有甚麼事情，慢慢的告訴我好了。」

孫小琪用力的嘅了一口烟，才說：「有人要殺我！」

白雲裳點點頭：「我知道。」

孫小琪的眼中發出了光。「妳怎麼知道的？」

白雲裳沒有回答，只是說：「這幾天以來，妳一直都躲藏着，是不是雯姨在暗中幫忙的？」

孫小琪有點吃驚。「妳……妳也知道雯姨？」

白雲裳點點頭。

孫小琪道：「她是個好人，她會有危險，你們一定要去保護她！」

一時間，白雲裳不知說甚麼才好。孫小琪的眼色忽然一變：「白小姐，告訴我，雯姨是不是已經出了事？」

白雲裳嘆了口氣：「不錯，歹徒的手段，十分兇殘，他們殺了雯姨。」

孫小琪面色大變：「這……是……是眞的？」

白雲裳難過地點點頭：「是眞的，而且就在不久之前發生。」

孫小琪呆住。她呆了很久很久之後，才說：「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她！」

她的情緒很激動，但却沒有哭。

白雲裳道：「妳不必怪責自己，我看得出，妳是個堅強的女人。」

孫小琪儘量抑制着內心激動的情緒，道：「阮澤平的事，妳是不是已經很清楚了？」

白雲裳搖搖頭：「我知道的並不算多，只知道他是被人利用了。」

孫小琪咬了咬牙：「是黑衣門士害死他的！」

「黑衣門士？他是甚麼人？」

「一個黑社會組織的殺手，他擅長以炸藥殺人！」孫小琪說：「一年前寶勝商場的爆炸傷人案，就是他的傑作。」

「他叫甚麼名字？」

「不知道，我和澤平都只知道，他叫黑衣門士。」

「是黑衣門士叫阮澤平去殺那攝影記者的？」

「不錯，他要澤平奪取一件事物，得手之後殺人滅口。」

「但澤平很不幸，也是滅口的對象。」白雲裳皺着眉，道：「可是，那皮袋恐怕也在爆炸中毀滅了，幕後人究竟得到了甚麼？」

孫小琪道：「你們上當了。」

白雲裳一怔：「我們上了甚麼當？」

孫小琪道：「他們奪取的東西，根本就是一堆垃圾！」

「垃圾？」

孫小琪嘆了口氣，說道：「在那一個皮袋裏面，絕對沒有任何重要的東西，而伊烈圖的球鞋，只是在製造一種錯覺，令某些人士以爲球鞋裏暗中藏着極重要的秘密！」

白雲裳呆住，完全的呆住道：「妳有甚麼證據，可以支持這一點？」

孫小琪道：「倘若那是很重要的東西，黑衣門士又怎麼肯讓它和澤平一起毀滅呢？」

白雲裳無從反駁，一時之間不禁呆在那裏。

當日，阮澤平駕駛跑車，殺了崔棟華之後，就搶走了皮袋。

但沒有人目擊這輛跑車曾經把一個這樣的皮袋拋在路上。

那麼，這皮袋的確很有可能，已在爆炸中化爲烏有。

如此推算，伊烈圖的球鞋，又怎會藏着極重要的東西？

白雲裳忽然覺得背脊在冒汗。從球賽發生動亂的時候開始，自己已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伊烈圖的球鞋，看來眞的不是甚麼重要的東西，那只是名副其實的一隻臭鞋而已。

但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轉移目標。他們眞正交易的地方，也許的確是在球場裏，但伊烈圖却不是眞正的主角。他只是一個被人用金錢收買，在球場上製造混亂和製造錯覺的人。那攝影記者把球鞋帶走，一般球迷自然不會察覺到甚麼。但在某一方面的人來說，那是絕對會令他們產生懷疑的。

即使是白雲裳也不例外，因爲她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會出錯。伊烈圖、崔棟華和阮澤平所担當的角色，就是要令人誤會高士文的地圖和黑名單，就在伊烈圖的球鞋裏！

在整件事情裏，他們這幾個人根本就是毫不相干的，但幕後的陰謀家，却不惜「隆而重之」先殺崔棟華，再炸死阮澤平，最後連伊烈圖也不肯放過，把事情弄得煞有介事般，益發使人深信不疑，那重要的東西是由伊烈圖的球鞋傳出去的。

只是這幾宗命案，就已使警方人員疲於奔命。

但不久之後，袁熾芳慘被分屍，儀態學院的雯姨死於亂槍之下，連狄浪也神秘失踪了，這一切一切，無異又再使警方陷入一片紛亂的狀態！

想到這裏，白雲裳覺得嘴唇很乾燥，連自己的頭腦也紛亂起來。袁熾芳被殺，是不是因爲他已發現到新的綫索？

至於孫小琪，她有生命危險，那是不容懷疑的。但孫小琪怎會知道那許多內情呢？

於是，白雲裳問：「這些事，妳是怎樣知道的？」

孫小琪道：「袁熾傑曾經找過我，這都是他說的。」

「袁熾傑？是袁熾芳律師的兄長？」

「不錯，袁熾芳插手理這一件事，完全是因爲得到袁熾傑的全力支持。」

白雲裳不禁又是一陣迷惑。

袁熾傑是一個曾經在政壇上相當活躍的人，雖然近年來，他已很少活動，但只要提起袁熾傑的名字，本市市民絕不會感到陌生。

袁熾芳被殺，袁熾傑的處境看來也不怎樣妙。白雲裳一直沒有担心袁熾傑，是因爲她根本就不知道，袁熾傑是和袁熾芳共同插手的。

白雲裳吸了口氣：「袁熾傑找到妳之後，就把這件事情向妳這樣分析？」

「嗯！」孫小琪點了點頭。

白雲裳道：「他找妳的目的，是不是要找出害死阮澤平的那一夥人？」

孫小琪道：「他說，雖然伊烈圖的球鞋，只是一個幌子，但若一直窮追猛打，從這一方面調查下去，說不定眞的可以把敵人抓出來！」

白雲裳不由暗暗佩服。薑畢竟是老的辣，袁熾傑在政壇上手段過人，在這場國際性的爭奪大戰中，也充份表現出他的智慧和豐富的經驗。

但這一來，白雲裳又不禁暗自爲袁熾傑的處境而担心。

核子黨是一個極其兇殘的國際犯罪組織，單是袁熾芳之死，就已算是本年度最恐怖的一宗謀殺案。

但孫小琪却說：「白小姐，袁熾傑先生的行踪，目前是相當神秘的，因爲他正在與一羣兇殘的不法之徒交戰，所以，他沒有親自來找妳，而要我把這件事向妳詳細分析。」

白雲裳點點頭，道：「我明白。」

孫小琪道：「還有兩小時，我就要到美國去。」

白雲裳「噢」的一聲：「妳早已準備妥當？」

孫小琪嘆了口氣。「本來，澤平是打算和我一起離開這裏的，但現在……」

白雲裳伸出了她的手：「別難過，我仍然要重複：妳是個堅強的女人！」

孫小琪也感動地伸出了手。兩隻手緊緊握在一起，而她們也從這一刻開始，成爲朋友。

× × ×

離開了警局，白雲裳的心情是相當沉重的。

她問情孫小琪，但却絕不可憐阮澤平。他是個兇手，爲了本身利益，不惜殺人？這種人，就算不死於非命，也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阮澤平是走錯了路。但他的錯，却間接害死了另一個無辜的婦人——雯姨。

下一個步驟，自己又應該怎樣做？

× × ×

警方已發出通緝令，要緝拿一個叫「黑衣門士」的男子歸案。

孫小琪要離開本市，但却遭遇到警方的阻攔。

因爲，她是個很重要的證人。孫小琪很失望，但最後還是願意和警方合作。

當然，警方已派出了幹練探員，日夜不停地嚴密保護她的安全。

在這時候，每一個人都在想：「浪子神探現在怎樣了？」

袁熾傑突然出現

（一）

和伊烈圖相比，狄浪是幸運得多了。伊烈圖給人刺了一針，就此送掉了性命。但狄浪却在一段時間之後，就慢慢的恢復了知覺。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已昏迷了多久。因爲他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已躺在一張雪白的大床上，而四週的佈置，也是以白色爲主，看來就像是一間醫院的病房。但這裏絕不是醫院，而是一個囚室，他的佩槍已不翼而飛，連腕錶也不見了。當然，他絕不會認爲這是普通的行刼案。

這裏的光綫很柔和，環境也不錯，就是沒有窗子，四週都是厚厚的牆。

門是當然有的，在門外，還有一重堅固的鐵柵，外面是一條走廊。

他想試一試能否弄開鐵柵，却忽然聽見有人笑起來，笑聲是從房子裏响起的。

房子裏沒有人。聲音是從一個隱蔽在床脚下的播音器傳出來的。

「狄探長，」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在這裏，你會很安全，而且無論你想要甚麼，只要按動紅色的傳聲掣，向我們說

就行了。」

狄浪向天花板望去，終於發現上面有四支電視映像管。他的行動，是完全被監視着的。狄浪立刻按動傳聲掣，大聲道：「我想出去！」

那男人的笑聲又响了起來：「很抱歉，我們只可以供應閣下第一流的飲食，甚至是第一流的女人，但在短期間之內，閣下恐怕是會失去自由了。」

狄浪冷冷一笑：「禁錮警務人員，這罪名可不是開玩笑的！」

他明知這句說話是多餘的，但却想試探一下對方的口氣。可是，那男人却不再說話了。

狄浪「哼」的一聲，躺在床上冷冷的盯着那幾支電視映像管。

忽然間，鐵柵打開，五個人走了進來。最先走進來的是個女人，正是那個呂珍珠。

她臉上掛着動人的微笑，雙手却推動着一架精緻食物車子。車子裏滿是豐富的食物，也有各式各樣的酒。

「狄探長，你的晚膳來了。」

狄浪斜斜的看了她一眼，他沒有任何行動，因爲在呂珍珠的背後，還有四個大漢。他們每一個人的手裏，都有手提機關槍。

狄浪就算再神通廣大，也絕不可能在這種嚴密的監視下衝得出去。所以，他仍然懶洋洋地躺在床上。

呂珍珠嫣然一笑，道：「聽說你很喜歡吃龍蝦，所以，今天晚上，我們爲你準備了兩隻。」

狄浪淡淡道：「這倒很體貼，在下感激不盡。」

「那裏的說話，」呂珍珠悠然地笑着說：「你是我們這裏的貴賓，只要你高興，我們就感覺得十分榮幸。」

狄浪道：「妳認爲我在這裏會很高興嗎？」

呂珍珠道：「近年來，你一直都太忙了，現在正是你休息一下的好機會。」

狄浪忽然從床上滾下來，在食物車子上取過一瓶威士忌。他整瓶喝，而且一口氣就喝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他吐了口氣，道：「剛才那個在播音器說話的男人，是不是球迷？」

呂珍珠的答覆很狡猾：「不錯，他是球迷，我也是球迷，在這裏，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喜歡看足球比賽，所以，人人都可以稱爲球迷。」

狄浪道：「你們把我扣押着，有甚麽目的？」

呂珍珠道：「在賭場上，是必須要擁有充足的賭本，才能與對手週旋的。」

狄浪搖搖頭：「妳說錯了，只要一直贏下去，一塊錢也可以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變成天文數字。」

呂珍珠點點頭：「你若說的不錯，那麽，你就是我們手上的一塊錢。」

狄浪道：「你們要跟誰賭？」

「這是秘密。」

「我已經是個階下之囚，妳又何必這樣忌憚？」

「你錯了，我們一直以來都把你當作貴賓。」

「與其做一個沒有自由的貴賓，我寧願成爲街頭上的流浪之丐。」

呂珍珠笑了笑，道：「對不起，我還有點事情要辦，失陪了。」

狄浪沒有看她，只是目不轉睛的瞧着那兩隻已熟透了的龍蝦。

× × ×

在這房子裏，根本就沒有日夜之分。

狄浪一直都在想辦法離開這裏。

但敵人的監視，非常嚴密，他可以說是全無半點機會。看來，他只好趁着這個機會，多點休息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天，狄浪恨不得馬上發生大地震，好讓自己能够在地震破壞建築物的時候，趁機逃脫。當然，這只是空想而已。

（二）

狄浪失踪已整整一個星期了。

白雲裳的心情很沉重，那是可以從她眉宇間的神態看出來的。

白雲裳不快樂，貝莉也絕不會快樂。就在她們心情都很不好的時候，門外忽來稀客。

那是一個頭髮巳花白的男人。貝莉一看見他，臉上就露出了驚訝的神色：「你……是……」

這男人禮貌地一笑：「小姐，妳認爲我是誰？」

貝莉道：「你很像一個人。」

白雲裳招呼這男人進入客廳裏，才對貝莉說：「妳是想說，這位先生很像是袁律師，對嗎？」

貝莉用力的點了點頭。白雲裳回答道：「他是袁熾傑先生，也就是袁律師的兄長。」

這男人微微一笑：「我是袁熾傑，熾芳活着的時候，曾多次向我談及兩位的英勇事跡。」說到這裏，他不禁有點黯然。因爲袁熾芳巳經死了，而且還是死得那樣悲慘。

白雲裳嘆了口氣，忽然說：「要不要一杯酒？」

袁熾傑點點頭：「也好，給我一杯白蘭地。」

× × ×

喝了一口酒，袁熾傑長長的吐出口氣，才說：「熾芳雖然死了，但我知道，他就算可以復活，也會把這件事情，再做一次，至死不悔。」

白雲裳點了點頭：「在這世間上，你是最瞭解袁律師的人。」

袁熾傑目注着她，緩緩道：「除了我之外，還有妳。」

白雲裳嘆息一聲：「只可惜，我帮不了他甚麽忙。」

袁熾傑道：「不，我知道妳巳全力以赴，但核子黨勢力龐大，手段狡猾殘酷，我們落在下風，那是毫不爲奇的事。」

貝莉氣呼呼的說道：「他們巳炸毀了我兩架跑車！」

白雲裳瞪了她一眼：「就算是一百架跑車，和人命相比下來，又算得上甚麽？妳又不是買不起新跑車的人！」

若是別人這樣跟貝莉說話，貝莉一定會氣得跳了起來。但這時候，她却只是訕訕一笑，連一句說話也不敢回駁。而事實

上，她心中也是同意白雲裳這番說話的。

袁熾傑又呷了一口酒，才道：「球賽的事，我們都給人瞞騙了，伊烈圖、崔棟華、阮澤平這些人，全是無辜的犧牲者，他們付出如此慘烈的代價，其實只是幕後人在轉移目標和擾亂警方的步驟。」

白雲裳冷冷道：「他們實在是太過份了。」

袁熾傑道：「熾芳遇害之前，巳查到了是誰接獲那份地圖。」

白雲裳的眼睛陡地一亮：「他是甚麽人？」

「是個球員。」

「本市精英聯隊的球員？」

「不錯。」

「他是誰？」

「不知道。」

貝莉立刻說道：「他既然知道是本市精英聯隊的球員，又怎麽會不知道是那一個？」

袁熾傑苦笑了一下：「他早知道的，他在遇害之前，曾和我通了一個電話。」

貝莉忙道：「他怎麽說？」

袁熾傑緩緩道：「他說：『伊烈圖的球鞋，只是他們轉移目標的手法，那攝影記者接住的，只是一隻毫無作用的球鞋，但我們的情報也沒有錯誤，高士文的確是藉着這一場球賽，把那份地圖甚至是黑名單送了出去，而接住這份重要地圖和黑名單的人，是本市精英聯隊的球員，他叫——』可是，說到這裏，他忽然發出了一聲慘厲的呼叫聲，然後，我就甚麽都聽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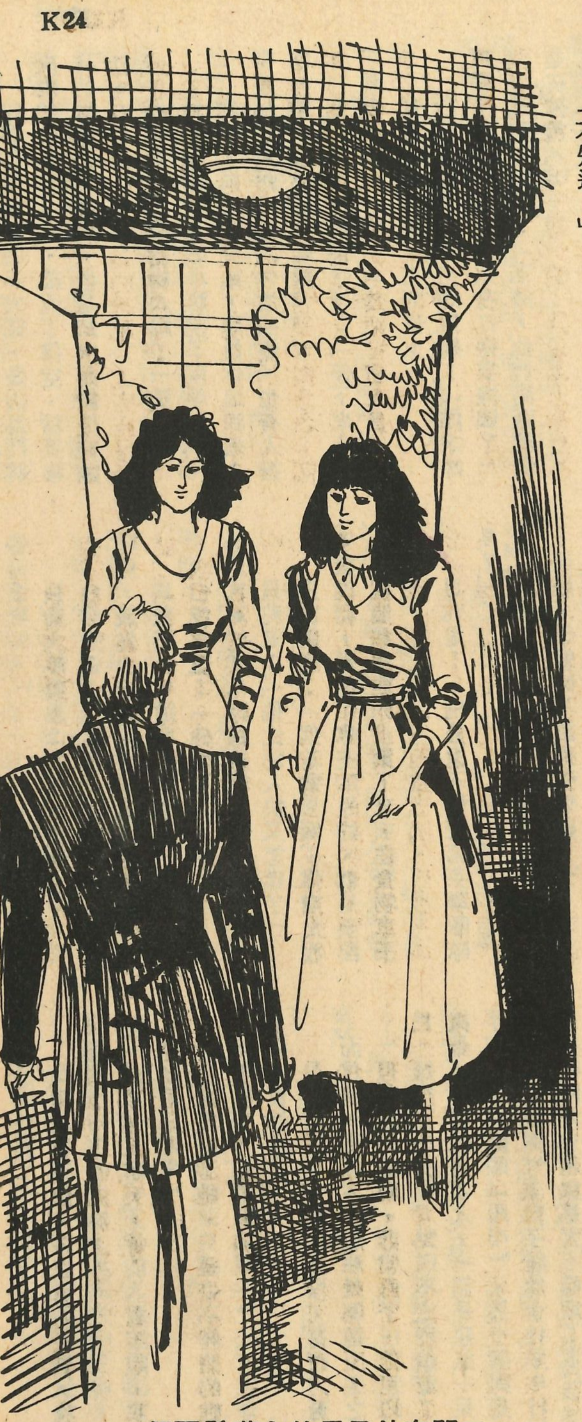
說到最後幾句，袁熾傑的聲音巳極爲激動，連捧着酒杯的手也在發抖。

白雲裳在客廳中來回踱了幾步，道：「根據警方的調查，袁律師是在一個公衆電話亭遇害，然後被兇徒用車子運送到某一個地方肢解的。」

貝莉道：「袁律師一定巳經知道那個球員是誰，但兇手却及時殺害了他！」

袁熾傑自動走到吧櫃前，爲自己再斟了一杯酒：「白小姐，球賽進行的時候，妳是在場的，妳可曾發覺，除了伊烈圖之外，還有甚麽球員是值得懷疑的？」

白雲裳苦笑了一下：「這一點，請恕我無法回答，因爲在那短短時間之內，最少有十七八個球員纏在一起，而最明顯，最令人懷疑的動作，在我記憶之中，就只有伊烈圖拋掉的那隻球鞋，可是，那原來竟是一個騙局……」



一個頭髮蒼白的男子站在門口。

貝莉攤了攤手，嘆道：「只可惜那時候我甚麽都不知道，沒有留意到這一方面去，而球賽又巳結束了，除非能够時光倒流，否則……」

「妳說得對！」白雲裳的眼睛忽然閃過了異樣的光芒，「時光雖然不會倒流，但我們可以到電視台去！」

貝莉是個極聰敏的人，一聽白雲裳這樣說，巳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叫了起來，道：「好主意，這一場球賽，電視台是全場錄播的，我們可以找韓總經理，要求他把這場球賽全部播放出來……不，只要播最後一段也就够了！」

袁熾傑也點點頭：「這倒不難，電視台的韓志謙，是我的老朋友，只要我說一句，他絕不會拒絕。」

貝莉興奮地笑了起來。「我們現在馬上就去！」

（三）

袁熾傑沒有說謊。

韓總經理一聽見袁熾傑到訪，幾乎可以用「倒履相迎」這四個字來形容。

袁熾傑、白雲裳和貝莉，立刻就被韓總經理邀請到辦公室裏坐。

袁熾傑很快就把來意說出，但却沒有說那是爲了甚麽。

韓總經理雖然覺得有點奇怪，但却也沒有問及理由，就答應下來。

在他親自安排之下，袁熾傑、白雲裳和貝莉三人，很快就可以重睹當日那一場球賽的情景。

他們要看的，自然是球賽發生暴亂的片段。

球賽發生暴亂的導火綫，是因爲門將皮雅和伊烈圖內閧，繼而丁偉空、精英聯隊的隊長上前勸阻，但是却反而給他們毆打。

那時候，丁偉空給人踢了一脚。

精英聯隊隊長的小腹挨了兩拳。

然後，場面大混亂，球員你追我逐：有人起脚飛踢，有人你追我逐，也有人扭作一團，殺得難分難解。

忽然間，白雲裳叫道：「停下來！停下來！」

螢幕上的畫像，立刻停止。

白雲裳吸了口氣，問貝莉：「剛才妳可看見，有兩個球員正在打得很燦爛？」

貝莉點點頭：「不錯，他們簡直就像是在摔角。」

「這兩人是誰？」

「看不清楚，最好重播一次。」

「我却已看見，其中一個是本市精英聯隊的球員丁偉空！」

「丁偉空？」

「不錯，他是踢左翼的，他穿的正是十一號球衣！」白雲裳說到這裏，示意電視台的技術人員，重播剛才的情景。

這一次，貝莉看清楚了。雖然鏡頭的焦點，並非完全集中在那兩個扭打的球員身上，但還是可以看見，那個穿紅色球衣的本市精英聯隊隊員，他背上的號碼是十一號。十一號就是丁偉空！

貝莉皺了皺眉。她望定了白雲裳，道：「妳是在懷疑他？」

白雲裳道：「雖然我不敢絕對肯定，但從這情況看來，丁偉空最少有好幾點是值得懷疑的。」

貝莉大感興趣：「是那幾點？」

白雲裳道：「當伊烈圖和皮雅打架的時候，最先上前勸架的，就是丁偉空。」

貝莉道：「這有甚麼不對？」

白雲裳道：「他表現得太熱心了，唯恐比客軍的其他球員稍慢。」

貝莉道：「他比別人快又怎樣？」

白雲裳道：「倘若我懷疑丁偉空是沒有錯的話，那麼丁偉空的目的，就是要配合伊烈圖和皮雅的行動，來製造賽場大混亂。」

貝莉道：「爲甚麼不懷疑精英聯隊隊長？」

白雲裳道：「他只不過是跟着丁偉空，所以，他暫時不該備受懷疑。」

貝莉道：「這就是妳懷疑丁偉空的理由？」

「還有第二點，」白雲裳緩緩地說：「雖然丁偉空挨了一脚，但那一脚並不踢得很重，只是徒具姿勢，我敢斷言，他絕對沒有因爲這一脚而受到甚麼傷害。」

貝莉道：「這一點，倒是有點似是而非，我不能否定妳的看法，但若用來作爲證據，還嫌太不够力。」

白雲裳點點頭：「妳的分析很好，但還有第三點，妳是否已看見，後來和丁偉空打架的人是誰？」

貝莉搖搖頭。但袁熾傑却忽然開口：「我認得他，他穿的是十九號球衣，是客軍的中場球員查度。」

白雲裳微微一笑，對貝莉說：「妳是個標準女球迷，查度是個怎樣的足球員，妳該很清楚罷？」

貝莉毫不猶豫，連想也不必想就說：「查度現年二十六歲，身高六呎三吋，體重一百八十五磅，三年前入選該國國家隊，綽號是『犀牛』。」

白雲裳點了點頭，道：「妳的記性不錯，但妳又可知道，『犀牛』查度在球場上的一貫作風？」

貝莉道：「他踢法兇悍，撞衝力驚人，而且脾氣暴躁，一般球員都敬而遠之……」貝莉說到這裏，已明白了白雲裳的意思。她抽了口涼氣，點頭不迭地接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一個是惡氣十足，茅招馳譽國際的『犀牛』，另一個則是三寸釘的『矮猴』，猴子居然會找犀牛打架，這份胆量也未免是太不尋常了！」

白雲裳緩緩地說道：「何況，『矮猴』丁偉空在去年還獲得『足球君子』的獎狀，他向來都是絕不踢衝撞球，也絕無任何打架紀錄的斯文球員，這一次，他是露出馬脚了。」

貝莉「哼」的一聲。「他不是露出馬脚，而是孫悟空七十二變，變來變去還是露出了猴尾！」

白雲裳笑了笑，道：「現在我們不妨再看一次，看看他們在『摔角』的時候，是否有甚麼不尋常的動作。」

× × ×

片段重播。

他們扭打的時候，雙方纏得很緊。

但兩人的身材，實在是相差得太懸殊了，任誰都可以看得出，就算是三個丁偉空加起來，也絕不是查度的敵手。

鏡頭上所見，倒看不見查度曾經把甚麼東西交給丁偉空。

但再播映下去，那時候兩人已被球證分開了，查度似乎正在厲言疾色地和球證爭論，但丁偉空却在這時候綁鞋帶！

貝莉忍不住嚷了起來：「他一定已把那東西藏在球鞋裏！」

白雲裳沉默了好一會，望着袁熾傑。

「袁先生，你有甚麼意見？」

袁熾傑也沉默了好一會，才緩緩地說道：「倘若只容許我講一句說話，那麼我會說：『妳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貝莉陡地「霍」聲站了起來：「我們現在就去找那姓丁的猴子！」

白雲裳搖搖頭：「妳不必去。」

貝莉「嗄」的一聲叫了起來：「爲甚麼不讓我去？」

白雲裳道：「因爲猴子挨不起妳的拳脚。」

貝莉面上一紅，忙道：「我答應妳，絕不胡亂動手就是！」

白雲裳和袁熾傑互望一眼，終於忍不住齊聲笑了起來。

足球明星的艷遇

（一）

夜已深，已十二點了。

在一家豪華秘密賭場裏，丁偉空拿的一副牌，也剛好是十二點。

他賭的是二十一點。他是尾門，也是押注最大的一門牌。

莊家的牌面是一張K。K是十點。

丁偉空不投降，（若投降則輸一半）他要牌。

派牌的女郎，用極純熟的手法，從牌盒派出最上面的一張牌。那是一張三邊牌，是8點。

丁偉空鬆了口氣。

無論怎樣，自己已經有二十點，情況比剛才的十二點好得多了。他當然不再要牌。

然後，就是莊家要牌，派來了一張6點。

牌例規定，莊家不够十七點，一定再要牌。

丁偉空抽了口冷氣，心想：「怎麼不來一張7，或者是8、9？」

因爲莊家若是十七、十八、十九點，他就贏定了。

但他還是很有信心，可以贏這一注，因爲下一張牌若是超過六點，或者是少過四點，他也就贏了。

誰知莊家的下一張牌，竟然是張紅心5。

很湊巧，二十點也輸了，莊家剛好是二十一點，統吃。

丁偉空的掌心一陣發冷。

他從來都沒有輸過這許多錢。現在，他已輸了十二萬！

倘若靠踢足球賺錢，那麼他最少要白踢兩年！他的喉嚨很乾燥，背脊却是在發冷。

現在，他還有一千塊。一千塊能翻本嗎？

在邏輯學上來說，在賭桌上一塊錢都可以變成天文數字。但實際上，這種幸運兒却是太少太少了。

但一個已經輸急了的人，是絕不會想到這一點的。

現在，丁偉空的腦袋裏，已沒有任何念頭。他只是想着怎樣翻本。他押下了最後的一千塊。很不幸，他只拿了一副十七點。

而莊家的牌，是6點，但接着派來的，却是一張2和一張Q。

十八點雖然不算是好牌，但贏十七點却已很足够。

丁偉空的臉色，簡直變得像是菜葉般難看。

菜葉並不難看。但人的臉孔若變成菜葉一般，那就異樣之極。

他還想再賭。可是，他已沒有注碼。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看見一個人在向他輕輕招手。

丁偉空吐了口氣，無精打采的走了過去。

那是一個穿得很性感的女人。她的身材動人，臉上總是帶着一種誘人遐思的微笑。

她就是呂珍珠。

（二）

呂珍珠挽着丁偉空的手臂，離開那賭場的。

這賭場是在一座十八層大厦的二樓，沒有熟人介紹，是不得其門而入的。她和丁偉空來到了大厦的停車場。

「足球明星，你今天的臉色好像很差，」呂珍珠瞟了他一眼，「是不是營養不良？」

丁偉空嘆了口氣：「無論是誰，缺乏了維他命M，他的臉色都一定會和我一模一樣。」

呂珍珠似懂非懂地笑問：「甚麼叫維他命M，怎麼我好像從來都沒有聽過！」

丁偉空瞧着她：「妳是眞的不懂還是在裝糊塗？M就是MONEY，金錢的意思！」

呂珍珠眨着眼，道：「你的錢已輸光了嗎？」

丁偉空嘆了口氣：「這是命中註定，還有甚麼好說的？」

這時候，呂珍珠已帶着他，來到了一輛銀灰色的豪華房車面前。

丁偉空一怔。「這車子是妳的？」

呂珍珠笑了笑：「是半個月前才落地的，但却要訂購了兩年，才有貨運到本市，你看怎樣？大概還過得去罷？」

丁偉空苦笑了一下：「甚麼過得去？簡直可以令人羨慕得發瘋了。」

呂珍珠吃吃一笑：「你眞會說話。」

她今天的心情好像很愉快。她打開了車門，把丁偉空推了進去。

「我們去甚麼地方？」呂珍珠坐上了司機位，開着了引擎，笑道：「給你一個賺錢的機會。」

「賺錢？賺甚麼錢？」

「賺我的錢。」

「怎樣賺法？能賺多少？」丁偉空皺了皺眉，他還不怎樣清楚呂珍珠的意思。

呂珍珠把車子開動，嫣然笑道：「你今天輸了多少？我給你雙倍！」

丁偉空吃了一驚。「妳不是在開玩笑罷？妳可知我輸了多少？」

呂珍珠笑道：「大概十四五萬左右罷？我猜對了沒有？」

車子開的不快，車廂裏响起了悠和的輕音樂。

但丁偉空的一顆心却比球桌上的乒乓球跳得還快。

「我不是聽錯了罷？是甚麼事情可以讓我賺這許多錢？」

呂珍珠的車子來到了交通燈前，剛好燈號是紅色的。她把車子停下，然後把身子挨到丁偉空的身邊，怩聲說了一句話。

「我要你今晚陪我澄愛。」

丁偉空咽了一口唾沫，心跳再加速一倍。

「妳……妳……妳……」他一連說了三個「妳」字，但却還是「妳」不下去。

呂珍珠在他大腿上摸了一把。

這一摸很要命。丁偉空立即亢奮得像是一條春情勃發的公狼。

呂珍珠又在他的臉龐上吐了口氣：「你該知道，我並不是那種隨便找男人來陪伴的女人——」

丁偉空忙道：「我知道，我知道。」

他嘴裏說知道，其實是甚麼都不知道。

呂珍珠忽然瞪了他一眼：「你是不是不願意？」

「不，我願意！願意！但……但妳怎會選中我的？」

前面綠燈已亮起。呂珍珠把車子開動，然後笑着說：「你和夢妲分手後，她常對我說，你雖然長得矮一點，但却另有所

長。」

丁偉空的臉居然紅了。

呂珍珠吃吃一笑，車子的速度忽然加快幾倍，風馳電掣的向郊區駛去。

(三)

茫茫黑夜裏，一輛豪華的銀灰色房車，在北郊水庫附近一處很幽靜的地方停了下來。

一男一女，在房車裏擁吻。他們正是呂珍珠和丁偉空。

丁偉空已把賭桌上輸得頭崩額裂的事情，忘記得乾乾淨淨。他現在只是全心全意，要討好眼前的女人。

呂珍珠是熱力四射的女人。

她很狂，很野。

她已完全挑起了丁偉空的情慾。丁偉空已無法控制自己，他把整個人壓在她的胴體上。

「給我！給我！」他的聲音有點嘶啞了。

呂珍珠呵氣如蘭，全身都在散發着驚人的魅力。

但她却忽然說：「小心你的屁股！」

× × ×

在車廂裏偷情的男女，可說是無日無之。但在車廂裏偷情的時候，忽然屁股中刀？那就很少見了。

很不幸，丁偉空現在就碰上了這樣的情形。

颯！一刀中股，血流如注。

他沒有啞，自然忍不住要放聲大叫。

可是，他也沒有叫出甚麼聲音來，因爲呂珍珠已用力掩住了他的嘴巴：「別張聲，這種事情傳出去，可不怎麼動聽。」

丁偉空又驚又怒，又是疼得要命。

呂珍珠忽然伸出一脚踢在他小腹下的要害。

「唷！」他悶哼。

車門已打開，外面伸出了一隻毛茸茸的手。

一個大漢，把丁偉空像是小猴子般揪了出來。

現在，他已知道自己碰上的並不是甚麼艷遇，而是一場大災禍。

「你……你們爲甚麼要這樣對付我？」丁偉空在發抖，連聲音都變了。呂珍珠慢慢地從車廂裏走出來。

這時候，丁偉空已看見，在這黑暗的荒郊上，最少有十幾道冰冷無情的目光在盯着自己。

一個面型瘦削，但却兇相畢呈的男人，緩緩地走到他面前：「足球明星，你曾答應過我們甚麼事？」

「我……我……」

不等丁偉空「我」下去，這黑衣人已一拳打在他的面門上。

丁偉空挨了這一拳，差點沒有昏倒過去。

黑衣人却又揪着他的頭髮，冷森森的說：「你曾答應過我們，在得到錢之後，絕不張揚，絕不亂花，但你居然敢在祁五哥的賭場裏，賭得天昏地暗！」

丁偉空抽了口冷氣，顫聲道：「我……我知錯了，求求你們給我一個機會，求求你們……呂小姐……」

呂珍珠眨眨眼睛：「很對不起，我只是個淫娃蕩婦，可沒有操着生殺大權。」

丁偉空哀求道：「別殺我，無論你們要我做甚麼事，我都一定答應。」

黑衣人冷冷一笑：「太遲了。」

丁偉空突然覺得屁股一陣劇痛。

原來黑衣人已把他屁股上的刀抽了出來，然後再插在他的胸膛上。

× × ×

晨曦。

一個水庫職員，發現了一具血淋淋的屍體。

他大吃一驚，立刻撥電報警。

血腥滿城，謀殺案又添一宗！

職業殺手的徒弟

(一)

黃昏。

貝莉又捧着大疊報紙回來，一張臉就像是樸克牌般，想吃人似的。

「太豈有此理了！太豈有此理了！」這句說話，她一口氣說了不知多少遍。

白雲裳靜靜地看着她，終於忍不住說：「妳光是直跳脚又有甚麼用？」

貝莉握着拳頭：「我知道自己沒用，但警方也沒用，全世界的好人都是飯桶，只有那些冷血兇手，才是天才中的天才，人類中的主宰！」

白雲裳嘆了口氣：「我承認，在整件事情上，我們一開始就犯了錯誤，但正邪之爭，往往就像是球賽，不到九十分鐘賽事全部打完，誰都不一定能贏，誰都不一定會吃敗仗。」

貝莉「呵呵」一笑：「以前常說甚麼『邪不能勝正』，原來邪魔外道，也可以一把火燒了少林寺，踏平武當山，然後再把武林英雄，一個一個的宰掉！」

白雲裳不再說話，却從抽屜裏拿出了一個瓶子。

她從瓶子裏倒出兩顆白色的藥丸，塞在貝莉的手裏。

「這……這是甚麼？」貝莉一呆。

「妳吃了它。」

「我爲甚麼要吃藥？」

「因爲妳很需要這種藥。」

「這是甚麼藥？」

「鎮靜劑。」白雲裳聲音有點冰冷。

貝莉怔住。過了半晌，她才說：「雲裳姐，有時候妳眞的是個妙人。」

說完，嘴巴一張，兩顆藥丸已吞進肚子裏。

她說得不錯。有時候，白雲裳的確是個妙人。但貝莉却更妙，她常常都是個妙人，而且妙得不得了。

× × ×

吃了兩顆鎮靜劑，貝莉果然慢慢的鎮靜下來。

她找了一排朱古力，吃了兩口，忽然嘆息道：「這排朱古力裏面有提子、拖肥、花生、威化，很複雜，但比起這一連串的案件，却又是變得簡單極了。」

白雲裳看着貝莉：「妳是標準女球迷，對丁偉空這個人瞭解的程度怎樣？」

貝莉「哈哈」一笑：「妳以爲我是體育記者？連球員的私生活也要探訪？」她咬了一口朱古力，忽然又說：「但這人有

個壞嗜好，倒是人所共知。」

白雲裳目光一亮：「那是甚麼？」

「他嗜賭，而且經常賭自己輸不起的錢！」貝莉用很肯定的語氣說。

「在足球圈裏面，誰是最熟悉他的一切？」

「『飛毛腿』郭尚雄。」

「妳認識郭尚雄嗎？」

「認識，」貝莉點點頭，「他以前還追求我哩，可是我嫌他太吝嗇，人也小器，所以沒理睬他，哈哈，他一賭氣之下，居然娶了個泰國女人回來，不到半年，又鬧翻了……」

「够了够了……」白雲裳皺眉道：「我只是問妳是否認識郭尚雄，何來這許多廢話，妳是個害人精，那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虧妳還好意思說出來。」

貝莉道：「妳想找郭尚雄談談嗎？」

白雲裳道：「不錯。」

貝莉道：「這個容易極了，只要一個電話，他馬上就會飛車趕到。」

白雲裳道：「妳別老是欺負人家好不好，現在是我們有求於人，所以，該親身登門拜訪才對。」

貝莉聳了聳肩，道：「遵命！」

(二)

貝莉登門造訪，的確使郭尚雄大感意外。

他剛操練完畢回家，正要淋浴，貝莉和白雲裳就來了。

「歡迎嗎？」貝莉展開了微笑攻勢，「這位是我的表姐白雲裳。」

郭尚雄忙說道：「兩位小姐駕臨寒舍，又豈有不歡迎之理，請坐，要喝點甚麼嗎？」

貝莉道：「我們是飛車趕到的，剛才早已喝飽了西北風。」

白雲裳盯着她：「莉，正經一點好不好？」

郭尚雄笑了笑，道：「不要緊，她是個怎樣的人，難道我還不清楚嗎？」

白雲裳淡淡一笑，道：「郭先生，她是孩子脾氣，你千萬別見怪。」

郭尚雄雙手亂搖，說道：「這是甚麼說話了！」

白雲裳忽然沉重地嘆了口氣，道：「丁偉空的事，你該知道了？」

一聽見「丁偉空的事」這幾個字，郭尚雄的臉上立刻露出了憤然之色。

「這眞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小丁是個好人，他……」

「他是個王……」貝莉才說出這幾個字，白雲裳已瞪住了她。

她只好住口不說話。

白雲裳嘆了口氣，道：「昨天，我們還想找他，但却遍尋不獲，等到再有他消息的時候，他已然遭遇到極大的不幸。」

郭尚雄沉聲道：「妳們是不是知道兇手是誰？」

白雲裳搖搖頭：「我們不是警探，而且直到目前爲止，連警方也未曾能够確定兇手是何方神聖。」

郭尚雄吸了口氣，道：「也許，是賭博害了他。」

白雲裳目光一閃。「他近來也常賭博嗎？」

「不錯，在兩天之前，他還打電話，叫我陪他一起到賭場賭廿一點。」

「是隣埠的賭場？」

「不，是本市的秘密賭場。」

「這賭場在哪裏？」

郭尚雄眼色一變，說道：「妳們別輕舉妄動，那是黑社會裏著名人物祁五哥的地方。」

白雲裳道：「我們並不是去撲滅非法賭場，而是想知道丁偉空被殺的眞相。」

郭尚雄道：「妳們認爲小丁之死，會和賭場有關？」

「那倒不一定。」白雲裳緩緩道：「但我們最少也該知道，丁偉空最後是在甚麼地方出現過的。」

郭尚雄道：「既然這樣，我把那賭場的地址寫給妳們便是。」

(三)

晚上十點三十分，顏伯坐在看更亭裏，一面剝吃花生，一面喝雙蒸酒。

顏伯已七十歲，但仍然體魄強壯，視力良好。他年青的時候，是個軍人。在八年抗戰的艱苦歲月裏，他爲國家出過不少力。他流血流汗，冒性命危險衝鋒陷陣，從來都沒有把自己的死活放在心上。他是一條硬漢。他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每一個中國人。

然而，戰爭結束後，他就默然地離開了軍隊，來到了本市。

他厭倦戰爭。他愛護每一個戰陣上的同胞，但殘酷的戰事却使他們一個一個倒了下去，誠然，國家給他獎章，他由一名勤務兵一直晉升至旅長高職。但戰事完畢之後，他就丟下官職，隻身來到本市。

戰後，匆匆又已數十年，在這數十年的光景裏，顏伯嚐盡甜酸苦辣。但他從未幹過任何違背良心的事。所以，他錯過了幾次可以大發橫財的機會，直到現在，還是孤家寡人，兩袖清風。

但他絕對沒有後悔。他認爲金錢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心安理得，無愧於人。

但自從他在這幢大厦任職看更以來，一直都很不愉快。因爲在這大厦裏，有一間秘密的豪華賭場，而那是個非法場所。

顏伯初時並不知道，所以在這裏工作。等到他發現的時候，却又無法立刻辭職，因爲那是朋友介紹的工作，倘若上任不久就不幹，難免會令到他的朋友很不愉快。他只好視如不見，採取不聞不問，裝聾扮啞的態度。

× × ×

在看更亭裏，顏伯一面吃花生喝酒，一面看着一份報紙。他忽然喃喃自語：「唉，眞是人生如朝露啊！這小子昨晚還摟着個美人兒，想不到現在就已死於非命，唉……正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醉後變泥堆，老顏，喝罷……」

「我陪你喝怎樣？」忽然間，一個人的聲音，在他的耳朵邊响起。

顏伯一怔，轉身望去，只見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女郎。

「妳是誰？」

「我叫白雲裳。」

顏伯怔怔地瞧着她：「妳就是那個浪子神探的女朋友，白小姐？」

「是的。」白雲裳說。

顏伯嘆了口氣：「狄探長失踪了這麽久，恐怕已經完了。」

白雲裳心頭一陣沉痛，她忍不住問：「你知道有關他的消息嗎？」

顏伯搖搖頭。

白雲裳也知道，剛才自己那一句問話，實在是多餘的。

這個老看更，只是一個都市的小人物，和警方、黑社會，全然扯不上任何關係。但她却是爲了丁偉空的事而來的。她必須掌握每一條綫索。這老看更，也許甚麽都不知道，甚至可能從來沒有見過丁偉空這個人。

忽然間，白雲裳的目光，落在顏伯手裏的一張報紙上。報紙的頭條新聞，正是足球明星丁偉空離奇被殺，棄屍於水庫附近。

「你認識丁偉空嗎？」白雲裳試探着問。

顏伯嘆了口氣：「當年，他在市北球場踢小型足球的時候，我就開始留意他，雖然他個子矮小，但脚法純熟，頭腦靈活，那時候，我已知道，他絕非池中之物，果然，兩年後，他就成爲了甲組球員。」

白雲裳道：「原來你也是個球迷。」

「老球迷！」顏伯更正說。

白雲裳道：「你最後看見丁偉空，是在甚麽時候？」

顏伯道：「唉，說起來，眞是人生如朝露啊！」

他是有了幾分醉意。而「人生如朝露」這幾個字，又是他這幾年來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

白雲裳却是個很精明的人，一聽之下，已意味得到，顏伯極可能在最近還見過丁偉空！她立刻追問道：「是不是就在昨天？」

顏伯想了想，忽然搖頭，道：「不是昨天，是今天。」

「今天？」白雲裳一怔：「今天清晨時分，他已經是個死人。」

顏伯道：「但今天凌晨時份，他却還活着。」

白雲裳陡地目光一亮：「換而言之，在凌晨之際，他曾經在這裏出現過？」

顏伯點點頭，嘆道：「他是和一個很美麗的女人，手挽着手很親熱地離去的，那女人好像很有錢，那輛汽車，恐怕最少要幾十萬塊。」

白雲裳陡地抽了口氣。「那是一輛怎樣的汽車？」

「銀灰色的房車，是甚麽牌子，我却說不出來。」

「車牌號碼呢？」

「呵呵……呵呵……」顏伯笑了起來：「小姐，我已七十歲啊，怎會還有心情看別人的車牌號碼？」

白雲裳盯着這老人已發紅的臉：「你能不能憑記憶中想起來？」

「那車牌號碼，眞的那麽重要？」

「的確是很重要的。」

顏伯嘆了口氣，道：「不是我醉了站不起來，而是因爲我根本就沒有注意那車牌，甚至連看都沒看過一眼，又怎能有半點印象？」

白雲裳道：「那女人有甚麽特徵？」

顏伯道：「她身材很好，樣子很迷人，年紀比妳大幾歲，除此之外，我已無法再形容她了。」他說到這裏，忽然瞪着眼睛：「難道……這女人就是兇手？」

顏伯搖搖頭。

白雲裳也知道，剛才自己那一句問話，實在是多餘的。

這個老看更，只是一個都市的小人物，和警方、黑社會，全然扯不上任何關係。但她却是爲了丁偉空的事而來的。她必須掌握每一條綫索。這老看更，也許甚麽都不知道，甚至可能從來沒有見過丁偉空這個人。

忽然間，白雲裳的目光，落在顏伯手裏的一張報紙上。報紙的頭條新聞，正是足球明星丁偉空離奇被殺，棄屍於水庫附近。

「你認識丁偉空嗎？」白雲裳試探着問。

顏伯嘆了口氣：「當年，他在市北球場踢小型足球的時候，我就開始留意他，雖然他個子矮小，但脚法純熟，頭腦靈活，那時候，我已知道，他絕非池中之物，果然，兩年後，他就成爲了甲組球員。」

白雲裳道：「原來你也是個球迷。」

「老球迷！」顏伯更正說。

白雲裳道：「你最後看見丁偉空，是在甚麽時候？」

顏伯道：「唉，說起來，眞是人生如朝露啊！」

他是有了幾分醉意。而「人生如朝露」這幾個字，又是他這幾年來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

面額的鈔票，說道：「一張換一張，可以嗎？」

阿強一笑，接過那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

白雲裳冷冷一笑，道：「給我車牌號碼。」

阿強立刻把那張十元鈔票雙手奉上。

鈔票上寫着一個車牌的號碼。

白雲裳只是看了一眼，就已經牢牢記住。

那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車牌號碼。

但她對阿強這個少年的印象，却是相當惡劣。她絕不在乎區區五百塊。

但她討厭這種手段。

只是，她現在沒有時間去教導這少年，而且，到了這種年紀，也不是三幾句說話，就可以把他錯誤思想更正過來的。但阿強却忽然說：「現在我已有足够的錢，去買一柄手槍。」

白雲裳吃了一驚：「你不是在開玩笑罷？」

阿強搖搖頭，道：「不！我是很認眞的。」

白雲裳臉色一變。「你要買一柄手槍，有甚麽用？」

阿強咬了咬牙，道：「報仇！」

白雲裳臉色凝重：「是甚麽深仇大恨，竟然要用手槍來解決？」

阿強沉聲說道：「我的師父給人害死了。」

白雲裳道：「你的師父是誰？」

阿強盯着她的臉：「在我沒有說出師父是誰之前，我先要說一件事。」

白雲裳道：「你說。」

阿強道：「剛才妳是不是看見我在麻將桌上贏了錢？」

白雲裳點點頭。

「我是在出老千！」阿強冷冷的說。

「你懂出千？」

「不錯，是師父教我的，但我從來都沒有利用過這種手段來贏錢，因爲我覺得那是很不光明磊落的事。」

「但你剛才却已破例。」

「因爲我需要錢。」

「就是爲了要買一柄黑市手槍？」

「是的。」

「你的師父是誰？是誰害死了他？」

「算了。」阿強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冷淡，「我已說得太多了，本來這些事，我是絕不該向任何人說的，包括妳在內，白雲裳小姐！」

白雲裳不由怔住。

她一直都沒有向阿強提及到自己的姓名，但這個抹車的少年居然已知道自己是誰。

「你怎會知道我就是白雲裳？」

「我看過妳的照片。」

「在甚麽地方看過？」

「是一個職業殺手在喝醉的時候，拿給我看的。」

「職業殺手？」

「不錯，有人要殺妳，因爲妳太多管閒事。」

「那個職業殺手是誰？」

「阮澤平。」

「甚麽？」白雲裳又是一陣意外：「你認識阮澤平？」

「他就是我的師父！」阿強沉聲地說道：「四年前，我隻身來到本市，是阮師父教我怎樣自立的，那個時候，我才十五歲。」

白雲裳吸了口氣，說：「他教了你甚麽？」

阿強道：「甚麽都教，包括行騙，出老千，打架，甚至怎樣開槍殺人！」

白雲裳嘆息一聲：「你可知道，這全是犯法的勾當？」

阿強道：「我知道，但沒有他的幫助，我早已給一幫阿飛打死，他們說我不識時務，不肯爲他們帶毒品。」

白雲裳道：「但你爲甚麽又會替人抹車？」

阿強道：「我不喜歡騙人的錢，也不喜歡打架，只好抹車賺錢。」

白雲裳道：「你知道師父是給誰害死的？」

阿強目露仇恨之色：「我當然知道，所以，我一定要親手殺了他，要爲師父報仇！」

白雲裳面色沉重，道：「你錯了，殺人，並不是解決任何問題的好方法，而且老實說，你的師父也不是個好人。」

阿強冷冷一笑：「白小姐，這點不用妳來提醒了，多謝妳的鈔票，再見了！」

說完，他立刻離座。

白雲裳匆匆付了帳，追出去。

阿強狂奔。

白雲裳窮追不捨，但一轉了街角，就不見了他的踪影。

他贏了八十二塊五角。對於他來說，這已是很鉅大的勝利。他在麻將桌上，常是輸家。

這一晚他贏了錢，可說是令人大感意外。

但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居然會有一個美麗的女郎，親自到車房裏找他。

白雲裳和他來到了一間餐廳。她說：「你可認識丁偉空？」

阿強搖了搖頭：「我不知道他是甚麽人？」

白雲裳道：「難道你沒看報紙？他是個球員，但却給人謀殺死亡。」

阿強又搖搖頭：「我不喜歡看報紙，只喜歡看連環圖。」

白雲裳聳了聳肩，笑道：「你還記得，昨天有個女人給你十塊錢嗎？」

「記得，她很美麗，但車子更漂亮，連車牌號碼都漂亮到不得了。」

「那是甚麽號碼？」

「妳想知道？」

「不錯。」

「好，請給我一支筆。」

白雲裳馬上遞給他一支原子筆。

他拿出一張面額十元的鈔票，在上面寫了幾個數目字。

但是他却用手遮掩着，不讓白雲裳看見。

白雲裳皺了皺眉，問道：「這是甚麽意思？」

阿強露出了一個曖昧的笑容：「妳若是個聰明的人，該明白我的意思。」

白雲裳嘆了口氣，拿出了一張五百元

白雲裳急得跺脚起來。

這少年，其實並不太壞，她不想他犯了殺人罪，雖然，他去對付的人，本來就是死有餘辜。

可是一幌眼間，這少年已不知去向。

仁者無敵

（一）

街道上很寂靜，白雲裳的心在發冷。

她後悔自己給了他五百塊。但就算沒有這筆意外橫財，阿強還是一定有辦法湊足錢，去買一柄黑市手槍的。這實在是太危險了。他殺了人，固然大大不妙，但更大的可能却是，他殺不了別人，反而死在敵人的手上。

就在白雲裳發楞地站在街角的時候，忽然有輛汽車迎頭駛了過來。白雲裳一怔。那不是她自己的汽車嗎？

× × ×

駛來的確是白雲裳的車子。

除了偷車賊之外，唯一可以開動這輛車子的人，只有兩個。那就是白雲裳和貝莉。

由於貝莉的跑車曾經被人盜走，而且還用來作爲行兇之用，白雲裳不由提高警惕。

但她很快就鬆了口氣，因爲她已看見，駕駛着車子的正是貝莉！

車子停在白雲裳身邊。她正要上車，忽然又是一呆。車廂裏，居然還有另外一個人。再看清楚一點，這人似乎已昏睡過去。

「阿強！」白雲裳吃了一驚，盯着貝莉：「他怎會在這裏的？」

貝莉笑了起來，道：「剛才妳不是在追着他嗎？我是在幫妳一個忙嘛。」

白雲裳吐出口氣，道：「妳把他怎樣了？」

「放心罷，要弄昏一個人我最少有十二種法子，他絕對不會有甚麼傷害的。」

「很好！他是個危險人物，暫時絕不能讓他自由活動。」

「爲甚麼？」

「開車罷，待一會兒才告訴妳。」

貝莉鼓起了腮，一踩油門，車子疾衝出去，差點沒撞死一頭流浪貓。

白雲裳皺着眉：「小心點，貓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倘若輾死了牠，恐怕妳今晚會睡不着覺。」

貝莉吸了一口氣，車行速度馬上減了一半。

（二）

二十五分鐘之後，阿強已漸漸清醒過來。

他揉了揉眼睛，一張美麗而冰冷的臉龐映入他的眼簾。

阿強馬上跳了起來。

他盯着眼前的一個紅衣女郎：「妳是誰？這裏是甚麼地方？」

「我是貝莉。」

「紅玫瑰貝莉？」

「正是紅玫瑰。」

「白小姐呢？」

阿強這句話才說出口，白雲裳的聲音也同時在他的背後响了起來：「我在這裏，這裏是我們的。」

阿強臉色一變，說：「對不起，我要走了。」

貝莉哈哈一笑：「你是不是急着要去買一柄手槍？」

阿強一怔，接着憤怒的眼光瞧着白雲裳：「我太愚蠢了，也太魯直，居然把這些不該說的事，告訴妳知道。」

貝莉冷冷一笑：「你的確是一條豬，甚至比豬還蠢，你以爲這裏是甚麼地方？你以爲現在還是一八〇〇年？這是法治的社會，絕不是西部牛仔片的時代，憑着一手快槍就可以橫行無忌！」

阿強臉上青筋倏現，怒道：「我不是在顯甚麼威風，也絕不是甚麼英雄主義，我只是讓那混蛋知道，出賣朋友的人一定不得好死！」

貝莉叉着腰：「那混蛋是誰？說出來聽聽！」

阿強冷冷一笑：「妳們都是婦孺之見，我絕不會再上妳們的當。」

貝莉嘿嘿一笑。白雲裳却淡然地坐在沙發上，她要看看貝莉怎樣對付這個倔強的少年。

只聽得貝莉沉着嗓子道：「你若不說，只怕會終身後悔。」

阿強「哼」的一聲，昂着頭說：「妳們還能把我怎樣？」

貝莉道：「我可以把你送進警局。」

阿強「哈哈」笑起來：「這倒有趣，我犯了甚麼罪？」

貝莉向來嘴舌不饒人，立刻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爲了大局設想，就算偶然要一次卑劣的手段，那也是情有可饒的。」

阿強冷冷道：「我倒想聽聽，妳們要把甚麼罪名加在我的頭上。」

貝莉忽然把衣襟一扯，撕開了半邊衣裳道：「我控告你意圖強姦！」

白雲裳的臉色陡地一沉。這實在是太不像話了。但是她還是忍耐着，沒有說甚麼。

誰知阿強又是「哈哈」一笑：「貝小姐，這種手段不但卑劣，簡直就是低能，妳何不把我弄上床去風流一夜，然後索性控告我已經把妳強姦，那罪名豈不是還嚴重得多？」

貝莉初時是一時之氣，把心一橫才出此一着。

誰知這少年胆色驚人，根本就不吃這一套，反而給他搶白了一頓！

貝莉「啐」了一口，連臉孔都紅了起來。

白雲裳嘆了口氣，把一件外衣披在她肩上：「小心着凉了。」

貝莉怒氣冲冲，轉身衝上二樓：「小子，你等着瞧！」

阿強笑道：「無論妳要甚麼花樣，我不奉陪的就是個雜種！」

白雲裳沒有怪他，反而有點欣賞他的胆色和勇氣。

但她怎樣也不會贊成，阿強用血腥的手段去對付兇徒。

「你可曾想過，連阮師父都栽在那人的手裏，你貿然去行動，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勇者無懼！」阿強一挺胸膛。

「可是，仁者無敵！」白雲裳針鋒相對。

阿強冷冷一笑：「天地之間，誰能無敵？況且就算能够成爲無敵之人，也不一定快樂。」

「爲甚麼？」

「無敵是最寂寞。」

突聽貝莉的聲音又响了起來：「小子，你要買槍報仇，行，只要闖過我這一關，就算你去買三百斤砒霜當飯吃，我也不管！」

× × ×

貝莉又來了。

她已換了一襲衣服。那是功夫衫。

阿強一怔：「這算是甚麼意思？」

貝莉從樓梯飛跳下來：「你去報仇，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斤兩，倘若你連我也打不過，那麼就算有十柄槍在身上，也是白白送死而已。」

阿強吁了一口氣：「我不知道剛才妳是怎樣暗算我，令我昏迷過去的，但若眞正較量，恐怕妳會大大吃虧。」

貝莉冷笑一聲，說：「我從兩歲開始就一直打架打到現在，從來沒有吃虧過一次。」

阿強搖搖頭：「還是不行。」

「爲甚麼不行。」

「妳是女流之輩，我從來都不打女人的。」

「廢話，打得過我才算你本領。」

「妳眞的要動手！」

「甚麼眞的假的？小心你的下顎！」

貝莉一聲怪叫，人已像母獅般撲了過去。她出手極快，一拳擊出。

阿強急護下顎，免得第一着就爲對方所乘。

誰知貝莉這一拳，根本就不是打他的下顎，而是撞向他腹間腸胃部位。

阿強猝然不防有此一着，要閃避已來不及。這一拳打得不輕，阿強疼得連腰都彎下來。

貝莉沒有乘勢再度發難，只是笑咪咪的瞧着他：「小子，這滋味還不錯罷？」

阿強怒道：「妳太卑鄙了！」

貝莉吃吃一笑：「你要去對付的人，也許比我更卑鄙千百倍，你連聲東擊西這種戰術也不懂，又怎能妄想爲阮師父報仇呢？」

阿強忍住了疼，站直了身子，大聲道：「來罷，雖然我從來不打女人，但這一次只好破例了。」

貝莉緩緩地走前兩步：「小子，你要小心了，這一次，我要用空手道劈你的頸後大脈。」

阿強不理會她說甚麼，突然一個箭步標前，左一掌，右肘拳，連環攻了出去。

這是甚麼招式，貝莉看不出來。

但白雲裳冷眼旁觀，已看出那是北派武學中著名的麒麟散手。

這套武功，創自清末，在北方，練習這種武功的人不少，但是在南方就很少見了。

阿強雖然年紀輕輕，但居然也練得頭頭是道，而貝莉似乎是有點輕敵了，一不留神，腰際給阿強的肘拳擦了一下。

雖然這一記肘拳沒有撞個正着，但貝莉也已疼得差點沒叫了起來。

阿強一招得手，信心陡增，一吸氣，麒麟散手的招式施展得淋漓盡致。

若是換上別人，恐怕已給他逼得手忙脚亂。

但貝莉畢竟是武學修爲極深的一流高手，而且打架經驗豐富，是以雖然一時輕敵着了道兒，但一經打點精神，阿強的拳脚功夫就不再靈了。

他連攻了七八拳，仍然無法再擊中貝莉。

貝莉簡直就像是一條水裏的魚兒，看得見，抓不着。

阿強知道不妙，但他已殺得性起，根本就不理會這一戰是否可以取勝，只是一味死纏爛打到底。

倏地，他的頸後一陣奇痛，好像連頸骨也快要折斷了。

貝莉這一次沒有說謊，她眞的用空手道招式，在阿強的頸後劈了一掌。

這一掌是殺手鐧，若是全力施爲，隨時可以致人於死地。

當然，貝莉現在絕不是想要了阿強的性命，只是想好好教訓他而已。她只用上三成力道，但這也已很滋味了。

阿強挨了這一掌，立時有天旋地轉的感覺。

他還想再打下去，但白雲裳却嘆了口氣，道：「阿強，你已敗了。」

（三）

阿強用力地搖搖頭，彷彿想把眼前的「金星」搖跌下來。他喘着氣，頹然地坐在沙發上，他摸着脖子，臉色很難看。

他連做夢的時候也沒想到，自己練了幾年武功，居然會敗在一個女人的手上。

貝莉正要開口，白雲裳却揮手制住了她。

阿強苦笑了一下：「白小姐，我是不是個飯桶。」

白雲裳搖搖頭道：「不，你很勇敢，飯桶是絕對沒有這份勇氣的！」

「不錯，勇者無懼。」

「但仁者無敵，而無敵的仁者，是絕對不會寂寞的。」

「爲甚麼？」

「因爲仁者一定有朋友，一定有知音，所以無論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都絕不會寂寞。」

「白小姐，我們算不算是朋友？」阿強的眼睛裏忽然掠過了一絲異樣的光芒。

白雲裳凝視着他，緩緩地說道：「只要你把我當作朋友看待，那麼我們就是朋友，你願意嗎？」

阿強用力地點了點頭。「我願意。」

「眞的？」

「絕對千眞萬確。」

「那很好，你若把我當作朋友，就該信任我，包括信任我的智慧和能力。」

阿強道：「我信任，完全信任。」

白雲裳用一種很平靜的語氣，緩緩地說道：「阿強你現在必須知道一件事，你心目中的仇人，並不只是一個人，因爲在他的背後，還有一個勢力極龐大的犯罪組織在控制着他，他只不過是棋盤上的一隻小卒而已。」

阿強臉上變了變色。

只聽得白雲裳又接着說：「就算你親手殺了那人，仍然不能算是大仇已報，因爲眞正害死阮師父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那股連國際刑警組織也在感頭疼的惡勢力！」

阿強長長的吐了口氣：「事情眞的這樣複雜，這樣嚴重？」

白雲裳神色凝重：「你若懷疑我，可以立刻離去，我保證和貝莉，絕對不會再度留難。」

「不，」阿強忙道：「我相信妳。」

白雲裳沉重地嘆了口氣，道：「近幾天以來，本市發生一連串可怕的命案，其中牽涉的範圍，極其廣闊，我一時之間也難以向你詳細說明，但你必須知道，害死阮師父的兇手，是整件龐大事情中，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人物。」

提起那兇手，阿強臉上不禁又再露出了憤然之色。

白雲裳盯着他：「告訴我，他是誰？怎樣才能找到他？」

阿強沉默了一會，才道：「他叫黑衣門士，現在正和一個女明星住在一起。」

白雲裳吸了口氣，問道：「那女明星是誰？」

阿強說道：「她就是專演脫戲的何美娟。」

白雲裳、貝莉已牢牢記住女明星的名字。

貝莉又問道：「那黑衣門士沒有姓名嗎？」

阿強道：「他姓簡，叫簡亨利。」

白雲裳沉聲說道：「這是一個很毒辣的殺人兇手，要對付他，可不能有半點大意！」

說到這裏，忽然又道：「你可曾聽說過，東方老虎這個人？」

「東方老虎？」阿強搖搖頭：「從來都沒聽過，他是誰？」

白雲裳嘆了口氣：「我若是知道，也不必問你了。」

貝莉忽然走到阿強的面前，道：「你現在不打算再用那種愚蠢的方法去報仇了罷？」

阿強嘆道：「我現在已取銷了這個主意，那五百塊，我還給白小姐好了……」

他把那五百塊拿出來。

白雲裳却沒有拿回，只是說：「你拿去用，別放在心上，但千萬別去買一柄手槍。」

花和尚大鬧夜總會

（一）

那輛銀灰色房車的車主，已被警方查出。

彭警司親自撥電話告知白雲裳：「車主是個女人，她叫呂珍珠。」

白雲裳吁了口氣。

狐狸的尾巴終於漸漸露出來。

這呂珍珠是個怎樣的人？

白雲裳沉默了好一會，才說：「她是一個極受嫌疑的人物，警方打算怎樣對付她？」

彭警司道：「我們已召開高層緊急會議，全體一致通過，這件事希望白小姐能够繼續幫忙下去，因爲在目前階段，我們是絕對不宜採取任何行動的。」

「不錯，那樣就算抓住了呂珍珠，也無異是打草驚蛇，想把兇徒一網成擒，那就困難得多了。」白雲裳也同意彭警司的見解。

「但白小姐，妳是絕對有權拒絕的，而且站在私下的立場，我也不希望妳插手，」彭警司的聲音極其誠懇：「因爲這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任務。」

「彭警司，你認識我已多久了？」白雲裳忽然這樣問。

「五年。」彭警司毫不遲疑就回答。

「五年的時間雖然不算長，但也不太短了，你看，我是個怕危險的人麼？」

「白小姐，妳很勇敢，」彭警司嘆了口氣，道：「那麼，我祝你好運，同時希望狄浪也有好運氣。」

× × ×

放下電話，白雲裳有點茫然的感覺。

狄浪也是個不怕危險的人，他曾經和自己共同經歷過不少驚險的事，但現在，他却已不知人在何方。報章上仍然不斷提及這位浪子神探。

但由於他失踪已多天，報章上的評論，都是灰色的，很悲觀。

甚至有一張報紙說：「狄浪探長若仍然活在世上，那麼也可以算是奇蹟了。」

她呆呆地坐在沙發上，渡過了五分鐘。忽然間，貝莉走了過來：「雲裳姐，那小子走了。」

白雲裳漫不經心的點了點頭。貝莉皺着鼻子，又道：「妳看這小子還會不會去買槍？」

「不會。」白雲裳搖搖頭，「他不會再堅持這種做法。」

貝莉一呆：「妳爲甚麼這樣肯定？」

白雲裳道：「因爲我相信他。」

貝莉道：「妳爲甚麼會相信他？」

白雲裳道：「他很倔強，是個不容易改變主意的人，但他若眞的改變了主意，那麼就再也不會三心兩意，又再反悔。」

貝莉嘆口氣：「希望妳沒有看錯。」

白雲裳道：「妳現在有個任務。」

貝莉面露興奮之色：「是甚麼事？」

白雲裳道：「到警局裏找彭警司，向他索取有關呂珍珠的資料。」

「噢！」貝莉失望地叫了起來，「我還以爲有甚麼新鮮刺激的事，原來是叫我去當信差！」

白雲裳瞪了她一眼：「有了呂珍珠的資料，還愁沒刺激的事情發生嗎？」

貝莉不由又高興起來：「對！我現在馬上就去。」

她才衝出門口，忽然又轉道回來，問白雲裳：「呂珍珠是甚麼人？」

白雲裳道：「我若知道得比妳多，也不必向警方索取資料了。」她也站了起來，接道：「我和妳一起去。」

貝莉臉上發出了光：「那更好，我們在一起，一定無往而不利！」

（二）

凌晨一點十五分，在一家夜總會裏，來了兩個客人。

男的是個中年人，戴毡帽，穿一件大衣，臉上滿是金錢麻子。女的衣着華麗，打扮妖冶，看來就像是五十年代西方的性感明星。

她化妝很濃，眼睛週圍塗得藍汪汪的，究竟是美麗還是古怪，那就是見仁見智的事了。現在，就算狄浪也在這家夜總會裏，恐怕也未必認得出他們是誰。

× ×

那滿臉金錢麻子的中年人，一坐下就要了一瓶白蘭地。誰都很難看得出，這居然會是個女人。

她是白雲裳，本是美麗的海鷗小姐。

但現在，連貝莉也看不出，這人有那一點是像白雲裳。

聲音呢？也不像，她現在一開口，簡直就像是一頭公牛，而且還混着一種濃濁的山東口音。

貝莉忍不住笑了。

但她的笑，在別人看來，是很自然的，因爲她現在已從一個爽朗活潑的女郎，變成了烟視媚行的女人。她一笑，倒是銷魂十足。

幸好夜總會裏的光綫並不怎樣明亮，別人也很少去注意她們。

× ×

白雲裳捧着一杯酒，大口大口的在呷着。

貝莉也在喝，一個烟視媚行的女人，若連喝酒都不在行，那也未免是太不像話了。

但她的酒量，是比不上白雲裳的，才喝了兩口，就連脚都燙熱了。

只是，她的臉本來已紅得像個蘋果，

就算再紅上幾分，別人也看不出來。

然而，白雲裳却是知道貝莉的酒量如何。

她用那種公牛般的聲音說：「麗娜，剛才妳已喝了三杯，再喝，可要口吐黃箭了！」

貝莉「哼」的一聲：「怕甚麼，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她賭氣地，又再喝了一口。

白雲裳嘆了口氣，不再理她。

× × ×

一點三十五分，夜總會裏來了兩個穿西裝的男人。

他們並不是來喝酒，也不是來聽音樂跳舞的。

他們似乎很熟悉這裏的環境，其中一個自己打開吧檯旁的一道木門。

若不是他打開這一道門，別人眞的還不易知道，在吧檯的後面，原來還另有洞天。

這兩個男人走了進去，五分鐘後又走了出來。

但他們走出來的時候，還有一個穿着銀色旗袍的女人跟着。

這兩個男人的神態似乎很不客氣。而那個穿銀色旗袍的女人，却在不斷地陪笑，又似乎在不斷地解釋。

至於她在解釋些甚麼，白雲裳和貝莉却無法聽見。她一直陪着這兩個男人，出到夜總會的正門。

其中一個男人，居然還沉着臉，用手指指着她的鼻尖，又說了幾句冷冰冰的說話。

那簡直是在提出某種警告了。

貝莉幾乎已忍不住要走出去，希望能够聽到他們在說些甚麼。

白雲裳却把她一手按住：「別老是想着那小白臉，就算妳在電話裏找到他，他也不會同心轉意，還是和我在一起罷！」

貝莉雙眼一翻，差點沒把喝進肚子裏的酒吐出來。

附近的一個侍者，却忍不住笑，「咭」的一聲笑了出來。

貝莉瞪着他：「小伙子，你笑甚麼？老娘又不是看上了你！」

那侍者嚇了一跳，連忙訕訕一笑，溜開老遠。

因爲現在貝莉的容貌，實在是「美麗得太過份」了。

（三）

那兩個穿西裝的男人走了。

而那個銀色旗袍的女人，却緊繃着臉，又回到那間房子之中。

白雲裳沉聲對貝莉說：「妳看，她是不是呂珍珠？」

貝莉點點頭：「從警方給我們的相片看來，應該絕無疑問就是她。」

白雲裳道：「妳有甚麼主意？」

貝莉眼珠子骨碌地一轉：「給她一個電話，然後嘛……」

白雲裳一笑：「妳倒鬼馬多端。」

貝莉又喝了一口酒，嘆道：「妳何以老是不肯說我足智多謀呢？」

× × ×

貝莉的確是個「鬼馬多端」的人。她的主意，往往是連白雲裳也未必想得出來的。

當然，她的主意，有時候也會行不通，甚至碰得頭崩額裂。但她不怕。

這一次，她的主意，已被白雲裳所接納。

兩分鐘後，呂珍珠辦公室的電話鈴聲，响了起來。

「喂！」呂珍珠叫了一聲。

從聽筒裏傳來了一個人低沉的聲音：「呂小姐，妳的秘密，已經在我們掌握之中！」

呂珍珠臉色一變。「你是甚麼人？」

「一個想賺點外快的白領階級。」

「你想怎樣？」

「我已把一份極重要的東西，放在夜總會的女洗手間裏，妳不妨先拿出看看，十分鐘後，我再跟妳談論價錢！」

呂珍珠怒道：「你是誰？你是誰？你以爲你已經抓住我甚麼把柄，那簡直是做夢……」

但對方已掛斷了電話。

呂珍珠憤然擱下聽筒。

她沉默了好一會，就打開門，向洗手間走過去。

× × ×

洗手間裏沒有人。

呂珍珠仔細察看，果然在通風系統之上，發現了一個公文紙袋。

紙袋是漲卜卜的。

她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來，然後又小心翼翼的把它打開。裏面全是紙，厠紙。

呂珍珠的臉色變了，恨恨的道：「世間上無聊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她忽然地打開洗手間的木門，準備離去。

但她才打開門，就有一個酒氣薰天的女人，狼狽地衝了進來。她似乎快要吐了。這種情況，呂珍珠是見得多了，她皺了皺眉，閃身讓開。

但這女人却突然用一種快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箍着呂珍珠的脖子。

呂珍珠臉色驟變，正要呼叫，忽然臂上一痲，不到五分鐘就昏倒過去。

× × ×

十分鐘後，一個滿面金錢麻子的中年人，把大衣披在一個濃妝艷抹的女人身上，嘴裏却不斷的在罵：「不懂喝就少喝兩杯，又醉了，他媽的！」

接着，這中年人又大叫：「誰來幫我把這婆娘弄上計程車去？」

他這句話才叫出口，立刻就有個跳蹦蹦的女郎走了過來：「舅父，我來了！」

中年人怒道：「哼！妳怎麼跑到這裏來？」

這女郎吃吃一笑：「是舅母叫我跟踪着你的，這一次可沒話說了罷！」

中年人連忙掩住她的嘴巴：「小鬼頭，別胡說八道好不好？」

幾個侍者都笑了。他們都懶得去管這種事。

於是，這中年人匆匆付賬，然後就和女郎扶走了那個濃妝艷抹的女人。沒有人理會他們。

這種活劇，在夜總會裏可說是司空見慣的。

即使是呂珍珠的保鏢和幾個打手，雖

「大師之命，小妹豈敢不從耶？」貝莉神氣十足，就像個舞台上的武小生。

這時候，白雲裳已把車子駛到一幢古老洋房門前，然後停了下來。

貝莉一怔：「這裏……可不是譚九叔的地方？」

白雲裳點點頭：「不錯，妳還記得他老人家，總算好記性。」

貝莉還想再問，洋房門外的一道鐵柵已打開，白雲裳把車子直駛進去，停在一座噴水池的旁邊。

一個黑黑實實的年青人迎了上來：「白小姐，九叔已等妳很久了。」

生擒黑夜門士

（一）

在一座陰森的天牢裏，一個白髮老人，嘴裏咬着一桿已很少見的旱烟袋，臉上表情就像是這地牢般陰森可怖。在他後面，五個壯漢筆直地站立着。

他們身上的衣着，是以紅黑兩色爲主，既沉肅、又刺目。

× × ×

呂珍珠一醒過來，就發現自己已落在這種神秘而可怕的環境裏。她驚怒交集，盯着老人。

老人却連看都不看她一眼，只是冷冷的說：「對付男人，我們譚家最少有好幾十種法子，但對付女人，我認爲一種就已很足够。」

呂珍珠面色慘然：「你是……你是譚上流？」

老人淡淡道：「知道譚九叔名字的人，絕對不多，妳却一口就能說了出來，可見妳的師父，也絕不是等閒之輩。」

呂珍珠道：「我師父是陸如花。」

譚上流悠然地啜一口烟，道：「陸如花在上海是著名的女千王，但妳却太不成氣候。」

呂珍珠強顏一笑：「晚輩甚麼都不懂，還望九叔多些指導。」

譚上流冷冷一笑：「我已老了，而且早已退隱，豈敢說甚麼指導！」

呂珍珠道：「是不是晚輩有甚麼地方開罪了你老人家，不妨直說，也好讓晚輩知道錯在哪裏。」

譚上流道：「妳沒有開罪我，只是我這副老骨頭，忽然豪興來了，想管一管核子黨的閒事。」

「核子黨？」呂珍珠乾笑着，「你老人家不是說我和核子黨有甚麼關係罷？」

譚上流冷冷道：「妳也許不配成爲核子黨的一份子，但核子黨利用妳去接收秘密情報，那却是瞞不過我這一雙老眼。」

呂珍珠連忙搖頭道：「九叔，你誤會了，根本沒有這種事。」

譚上流在她的臉上噴了一口烟：「呂小姐，我是條老狐狸了，妳再假惺惺，可沒有甚麼好處。」

呂珍珠臉色鐵青：「你要怎樣？」

「不怎麼樣，我這個老人家只想聽妳的老實話。」譚上流淡淡道：「妳若肯合作，我保證妳還可以活下去，否則……」

他說到這裏停下來，充滿了恐嚇的意味。

呂珍珠會不會屈服下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二）

呂珍珠神秘失踪了。

白雲裳和貝莉當然知道她在哪裏。

但白雲裳既已把她交給譚上流，就暫時不再理會這個人。

她知道，呂珍珠的失踪，一定會令到敵人陣脚不穩。而這時候，正是乘勢追擊的好機會。

黑衣門士簡亨利，是白雲裳要對付的下一個目標。

× × ×

下午一點正，簡亨利到何宅。

何宅主人就是那個性感明星何美娟。

簡亨利有鑰匙。他進入屋子裏，大叫：「美娟！美娟！」

但美娟不在。

簡亨利有點悶，扭開了電視機。

他看了幾分鐘，覺得越看越悶，又再把電視關掉。

忽然間，電話鈴聲响起。

簡亨利抓起聽筒：「喂！」

「你是不是簡亨利先生？」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妳是誰？」簡亨利眉頭一皺。

「白雲裳。」

「是妳？」簡亨利的臉色變了，「妳怎會找到這裏來？」

白雲裳悠然一笑：「你以爲自己的行踪，可以一輩子都不被人發覺嗎？」

簡亨利冷冷道：「白小姐，妳老是和我們作對，這是很不智的。」

白雲裳道：「我從來沒有認爲自己是

個智者。」

簡亨利道：「妳既然能够找到這裏來，而且也知道我叫簡亨利，那麼，我就算要逃避也避不來了，對嗎？」

白雲裳道：「你眞聰明。」

簡亨利道：「妳現時在哪裏？」

白雲裳回答道：「就在附近的大鴻酒家。」

簡亨利道：「好，妳等我，我馬上就來！」

× × ×

白雲裳果然已在大鴻酒家等候着。

簡亨利仍然穿着一身黑衣，那是他的標誌。

「白小姐，我就是簡亨利。」他在白雲裳的對面座位坐了下來。

白雲裳看了他一眼：「你眞够勇氣，難道你不怕這裏已埋伏了警探？」

簡亨利嘿嘿一笑。「全市警探，成千上萬，怕的就不是好漢！」

白雲裳淡淡道：「你以爲警方會永遠抓不到證據？你以爲自己一定可以逍遙法外？」

簡亨利哈哈笑道：「妳眞是令人莫名其妙，我犯了甚麼罪？怎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白雲裳道：「阮澤平這個人，你大概認識罷？」

簡亨利道：「認識又怎樣？」

白雲裳道：「他死了。」

簡亨利答道：「我知道，報紙已報導過。」

白雲裳道：「他是怎樣死的，你該心中有數。」

簡亨利道：「全市的人都知道，他是在汽車爆炸的時候，變成焦炭。」

白雲裳道：「這一點，暫時別提，老實一點，那東西在哪裏？」

簡亨利嘿嘿一笑，問道：「那是甚麼東西？」

白雲裳道：「是丁偉空在球場上收回來的微型菲林！」

簡亨利道：「我連聽都沒聽過。」

白雲裳道：「這裏是大庭廣衆的地方，你居然想在這裏殺我，也未免是太猖狂了。」

簡亨利眼色一變：「好一個海鷗，果然料事如神！」

「神」字甫出口，槍聲已响。

白雲裳同時倒了下去！

（三）

白雲裳沒有猜錯。

簡亨利是窮兇極惡之輩，他敢在這裏和自己見面，必然是懷着殺機而來。

因爲白雲裳居然找到了他，這是一種極沉重的壓逼力。在簡亨利來說，這是無法容忍的。

槍聲並不响亮，就像是開了一瓶酒，酒塞「卜」的一聲响起來而已。

那也在白雲裳意料之中。

這裏畢竟是酒家，並非荒郊野嶺，簡亨利的手槍必然已裝上了滅音器。

倘若是槍聲先响，白雲裳才倒下，那麼她必然已經是個死人。

但白雲裳倒下去的速度，却似乎比子彈的速度還快。

簡亨利也不是個初出道的無名小卒，一槍放出，已知道白雲裳並未中槍。

他急忙向地上再放一槍。

這時候，酒家裏大部份的人還不知道發生了槍戰，連附近的顧客也只是怔了一怔。

直到第二槍放出，才有人尖聲叫了起來。

「救命！」

「啊呀！快逃！快逃！」

× × ×

簡亨利是黑社會中著名的黑衣門士，他擅長拳擊、跆拳道、東洋刀，尤其更精於槍法。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自己連放兩槍，居然也無法射中白雲裳。

白雲裳彷彿在他還未放槍之前，就已知道子彈將會射在甚麼地方。

兩次她都閃了開去。

等到簡亨利要放第三槍的時候，白雲裳已一掌切在他頸際大脈上。

簡亨利發出了痛苦的呻吟聲，連槍也無法握穩，跌在地上。

發生了這樣的事，自然很快就驚動了警方。

兩架巡邏警車，在不到五分鐘之內，先後來到了現場。

莫警官也來了。

他一看見白雲裳，就說：「妳怎麼也在這裏？」

白雲裳苦笑了一下：「我若不在這裏，別人也不會開槍了。」

莫警官吃了一驚：「妳沒事罷？」

白雲裳微微一笑：「你看我像是一個已經中槍的人嗎？」

「當然不像。」莫警官呵呵一笑。

這時候，兩個警員已把簡亨利加上了手銬，帶到莫警官的面前。

只見莫警官臉色一沉：「把他帶上警車。」

白雲裳道：「我也想跟你一起回警局，可以嗎？」

「怎會不可以？」莫警官笑道：「就算妳不想到警局，在職責上我也要妳到警局去一趟！」

幾個記者已聞風而至，但却全給莫警官擋駕着。

「在目前，一切無可奉告！」他大聲揮手，要他們讓路。其中一個女記者問白雲裳。

白雲裳只是微微一笑，說道：「很是抱歉，眞的沒有甚麼可以說給妳知道，再見。」

（四）

當白雲裳從警局裏走出來的時候，已是黃昏。

她剛踏出警局大門，就已看見貝莉迎了上來。

「原來妳一個人去對付黑衣門士，怎麼不讓我也一起去？」

白雲裳道：「我要妳一直留在譚九叔的別墅裏，妳又怎麼跑出來了？」

貝莉道：「那個呂珍珠，已經說出一件很重要的事。」

白雲裳目光一亮：「快說。」

貝莉道：「丁偉空的確把那份地圖的

微型菲林交給呂珍珠，但她的合夥人却沒有把它直接送到核子黨的手上！」

白雲裳臉色一變，急道：「這個合夥人是誰？」

貝莉道：「他叫唐仲，也就是那個球迷先生！」

白雲裳臉色再變：「我們又錯了！」

貝莉道：「錯在哪裏？」

白雲裳道：「我們一直以核子黨作爲最大的目標，其實直到目前爲止，核子黨還沒有直接採取任何行動！」

貝莉道：「這不是核子黨的事嗎？」

白雲裳道：「核子黨無疑是個很可怕的犯罪組織，但在這件事情上，它只是買方。」

「買方？」」

「不錯，核子黨要買回那些文件，它們要出高價，而唐仲、呂珍珠和黑衣鬥士這一夥人，才是一連串兇殺案的興風作浪者！」

「他們不是核子黨中人？」

「當然不是！」白雲裳說道：「正唯如此，他們的行事作風，才會如此毒辣可怕！」

貝莉沉吟半晌，道：「那唐仲是甚麼人？」

白雲裳道：「他是黑社會中著名的『毒狼』！凡是他策劃的案件，幾乎是全無破綻的！」

貝莉道：「但這一次，他沾手的却是一宗國際性政治情報巨案！」

白雲裳說道：「核子黨失去的那批文件，是相當重要的，否則他們也不會用二千萬美元酬金，要把它換取過來，只是一連串的變動，使到核子黨無法順利如願以償。」

貝莉道：「那究竟是甚麼文件？」

白雲裳道：「這幾天以來，我一直都在留意那個國家的情況。」

貝莉道：「妳看報紙？」

「不，」白雲裳道：「妳忘記了翰文嗎？」

「沈翰文？他又怎麼了？他是我的老同學，但却在歐洲留學，嗯，就是那個國家！」

「不錯，我和他通過長途電話。」

「有甚麼消息？」

「初時，他完全不知道這件事，但我把大概的情況說出，五天之後，他就給我一個驚人的答覆。」

「快說！究竟怎麼樣？」

「核子黨駐歐洲分部，在兩年之內，暗中向該國的內閣大臣和高官將領，佈下陷阱，讓他們一個一個的跳下去！」

貝莉不由一怔：「是甚麼陷阱那麼厲害？」

白雲裳道：「這幾年來，核子黨訓練了一批精明的間諜，潛入該國，藉着種種關係和手段，與該國大約二十名重要官員，打成一片！」

貝莉道：「那可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

白雲裳道：「這個自不待言，他們全是素有訓練的一流特務，而且有核子黨充足財源支持，一個個不是貴族身份出現，就是商界大亨，金融鉅子，甚至其中還有一個印度土皇帝，和阿拉伯酋長。」

貝莉忙問道：「他們怎樣陷害那些官員？」

白雲裳道：「有了這些身份作爲掩護，而且又是存心要使他們入彀，那實在是太容易了。」

「對！」貝莉點點頭，「我若是特務，而又懷着這種目的，那麼一上來，必然大事吹噓自己，並且還會給對方先嚐甜頭，好讓他們以爲鴻鵠將至！」

白雲裳點點頭，道：「不錯，天下間的騙局，大多數都是利用人類貪便宜、好色、或者是好勝心強這幾種弱點來下手，只要看得準，而又手段高明的話，那麼可以說是無往而不利。」

貝莉道：「核子黨既然處心積累，那些高官要員，恐怕很難逃得過他們的掌握了。」

白雲裳道：「核子黨要下手的對象，可能不止二三十人，但就算有一半官員入彀，那也是相當嚴重的事。」

貝莉道：「核子黨想怎樣？」

白雲裳道：「核子黨想推翻這國家現存的政府，然後再利用宣傳的力量，把另一個傀儡政府捧上台去！」

貝莉臉色一變：「核子黨現在已經是一個勢力龐大的國際犯罪集團，倘若再控制這國家的政府，豈非如虎添翼？」

白雲裳道：「這個自然。」

貝莉吸了口氣：「這計劃實在是太荒謬了！」

白雲裳道：「那不是荒謬，而是可怕，充滿危險，在核子黨而言，那是絕對有可能成功的事。」

貝莉道：「那批被盜去的文件，原來就是那些官員的把柄！」

「不錯，」白雲裳說道：「在核子黨的陰謀下，每一個官員都有把柄落在他們的手中，其中包括色情醜聞、接收賄賂、出賣國家情報，甚至是密謀行刺該國的領袖！」

貝莉道：「倘若這批文件被揭發，那麼這國家的現有政權，馬上就要倒台！」

白雲裳道：「這是勢所必然的！」

貝莉道：「難怪核子黨失去這批文件之後，志在必得一定要取回了。」

白雲裳道：「然而，國際刑警組織和該國的特務人員，早已嚴密監視着核子黨的行動，他們不敢親自派人去接受高士文的地圖和黑名單，所以就利用呂珍珠，唐仲和簡亨利這一羣亡命之徒！」

貝莉嘆了口氣，說道：「現在已經過了那麼久，那份地圖必已落在核子黨手裏罷？」

白雲裳道：「按照道理，那是必然的結果，但事實又似乎並非如此。」

貝莉陡地一呆：「難道其中文有甚麼波折？」

白雲裳道：「妳還記得夜總會來了兩個男人嗎？」

貝莉道：「他們是誰？」

白雲裳道：「倘若我沒有看錯，他們應該是核子黨裏的人。」

貝莉急問道：「他們爲甚麼要來找呂珍珠？」

白雲裳道：「唐仲並未把丁偉空收回

來的東西，交給核子黨！」

貝莉道：「那是甚麼緣故？」

白雲裳道：「唐仲是一個唯利是圖的人，當他擁有那重要地圖的微型菲林後，就想把價錢賣得更高！」

貝莉道：「誰會向他買？」

白雲裳道：「最少有兩方面的人馬，可以出得起價錢。」

「是金子彈集團和那國家的官員？」

「不錯，」白雲裳緩緩道：「根據翰文的消息，該國被騙入彀的官員，已互相聯結起來，準備爲自己和國家的前途作最後的奮鬥。」

「那麼，他們的醜事……」

「那不是美國，只要還沒有正式被揭發出來，他們倒是官官相衛，誰也不會利用這種機會去揭發別人瘡疤的。」

「難道該國的領袖也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現在，連妳和我都已經知道，該國的領袖若還茫然不知，那可眞是飯桶之至了。」

「翰文只是個留學生，怎會也知道得這樣詳細？」

「妳莫小覷了他，妳可知道，他父親在那個國家裏，有多少產業？多少工廠？他父親若拋售手中的股票，簡直可以令到當天股票市場爲之指數大跌！」

「那麼，他父親在那個國家裏，也可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了。」

「最少，在前五名首富之內，必佔一席位置。」

「像他父親這樣的人物，會知道這些事情，那倒也不足爲奇。」

白雲裳沉吟半晌，道：「現在，事情已越來越複雜，這可說是一個極巨大的漩渦。」

貝莉道：「高士文選擇唐仲作爲轉接人，這一着恐怕是大錯特錯了。」

白雲裳道：「錯的不但是高士文，還有核子黨！」

貝莉道：「唐仲根本就不值得信任，但根據呂珍珠說，他曾經服下一種稱爲『QFK』的毒藥。」

「是核子黨要他服下的？」

「不錯，這種毒藥，在一個月之內就會發作，倘若不注射解藥，必死無疑。」

白雲裳皺了皺眉：「倘若如此，唐仲豈敢違抗核子黨？」

貝莉想了想，但却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但白雲裳却又提出了另一個可能性：「唐仲敢從中作祟，極可能他已用某種方法，得到了解藥，所以才毫無忌憚！」

貝莉立刻點頭不迭。「對了，一定是這樣！」

白雲裳微微一笑，道：「但這樣，却是反而對我們很有利。」

「不錯，最重要的，是千萬不能讓那東西落入核子黨手裏。」

「但唐仲會和那一方面的人進行交易呢？」

「我想，一定是金子彈集團，因爲高士文背叛了組織，還想把金子彈集團的亞洲區首領殺掉！」

「不錯！」

「但我們該怎樣去找唐仲？」

「這可要動一動腦筋了。」

貝莉忽然嘆了口氣，說：「但我現在最想看見的人，却不是甚麼唐仲，而是狄浪。」

白雲裳默然無詰。

天色已晚了。

倘若說黑暗就是罪惡的溫床，那麼，罪惡叢生的時刻又已降臨到人間。

魔中之魔王

（一）

牆上的貓頭鷹壁鐘，敲响了十二下。

白雲裳撕下了一張日曆。

又一天了。

窗外一片漆黑，屋裏靜得令人發慌。

貝莉也許眞的累了，還沒有十點就已睡着覺。

白雲裳有點冷，也有點疲倦。她也想睡覺，但却老是不肯躺在床上。

忽然間，外面傳來了一陣汽車引擎聲响。

白雲裳從窗外望去，看見了一輛黑色的車子，停在門外。

雖然光綫很黯淡，但她還是一眼就可以認出，那是彭警司的車子。

× × ×

果然是彭警司來了。

他一坐下，就說：「有個消息！」

白雲裳心中一沉。

「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是壞消息，而且很壞很壞！」

白雲裳吸了口氣，臉色變得有點難看，「是不是狄浪？」

「不錯，他……」

「他怎樣了？你們已發現了他的……」

白雲裳喉嚨乾澀，下面的說話，居然說不下去。

彭警司嘆了口氣，沉聲說道：「我們在警局的門外，發現了他。」

本已睡了覺的貝莉，忽然衝了出來，狂吼道：「你是說，狄浪已成爲另一個袁孅芳？」

彭警司瞧着白雲裳，他搖搖頭，然後才說：「這個壞消息是：他要吃妳親手泡製的牛排，所以，妳現在馬上就會忙得很要命了！」

× × ×

白雲裳呆住了。貝莉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忽然間，貝莉尖叫起來，向大門衝了過去。

白雲裳沒有動。但是她的身子却在發抖。

那不是寒冷，也不是驚惶，而是太高興，太激動。

只見一個人倚門而立。

他面露笑容，目不轉睛地盯着白雲裳，不是狄浪又還是誰？

× × ×

貝莉當然也和白雲裳同樣興奮。

但在興奮之餘，她又有五分怒氣。

她一拳擂在狄浪的肚子上，喝道：「一定是你教唆彭警司這樣說話，該打，該打，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狄浪連忙求饒：「貝小姐饒命！我已餓得連站都站不穩了，再打幾拳，連牛排也吃不下啦。」

貝莉大笑。「好，這一次看在彭警司面上，饒了你這狂徒！」

彭警司却嘆了口氣，盯着貝莉說：「妳錯怪好人了，他是我的下屬，他能敎唆我這個上司胡說八道嗎？」

貝莉呆住。

彭警司却已和狄浪一起大笑了起來。

（二）

冰箱裏沒有牛排。

自從狄浪神秘失踪後，這屋子裏已沒有再存放牛排。

只有罐頭。

但在白雲裳的泡製下，罐頭食物也彷彿變成了美味佳餚。狄浪還是吃得津津有味。

貝莉捧着一碟咖喱鷄，走到狄浪身旁。「這些日子以來，你吃甚麼？」

狄浪道：「沒有牛排，只有龍蝦。」

「龍蝦？」貝莉哈哈一笑：「是不是用龍蝦做早餐？」

「早、午、晚都有龍蝦。」

「這倒不錯，龍蝦鮮美可口，而且營養豐富，難怪你捨不得走了。」

狄浪苦笑一下：「甚麼不捨得走，而是走不得也哥哥！」

貝莉道：「那麼，你現在又怎會恢復自由的？」

狄浪聳聳肩：「這一點，妳去問彭警司罷。」

不待貝莉開口，彭警司已微笑着說道：「是簡亨利把收藏狄探長地方供說出來的。」

貝莉一怔道：「這灰孫子怎會這樣合作？」

她看得武俠小說太多，「灰孫子」這種詞彙，不知不覺間就衝口而出。

彭警司道：「我們已設法讓他知道，唐仲出賣了他。」

貝莉用力地點了點頭。「好主意。」

彭警司道：「現在簡亨利已恨不得把唐仲生吞活剝，一口一口吞進肚子裏。」

貝莉拍掌道：「這樣倒不如把他放出去，讓他們來一個窩裏反！」

彭警司皺着眉。「這怎麼可以？他是個嚴重的刑事罪犯，放他出去，責任由誰來負？」

白雲裳凝注着彭警司。「原來警方也一直注意着唐仲這一個人。」

彭警司笑了笑，道：「我們注意唐仲這一號人物，已經四五年了。」

白雲裳問道：「警方打算怎樣對付他呢？」

彭警司嘆息着，道：「這人神出鬼沒，要逮捕他可還不容易。」

白雲裳道：「要找尋一個潛伏不動的人，那很困難，但他現在却絕不會銷聲匿跡。」

彭警司道：「白小姐有甚麼意見。」

白雲裳道：「對於金子彈集團，警方可曾注意到他們有甚麼活動？」

彭警司苦笑一下，道：「說來慚愧，金子彈集團雖然已在本市沒有分部，但我們警方對於這個組織的資料，却是少得可憐。」

「甚麼？金子彈集團？」狄浪忽然說：「在兩個月前，我接獲到一個情報，他們在本市，有三個首領人物，而其中一個，就是豪鈞珠寶公司的董事長雷羣東。」

「雷羣東？」彭警司吸了口氣，「他可是個千萬富翁。」

「不是千萬，而是億萬鉅富，」狄浪緩緩道：「但我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他就是金子彈集團的首領人物。」

彭警司道：「那是甚麼證據？」

狄浪道：「一份黑市軍火買賣合約的副本，上面有雷羣東的簽署。」

彭警司道：「那合約副本呢？」

狄浪道：「就在我的辦公室裏。」

彭警司皺了皺眉：「你爲甚麼一直不把它呈報。」

狄浪嘆了口氣，「那個提供情報的人，曾再三要求，不到必要時，最好別難爲雷羣東。」

「爲甚麼？」

「雷羣東已患血癌，大概最多只能再活半年而已。」

彭警司沉聲道：「但此刻我們身負重任，再也不能讓唐仲有逍遙法外的機會，所以，就算對雷羣東採取甚麼行動，也是逼不得已之舉。」

狄浪立時正色道：「是。」

彭警司却笑道：「你也不必這樣緊張，現在是喝酒的時候，誰打官腔，誰就要打八十大板！」

狄浪陡地笑了起來。

雖然已是凌晨時份，但在這屋子裏，却還是那麼熱鬧，充滿着歡笑和酒杯相碰的聲音。

（三）

翌日下午，陽光普照，天色晴朗。

但在豪鈞珠寶公司大門前，却是陽光很難照射得到的地方。

這家珠寶公司的門前，是一條十分繁鬧的街道，而四週則全是高樓大廈，除了正午少部份時間之外，陽光稍爲偏側一點，就已給四方八面的樓宇遮擋過去。

在兩點二十三分的時候，一輛白色的勞斯萊斯轎車，在珠寶公司的門前停了下來。

穿着制服的司機，首先下車，打開了車門，一個頭髮花白，臉色不太好的男人，緩緩地走了出來。

他就是這間珠寶公司的董事長雷羣東了。

× × ×

在珠寶行業裏，雷羣東無疑是一個極成功的人物。

但熟悉雷羣東的人，都知道他最大的生意，並不是珠寶公司，而是航運業。

他擁有兩間規模宏大的輪船公司，佔地逾十萬平方呎的貨倉，還有全市設備最先進的貨櫃車隊伍。

這還不算，在遊客最多的市區中心，他還有四間第一流的豪華大酒店。

豪鈞珠寶公司雖然氣派不凡，觸目滿是奇珍異寶，但和雷羣東的其他生意相比，也就變得微不足道了。

像這種大富豪，他的財產，肯定是以「億元」作爲單位的。

然而，金錢並不能代表一切。

知道雷羣東怎樣致富的人，也並不很多。

× × ×

在兩個私人保鏢的陪同下，雷羣東進入了豪鈞珠寶公司。他準備登上閣樓。

閣樓是他的豪華辦公室，佔地一千五百平方呎。

但這時候，却有人在背後叫喚了一聲：「雷董事長！」雷羣東回頭，忽然忍不住劇烈地咳嗽起來。

兩個保鏢站在他面前，盯着這個人。

這人很有禮貌地鞠躬，然後又說：「雷董事長，我可以進去談談嗎？」

雷羣東看着他，過了很久才說：「當然可以。」

兩個保鏢互望一眼，雷羣東又已接着說：「你們在這裏，沒我的叫喚，誰都別進來。」

（四）

雷羣東的辦公室，就像一間賣保險箱的公司。

在這裏，大大小小的保險箱，最少有三十個之多。

而最細小的一個，也絕不是三四個人就可以抬得動的那一種。

狄浪從來都沒有見過任何人的辦公室，會有這許多保險箱。

他知道雷羣東每天下午，都會回來這裏。

所以，從十二點鐘開始，他就已一直在附近徘徊，等待那輛勞斯萊斯轎車的出現。

雷羣東在桃木辦公桌上，拿出了兩支雪茄，把其中一支遞給了狄浪。

狄浪接過，把它放在口袋裏。

雷羣東把手上的雪茄燃點着：「你不抽雪茄？」

狄浪道：「等我成爲大亨的時候，再抽不遲。」

雷羣東嘆了一口，忽然嘆了口氣：「醫生曾囑咐我，少抽烟，所以我已有三個月沒抽過。」

狄浪道：「現在你並不是抽烟，而是抽雪茄。」

雷羣東微微一笑：「所以，我沒有違背醫生的命令。」

狄浪道：「這裏環境很好，難怪你每天都在這裏工作。」

雷羣東搖搖頭。「你說錯了，我並不是在這裏工作，而是在這裏休息。」

「在辦公室裏休息？」

「不錯，只要我按動一個樞鈕，這裏的電話就不會响亮，而外面的人也絕對不能闖進來，甚至連拍門聲也可以完全被隔絕。」

「那豈不是太孤立了？」

「孤立有甚麼不好，最少，能樂得清靜。」

「在沒有敵人來臨的時候，那的確很清靜。」

「誰會是我的敵人？」

「你會比我更清楚。」

雷羣東忽然無可奈何地一笑：「算了，狄探長，我一向很欣賞你的才幹，但在我這裏，你是絕不可能查到甚麼的，因爲我是個清白的人。」

狄浪道：「我從來沒有說過閣下有任何污點。」

雷羣東瞧着他。「這裏總共有三十六個保險箱，你可以選擇任何一個。」

狄浪一怔。「這是甚麼意思？」

「小意思，現在請你在一至三十六之間，隨便說出一個號碼。」

狄浪吸了口氣，終於說：「一號。」

雷羣東立刻走到一個比他還高的巨型保險箱之前。

他花了三分鐘的時間，才打開了它。

狄浪又再吸了口氣。

保險箱裏面，只有一頂鑲滿鑽石的皇冠。

雷羣東緩緩道：「這是無價之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時已有人出價逾五十萬英鎊，但仍然無法擁有它。」

狄浪道：「想不到波斯國寶之一的『王者之冠』，原來已落在本市。」

雷羣東眼色微變，忍不住道：「好眼光！」

狄浪道：「它太珍貴了，今日此行，在下可說是眼福不淺。」

雷羣東把皇冠捧了出來，道：「你可以拿回去慢慢看，而且也不必送回來。」

狄浪道：「爲甚麼？」

雷羣東說道：「因爲我已不再需要它了。」

狄浪道：「你需要的是甚麼？」

雷羣東道：「寧靜。」

狄浪道：「但你可知道我需要的是甚麼？一頂無價之寶的皇冠？錯了！」

雷羣東一怔，過了半晌，忽然一笑，道：「我是一時糊塗了，以你的身份，就算擁有這頂皇冠，也很難脫手，那麼，我給你另一個保險箱。」

他又打開了另一個保險箱。

這保險箱裏，堆着一叠一叠的美鈔和英鎊。

「這裏總共有五十萬美鈔和五十萬英鎊，雖然數目不算多，但在這裏，我就只有這點現欵……」

狄浪仍然搖頭。「不！我要的也不是錢。」

「不要錢？」雷羣東乾笑着：「年青人，別跟這種萬能的鈔票嘔氣，等到你需要它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它比任何事物都更眞確，更可愛。」

狄浪的目光已變得冰冷：「雷董事長，你一定已經知道，我爲甚麼來找你，對不？」

雷羣東瞧着他的臉色，連乾笑也笑不出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懂的，」狄浪道：「你們願意給唐仲多少錢？」

「唐仲？他是甚麼人？」

「他是甚麼人，你比我更清楚，」狄浪冷冷一笑：「你們若得到了那些官員犯罪的證據，恐怕也會和核子黨一樣，組織一個屬於你們的傀儡政府。」

「我們！我們究竟是誰？」

「金子彈集團！」

雷羣東陡地大笑：「金子彈集團！原來你一直都以爲我是金子彈集團的人，那

豈非是可笑之極的事情嗎?」

狄浪忽然拿出了一份摺叠着的文件：「這是閣下簽署的一份軍火買賣合約。」

雷羣東接過，只是看了一眼，就把它隨手丟掉：「要僞造這種文件，我可以在一天之內，給你一萬份！」

狄浪的聲音仍然充滿自信：「它是眞的，絕對假不了。」

雷羣東哈哈一笑：「那麼，你不妨再看看這個保險箱。」他來到了最大的一座保險箱面前，很小心地打開了它。

這座保險箱是靠牆放置的。

但倘若不打開它，誰也不會相信，這座保險箱居然只是有前無後的。

保險箱後面，是一個四四方方的洞。這個洞很大，簡直可以鑽出一頭猩猩來。

狄浪天不怕地不怕，當然不會怕了這個洞。就算這個洞眞的鑽出了一頭猩猩，他也不會怕。

只是，想不到這個洞裏，居然鑽出了一條黑影，一條很粗壯的黑影。

是猩猩？

不！猩猩不會揮動東洋刀，那是一個人，一個像是猩猩，而又揮刀砍殺過來的黑衣人。

兇相畢露的袁熾傑

（一）

黑衣人的額頭上，紮着一條赤色的頭巾。

他身材粗壯，滿臉殺氣，就像是刑場上的劊子手。

雷羣東忽然嘆了口氣，緩緩道：「他是宏島野郎，八年前在東京殺了六個仇人，走投無路，結果由我安排他潛入本市，一轉眼間，已八年了！八年了！」

狄浪瞳孔收縮，問道：「你爲甚麼要救他？」

雷羣東答道：「因爲他答應了我一件事。」

狄浪道：「是甚麼事？」

雷羣東道：「我救他一命，他從此以後，這條命就是屬於我的，我要他怎樣，他就怎樣。」

狄浪道：「你現在要他怎樣？」

雷羣東道：「我現在要他和你決一死戰。」

狄浪道：「他會這樣做嗎？」

雷羣東道：「一定會。」

狄浪道：「我會答應嗎？」

雷羣東道：「你已無權選擇。」

狄浪道：「爲甚麼？」

雷羣東道：「因爲你若不殺了他，這裏就會發生毀滅性的爆炸。」

狄浪道：「這裏早已埋藏着炸藥？」

雷羣東道：「不錯，我隨時都準備，與敵人同歸於盡，而且，當我們一進來這裏的時候，我就已經暗中按動了一個機關樞鈕，在三十分鐘之內，這裏就會變成一片火海，並且發生猛烈的爆炸！」

狄浪冷笑。「你以爲我會相信嗎？」

「你一定會相信的，因爲你已知道我是甚麼人。」雷羣東忽然又咳嗽起來。

這時候，宏島野郎已在腰間解下一把刀，拋給狄浪。

宏島野郎已準備好。

狄浪似已無法避免這一場決戰。

雷羣東咳嗽了好一會，才平靜下來。

他又說道：「我知道你身上有槍，而且槍法如神，但是，這裏若有一下槍聲，那麼我就活到今天爲止，而且要你一起陪葬！」

× × ×

雷羣東顯然早已知道，自己患上了甚麼病。

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提前爲自己解脫，那是絕不爲奇的事。但他若死了，這辦公室就一定會化爲灰燼。

狄浪已看見，在那道門之外，已有一層厚厚的鋼板封死了去路。

只有雷羣東才知道，解除一切威脅的樞鈕在哪裏。

（二）

宏島野郎已擧刀。

狄浪已無法再理會其他事情。

看宏島野郎握刀的姿勢，顯然是箇中高手。

狄浪雖然未戰，却已隱隱覺得，自己已處於下風。

他連一分可勝的把握也沒有。

因爲他越看越覺得，宏島野郎在這一方面的造詣是極其高深的。

用刀殺人，對他來說，似乎就和屠夫切割牛肉一樣容易。

但狄浪絕不甘心成爲別人刀下的「牛肉」。

雖然全無可勝把握，但他已決定全力以赴，在敗中求勝。

× × ×

宏島野郎終於發刀。

一刀就致命。

一刀就已穿過了心臟，自己的心臟！

× × ×

宏島野郎雖然胸口劇痛，但他連悶哼都沒有發出來。

他只是跪了下去。

雷羣東臉色變了。

「你爲甚麼要這樣做？」雷羣東又驚又怒。

宏島野郎慘笑：「我欠你一條命，現在已償還，再見！」

雷羣東怔住。他頹然地坐了下來，整個人就像個呆子。

（三）

時間一分一秒地溜走，宏島野郎的身子已然僵硬。

雷羣東突然長長的嘆了口氣：「他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中國人。」

狄浪吃了一驚：「你是他的父親？」

「不是父親，是祖父！」雷羣東黯然長嘆，「我只有一個兒子，而我兒子也只有一個兒子，但他的兒子却在日本長大，而且一直跟隨着他的母親。」

狄浪已經明白過來：「你的兒子不敢承認宏島野郎是自己的骨肉，而你也同樣不敢承認自己的男孫子，流着日本人的血液！」

雷羣東慘笑：「我們是不是一直都在欺騙自己？」

「那不但是欺騙，簡直就是折磨！」

狄浪沉聲道：「生下一個中日混血兒，絕不是甚麼恥辱的事！」

雷羣東茫然道：「但我兒認爲這是可怕的，他愛上了一個日本女人，却沒有勇氣面對他們生育下來的愛情結晶品。」

他呆呆地瞧着宏島野郎的屍體，接道：「於是，他駕駛一架飛機，故意把它墮進大海裏……」

狄浪道：「那最少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情罷？」

雷羣東點點頭：「不錯，宏島野郎現在剛好三十歲！」

他忽然走到最細小的一個保險箱前，把它打開。

保險箱裏有兩排按鈕。

他按動了其中一顆，然後頹然道：「這裏不會再有爆炸，你走罷！」

狄浪沒有馬上離開。

他只是說：「你擁有的錢太多，但却失去了最寶貴的親人。」

「你在說甚麼？」

「我是在說，金錢並不是萬能的，」狄浪凝視着他那疲倦而蒼老的臉，「同樣，權勢再大，也不一定能控制一切，或者是阻止無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例如……」

他還沒有說下去，雷羣東已嘆道：「例如死亡，這種事的確沒有任何人能够避免。」

狄浪道：「唐仲在哪裏？」

雷羣東吐出口氣：「我不知道。」

他是眞的不知道。

狄浪追問：「你知道些甚麼？」

雷羣東道：「我只知道，我們金子彈集團，將會在今晚十點正，與唐仲正式交易！」

狄浪目光大亮。

「地點在哪裏？」

「就在這裏。」

（四）

每個人都有弱點。

犯罪集團也是一樣。

那就像學武招式，往往總有最弱的一環，無可避免的破綻。

金子彈集團就是這樣。它曾經是無懈可擊的犯罪組織。

但這一年，金子彈集團可說是流年不利。

高士文在歐洲作亂，而亞洲區的首領人物，其中一個又遭遇到接二連三重大的打擊——那是雷羣東！他在最重要的時刻，忽然崩潰下來。

而狄浪却乘虛而入，使雷羣東在時日無多的時候，作出了重大的轉變，居然願意和警方合作！

誰能想像得到，案情會有這樣急轉直下的發展？

× × ×

唐仲想不到，金子彈集團的其他兩個首領，也想不到。

雷羣東不是出賣他們，而是放棄了一切。

爲了可以讓自己寧靜下來，他已從一個精明狡黠的大亨，變成毫無奮鬪雄心的孤寂老人。

這是心境的變化。但他的變化，却使大局也急劇變化。

就在這一晚十點十五分的時候，警方突然有如兵從天降，把這間豪鈎珠寶公司重重包圍。

這是保持着高度秘密的行動。

絕大多數的警員在出發的時候，還不知道這一次的任務是甚麼。

結果，唐仲落網，金子彈集團的三大首腦人物，也全被警方拘押起來。

在他們進行交易的地點，可說是護衛森嚴，雙方都有大量亡命之徒作爲後盾。

可是，亡命之徒再多，也敵不過有備而來的幹練警務人員。

警匪曾經發生槍戰，但不到十分鐘，他們就全部投降。

× × ×

這一役，警方大獲全勝。這簡直是震撼國際的巨大勝利。

唐仲老奸巨滑，一直以來，警方都對他無可奈何。

但爲了高士文的地圖和黑名單，他無法不全力以赴。

雖然，核子黨曾利用毒藥來控制他，但他却神通廣大，連解藥也弄回來，使核子黨功虧一簣，無法取回那些可以推翻整個國家政權的「人爲罪證」。

唐仲的胃口實在不小。

而金子彈集團，也的確有意與核子黨爭一日之長短，所以才不惜與核子黨展開爭奪戰。

可是，金子彈集團却有個危機潛伏着：那就是雷羣東已快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幸一髮尚且可以動全身，首領人物崩潰下來，那更是註定非要失敗不可。

× × ×

一切出乎意料地，相當順利。

在三天之後，核子黨苦心策劃的政變陰謀，已化爲烏有。

在警方合作下，那國家秘密派出的特使，已從高士文那份地圖裏，找到了那一批「可怕的罪證」。這些「罪證」，已足够把該國的政府推翻。

該國首領，下令將之付諸一炬。這一把火的價值，是無可估計的。那些曾經入獄，有把柄落在核子黨手裏的高級官員，無不暗自捏了一把冷汗。

這一次，損失最大的，是核子黨。

但若論傷亡慘重，却還是金子彈集團，而唐仲也因爲這一次的事，弄得衆叛親離，鄉璫入獄。

（五）

北風越山吹來，頗有寒意。

在一個寬闊的泳池裏，貝莉已一口氣來回划游了二十次。

這是袁熾傑的別墅。

它座落於離島一個風景很美麗的小山坡下，在這裏渡假，可說是人生莫大的享受。

白雲裳坐在泳池旁的一張搖椅上，她沒有換上泳衣，只是捧着一叠報章，看完了一份又一份。

狄浪還有三小時就放假了，他有兩個星期的假期。

他將會用最快的速度，趕到這裏。

× × ×

北風雖有寒意，貝莉却是熱力逼人。

當她從泳池裏爬出來的時候，就算用

「出水芙蓉」這種字句，也絕不足以形容她那種迷人的美姿的千分之一。

她是活力的象徵，也是個勇敢的女青年。

但當這個勇敢女青年離開了泳池之後，就忽然發覺背後有兩柄手槍指着她的背脊。

剛才還在泳池旁坐着的白雲裳，也已不知所踪。

× × ×

貝莉沒有轉身去看背後的人。

因爲其中一人說：「別動，別轉身，否則開槍！」

貝莉的確沒有轉身。

但要她別動，那却是很難了。

她忽然身子俯伏，雙腿却向後飛踢出去。

這是救命絕招。

背後兩人，顯然料不到貝莉居然能在這樣的情況下，向自己飛踢過來。

其中一人胸口中了一脚，而另一人的手槍已被踢開，跌入泳池之內！

那胸口中了一脚的人，痛得彎低了腰，等到他再挺起身子，想開槍射擊貝莉的時候，貝莉已像豹子般撲了過來，一拳打在他的鼻樑上。

他立刻聽見一種聲音。

那是鼻樑斷折時所發出奇怪聲响。

× × ×

貝莉已穩佔上風。

雖然那兩人都是身材魁梧的大漢，但是在貝莉的眼中看來，他們實在是太脆弱了。

因爲再強壯的人，他身上也和別人一樣，會有不少很脆弱的地方，例如眼睛、咽喉、鼻樑、丹田等部位，都是挨不起重擊的。

能够保護這些要害的人，才是強者。

但這兩人却顯然不是甚麼技擊高手，他們所恃的只是手槍。

槍彈無疑是殺傷力極強大的武器。

但貝莉却已使他們的手槍，無法放射一顆子彈。

在三招五式之內，貝莉已把這兩個叫她「別動」的人，打得天昏地暗，落花流水。

貝莉却並不感到興奮。

因爲白雲裳忽然不見了，她的處境，恐怕並不怎麼妙。

至於來襲的是甚麼人，貝莉已無暇顧及。

她拾起了一柄手槍，向泳池旁的一幢兩層高的屋子裏衝過去。

「雲裳姐！」她叫了一聲。

沒有反應。

貝莉闖進屋子裏，她一推玻璃門，就已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滿面鮮血的死人。

雖然這人臉上已血肉模糊，但貝莉還是認出，他就是這間別墅的僕人——他叫劉五。

在上午的時候，劉五還是很慇勤地招待着白雲裳和貝莉。他是個已經快到六十歲的人。他很慈祥，也很老實。

貝莉甚至感到不好意思，要別人把自己當作是女主人般來侍候。想不到，他現在已變成了一個死人！貝莉吸了口氣，翻開他的衣領。

在他的脖子上，還插着一把鋒利而小巧的匕首。

這是致命傷。是誰向這個老僕人下毒手？

× × ×

在金碧輝煌，佈置極其華麗的大廳裏，現在居然已變成了血的世界。

牆上、地板上、傢俱上，甚至是電視機的螢幕上都有血漬。

貝莉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別墅裏有五個僕人，現在都已死了。死得一個不剩。而在不久之前，他們還是很好的。

貝莉心頭發冷。白雲裳不見了，袁熾傑也不在這裏。

究竟是甚麼人來了？

「核子黨！」貝莉的心中忽然在叫喊：「一定是核子黨！」

× × ×

就在這時候，一個人沉重的聲音，在大廳的一幅巨型壁畫後傳了出來。「放下妳的武器，否則白雲裳立刻就得變成一隻死海鷗！」

壁畫同時向兩旁分開，後面原來還有一間密室。

貝莉臉色陡地一陣發白。

雖然她已面對着敵人，而她的手裏也有一柄手槍，但她却沒有勇氣發射一顆子彈。

因爲在那密室裏，最少有五柄手提機槍，對準着白雲裳！

而其中有一柄手提機槍，竟然是握在袁熾傑手中的！

（六）

剎那間，貝莉已明白了。

「是你！你是核子黨的人！」

袁熾傑瞧着她。「貝小姐，妳還沒有放下武器。」

貝莉怒叫道：「快放開雲裳姐！」

袁熾傑淡淡一笑，道：「現在有資格發出命令的人，這裏只有我一個，而不是妳這位階下之囚。」

貝莉怒喝道：「想不到你竟是這樣的人！」

袁熾傑哈哈一笑，道：「妳豈不是曾經把熾芳當作壞人？但到現在，妳應該明白，好人與壞人，並不是能够從外貌可以判斷的。」

貝莉倒抽了口冷氣。「是你殺了袁律師？」

「唉，這是逼不得已之舉。」袁熾傑忽然嘆息一聲，「他一直都不肯放棄追查這一件事，爲了大局想着，我們無法不殺了他！」

貝莉怒火冲天。「你簡直是禽獸！」

「不，妳說錯了，」袁熾傑搖搖頭：「我是連禽獸也不如的人，可是，我却一直沒有失敗過。」

貝莉冷笑：「核子黨的首領，就是你這個連禽獸都不如的東西？」

袁熾傑又搖搖頭。「我不是眞正的首領，但我們却在幾個月之前，已經交手一次！」

貝莉道：「你就是那個把我和雲裳姐

擄刦的矇面首領？」

袁熾傑笑了笑，點點頭。

（擄刦過程請閱「核子觀音」故事）

貝莉冷冷一笑：「你已失敗過，而且今次已是第二次！」

袁熾傑的臉上，忽然露出了憤恨的神色：「我沒有失敗，只要我還活着，我就是個成功的人！」

貝莉「哼」的一聲：「這是死不認輸，全無風度可言。」

袁熾傑臉色鐵青：「妳向來嘴舌不饒人，但是這種壞習慣，對妳可沒有甚麼好處！」

貝莉冷冷一笑，忽然道：「妳一直扮好人，而且還向我們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情報去對付唐仲，原來是希望我們能够爲你取到那份地圖！」

袁熾傑冷冷的看着她：「原來妳還不算太愚蠢！」

貝莉道：「可是，你還是失敗了，到頭來仍然得不到那些東西！」

「這全是因爲妳們，還有狄浪那呆子！」袁熾傑終於掩飾不住心中的怒火，怒吼了起來。

貝莉臉上裝作毫不害怕，其實心頭已卜卜亂跳。她後悔自己已激怒了他。她並不担心自己，而是担心白雲裳。

因爲袁熾傑的手裏，正握着一柄手提機槍，倘若他突然在盛怒中開火，白雲裳必然有死無生！

是以她連忙岔開了話題，道：「你要對付我們洩忿，那也罷了，爲甚麼却連這裏的僕人都不放過？」

袁熾傑立刻冷笑道：「妳以爲我是個蠢材？妳們到這裏渡假，狄浪那小子是知道的，我若不安排一齣好戲，將來豈不是掉進自己挖的深坑裏？」

貝莉眼睛一亮，點了點頭：「我明白了，你是在安排一幕仇殺案！」

「不是仇殺，而是綁架案！」袁熾傑道：「在妳們被殺之後，我會失踪，半小時後，我妻子就會接到一個電話，綁匪會勒索一千萬元！」

貝莉冷冷一笑。「像你這樣的大富豪，只勒索一千萬，似乎是貶低了你的身價了。」

袁熾傑大笑：「好說！好說！那麼我就把價錢提升五倍，對綁匪來說，五千萬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

「在你來說又怎樣？」

「當然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何況這筆錢，最後還不是存入我在瑞士銀行的戶口嗎？」

貝莉盯着他。「哼！這眞是一個好主意，既可以殺了我們洩忿，又絕不會使人懷疑你，你居然就是這裏所有兇殺案的主謀！」

袁熾傑道：「妳現在是不是開始佩服我了？」

「怎會不佩服？我簡直是佩服得要命了！」

「可惜，妳已沒有太多時間來佩服我這個人，白小姐也是一樣。」

一直沒有開口的白雲裳却忽然在這時候說：「袁先生，你可知道，我爲甚麼不自己去取那份地圖的微型菲林，而要狄浪和警方去動手？」

袁熾傑一呆。

他顯然想不到白雲裳有此一問。

「這是甚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從一開始的時候，我就已對你這個人產生了懷疑！」

「妳懷疑我？」袁熾傑哈哈一笑：「有這種可能嗎？」

「袁律師曾對我說，你曾經極力阻止他捲入這個漩渦裏！」

「這又怎樣？」

「但結果，他沒有聽你的說話。」

「他一向牛脾氣！」

「你却是個著名的老頑固！」

「就算我是個老頑固，那又怎樣？」

袁熾傑的臉色已漸漸變得很不好看。

「老頑固是絕不會在勸阻無效之後，就改變自己，和別人一起捲入漩渦裏的。」白雲裳的分析，使得貝莉無法不爲之呆住。

不錯！這判斷絕對不會錯得到甚麼地方去。

那麼，白雲裳是眞的早已對袁熾傑動了疑心！

只聽得白雲裳又緩緩地接道：「其後，你的表現相當積極，但那時候，我已想到，那是爲了甚麼緣故。」

貝莉叫了起來，大嚷道：「他是要借助我們的力量，從唐仲的手中取到地圖菲林！」

「不是借助，而是利用！」白雲裳立刻提出了更正。

袁熾傑的面色，簡直已變得有如豬肝一樣難看。

但他却還是忽然狂笑起來。

「白小姐，妳的確是個很聰明的女人，可是，妳現在還不是已經落入我的手裏嗎？」

他的話剛說完，白雲裳就已伏下了身子。

一顆子彈，也同時穿過了袁熾傑的眉心！

（七）

貝莉的槍早已拋掉。

射出這一槍的人，自然不會是她。

但不是貝莉，又是誰？

答案馬上出現！是狄浪來了。

× ×

狄浪是神槍手。

在警界，他的射擊手法並不算正宗，甚至有一個已快將退休的警官，形容他的射擊方法，跡近乎「旁門左道」。

但撇開這一點不談，他的槍法確是「罕見的準確」，而且拔槍的速度，簡直比電影裏的西部牛仔不遑多讓。

袁熾傑中了這一槍，已是必死無疑。

但他却在臨死前，用力扣動手提機槍的槍機。

一陣子彈狂嘯的聲音响起。

在這本來很靜寂的屋子裏面，這種槍聲可說是令人感到震耳欲聾，驚心動魄已極。

其他幾個槍手，都怔了一怔。

因爲這一槍來得太突然，他們還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以下轉入第一〇〇頁）

烽火游龍故事之三

王一龍・文
黃耀基・圖

大帥與大盜

（上）

災星從天降　躁蹦兩孤雛

大喜

哨吶禮樂滴滴叭叭地响了起來，門外的鞭炮也响了，整座大屋人來人往，吵得要死。

廳上的人，雖然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俊有醜，但表情都差不多是一個樣子——嵌着一臉的諂媚，吐出滿口的諛詞。

這些人都是附近的鄉紳富人，平日只有人向他們諂媚，不料今日世道兒反了啦，却四面八方地跑來爲張大帥道賀。

張大帥的地盤雖然不太多，不過這附近數百里總是他管的，手下有人有槍，誰敢正眼看他？又誰敢不來諂媚拍馬。

事實上，這已不是頭一遭，去年張大帥也娶過一次親了，前年也來一次，今年又來了，每一次，都令張大帥的庫房多了許多的收入——那個賀客不拿些像樣的東西拚命送過來？

今年却有一點不同，張大帥一口氣要再娶兩個，所以也就顯得隆重許多了。

廳內的賀客們正在議論紛紛，忽地自內堂走出一班衞兵來，這些衞兵軍裝熨得筆挺，馬靴擦得閃閃生亮，班長喊着「一二、一二」地把他們領出廳外的石階下，然後喊聲站住。

衞兵們剛的一聲停了下來，紅鼻子的班長神氣十足，向賀客們飄了幾眼，道：「弟兄們，今天是大帥的大喜日子，大伙兒精神振作一點，讓大帥風光一下，現在分成兩隊！」

十二個衞兵立即分成兩隊，站在石階兩旁。

「立正！」衞兵們整齊劃一地碰了一個脚跟，發出一道响亮的「擦」的聲音，挺起胸膛目不斜視。

廳內的賓客看到這情景，都有點猶疑：「上兩次都沒這碼子事，今年大帥又要變什麼花樣？」

正在猶疑間，忽見一個參謀模樣的走了出來，叫道：「大帥來了！」

班長大喝一聲：「立正，敬禮！」

哨吶又响了起來了，賀客們都站了起來，把腰一挺，目注暗廊出口。

一忽，果聽到一陣响亮的馬靴踏地的「咯咯」聲傳來，緊接着是一陣震耳的大笑，賀客們一聽到笑聲便知張大帥來了。

張大帥今日穿着一襲嶄新的軍服，襟上掛滿了銅銅鐵鐵的勛章，自肩上至腰帶上斜掛着一方鮮紅的綢布，滿臉紅光，連那顆刮得光禿禿的頭顱也發着亮光，挺胸凹肚大步走了出來。

「哈哈，諸位都來了啦？哈哈，兄弟眞高興，眞高興！今日是兄弟的好日子，大伙兒一定要多喝幾杯，不醉無……」

參謀長見他說不下去，連忙輕聲提醒他，張大帥打了個哈哈：「不醉無……對啦，不醉無歸！」他一腔濃濁的山東音，加上聲音沙啞，衆人都聽不到七成，不過，管他娘的，大帥說罷話，總該鼓掌致敬！

剎那，大廳上暴起一陣如雷的掌聲，張大帥更加眉飛色舞，雙手虛按一下，道：「這些彩禮是誰的？」他目光斜掠了一下堆放在桌上的禮物。

參謀長哈腰道：「大帥，這是鄉親們送給大帥您笑納的！」

一衆賀客也急道：「今日是大帥大喜之日，普天同慶，些少禮物，請大帥笑納，笑納！」

「哈哈，你奶奶的，這當眞是物重情義輕吶，俺便不客氣地笑納了，哈哈！」

參謀長又忙提醒他：「大帥，是物輕情重才對呀！」

張大帥雙眼一張，大聲道：「物輕情重，跟物重情義輕，左右不過多了一個字罷了，眞是吹毛求屁！」

一些「道行較淺」的賀客，忍不住笑出聲來，張大帥得意洋洋地道：「參謀長，你沒看見麼？你奶奶的，人家都在笑你亂攪豬肉包！」

賀客一聽，心頭一怔，都有點摸不着頭腦。

參謀長苦着臉道：「大帥，你又多說了一個字了！」

「俺知道，是亂攪豬包呗，但亂攪豬肉包，人家一聽便都明白了，這便是白話文的好處。」

參謀長苦笑一聲，道：「大帥，不是亂攪豬包，是亂拋書包。」

有幾個耳朵尖利的賀客聽到，再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張大帥怒喝道：「有什麼好笑，俺是軍人出身，研究的是刀槍大炮，不是云手者也！」

有幾個賀客一聽，心中想了一下便知道他把之乎者也唸成云手者也，暗中幾乎笑破肚皮，却又不敢笑出聲來，那股苦勁實在够嗆的！

張大帥火了，右臂一沉，喝道：「笑，笑，笑！有什麼好笑！你奶奶的，再笑俺就通通把你們斃了！」

話音一落，偌大的大廳立即靜得落針可聞，人人屏息低頭，不敢正視，連哨吶禮樂手也都停住了演奏。

張大帥咀角浮上一絲得意的笑意，眼珠子一轉，又說道：「你奶奶的，你們怕個什麼屁，眞有胆小如鼠，俺跟你們開玩笑罷了，你奶奶的，俺已把話說清楚了，你們還不笑，再不笑，俺可要拉臉不認人啦！」

參謀長也忙道：「今天是大帥的大好日子，大家不許哭喪着臉，快笑呀！」

賀客給耍了個够，無可奈何，只得乾笑、苦笑起來。笑得實在難聽，幸而張大帥扯開喉嚨哈哈地大笑起來，加上哨吶又滴滴嗒嗒地吹奏，那場面才較像樣。

張大帥笑了個够，才問道：「參謀長，現在是什麼時候？」

參謀長忙掏出袋錶看了一看，叫道：「大帥，還差五分鐘便到吉時了！」

「還不快去催媒婆，叫新娘子準備出來拜堂。」

說着內堂走出一個糟老頭來，張大帥忙扶他坐在正中交椅上，回頭對衆人道：「這是俺乾爹，若沒他便沒俺今天了！」

賀客們忙滿嘴老太爺地上前向糟老頭行起禮來。

正在這七手八脚的忙亂時，只見外面走進幾個神色狼狽，衣服破損的人來，張大帥一怒，正要衞兵把他們拉下去，一轉眼，認得他是張縣長的小舅子，便換上一副臉色：「傅老弟，俺說你又不是沒錢，幹嘛不騎馬？」

姓傅的是本縣張縣長的內弟傅振聲，一直跟在他姐夫身邊辦事，這時上氣不接下氣地道：「大帥，兄弟不是沒騎馬來，只是連馬連賀禮都讓人搶走了。」

這下張大帥就算肚裏能撐船也受不住了：「他奶奶的，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俺把他抓來斃了！」

「便是大鬍子。」

「哧？是大鬍子？他奶奶的，還眞有他的，下次若撞在俺手中，叫他把贓物全吐出來！你奶奶的，俺大喜的賀禮，他也敢吞掉，當眞不够朋友！」

賀客聽見大鬍子三個字，心頭早就如擂鼓般怦怦跳起來了，加上聽張大帥的話說得蹊蹺，更加不敢作聲。

傅振聲仍不知趣地問：「大帥，那麼這次……」

張大帥不耐煩地道：「俺不怪你便是……唔，快去內堂換件衣服吧！」

哨吶又吹响了，門外的鞭炮又再點燃了，媒婆自內堂牽出兩個臉罩紅巾的新娘子來。

媒婆口中唸唸有詞，新郎新娘便拜起天地來了，接着又拜張大帥的乾爹，最後才是新郎及新娘交拜。

奇怪的是新娘在罩巾內不時傳出輕微的飲泣聲，有些心思玲瓏的暗忖道：「不知又是搶了那家的閨女來着了！」

新娘返入內廂，廳上立即排上三十多圍筵席，酒菜如流水般送了上來，張大帥喜氣洋洋地逐桌去敬酒。廳內笑聲如雷，賀客們都爭先恐後地上前跟新郎敬酒，生怕不巴結他便有大禍臨頭似的。

夜漸深了，張大帥喝得醉薰薰的，連脚也站不穩了，他用手在臉上抹了一把，邪笑幾聲：「俺要去找新娘子了，你們再喝吧，不醉的無龜！」顚着步走入內堂。

媒婆隔遠看見，走前把他扶住。「大帥，你怎喝醉啦？你醉了叫新娘子今夜怎辦？」

張大帥伸手在媒婆的屁股上扭了一把：「老妖精，你要年輕十年，大帥今夜也要把你幹上了！」

媒婆老臉一熱，嗔道：「大帥說酒話了，老身這身賤骨頭怎敢陪大帥睡覺？」

張大帥哈哈大笑，又擰了她一把：「你奶奶的，不得了啦，還會跟俺賣弄風情哪！你奶奶的，怎不到窰子裏做媽媽！」

媒婆啐了他幾口，不敢再惹他，不久便把他送到洞房內了，輕聲道：「大帥，裏面都準備好啦！」

「準備好啦？」張大帥眉頭一揚，「連褲子都脫了麼？」

媒婆又啐了他一口。「那褲子當然要留給大帥自個去脫才有意思……嘻嘻，老身是說合卺酒。」

張大帥又你奶奶的罵了一聲：「你替俺對她倆都說清楚了吧？」

「說清楚啦，快進去享受吧，老身不

敢再打擾了！」

「你去找參謀長討賞錢，俺身上沒帶！」說着推開房門，顛着脚步走了入去。

「娘子，俺來了！」

抬頭一望，只見床上並排坐着兩個身穿紅吉服的姑娘，臉上罩巾遮得緊緊的。

「娘子，快抬起頭來，讓俺看看！」

張大帥一把扯下左邊那個新娘的罩巾，露出來的是一張梨花帶淚的粉臉，雖然雙眼哭腫了，但仍看得出的確是個標緻的黃花閨女。

「你是小白！」張大帥打着酒呃，又伸手去抓右邊那個新娘子的罩巾，這次露出來的臉却沒有淚，臉色黃中帶黑，頗有幾分英氣，但剛健不失嫵媚。

「你是小黑，哈哈，小黑小白今夜全跟俺睡！」張大帥走前伸手在小白臉上摸了一把，小白連忙把頭別開。

張大帥噴着酒氣，又伸手去捏小黑，小黑伸手把他的手拍開。

張大帥一怔，隨即笑道：「哈哈，你這小妞倒有點意思！」引頸伸嘴便要去親她。

小黑右掌一起，「啪」的一聲摑了張大帥一巴掌。

這次張大帥可覺得不甚有趣了，右掌一翻，把小黑推倒床上。「你奶奶的，你硬是要俺霸王硬上弓才肯麼！」撲上床把小黑按倒。

就在這時候，圍牆邊突然傳來幾聲響亮的槍聲，張大帥好像遭冷水淋頭般，連酒也醒了大半了，他嘀咕兩句，翻身下床，跑出房外。

「參謀長，你奶奶的，發生了什麼事兒？」

張大帥走到內宅的院子裏，便看見參謀長李茂夫匆匆地跑了過來。「大帥，來了兩個不知死活的傢伙！」

「是誰吃了老虎胆豹子心的！」

「就是五姨太的哥哥，跟她以前那個相好的！」

五姨太便是小黑，她原名李淑芳，她哥哥叫李大，她本已與她表哥黃成訂了親，如今這兩個毛頭小子大概是捨不得自己的親人讓人糟蹋所以半夜爬進來要救人。

李淑芳跟小白（楊白蓮）本是隣居，兩人到河邊洗衣裳，剛巧碰到張大帥策騎經過看見，於是叫手下把她倆抓回來。起先她倆抵死不從，但張大帥以她們家人的生命安全作脅，兩人才勉强含淚答應。

當下張大帥想起剛才李淑芳的强硬，不由怒道：「現在人呢？」

「這兩個小子也不知去那裏弄了一把土槍，剛才還撂倒了兩個弟兄，幸而他們子彈不多，現在已被圍起來。大帥……」

「要活的，俺要剝下他的皮，看他的胆子有多大！」張大帥揮手道：「快帶俺去看看！」

李大及黃成被圍困在後花園的假山邊，張大帥去到時，只見後花園一片光亮，張大帥的衞兵黙起了不少火把，荷槍持刀把假山圍着，專誠等張大帥來處置。

張大帥借着火光見李大及黃成手上都有一柄柴刀，便道：「他媽的，拿兩柄破柴刀便想把人帶走麼？邱隊長，許隊長你們上前用馬刀對付，但老子可要活的！」

衞兵稍爲退開一步，兩個身體魁梧的大漢便舉着軍刀走上前。

冷不防黃成倏地躍前一步，立時抽起腰帶上的那柄土製短槍，朝張大帥射擊。「操你奶奶的！俺黃成死了也要先找你來墊底！」

衞兵們都料不到此一着，一時之間竟想不到阻止的辦法，張大帥也沒有心理準備，似傻了般站立不動，幸而李茂夫眼明手快，伸手在張大帥肩膊上一推，張大帥立即彈開幾尺。

「砰！」子彈颼的一聲，自張大帥身旁飛過，射在牆壁上。

許隊長大喝一聲，馬刀向他攔腰一劈，李大柴刀急忙替黃成一架！

邱隊長怒道：「小子，你奶奶的自顧不暇，還要做救命的菩薩？」馬刀扎向李大的後肩。

黃成連忙拋下短槍，接着柴刀反劈向邱隊長，這是拚命的打法，邱隊長那肯跟一個土包子一命換一命？身子向後一退，馬刀斬向黃成。

兩人便相對廝殺起來，這邱隊長跟許隊長却是張大帥手下有名的狠人，不但槍法準，而且刀法狠辣，是張大帥的左右先鋒，黃成跟李大雖然有一身氣力，但到底敵不過他們，漸漸便落在下風了，所幸他倆有心拚命，加上張大帥聲明要活的，所以一時之間還不致於落敗。

張大帥看了一會，道：「用繩！」

立即有幾個衞兵走向屋子裏，不久便拿了幾條麻繩出來，每條麻繩都弄了個活圈，預備捉人。

李大的個子比黃成矮小，氣力也沒黃成的大，所以先不敵了，許隊長馬刀忽然虛晃一招，李大的柴刀劈了個空，許隊長的馬刀倏地自上向下砍下來！

刀鋒臨至李大的手腕，忽然一個翻腕，以刀柄擊下，「撲！」刀背沉實地擊在李大的腕脈上，他手臂吃痛，五指不由一鬆，柴刀登時跌落地上。

說時遲，那時快，一條麻繩飛來，登時把李大束住，接着麻繩一拉，李大嘆地一聲被人拽倒。

黃成見李大被縛，心頭發慌，手脚略爲一慢，被邱隊長飛起一脚把其踢倒。

邱隊長正想把他接住，但黃成十分兇狠，柴刀橫劈一刀，邱隊長連忙閃退了一步。

黃成一個翻身爬了起來，冷不防一條麻繩飛來，也把他束住。

張大帥哈哈大笑，伸出一隻肥腿每人踢了一脚，然後把其縛在柱子上。最後他返回洞房，道：「有一個叫黃成，一個喚李大的人，不知死活，仗刀入屋行兇，被俺捉住……嘻嘻，破壞了老子的興頭！不知你們兩個誰認識他倆？」

李淑芳吃了一驚，忙問道：「你，你把他們怎樣啦……」

「也沒什麼，暫時縛住，問題是看俺的興頭如何，假如興頭不好，便把他們拿去餵狗了！」

李淑芳銀牙暗咬，雙眼似欲噴出火來，張大帥故意道：「老五，你跟他們……咳咳，待咱們洞了房便是自家人了，俺不但放他們回去，還要給他們好處，就看你

會不會做人……」一回頭見楊白蓮坐在床頭垂淚，又走前幾步，道：「老四，你哭什麼？俺疼你，你爹娘的事你放心，俺明日立即派人送一些錢給他們養老，也許俺與緻好，也會送個丫頭給他們使喚！」

張大帥說罷便替楊白蓮寬衣解帶起來，一忽，便只剩下一件紅肚兜，那一身白肉在紅肚兜的襯托之下，益發白了，只看得張大帥猛嚥口水，渾身是火。

總算他還沒有忘記旁邊還有一個美人兒，又轉身要去解李淑芳的吉服，李淑芳沉聲喝道：「且慢，我哥哥跟表哥，是不是眞的沒有危險？」

「俺還會騙你麼？你哥哥便是俺的大舅子啦！」

「俺要親眼看看才能放心！」

張大帥考慮了一下，道：「好吧，俺帶你去後房看看。」說着拉着她的手走入後房，推開後房那扇窗子，道：「呶，你瞧，他倆不是好好地站在後花園內喝西北風麼？」說畢哈哈大笑起來。

李淑芳看了一眼，心頭疼痛，忍不住淌下淚來，一忽兒，她忽然以袖拭去眼淚，說道：「大帥，你是不是眞的要我的身子？」

「這個自然啦，俺還想要跟你做長久的夫妻哩！」張大帥此刻當眞是心癢難搔，什麼條件也都肯答應。

「俺有兩個條件，你一定要答應，缺一俺便死在你眼前。」

「快說是什麼條件，心肝寶貝，俺怎捨得你死！」

「頭一件是立即把俺哥哥及表哥放出去，並且要好好待他們；第二件俺是你最後的一個老婆了，以後不許你再娶！」

張大帥心中想道：「當眞是未曾出過門的傻丫頭，俺得了你的身子，以後的事你還管得着嗎？」便滿口答應。「好好，俺現在便去叫人把他們放掉！」

「慢，你現在把他們放了，俺怎知你是不是在背後又給了他們一槍？俺要他倆明早再來見我，我要知道你給了他們什麼好處，才肯答應！」

張大帥心中暗暗臭罵，却道：「那麼今夜咱們不是要，要辜負，辜負……辜負什麼的了？」

「俺不理你，還有一點，以後俺跟白蓮姐要住在一起……」

張大帥吃吃地笑了起來，說道：「永不分開？」

「是的，永不分開！」

張大帥一顆心又活了：「他奶奶的，俺活了這一把年紀，還未嚐過一箭雙鵰，三人同被的事兒……這個倒眞他奶奶的新鮮！」想到這點，他不能不答應了。

「那麼今夜俺在你們房內睡覺該可以吧？」

李淑芳想了一下，搖搖頭。張大帥臉色一沉：「你奶奶的，不要一個條件又一個條件，洞房花燭夜，叫老子到別的老婆那裏睡，叫俺這一張臉往那裏擱？」

李淑英又想了一下，才點點頭。張大帥喜道：「小寶貝，你等等，俺去叫他們放人！」

他三步併作兩步地走出花園，輕輕對李茂夫說了一陣子話，才大聲道：「他奶奶的，這次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呀，原來你們是老五的親戚，放了放了，趕明天俺叫人備一份禮賠罪！」

他手下都有點奇怪，李茂夫得到張大帥的指示，也大聲叱喝叫手下放人。

黃成跟李大眞有點不相信，可是手上脚上的繩索却眞的被鬆了下來，李大忍不住輕聲道：「成兄，他們攪什麼鬼？」

黃成想起自己的未婚妻，心頭怒火又起，罵道：「姓張的，你別貓哭老鼠假慈悲，俺一天不死，都會來找你算帳！」

李茂夫走前道：「小聲點，是五姨太要放的，她叫你們明早要來一次！」

李大問道：「俺妹子要咱們明天來見她？」

「是的，你們快點回去吧，明日你倆若不來，哼，便準備替她收屍吧！你們兩個也眞死心眼，這門親戚誰不想高攀？你們……」

黃成呸了一聲，拉着李大道：「大哥咱走吧！」大步自花園後門離開。

後房內張大帥道：「怎樣？俺沒騙你吧？小寶貝，快跟俺回房去吧！」

他七手八脚把李淑芳拉回新房，又伸手去替她解吉服，李淑芳怒道：「你幹什麼？」

「幹什麼？睡覺嗎！」

「你剛才怎樣說着的？」

「俺只答應你，今夜不犯你而已，可沒有說不脫你的衣服！」張大帥沉下臉來，道：「你可別再惹火了老子！你哥哥跟你那個舊相好的，現在還在俺地盤裏，俺若要殺死他倆，眞的比捏死一隻小鷄還容易！」

李淑芳只得咬着牙讓他把外衣一件一件脫下來，她裏底穿的是一件湖水綠色的肚兜，臉上的皮膚雖然較黑，但身上的肉依然甚白，張大帥左望右望，只樂得笑不出聲來。

「小親親，你倆睡開一點，俺要睡在中間！」張大帥見楊白蓮性子比較柔順，忍不住伸手在她胸膛上摸了一把，自個急不及待地解下紅綢巾，扯開風紀，又去解皮帶。

忽然，後花園又傳來一陣叱喝聲，聲音頗大，有人喝要開槍。

張大帥一怔，隨即怒哼一聲：「俺出去看看便回來，你奶奶的，洞房花燭夜想睡一個安樂覺都不能！眞他奶奶的！老五，俺實話跟你說，要是這次仍是你那個舊相好來搗亂，便勿怪俺反臉啦！」

說着怒氣冲冲地帶上房門，大步走向後花園。

大鬍子

張大帥走得急，冷不防在暗廊處跟一個人碰了個滿懷，他早已墜了一肚子氣，忍不住伸手向那人摑了一巴掌。「你奶奶的，走路不帶眼！是誰？俺把你斃了！」

那人忙道：「大帥是俺，俺李茂夫，有要事要向大帥報告！」

李茂夫跟了張大帥不少年了，平日出出點子，還算有點用，張大帥也捨不得一槍把他斃掉，當下虎着臉道：「有屁快放，別阻着俺睡覺！」

「是，大帥，剛才後花園圍牆上爬了

幾個人進來，弟兄要開槍，他却自稱是你舊日的朋友，特地要來向大帥道賀的！」

李茂夫喘了一口氣，續道：「俺在房內聽得聲音連忙跑出來察看，哈，他奶奶的，那幾個人一張張臉都長得好似殺人犯般嚇人，鬍鬚碴子足足有半寸長，好像已有幾天不曾……」

「你奶奶的，這時候你還跟俺磨洋菇！」張大帥怒道：「你不會挑些重要的說麼？亂包豬肉包！」

「是是，」李茂夫吸了一口氣，忙道：「俺便問他是那路來的朋友，跟咱大帥有什麼香火情，爲首那個大漢，臉上掛着一道刀疤，滿腮滿嘴都是鬍子，他道：『入你娘的，你是不是新來的！俺這個模樣你也看不出來麼？快去告訴張光頭，說他拜把兄弟來了！』俺這才看出那人有點面善……」

張大帥哼了一聲：「他奶奶的，來的九成是大鬍子，劉大虎！俺操他大舅子的老婆！叫他不要再來他偏又來！」

張大帥一頓又道：「他現在在那裏？快把他帶到書房去，不要張聲，你奶奶的，這年頭雖說兵匪不分家，但以俺今日的地位多少也得防着一點！」

李茂夫忙道：「俺知道了，俺悄悄帶他們去書房，順便叫人送些酒菜去！」

張大帥把風紀扣好，拉緊皮帶，又摸了一下光頭，然後才挺起胸膛慢慢走向書房。

李茂夫不愧是張大帥的參謀長，他臨去後花園時，已交代小厮把書房的燈燭點亮。

張大帥走進書房，揮手叫小厮下去。書房頗大，一旁放着一大排自上海購來的沙發，另一邊放着一張紅木躺床，中間還可以放得下一張八仙桌子。

不一會，李茂夫便帶着幾個魁梧的漢子進來，張大帥打了個哈哈道：「老大，今夜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大鬍子也哈哈地道：「俺聽說你今日大喜，還能不來麼？便是這股子風把俺們吹來的！自然，你今日的地位跟以前不一樣啦，俺也得顧顧你的面子，待你的那些『上賓』離開才悄悄自後門進來，就怕你不歡迎而已！」

張大帥道：「那裏那裏，俺一聽說你來了，便連忙叫人打掃書房，準備跟老大您喝幾杯了！快坐快坐！」

大鬍子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眼睛四處望了一眼，最後落在躺床上，不由失笑道：「老二，你他媽的一肚子草，俺什麼不知道？哧，這房叫書房？娘的屁，連一本書都不見，倒不如叫『大烟』房吧！」

張大帥尷尬地笑笑：「你奶奶的，一來就要讓人下不了台！」

劉大虎也不爲過，忙轉臉道：「老二，這許多年來俺沒忘了你的好處，呶，俺一聽到你又娶老婆，連忙做了幾票，給你送禮來啦！老胡，還不把禮物擺上來？」

老胡是個白臉尖腮的中年漢子，叫師孔，名字倒好聽，可是却生成一肚子的壞主意，所以道上的朋友都叫他「白臉狐狸」而不名。

當下他把大包小包的禮物一股兒放在桌子上，李茂夫心中暗暗叫苦：「說不定這裏面便有張縣長叫他小舅子帶來的禮物呢！」

張大帥還有不知道之理，揮手道：「茂夫，你拿下去吧，叫他們把酒菜趕快送上來！」

「是。」李茂夫把禮物提走。

胡師孔眼珠子一轉，笑道：「大帥眞够朋友呀，今夜兒是啥日子，也肯陪咱們喝酒，眞是重友輕色的好漢！」

張大帥吃他一捧，臉上綻出幾絲笑意，心想：「反正今夜也只有乾熬的份兒，便索性賣個交情吧！」

當下哈哈大笑一陣：「俺姓張的，可不是個忘本的人，老大來找俺，俺說什麼也得陪他喝幾杯！」

劉大虎道：「有老二這句話，俺的一顆心才踏實下來。也不枉當年俺提携你一番！」

原來十多年前，張大帥（本名張光頭）是劉大虎的拜把弟子，跟在劉大虎背後混飯吃，那時候大鬍子還未成大候，只能在偏僻的地方做些「小買賣」，人少槍稀，官兵一來便作鳥獸散。

後來張光頭嫌幹攔路賊沒出息，便向劉大虎提出要去當兵的建議，劉大虎考慮了幾天，認爲自己受不了官管，便沒答應，張光頭却決意去當兵。

當時手下頗有些人反對，張光頭對他們說：「俺去當兵什麼不好？咱們爲何不能壯大起來？原因便是沒槍，要是俺做官，這個問題可不是解決了麼？」

羣賊一聽這話也有些道理，便再沒異議了。張光頭當了兵之後，由班長做起，一直升至連長，他果然沒有忘記往日弟兄們的好處，暗中偷了不少槍枝與劉大虎，於是劉大虎便「闖」起來了，大鬍子這三個字也漸漸在山東境內叫响。

張光頭深知憑自己的本事要想再往上爬可不容易，於是暗中跟大鬍子商量妙計，結果劉大虎派了人把他的上司暗中殺掉，於是張光頭便營長，團長，師長一直升上去啦。

他官越大，能搞到的槍支也越多，劉大虎的力量也跟着壯大起來，終於成爲山東境內有數的流寇。

可是張光頭並不安心做他的師長，他還要向上爬，所以四年前便跟劉大虎合力把前任的大帥暗中幹掉，最後才讓張光頭坐上了大帥的位子。

張光頭肚子內雖然沒有半滴墨水，但經過幾年的宦海生涯，深知權利、手段的利害關係，所以在他位子穩定，親信羣成之後，便暗中跟劉大虎協議，他不去管大鬍子的事，但大鬍子也不得去他轄下的七個縣內作案。

那時候劉大虎要反對也不行啦，張光頭已有消滅他的力量，加上山東境內地方廣大，也不在乎少了七個縣，便一口答應了。

不料，張光頭一面供應大鬍子的槍彈，又一面利用他的力量，結果又把周圍幾個縣吞掉，如今他已擁有十二個縣了，地盤雖不算大，但比起當年做攔路賊的日子，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這幾年，劉大虎也知道張光頭不比以前，所以也比較少來往了。這時候劉大虎

也「闖」起來了，兩年前他來找張光頭一次，托他買了一些槍支及幾門子母炮。

當下酒菜送了上來，劉大虎便首先向張大帥敬了一杯酒，接着他手下的胡師孔、雷標及萬長木也跟張大帥碰起杯來。

「來來，諸位到這裏便像在自個窩內般，千萬不要客氣！」張大帥表面上非常豪爽。

劉大虎等人也不客氣，當下便狼吞虎嚥起來。

酒飽飯足之後，張大帥便與劉大虎倒在躺床上，燒起大烟來。

劉大虎抽足了大烟，便故意嘆了一口氣，道：「老二，不知你還記得咱們以前的日子麼？」

張大帥也知道劉大虎無事不會登三寶殿，當下道：「老大，你有啥話兒要說，便爽爽快快說吧，若是俺做得到的，自不會推辭，若太過份，俺也沒辦法！」

劉大虎冷笑一聲：「俺知道你現在是闊起來啦，已用不着俺了，太過份的事還敢來求你麼？」

張大帥放下烟槍，架起二郎腿，雙眼望着樑頂，道：「大概又是要槍炮吧？」

劉大虎眼珠子一轉，伸手去在張大帥肩上拍了一下。「俺跟你眞是老兄弟呀！俺的心事都叫你猜着啦！」

張大帥濃眉一揚，沒好氣地道：「你除了要槍炮之外，還會來找俺麼？」

「哧，話可不能這樣說，俺少來可是你的主意！」

「上次你已買了不少，還不够麼？買洋槍可不簡單，俺也要花很大的人情才弄得到手的，而且，俺手下的人數，人家可也清楚，不可能說一萬個人要買二萬條槍吧？」

劉大虎臉色一沉，嘆聲道：「老二，你跟俺叫啥苦？當年若不是俺救了你一命，你還有今天麼？哼，你奶奶的，跟俺計較起來啦！俺老實告訴你，俺手下也有千多個兄弟，沒有你，俺還是能做老大！」

「俺那敢小看了你？」

「諒你也不敢，咱們索性光棍一點，俺若是跟你老對頭周大帥眉來眼去，你這大帥的位子可坐不穩！」

周大帥周大福的地盤跟張大帥毗連，兩邊爲了爭奪地盤，已打過了好幾仗，但因勢均力敵，雙方沒有勝負，誰也佔不了平宜。

張大帥聽了這話，心頭一跳，忙放下臉道：「老大，你幹嘛發這麼大的脾氣？俺幾時說不答應的話來？俺只是以事論事而已！」

劉大虎冷笑一聲：「俺也是以事論事而已，事實上你替俺買槍支的事老周那裏也知道啦，他也派人來找俺好幾次啦，只是俺帶念着往日一段香火情，沒答應他！這年頭誰還能管得了你？最要緊的是擴充自己的實力，那麼人家背後的議論，也只是閒話一句而已，還能拿你怎辦？」

這頓話，張大帥可有點受不住啦，說眞的，以他今日的地位與實力要吃一個强盜的窩囊氣，可不是容易忍受的事，當下他也虎下臉來：「老大，俺也跟你實話實說，俺有今日，不錯有你的功勞，但這也是俺命好運好，加上有幾分本領，再說若不是俺，你也有今日的風光麼？山東境內道上的四大天王你能沾上點邊兒麼？」

「這也是俺的本事！」

一旁的胡師孔見兩人越說越僵，忙打圓場地道：「老大老二，你倆別爲一點芝蔴綠豆的事兒鬧僵啦！咳咳，老大跟老二合作，這是兩皆蒙利的事，說不定老二以後要擴充地盤，還用得着咱們也不定，何必把話說得太死太絕？」

他表面上是做中人，但却明顯地偏倚劉大虎，暗中點醒張大帥，劉大虎雖是賊，但還有利用價值。

張大帥悻悻然地道：「好啦，要多少你們說吧！」

「也不太多，俺想要幾門子母炮，二十挺機槍，另外給俺一批子彈，沒新的也要舊的！」

張大帥一怔：「上次你要了兩挺子母炮，聽說甚少運用，現在又要幾挺，要來幹嗎？擺着裝門面兒？」

「本來是要來壯壯實力，顯顯威風的，你也知道，那門子母炮對俺可不方便，又笨又重，搬動十分麻煩，可是現在却想要它來眞眞正正地用一下啦！」

張大帥又是一怔。「你準備攻打啥地方，要用這種大傢伙？」

劉大虎拳頭在床上擂了一下，道：「他媽的，俺想拿下雷家寨，那是塊肥肉，可是他媽的，雷家寨不但牆厚，而且寨內也有不少槍炮，可不容易拿得下！」

「老大，雷家寨雖是塊肥肉，但這樣打下來，可也得不償失！」

劉大虎咬牙道：「雷家寨就算是一座龍潭虎穴，就算是乾得搵不出一滴油來，俺也要把他摘下來！」

「這是啥原因？」

「去年有人借了俺的名頭到雷家寨下片子，雷家寨接了片子之後，大肆準備死拚不算，最後還把俺後來收的一個妹子捉去，這口氣，俺無論如何都要報！」

「好啦，這是你的事，俺不問你，不過，買槍炮的事可不容易，就算用白花花的白銀拿去買，也不一定立即有貨！」

「這便憑你良心去辦了，總之越快越好，錢俺不會短你的，這個你放心！」

「好吧，俺有了價目及日期之後，會去通知你！」

「咱們的聯絡地點仍沒改變！」

兩人又聊了一陣，看看天色將亮了，劉大虎在躺床上爬了下來，說道：「天色不早了，俺也不會讓你難做，這會兒便走啦！」

「好吧，老大你若有空，便來喝杯酒吧，俺這裏還是隨時歡迎你的，只是來的時候……」

劉大虎冷冷地道：「只是來的時候要走後門，又要在夜內，對嗎？」

張大帥悻悻然地道：「茂夫，你替俺送他們出去！」

「是，諸位請跟俺來！」

劉大虎走了之後，張大帥發起怔來，沉吟了一下，越想越怒，忍不住道：「這死賊到今時今日還沒把俺看在眼內，當眞可恨！」

不一陣，李茂夫返回書房，道：「大帥，他們走啦……」

「茂夫，這些死賊越來越沒把老子看在眼內了，你得替俺想個法子，把他們甩掉！」

李茂夫沉吟了一下，道：「大帥，你沒聽那個姓胡的說，那姓周要拉攏他們麼，弄個不好，讓姓周的把他們拉過去，情況便不大妙了！」

張大帥一聽，登時洩氣了，罵道：「你奶奶的，左又不是，右又不對，莫非俺要一生聽他們擺佈不成？這還算話麼？」

李茂夫連忙陪笑道：「大帥，這件事您放心，小弟一定替你想個辦法解決！」

「好好，俺記着你這句話，一個月之內若不替俺想個辦法來，俺便叫你滾回老家喝稀飯！」

李茂夫一驚，又問道：「這個……關于買槍炮的事……」

張大帥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剛才那姓胡的狐狸說得對，只要咱們實力夠，還怕別人說什麼閒話？哼哼，假如俺的實力足够，也不怕他跟姓周的勾結，哼！憑俺這幾年一帆風順的本領，會怕那個姓周的那身老骨頭麼？」

一頓又道：「茂夫，你明日便給俺找個人到上海訂貨，順便替俺多訂一些來，俺要擴充實力。」

李茂夫說道：「那個洋買辦不大好說話……」

「左右還不是要錢？反正今夜收到不少禮物，便替俺挑幾件送給他，務必要辦成！」張大帥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還有，你準備一下，替俺招兵買馬！」

李茂夫一喜：「大帥打算收多少兵馬？一師？兩師？」

「人多，若只是些吃飯等拉屎的，又有啥屁用？人不要多，但要精！咱們現在也派人請他們過來跟你見個面吧！」

楊白蓮性子比較柔弱，說道：「俺沒主意。」

張大帥大喜。「他若同意，俺便叫他住下來！啊，對啦！俺未娶你們時，雖然已有三個老婆，但她們屁股都不爭氣，連個屁也沒替俺放下來，你倆可要爭氣，誰先生，俺便升她做老大！」

他說得高興，伸出一隻手到前面去，不料李淑芳雙腳合得緊緊，雙手又緊緊盤住胸膛。張大帥老大沒趣，轉身去摸楊白蓮，不想她也一樣。他心中暗罵一句：「你奶奶的，明天夜內你便知道俺的厲害，今夜且放你們一馬！」

他忙了一天，實在也够累的了，磨了一陣，便昏昏沉沉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張大帥才被李淑芳推醒，他睜開雙眼一看，天經已大亮。

大救星

張大帥揉揉雙眼，入目便看見兩個小美人，他興緻又來了，伸出雙手一邊摟了一把。「小美人，現在是什麼時候啦？」

「房內什麼都沒有，好似大牢般，俺怎知道是什麼時候。」李淑芳道：「快起來吧，剛才有人在外面敲門！」

張大帥這才想起跟李茂夫之約，料想已是吃午飯的時候，便道：「心肝，下床吃飯吧！」他掀起被子，低頭一望，原來李淑芳跟楊白蓮，經已穿着整齊了。

張大帥跳下床穿好衣服，便開門叫下人把盥洗用的水送進房來。

三人盥洗完畢後，張大帥叫李淑芳跟楊白蓮在房內等待，自個走出房外。一抬頭，便看見李茂夫站在走廊外等他了。

「茂夫，昨夜俺叫你去辦的事，辦得怎樣？」

「小弟已派羅巧哥去上海找那洋買辦了，至於招請人馬的事，俺一面囑人去探找，一面貼了告示出去。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諒必不久便有高人來投。」

張大帥濃眉一掀，粗聲道：「俺不是說這件事，嗯，那兩個小子來了沒有？」

「大帥是說李大跟黃成？他倆已來了好一陣了，小弟安排他倆在偏廳，正在等您。」

張大帥臉色略爲好看一點。「這兩人現在怎樣？」

「小弟已跟他倆開過竅，威迫利誘說了一大堆話，料沒什麼問題，那姓李的較好商量，姓黃的還是一臉戾氣。」

「好，俺去見見他們，把飯開到廳內去！」張大帥說罷便走到偏廳。

偏廳外面站着四個荷槍的衞兵，見到張大帥立即立正敬禮。

張大帥鼻孔子哼了一聲，眼睛一掃，便看見廳內坐着兩個窮棒子，有點畏縮，但眼神仍頗銳利，看來這兩人已抱着拚死之心。

「哈哈，原來是兩位親戚，哈哈，俺昨夜睡遲了，累你們久等了。」張大帥在李大及黃成對面坐下，喝道：「快替兩位貴客換杯熱茶。」

黃成冷哼一聲：「你不必假惺惺了，俺！老四，俺雖然已送聘金給你爹娘，但到底不曾跟他倆見過面，趕明日下午，俺也派人請他們過來跟你見個面吧！」

楊白蓮性子比較柔弱，說道：「俺沒主意。」

張大帥大喜。「他若同意，俺便叫他住下來！啊，對啦！俺未娶你們時，雖然已有三個老婆，但她們屁股都不爭氣，連個屁也沒替俺放下來，你倆可要爭氣，誰先生，俺便升她做老大！」

他說得高興，伸出一隻手到前面去，不料李淑芳雙腳合得緊緊，雙手又緊緊盤住胸膛。張大帥老大沒趣，轉身去摸楊白蓮，不想她也一樣。他心中暗罵一句：「你奶奶的，明天夜內你便知道俺的厲害，今夜且放你們一馬！」

他忙了一天，實在也够累的了，磨了一陣，便昏昏沉沉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張大帥才被李淑芳推醒，他睜開雙眼一看，天經已大亮。

大救星

張大帥揉揉雙眼，入目便看見兩個小美人，他興緻又來了，伸出雙手一邊摟了一把。「小美人，現在是什麼時候啦？」

「房內什麼都沒有，好似大牢般，俺怎知道是什麼時候。」李淑芳道：「快起來吧，剛才有人在外面敲門！」

張大帥這才想起跟李茂夫之約，料想已是吃午飯的時候，便道：「心肝，下床吃飯吧！」他掀起被子，低頭一望，原來李淑芳跟楊白蓮，經已穿着整齊了。

張大帥跳下床穿好衣服，便開門叫下

叫咱們來，到底有什麼事？」

「慢慢來，有話慢慢說，俺有句話要告訴你們的是淑芳她很好，俺很疼她，她叫俺今日請你們來，俺便照她的話做了，等下她還要跟你們見個面！」

李大一怔，有點驚喜地道：「我妹子要見咱兩個？」

黃成道：「那麼她爲什麼不出來？」

「淑芳要見的是她哥哥一個人而已。嗯，她現在正在吃飯，她昨夜至今都不曾吃過飯，難道你們不心疼？」

黃成氣得說不出話來，張大帥雙掌一拍，一個衞兵立即走近，他輕聲道：「送飯到老四老五房內。」又故意大聲道：「酒菜怎還不送上來！」

衞兵領命下去，黃成却冷聲道：「你的飯俺不吃！」

張大帥心頭怒氣暗生，冷笑一聲：「這頓飯你們若不吃，俺以後便活活餓死李淑芳！」

「你敢？」黃成大吼一聲。

張大帥冷冷一哂。「俺殺死的人還少麼？有什麼事不敢做的，要殺死你兩個比捏死一隻小鷄還容易！姓黃的，你給俺乖乖坐着，俺有話要跟你說！」

「有屁便快放吧！」

張大帥臉色一沉。「俺實話跟你說，你表妹嫁給俺，是她的福氣，也是你們的福氣，只要大家客客氣氣，俺絕不會虧待你們，要官有官，要錢有錢，你還怕會娶不到老婆？

「對，俺搶了你的老婆，但是你也得自個掂掂分量，你能够跟俺比麼？她跟你只有喝稀飯湯的份兒，跟俺可餐餐山珍海味！」

「淑芳不是那種人，她是寧願喝俺的米湯，也不會吃你的山珍海味！」

「可能是這樣。」張大帥架起二郎腿，瞇着眼，笑道：「不過那只是她可憐你窮而已，你若是愛她，見她受苦，難道不會心疼？」

這席話，深深刺傷了黃成的自尊心，不由吭不出聲來。

說着酒菜已搬了上來，李茂夫也坐在一邊相陪。「你兩位請入席吧，不要令五夫人難做！」

李大輕輕拉了黃成一下，兩人才無可奈何地坐下。

這頓飯，張大帥爲了李淑芳，不得不稍假詞色，頻頻舉杯勸酒，但李大及黃成却吃得十分勉强，雖說這些東西，大部分都不曾吃過，但吃下肚去，却不知是什麼味道。

吃了一半，李大便推說道：「俺吃飽啦，我妹子呢？」

張大帥向李茂夫打了個眼色，李茂夫便道：「請李爺跟小弟來，黃爺請再坐一會兒。」

李茂夫帶着李大走到廂房後的一間小房子，道：「請等一等，俺就去叫五夫人來！」

過了一陣，李茂夫果然把李淑芳帶來。「你倆談談吧。」順手把門帶起。

李淑芳看見大哥，不由撲入李大懷中，兩人抱頭痛哭起來。

李大嗚咽地道：「妹子，俺對不起你，俺不能保護你，爹娘在地下一定會怪我的！」

李淑芳苦笑一聲：「俺不死又怎能偷生？」

「要死咱哥妹一齊死。」

「不可。」李淑芳倏地推開李大，抬頭道：「俺還有機會刺殺那畜生，你若尋死是白白犧牲！聽我的話，趕快跑吧，跑得越遠越好！」

一頓，又問：「你有路費麼？俺叫那畜生送一筆路費給你！」

李大垂淚地道：「那種錢是你被糟蹋的代價，俺就算做乞丐也不要他的一分一錢！」

「大哥，告訴咸哥，是俺對不起他，叫他另找一房好媳婦吧，你倆一齊離開這吃人的地方吧！」

「妹子，這不是你的錯，只是你倆命都苦！」

李淑芳忍不住又哭了起來：「大哥你命也苦……」

兩人又哭了起來，一忽，房門便被敲响了，李茂夫在外面叫道：「五夫人，時間已過了，差不多了吧！」

李淑芳忽然伸手入懷，扯下頸上的一塊小玉珮，把它塞入李大手中。「大哥俺沒什麼可送給你以報答這幾年來你撫育的恩德……這是娘臨死給我的，你……你拿去吧！」

李大放聲大哭，心想兄妹倆今後可能再也見不着面，便嘶聲叫道：「妹子，你要保重，俺每日早上都會給菩薩上香，求祂保佑你！」

「到這時候，求菩薩還有什麼用？大哥，你也要保重，早日討個嫂嫂，勿讓我們家斷了香火！」

李大哭道：「妹子，你要見一見黃成麼？」

「不，不！俺沒臉見他，你還是帶他離開吧！」李淑芳哭着拉開房門，跑了出去。

「妹子，妹子……」李大大聲叫着，聲音忽又轉輕：「爹娘在天之靈會保佑你，你要保重呀……」

「好啦，好啦，又不是生離死別，幹什麼哭得像死了人般！」李茂夫不耐煩地，說道：「大帥他說你有空，以後還可以來見她，走吧！」

李大一狠心，擦乾眼淚跟着李茂夫走回偏廳，酒席經已撤去，張大帥正倚在椅上剔牙。「哎呀，俺的大舅子，幹什麼哭起來啦？咱們以後便是一家人了，你以後隨時都可以來看看你的妹子！茂夫，送一封白銀給李爺跟黃爺，讓他們回去修修屋子！」

黃成拉着李大的手，沉聲道：「不用，咱走！」

張大帥道：「茂夫，你替俺送客，順便通知老四的爹娘來一趟！」

「是！」李茂夫帶着幾個衞兵送李大及黃成出去。

× × ×

李茂夫跟四個衞兵像押犯人般送李大及黃成回家，一路上他又說了很多勸解的話，但李大及黃成就像耳邊風般，哼也不哼一聲。

楊白蓮家跟李大那棟破屋只差十餘步，黃成家却在三里外的另外一個小屯，不過黃成却不回家，跟李大進了屋，立即問道：「表哥，剛才你跟表妹見着了？她說些什麼？」

李大又垂淚了。「她說對不起你……還叫咱們快點離開這裏……」

「這是什麼原因？」黃成抓住李大的手：「到底是什麼原因？」

「俺，俺也不太清楚，妹子好像要跟那畜生拚命……」

「什麼？芳妹要跟他拚命？她身在虎穴之中，怎拚得過他？」

「俺聽她的口氣，好像說會慢慢找機會……黃成，你也不用悲傷，是芳妹命苦，進不了你黃家的門。」

黃成像洩氣的氣球般，一屁股坐在炕上。「是俺沒福才眞……哼，這個仇俺一定要報！」

李大一驚。「他們人多勢衆，經過昨夜咱們一鬧，有了準備，你，你可不要妄動！」

「要俺忘記這件仇，可辦不到，但俺現在也不會去找他們拚命！」

「那麼怎辦？咱們去那裏？」

這話可使黃成怔住了，他倆都未曾出過遠門，最遠也不過到過縣城而已，怔了一會，黃成說道：「俺不管啦，咱們先離開張光頭的地盤，找個活命安身之地再說吧！」

李大同意地道：「也好，咱有手有脚，不怕會餓死，你先回去安頓家內一下吧，俺這裏比較簡單！」

黃成霍地站了起來，道：「俺現在就去，明兒再來找你，你也準備一下吧！」說着拉開木門，大步而去。

× × ×

第二天，鷄啼頭遍之後，黃成便揹着一個包袱來找李大了。李大把細軟紮成一個背包，兩人開門出去，心中因要離開故鄉都有些黯然。

幸而復仇的怒火支配着他們，只猶疑了一下，便洒開大步走出村子。

他們不敢走大路，怕會遇上張大帥的人，所以專找偏僻小路而行。一口氣走下來，已離開故鄉二十多里了，日也逐漸移向中天。

雖然立春已過了好一段日子，但風依然十分凌厲，幸而兩人年青氣壯，衣服雖然單薄，倒也不畏寒冷。

再走了一陣，到了一座不知名的大山，此處甚少人來，兩人便找了塊石頭坐了下來，摸出冷硬的窩窩頭和着清涼的山水充饑。

歇了一陣，李大問道：「黃成，咱們要去那裏落脚，總也得先有個底吧。」

黃成沉吟了一下，道：「俺路費不多，你也不會多吧，看來只有到萊陽城看看有沒有活可幹！」

「俺沒意見，隨你好了。」李大年紀雖然較黃成長一歲，但他一向以黃成馬首是瞻。

不料，石後忽然有人喝道：「俺也沒意見，只要你們把錢放下，隨你們去什麼地方都成！」

李大吃了一驚，霍地跳了起來，只見石後站着四個精壯的漢子，滿臉都是鬍鬚茬子，衣服骯髒，滿是泥巴，爲首那人手中抓着一桿鳥槍，其他三人都抓着大刀。

黃成及李大雖都不曾出過遠門，但看這情景也知道遇上山賊了，兩人立即靠邊站在一起。

一個山賊瞪眼道：「俺老大的話，你們沒聽見麼？不放下買路錢，就得連命也放下來！」

兩人心頭暗暗叫苦，抄小路走，以爲可以避過張光頭的耳目，不想又遇上了山賊，這眞叫做屋漏更兼逢夜雨。

包袱內的錢雖然不多，可是他們的命根子，由此至萊陽少說也有三幾百里路，沒有路費，這路怎走？黃成輕吸一口氣，陪笑道：「老大，俺們也是苦哈哈的窮棒子，袋內的錢不多，您老就當作做一件善事，放俺們一馬吧！回頭俺們賺到錢，再來孝敬您！」

那個手持鳥槍的賊首，哈哈大笑起來：「你奶奶的，俺今年已三十五歲啦，可不是十五歲！這種鳥話只能騙騙小孩子，騙得了誰？不用廢話了，把包袱放下，俺就放你們一條生路！」

「老大，你眞的要來眞的？媽的，你有種就去城裏搶張光頭，沒種才躲在這裏找窮兄弟的霉氣！」黃成鄙視地道：「這算得是什麼綠林好漢！」

賊首臉色一變，灰黃的臉皮似黃蠟般發亮。「俺操你大妹子的臭皮！這當兒你還敢來教訓俺，沒的是骨頭發癢討打！」

黃成也是個吃軟不吃硬的臭脾氣，這當兒也豁出去了，把包袱一緊，喝道：「俺就是這樣的，你奈你老爹鳥何！要錢，可要多出點力，想檢平宜？不用想！」

「操你媽的，你眞的不到黃河心不死，兄弟們上！」

他三個手下立即仗刀跳了出去，黃成瞧賊首連槍膛也不拉，胆子漸大：「他媽的王八，莫非他沒槍彈，却拿出來嚇唬胆小的人？哼，俺就跟他們拚了！」

黃成向李大打了個眼色，兩人也齊把柴刀拿了出來，那三個山賊，呀地大喝一聲：「奶奶的，眞的不怕死呀！」三柄大刀一齊砍將下去！

黃成跟李大在此生命關頭，那敢怠慢？霍地向後跳開一步，揮起柴刀迎戰。

黃成十分驍勇，以一敵二，李大以一敵一，比他輕鬆得多。五個人五柄刀子，來回鬥了一陣，黃成跟李大仗着一股蠻勁，竟然略佔上風。

黃成性格雖然急躁，但做事頗有分寸，並不是有勇無謀的莽夫，他看了一陣，知道長此下去，己方必定落敗，所以他忙道：「表哥，那個尖頭的給你，剩下的兩個，由俺一個人對付！」

「你成麼？」李大喊了一句。

「你先把他解決掉，再來助俺！」

「好吧，你小心一點！」李大身子一歪，柴刀連劈三刀把一個尖頭的山賊迫退幾步。他爲了及早助黃成殺敵，所以，覷住一口氣又劈了五六刀，那尖頭的山賊一看勢色不對，退了一步，揮起大刀一擋。

只聽「噹」的一聲，好像响起了一面破銅鑼般，又濺起一蓬火星子。尖頭山賊只覺手臂一麻，大刀幾乎脫手跌落地上，連忙又退了一步。

說時遲那時快，李大又跳前一步，大喝一聲：「俺操你娘的，再吃俺一刀！」

尖頭賊再一退，不料後脚跟給一塊大石一絆，身子一歪，險險摔倒！

剎那，李大的柴刀已至，只聽「噗」的一聲，刀刃砍在尖頭賊的手臂上，「卜、叮」兩聲，尖頭賊連臂帶刀跌落地上，痛得他直呼娘喚爹！

李大再躍進一步，叫道：「殺死你娘的！」那尖頭賊吃了一驚，慌忙中和身就地一滾，不料却滾落山崖下去了！

李大殺紅了眼，揩了一下額角的汗珠，操起柴刀又向黃成那裏衝去。

黃成以一敵二，絕不輕鬆，饒得他驃悍，也吃了一下大刀，胳臂上被劈飛了一大片皮肉，鮮血立即把衣袖染紅，他咬緊牙關不哼一聲。

這當兒，李大已解決了尖頭賊殺了回來，黃成才鬆了一口氣。李大見表兄受傷，心頭又急又怒，挾着新勝餘威，柴刀左砍一下，右剁一下，一個三角眼的山賊，見他這般勇悍，銳氣全都洩了！

所謂一人拚命，萬夫莫擋，那兩個山賊越鬥心頭越寒，三五下便已落了下風。

三角眼山賊忍不住叫道：「老大，點子厲害，快！」

爲首那山賊把槍膛一推，喝道：「沒用的傢伙給俺退開！小子，快放下柴刀，否則俺可要開槍啦！」

這一來，李大和黃成都吃了一驚，兩人見山賊退開，也停下手來，互望一眼，緩緩退後一步。

「直娘賊的，還不放下柴刀放下包袱？俺數三聲，再不放下來，便要開槍啦！一——二——」三字尚未喊出口，倏地一個槍聲傳來，山谷廻鳴，李大及黃成不約而同伏身在地上一滾！

奇怪，一道慘呼也在這時候叫了起來，李大抬頭一望，只見那賊首的鳥槍丟在一旁，人却倒在血泊中，那兩個山賊也是滿臉驚慌，轉頭四處張望。

山上一塊大石後面忽然站起兩男一女來，爲首那人穿着一襲米白色的長衫，頭上戴着頂淺色的毡帽，右手上的一管短槍還冒着青烟。看來三人的年紀都不大。

長衫客後面一個男的，却是一身短打，身材矮小瘦削，窄額尖腮，活像一隻猴子，旁邊那個女的看年紀已過三十，但風騷猶存，走起路來，屁股一顚一顚的，搖得好像賣貨郎的搖鼓般。

長衫客來至面前，張口吹去槍管上的青烟，拽起衣擺，把槍插在腰帶內。

那兩個山賊給這氣氛嚇傻了，三角眼的顫聲道：「兄弟，您是那條綫上的？」

短衫漢子代答道：「俺們便是你們這些禍害鄉里的大煞星！哼！見到咱大哥連爺也不叫一聲，敢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他呀，他就是山東窮棒子的大救星！」

黃成及李大都怔住了，拿眼瞧着長衫客。

長衫客白了那女人一眼，道：「你別替俺胡造謠，俺幾時成了山東窮棒子的大救星！」

「哈哈，你嘴上不認，只怕心中却一千一萬個高興，老娘這句話說到你心裏去了吧！」

瘦子道：「大屁股這話倒沒錯，不過這不是大哥自個說的，而是別人背後讚他的！」

黃成輕聲道：「大哥，這位爺到底是誰？」

瘦子道：「俺可不敢說，你自個問他吧？」

長衫客却溫聲地問道：「兄弟，你倆要去那裏？」

李大道：「咱倆是表兄弟，要去萊陽城，不想半路碰到這幾個山賊，要不是爺們把他……」

長衫客又問：「你們是萊陽人氏？」

「俺們世代都是本縣人氏！」

「去萊陽探親？」

黃成咬牙道：「不是，俺們是讓張光頭那臭軍閥迫得沒路可走，所以才打算去萊陽城找活路？」

「張光頭？」長衫客輕叫一聲，「你們對他的虛實現況可知道多少？」

黃成一怔，短衫漢接道：「俺大哥正想把他扳倒！」

黃成及李大一聽，都是大喜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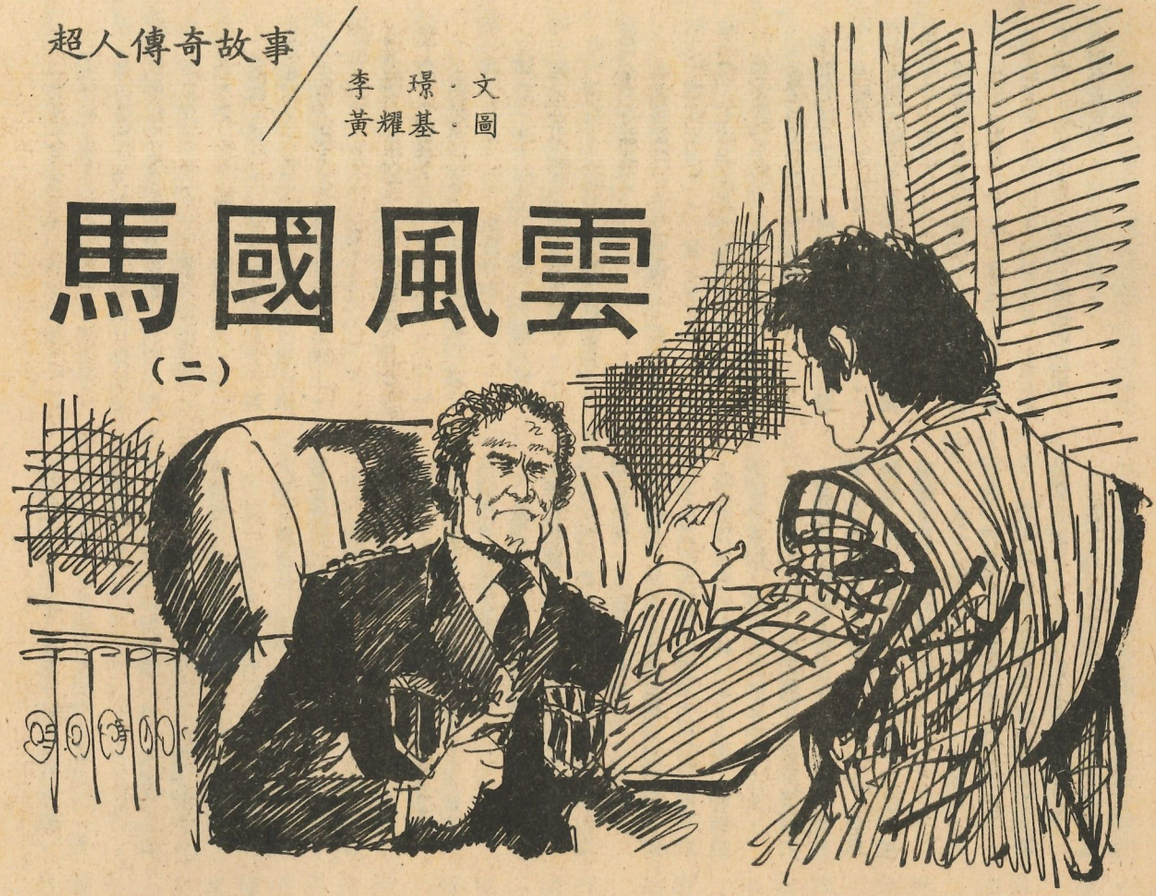
（下期續完）

超人傳奇故事

李璟·文
黃耀基·圖

馬國風雲

（二）



前文提要：

太平市賽馬公司在賽事中出現一匹狂馬越欄跑出鬧市傷人傷物，造成極大混亂，警司泰萊主張開槍射殺，但賽馬公司和警方都不同意，因這匹馬是系出名門，名叫「灰鼠」，尚未馴練成熟，馬主是當地名流崔仕信，連市長也忌他三分，他的愛駒怎可以殺死，泰萊叫超人將野馬制服，由車子運走，而馬場內又出現一宗命案，死者是一名馬伕，正是料理「灰鼠」的人，警方認爲事有蹊蹺，暫時禁止賽事進行，此時運送途中的「灰鼠」又被牠逃脫，押運人員手忙脚亂，且看他們如何應付……

射殺灰鼠馬　內幕不尋常

本來那名屬於賽馬公司保安隊的人員，既無權，亦無理由開槍射殺「灰鼠」，因爲他不但未得上司的同意，亦無警方的命令，不過如果他不逃走，人家最多亦只會以爲他的來福槍失火，甚至會原諒他當時神經過份緊張，才會開了那麼驚天動地的一槍。

但是他爲什麼剎那之間會逃走？而且還未經同意，便跨上了本來屬於一名交通警員的電單車？

無論如何，在極度混亂之中，人們的注意力紛紛集中在「灰鼠」的身上，街道上面的人一時之間竟然沒有留意到天橋之上發生了事。

失了電單車的交通警員急急向他的上司報告，警方立刻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通令全市巡邏車注意那輛電單車的行踪。

與此同時，警方也再次通知直升機出動，凌空監視「灰鼠」的去向。地面上則派警員分乘衝鋒車和電單車追踪「灰鼠」的下落。

正在馬場內展開命案偵查工作的泰萊警司，亦已接得報告，知道「灰鼠」再度走脫了。驚呆之餘，立即下達命令，不准任何人開槍射殺「灰鼠」，因爲牠可能是馬場命案唯一的綫索。

另一方面，泰萊警司又命令超人再次升空，協助警方追回「灰鼠」。

稍後，泰萊警司又接到另一次更加令人震驚的報告。那就是一名保安隊員開槍奪車的事。

泰萊警司在偵查馬場命案之中，早已懷疑這件事可能與賽馬公司內部人員做馬有關，現在事實似乎更加明顯了，因爲那名保安隊員不但沒有充份的理由開槍，更沒有理由奪取交通警員的電單車逃走。

泰萊警司越想越感到不妙，立刻將現場偵查工作交給助手處理，親自登上警方另一架直升機，趕赴現場指揮。

另一方面，那名保安隊員范新權，開着警方的交通警員專用的電單車，風馳電掣地自天橋上駛向東區一條大街。由於他

身上所穿的制服與警員的制服差不多，電單車不但是警方專用，還拉响了警號，閃着燈號，所以路上的其他車輛紛紛迴避。

范新權對一切交通通道的情況顯得非常熟悉，加上沿途的車輛紛紛迴避，所以很快就來到了一處交通要衝——那是一處行車天橋會聚的地方，也是剛才「灰鼠」飛馳而去的方向。那是上下行兩條通道的同一方向。

范新權剛停車於此，那邊街道下面已傳出陣陣哄動之聲，原來「灰鼠」正自天橋下面的一條交通大道奔馳而來，車輛與途人紛紛迴避！

范新權立刻瞄準，開了一槍，「砰」的一聲，「灰鼠」狂嘶一聲，雙足高舉，隨即倒在街道之上。

范新權不顧一切地，又再開了一槍！

「灰鼠」頭部中了第一槍，腹部中了第二槍，隨即動也不動的，倒斃地上。

警方人員以及賽馬公司的保安隊人員，紛紛趕到現場，展開包圍，用槍指住范新權，不許他再開槍。但是，「灰鼠」這時候已還魂乏術了。

直升機凌空監視，超人亦於此時飛臨現場的上空。

范新權在警員用槍指嚇下，含笑放下了他的來福槍：「這算是什麼呢？我已爲民除了大害，也替你們節省了不少的氣力，你們還這麼樣對我？」

超人凌空俯視，早已見到「灰鼠」倒斃在天橋下面的一條街道，所以當他降落天橋上面時，首先就質問范新權：「誰叫你射殺牠？」

「那是我的職責啊！」范新權理直氣壯地說：「我結束了混亂的場面，難道做錯了麼？」

天橋那一段道路，已被警方臨時封鎖起來，因此泰萊警司的直升機也可以在路面降落；當他接到報告，知道「灰鼠」被殺後，也知道來遲一步！

他十分生氣，過去質問范新權：「誰叫你開槍？」

「是我自己，是我的良知指揮，我殺死牠。」范新權道：「我只是不想這畜牲再害人。」

泰萊氣得呱呱叫：「立即逮捕此人，不准保釋。」

范新權氣定神閒，一點也不後悔，也不害怕：「你們逮捕我不要緊，我只想知道我究竟犯了什麼罪？」

這麼一問，也的確令到在旁的警方人員呆住了一陣。

身畔一名交通警員却生氣地說：「你偷了我的電單車。事前未經我同意，當然就是偷。」

泰萊警司則說道：「未經警方以及你的上司指示，胡亂開槍，危及大衆安全，這些罪名够了吧？」

范新權再也無話可說，立即被帶走。

賽馬公司的馴馬師與獸醫，正在天橋下面的街道上，檢驗中槍的癲馬「灰鼠」。證明「灰鼠」已經死去了。

天橋上面的交通一度被封鎖，下面街道的交通情況更加混亂。電視台的外勤人員，即場用電子儀器傳播現場「灰鼠」死亡的情形。赫然就是一宗大新聞。

一匹馬死了，而且還是一匹突然之間失去了常性的馬，死了有什麼稀奇？假如這件事發生在別的都市，可能根本就不成爲新聞。甚至引不起市民的興趣。

但是，太平市的市民們實在太過狂熱於賭馬，所以凡是與馬有關的新聞，都會引起許多市民的注意。何況這件事直接與當日的賽馬有關，它不但令到賽事中斷，也因爲「灰鼠」的橫衝直撞，弄到市面上的交通大混亂，警方人員以及賽馬公司的人員忙得不知所措。現在經電台和電視的轉播，更加轟動一時。

以上所講只不過是表面上的大混亂而已。其實因爲這件事而引起的麻煩，還多着呢。

賽馬公司的跑馬場內，以及市面上所有投注分店，至今仍然擠滿了人，這些馬迷都是排隊領回退票欵項的。

電台仍在不斷報導此事，馬迷則怨聲載道，看來事情仍未了結。尤其是名流馬主崔仕信，知道愛駒被殺，立即通知他的律師，追究責任，以及保留要求賠償的權利。賽馬公司方面也感到十分頭痛，因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只怕從此之後，會失去了馬迷們的信心。

泰萊警司最關心的，反而是馬場內所發生的命案，尤其是當他知道了突然死得不明不白的馬伕何樂，竟然就是伺候「灰鼠」的馬伕之後，他便感到事情絕不尋常了。

泰萊警司偕同助手和超人等，重新回到馬場之內，賽馬公司總經理立刻走過來，問道：「你們警方的調查，究竟還要維持到什麼時候？」

「是否我們的調查，曾引起貴公司的不便？」泰萊反問。

「是的，閣下一定也知道我們是依靠賽馬才有收入的。」那位總經理卓文一派紳士作風，裝腔作勢地說，「今天我們公司方面已經損失了不少，再這樣子攪下去，我們的損失由誰來負責？」

泰萊警司心裏有氣，很不客氣道：「在未查清楚今天的命案之前，明天的賽事，暫時也要宣佈取銷！」

那位賽馬公司的總經理卓文，本身是個大富商，又是大財團的代表，後台甚大，所以他也很不客氣：「我們與市政府方面有專利合約，你們查案與跑馬根本無關。事實上不是隨便可以讓你說取銷就取銷的。」

泰萊警司道：「像今天這種意外，應該由誰負責？」

「警司先生，難道要我負責嗎？」卓文氣得面也紅，頭筋也現了：「我勸你說話最好小心點！」

「你是賽馬公司總經理，不是由你負責，你說應該由誰負責？」泰萊警司覺得這個人太過囂張，「現在，我就是公事公辦，請閣下跟我回警局走一次，我有話問你。」

說着，泰萊警司向他的助手遞了一個眼色。

二名督察級的便衣偵探，把卓文帶上一輛私家車去，當堂氣得卓文暴跳如雷，破口大罵！

泰萊警司其實無意與他爲難，只是存

心要挫他的銳氣，所以在完成現場的初步調查工作之後，立刻親自把卓文押回警局問話。此外，馬場方面幾個直接管理人員，以及馬伕的領班等等，也被警方人員帶走。

在一般市民心目中，賽馬公司都是大財團包辦的，每年他們都納了不少的專利稅給市政府，所以卓文亦被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物。想不到今回却被泰萊警司如此對待，就是在場的其他警方人員，以及賽馬公司的大股東們，也感到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

尤其是那班賽馬公司的大股東，他們更加心裏有氣，認爲泰萊警司跡近瘋狂，於是立刻致電給警察局局長潘德保，甚至有個大股東更直接致電給市長。

馬場發生命案，已經是大新聞；馬兒突然狂性大發，衝出街外，鬧翻了半個市區，更加是轟動一時的熱門新聞。想不到現在更傳出「賽馬公司總經理卓文被警方扣留查問」。市民們又引起了一陣哄動！

本來泰萊警司並不算越權，等於一間公司被人爆竊，警方將經理請回去問話，這是天公地道的事。因爲請回去問話，並不等於扣留，例如警方爲了更了解案情，以及公司方面的事，把總經理請回去提供一下，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偏偏泰萊警司這一次，就闖下了大禍。

「這是什麼意思？」卓文到了泰萊警司的辦公室之後，仍然呱呱大叫：「我一句話也不會對你說。除非你能證明我是殺害馬夫的兇手！」

泰萊警司道：「我憑現場證據，覺得你們公司裏可能管理不善，否則不會在賽事進行中，有馬夫死得不明不白，今次請閣下回來，是求你合作，提供一下。」

「沒有什麼好提供！」卓文態度仍然囂張得很。

突然之間，辦公室裏面來了一個人，他正是泰萊的上司——警察局長潘德保，他進來後立即向卓文道歉之外，還對泰萊道：「這件案你不必理了。」

泰萊警司固然感到愕然，就是超人和警司助手們也因爲局長的突然闖入而感到無比的驚奇。

相反，賽馬公司總經理卓文却面有得色地道：「局長先生，你來得正好，做公司正準備循法律途徑，要求你們警方賠償損失。試想想，這樣子攪法，我們公司每年要揍足數以千萬計的專利稅給政府，如何……」

潘德保局長含笑說道：「這純屬一場誤會，我會慢慢解釋。現在先請到我的辦公室喝杯酒，我有幾句話要對他們吩咐一下。」

卓文昂然走出了警司辦公室的門外去了。

潘德保局長却含怒瞪住泰萊：「誰叫你自作主張的，你可知道此事可大可小。由今天起……不！由現在起，你暫放假；我等會兒會叫人來接手辦理馬場命案。你要等到我另行通知，你才可以上班。」

說完就匆匆離去。因爲卓文仍在外面等他。

「他媽的！」泰萊警司幾乎不等局長完全走出房門外，就忍不住破口大罵。「這算是什麼？難道這兒眞的是有錢人的世界？豈有此理。」

麥力幫辦是泰萊警司的得力助手之一，他也憤憤不平。無奈一切已成事實；他與超人等交換了一個眼色，嘆了一口氣：「這兒事實上是有錢人的世界！」

超人却接着說道：「就是不替政府做事，我們也一樣可以查清楚，這件事情的內幕。」

泰萊警司咬牙切齒的，以拳頭狠狠地毆打桌面，令到杯碟也响起來。

不久，果然來了何法倫警司。他跟泰萊原是好朋友，無奈上司有命，惟有公事公辦。

「究竟怎麼攪的？」何法倫道，「那老鬼是否要你休假去？我看他似乎很生氣呢。」

「眞正應該退休的，應該是他！」泰萊仍在生氣，「我辭職不要緊，反正這裏有太多的事情我看不過眼。但是，這件案根本擺明是內幕重重！」

「我們是同事又是好朋友，請不要怪我。」何法倫道：「我會慢慢調查清楚，如果你好好合作的話，你做和我做都是一樣的，可不是嗎？」

泰萊警司無可奈何，惟有把查過的，有關馬場命案的詳情，以及檔案資料等等，一一向何法倫交代。

然後，他便帶着超人一齊到值日警官的辦公室去，辦妥手續「暫時休假」。

根據當地警方的慣例，上司對下屬不滿，就會下達「暫時休假」這項命令，可能從此被迫提早退休。

超人看見泰萊警司悒悒寡歡，安慰他說：「何必爲此不歡，我們先去找個地方開心一下。」

泰萊警司仍然氣憤難平，對超人道：「你喜歡賭馬嗎？」

超人苦笑聳肩：「聽過，見過，但未試過。不過，聽人家講，學壞易，學好就難，賭馬似乎不是好事，那就是壞事了吧，我想，要學也不難吧？」

泰萊想了想，忍不住格格地大笑一陣。然後說道：「我差些兒忘記了，你是外星球人化身的特殊人類，怎麼會識得賭馬呢？我反而懂得一些門徑……」

剛說到這裏，迎面來了一個人，他正是探員許堅。泰萊立刻叫住他：「你似乎正在放大假，回來幹什麼？」

許堅是泰萊的下屬，他還未知道今日泰萊與局長之間發生了磨擦，也不知道局長已命令泰萊不要再理會馬場命案的事；他却偏偏就是爲了此事而回來找他上司泰萊。

原來許堅不但是個馬迷，也是個相當忠於職守的好探員，他對這次馬場事件感到震驚，因爲這次事件首先是「灰鼠」摔下了騎師胡明，胡明就在混亂的馬羣中被活活踏死。跟住又衝出欄杆，踏死、踏傷數名馬迷，最後才衝到街外去搗亂一番。此事早已轟動了全市。

許堅就憑了上述已知的事件，準備回來向他上司泰萊有所提供，想不到在此之前，馬場還發生了一宗命案呢。

泰萊聽了許堅有事找他，立刻把他帶到停車場去。

超人經常協助泰萊警司查案，所以與許堅也非常熟絡，更知道他是個標準馬迷。在這剎那間，他終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更早時在投注分店門外發生的事。

當時有個叫張浩的男子，被妻子和兒子苦纏下無法投注，還差些兒給高利貸打手毆了一頓。事後超人還將張浩塡寫好的投注表格取去，答允代爲投注。

剛才爲了泰萊警司的召喚，令到超人忙得團團轉，幾乎忘記了這件事。現在超人回到警司的座駕車內，才想起那一疊投注表格還在他的口袋裏面。

超人根本不懂賭馬，只是覺得張浩當時太過沉迷，才插手此事。後來馬場發生的連串事件，他才明白牽涉到大量金錢往來的事，越是內幕重重，複雜非常。所以他決心協助泰萊警司調查此事眞相，却想不到局長爲了迎合富有商人而迫令泰萊不准插手。超人了解泰萊，也喜歡他的耿直，所以與他同進退。

現在三個人進入泰萊的汽車裏，超人忍不住先把口袋裏那些投注表格摸了出來，交給許堅：「請替我看看，這些馬是否贏了？抑或輸了？」

許堅果眞是個標準馬迷，他根本無須翻查馬經，便隨口說出：「這些投注表格有一半根本未跑，已經跑了的場次都輸了。不過，這一張……嗯！你怎會投注『灰鼠』這匹大冷馬？奇怪啊！」

泰萊本來想有話問許堅，這時也忍不住注意他手上的一張投注表格上所塡的數字。

泰萊警司和超人都可以見到，那些數目字正是代表了「灰鼠」那匹馬所屬的場次和編號。

連對賭馬沒有興趣的超人也深表驚奇：「怎麼他會投注到『灰鼠』這匹大冷馬的身上？奇怪！」

然後，泰萊和許堅都想知道這些投注表格的主人是誰，超人於是把投注分店門前所發生的事，告訴二人。

許堅以馬迷的立場，說道：「像『灰鼠』這種馬，絕非一般人有胆下注的。但看今天這情形，若非中途出了意外，牠肯定可以勝出，而且派彩很高，你所講，那個姓張的傢伙，說不定是熟知此中內幕的人。」

超人和泰萊也認爲許堅說得對，於是他們決定先去找張浩。他們覺得張浩多多少少也總會知道一些內幕。

× × ×

張浩那天沒有開工。並非沒有工開，只是他爲了賭馬，早就準備好不去上班。目前地產生意好，建築地盤多，只要肯做，不怕沒有得做。

正因爲張浩就是這麼樣一個人，所以才氣死了他的妻子。可惜他很任性，妻子也無奈他何。

那天他雖然經超人勸導，他仍有些死心不息，心思思想再去下注。但他的錢已在超人干涉時，將大部份轉到他妻子那兒去了。妻子爲了生活，死也不肯還給他。

張浩一邊聽收音機，一邊看馬經。因此當日他雖然沒有入馬場，也知道馬場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尤其是他下注的「灰鼠」。

張浩經超人勸導後，幾乎不敢相信世界上會有這樣好的人。更難相信超人會替他下注。

直至到馬場的「灰鼠事件」發生後，他才吃驚起來，因爲他不知道「灰鼠」怎麼會這樣，更不知道他那些下注表格超人是否已下注？

患得患失是每個賭徒勢所必然的事。張浩却加多了一重顧慮和疑問：爲什麼「灰鼠」會這麼樣？

他妻子已經不再理睬他，張浩覺得無聊，因爲收音機已經沒有即場轉播賽馬實況，所以他想外出。

「你又要到那兒去？」張太太不知道馬場出了事，也不知道今日的賽馬已停止舉行。

「我要去找老劉。」張浩說，「看看明天有沒有工開。」

「早些回來啊！」張太太道，「不要再賭了。」

張浩沒有回答她，匆匆走了出去。他要去找一個人，那是在地盆裏工作的。但看看腕表，地盆可能已經下班了。他還是往地盆裏去，因爲他要找的人，常常過了下班的時間，仍在地盆裏面。

那是一個未完成的建築地盆，所以裏面一片混亂，到處堆積一些泥頭、木塊；張浩走入去，揚聲叫着老劉的名字之際，高處突然有些東西扔向他的頭部。

那是一塊磚頭。有如一枚炸彈一樣，迎頭扔下！

眼看張浩這回非死即傷，突然有個人從後面推了他一把！令到他身不由主地，往前撲倒！

「轟」然一聲！那塊磚頭自高處落下，擊中了張浩剛才站立過的地方，立即粉碎！

張浩雖然伏了下來，還是給破碎的磚塊擊中，不過那已是十分輕微的傷。假如不是有人從背後推了他一把，只怕他的頭部已經開了花。

張浩驚魂未定，自地上爬起來，首先望向高處，但沒有人；再回頭一望，却是他見過的超人。

原來超人等一行三人，正想去找張浩，想不到就在街口附近，超人看見張浩，於是叫泰萊停車。但張浩當時已過馬路，然後轉進了這地盆來。

超人看見這情形，一邊叫泰萊把車子開過這邊來，一邊趕緊落車，自後面希望追上張浩，想不到會發生這件事。

超人發覺張浩只是腿部受了輕傷，一邊慰問他，一邊也仰首望向高處。但是，上面棚架之上，根本見不到人影。

超人道：「你到這兒來幹嗎？」

「找人。」張浩道，「想不到差些兒送了命。」

「你以爲是意外嗎？」超人問。

「我也不知道。」張浩摸摸他受傷的腿。

泰萊停好了車之後，也帶着許堅探員一齊入來。

「發生了什麼事？」泰萊彷彿也想到剛才可能出了事，因爲破磚由高空擲下的聲浪很刺耳。

超人道：「可能有人想他死。」

泰萊往上望：「我們上去看看。」說着，就帶同許堅一齊往梯階走！超人却留下來。

這幢建築物還未建造好，所以棚架固然未拆，就是電梯也未有。泰萊他們惟有由樓梯往上爬。

他們都是有經驗的警探，所以才認爲事不尋常。

超人却爲了保護張浩，沒有同去。他問張浩：「你本來要到這兒找誰？」

「一個工頭，我叫他老劉。」張浩講的說話，只對了一半，「我想知道明天有沒有工開，想不到……」

「看來各人已下班了，老劉也不例外。」超人仍然不斷的望向高處，他們甚至可以見到泰萊和許堅。」

張浩道：「他們有時會留在這裏很夜才離去。」

「加班？」超人好奇地問張浩。

「不！有時候他們……」張浩欲言又止！

超人正想追問下去，却見泰萊突然停在其中一層未完成的樓宇之上，正回轉身來，向超人揮手示意，揚聲叫他們上去。超人帶着張浩沿住那些未經批盪的梯階走上去。

這幢建築物只完成了外型輪廓，有許多牆壁還未堆砌磚頭，自然亦未經批盪，所以電梯也未安裝好，工人日間在此工作，也只利用屋外的吊籠上落。

泰萊和許堅探員正蹲在五樓一角，那兒躺了一具男子的屍體。那死者看來約有四十三、四歲之間。

超人帶着張浩走過來，泰萊首先問他：「你認得他是誰？他看來死去才不會太久！」

張浩吃驚地瞥了一眼：「是老劉。我們的工頭。」

工頭就是領班的意思。泰萊等人也明白。

許堅道：「他爲什麼還未離去？這時候應該下班了。」

張浩道：「據我所知，他們許多時候都會留在地盆裏賭錢，否則我也不會在這個時候跑到這裏來找他。」

「你找他幹什麼？」泰萊問道。

「嗯——」張浩欲言又止。「我只想問問他，明日是否會請我到這兒來開工而已。」

超人却不會忘記「灰鼠」那匹大冷馬的事，所以他立刻插咀問：「是否他提供貼士給你賭馬？」

「嗯——」張浩吞吞吐吐的說：「他的確也很喜歡賭馬，不過……我……我……我……」

「你那些投注表格之上，有『灰鼠』的獨贏票，可見你信心十足。」超人又說：「但是，今天馬場裏所發生的事，相信你也知道了吧？」

「是的，我從收音機上知道的！」張浩道。

「你賭馬，是否輸多贏少？」超人是根據上次張浩妻子的提供，而有這種想法的。

「嗯——」賭錢當然有輸有贏。」張浩道。

「據我所知，你輸的居多。」超人道：「所以，你不可能有這準確的貼士。尤其是像『灰鼠』這匹內幕馬，他絕不可能買中。除非有貼士。」

「是的。」張浩終於說：「的確有貼士。」

超人又問：「誰叫你買『灰鼠』？」

「就是老劉。」張浩指指死者。

這時候，泰萊和許堅探員二人正分工合作：許堅跑到附近去借電話報警，泰萊到蹲在屍體旁邊，作初步檢驗，包括搜查死者的口袋等處。

超人也曾到那座未完成的建築物四周瞭望，却看不見再有其他人影出現。其實泰萊和許堅也有同樣的想法，就是不久之前既然有人由此擲下一塊磚頭，企圖偷襲張浩，這上面一定有人。想不到後來他們找到的，却是個死了的人。

那麼，究竟襲擊張浩的，就是死者老劉呢，抑或另有其人？然則，那人是否仍藏匿在這幢建築物之內？是一個還是二個以上？

這是一幢正在建築中的多層大廈，工程仍未完成，因此四周的棚架還未拆去，假如兇手事後要逃離這裏，幾乎四通八達，逃向任何一方面都可以。

較早時，當泰萊和許堅上來的時候，也曾約略地在各處巡視過一次，並未發現任何人的影子，除了死者之外，現在超人也往若干隱蔽處看了一遍，依舊找不到人影。

泰萊在死者的口袋裏找出一疊場外投注彩票的存根，其中也有投注在「灰鼠」身上的獨贏和位置票。他回頭問張浩：「死者是否常常賭馬？」

「是的。」張浩到了這時候，担心捲入漩渦，不敢再作任何隱瞞了。

超人道：「你也跟風投注『灰鼠』這匹馬，是否死者也認爲必勝？」

「我不怕告訴你，首先是由於我被高利貸迫得太緊，想向老劉預先支上期工資，後來他知道我的困難後，千叮萬囑的叫我下注『灰鼠』，但切不可對任何人談及貼士之來源。我當然也只好答應下來。想不到却遇上了你……」張浩對超人他們談及經過時，不禁一再搖頭嘆息，當他望向死者的屍體時，又不願說下去。

泰萊道：「這裏還有一些字條，看來，可能又是非法外圍的馬纜之類。你先看看。」

說着，泰萊已將字條交給張浩。

張浩接過字條，瞥了一眼。

「是的，又是下注『灰鼠』和其他二匹熱門馬的外圍馬纜，其中一場已經勝出，除了『灰鼠』一場之外，另一場已被取銷。」張浩顯然也熟悉非法外圍的下注情形。

警車聲已在附近街道上响了起來。

探員許堅正匆匆回到現場來。泰萊對許堅道：「你對本市的非法外圍，似乎十分熟悉。是嗎？」

許堅點點頭，顯得有些尷尬。因爲泰萊畢竟是他上司，而非法外圍又是法律所不容許存在的。

但是，許堅在另一方面却也明白到：泰萊突然有此一問，必然是事出有因。同

時他也知道局長下令泰萊「休假」，他除了同情這位上司之外，也想明白他的心意。所以不應該說的，他都說了。

泰萊又對他說：「我不知道那老渾蛋是否讓我參加偵查此事，萬一我無緣參加，你得先注意這些非法外圍的單據。」隨即又將一叠由死者身上搜獲的字條，交給許堅探員細看了一遍。

警車停在地盆外面，一批在巡邏中的警方人員首先聞訊匆匆趕到現場來。他們紛紛向泰萊行禮及報到。

不久之後，更多的警方人員，包括了偵探人員和運屍車，也開抵了出事現場！剎那間，本來靜寂下來的地盆，又變得熱鬧非常。

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展開搜索和戒備。

法醫官匆匆趕到，替死者作初步檢驗，認爲死者死亡時間不會超過一小時。那應該是地盆下班後一段時間。

泰萊警司對一名到場的高級偵探幫辦道：「許堅探員對這件事比較清楚，目前我正在休假，以後請你跟他合作好了。不過眼前我有幾句話要問問張浩。」

張浩當時正接受探員的問話，泰萊警司過去問他：「死者是否經常有必勝的賭馬貼士？」

張浩道：「這點我倒不大清楚，我却聽到有人傳說他常常贏錢。但他從不肯把把賽馬貼士老老實實的告訴別人。這次若非我跟他借錢，而且說得聲淚俱下，相信他仍不會隨便告訴我。」張浩說到這裏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起來也是我自己倒霉，假如他早些幫我，給我貼士，我就不會被高利貸迫死了！」

超人在旁插咀道：「賭錢無必勝，你就是太過嗜賭，所以才有今天這日子。不過，只要你決心改過，高利貸那班人你根本不用害怕。我們自有方法對付他們。」

泰萊也聽超人談及過張浩的遭遇。因此泰萊也對張浩說：「你只要好好的跟我們合作，我的下屬自會設法爲你解決這件事；這是非法的，他們遲早被我們一網打盡。」至此泰萊又問：「死者是否與馬房中人認識？」

「我想應該是的，他賭外圍馬的貼士，顯然都是由圈中人所提供。」張浩又說：「不過他除了賭馬之外，其他方式的賭博，他也賭得很大。例如十三張，他經常在地盆內輸贏動輒數以千計。許多工友都欠他的錢。」

最後那一句，不但引起泰萊和超人的注意，也引起在場調查命案的探員的注意。立刻就有人問：「他多數跟那一班人聚賭？誰欠了他的賭債？」

毫無疑問，查案的探員們都不難想像得到：死者可能因賭積怨。所以他們要追究常常與死者賭博的人。

然而泰萊和超人他們，却把注意力放在馬場方面；他們都覺得當地的賭馬風氣太盛，注碼也實在大得驚人，難免會有人從中作怪。何況就以過去的紀錄而言，亦有過所謂「毒馬案」發生呢。所以他們決定把地盆命案的偵查工作，暫且交回警方處理。而泰萊和超人他們，則匆匆趕到馬場去。因爲有許多事情他們要弄清楚。

泰萊故意留下許堅探員，是希望他直接插手地盆命案，這樣子，他日如果他要知道偵查過程的細節，也總比較方便許多。因爲許堅畢竟也是他的心腹啊！

來到馬場時，大部份警方派來調查馬場命案的探員均已撤退。馬迷們亦早已星散。但是，賽馬公司的保安隊人員，却非常緊張地，分佈在各處把守。

泰萊警司首先跑到保安室去，豈料立刻就被人擋駕：「對不起！任何人不可以進入這範圍。」

泰萊警司心裏又生氣，又奇怪：「爲什麼？」

那名穿制服的保安人員道：「我們只是奉命行事。總經理吩咐，任何閒雜人等，一概不准入內。」

「我是警方人員，怎算是閒雜人等？」泰萊警司掏出他隨身携帶的證件來，讓那保安員察看。

那名保安員瞥了泰萊一眼：「原來閣下是警司。」

言下之意，似乎要放泰萊他們入內了。豈料就在這時候，有人由後面叫了過來：「什麼事？」

泰萊回頭一看，竟然是卓文。此人態度十分惡劣，氣焰萬丈，瞪住泰萊：「你又來這裏幹什麼？你不是休假麼？」

泰萊道：「我想找我的同事談幾句說話。」

「對不起，這裏出了事，我們不想多生枝節。」卓文大公無私地說，「閣下並未被委派處理此案，所以爲免麻煩，我勸你還是不要插手了。」

泰萊非常生氣，話也沒有多講半句，就帶住超人走了。

超人道：「你想入去幹什麼？」

泰萊道：「馬夫命案，灰鼠事件以及地盆的死者等等，我覺得彼此互有關連。這間賽馬公司，雖屬私人機構，我覺得這裏面彷彿內幕重重，所以我一定要入去看看。」

「你想入去實在易如反掌。」超人左顧右盼，「跟我來吧，我們到那邊去。」

時間已是黃昏，差不多天黑了。

超人低聲對泰萊道：「讓我先飛上去看看，如果沒有人，我再帶你入去。這樣豈非更方便麼？」

泰萊覺得也是道理，超人會飛，又何必求人？

只見超人伸臂屈膝，輕輕一彈，人已沖天而去！

這是馬場後牆，牆高二丈，上有鐵蒺藜，牆頭又鑲了碎玻璃。後面是一處空曠的沙地，通常是用來供馬匹散步用的。超人離地三丈，向內俯視，那兒靜悄悄的，沒有人，也不見有馬匹出現。可能大部份的人都下班去了。

超人緩緩降落地上，回到了泰萊的身邊，對他說：「裏面見不到有任何人，相信我們入去也未必有用。」

泰萊主意已定：「不，我們一定要入去看看。沒有人可能對我們更加有利，試試吧！」

超人無可奈何，惟有試將泰萊挾起，泰萊身裁高大，體重相當，所以超人感到十分吃力，但終於也成功地起飛了。只是

升空的速度比較緩慢而已。

超人挾住泰萊，泰萊從未試過如此離地飛行，心裏難免有些害怕。因爲萬一超人手一鬆，他勢必跌得半死，更不要說其他想像不到的意外了。

他們終於越過了圍牆進入沙圈之內。

那兒靜悄悄的，鬼影也沒有一個。超人正左張右望之際，突然聽到一種十分古怪的聲音，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當堂又嚇了一跳。

超人和泰萊回頭張望，這裏面根本就找不到第三個人。

泰萊問超人：「你剛才是否聽到有人在說話？」

超人道：「不似是鬼，又不似是人。那聲音很怪。」

泰萊又聽到一陣嘰哩咕嚕的聲音，循勢追踪過去，那是馬房，同樣見不到有人，却是一匹匹的馬。其中一匹白馬的咀也正在一張一闔的活動着，但是泰萊不以爲意。他繼續找向另一角落去。那邊還有許多馬匹。

超人却逗留在白馬的面前，原來他竟然聽到那匹白馬在說話：「朋友，你們想找些什麼？我可以幫你嗎？」

超人這一驚非同小可，事前他絕對想不到自己也聽得懂「馬語」。因此驚恐之餘，亦覺喜不自勝！

超人忍不住試一試問牠：「你可認識一匹叫『灰鼠』的貴族馬？就是今天開得天翻地覆的那一匹灰馬。」

「他媽的什麼貴族馬？」白馬的咀巴又在動：「那只不過是一匹雜種馬而已。講到血統，我比牠更貴族啦。」

超人當初只以爲自己偶然聽得懂馬語，却想不到這匹白馬還會聽人語！而且還會講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言俗語。

超人道：「你這麼說，也就是最低限度也認識灰鼠。」

「牠的風頭這麼勁，我當然認識牠。」白馬又提醒超人：「你現在站立的位置，剛好被電視眼到，保安員不久就會來，把你摒出去了，下次你來探望我，我教你用另一方法，可惜現在，我沒有時間教你了。」

超人抬頭一看，只見通道的天花板之上，有秘路電視裝置。其中一具鏡頭正對住超人站立的位置。

那邊傳來陣陣人聲與及步聲，果然出現了二名保安員，携槍執棒而來。超人並不担心他自己，只担心泰萊。只見他雙足一彈，一條人影冲天而上，飛到馬房的屋頂去了。

二名穿着制服的保安人員，其中一名手執無綫電對講機，由於他們轉過來時見不到有人，立刻就透過無綫電對講機問控制室：「這裏見不到有人啊！請說得清楚一些好嗎？到底是那一個馬房，那一個崗位？」

控制室憑住秘路電視的反映，發覺有兩個人偷入馬房之內，一個是光頭佬，另一個是年青人。所以透過無綫電對講機，立刻指揮二名保安員趕到現場去。但是現在只可以找到泰萊這個光頭佬。而超人却不知所踪。

那二名保安員找到了泰萊之所在，其中一名保安員很不客氣地說：「你可知道這樣闖入這裏是犯法的？雖然我也認得你是一名警司，但是，你別忘記，這是私人地方啊，我們一樣可以拘控你……」

豈料話未說完，那邊已見一匹馬在狂嘶，同時在欄邊跳躍不已！嚇得二名保安員急忙回頭過去查看。

泰萊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正想跟隨過去看看，就在這時候，却聽到有人叫他：「警司，向西走吧！我們暫時不要跟他們發生衝突。」

泰萊回過頭去一看，只見超人懸在半空，正在對他說話，而那二名保安員却無暇兼顧。

超人趁此機會，將泰萊帶上半空。同時對他說：「我找到了多少綫索。暫時我們不必再在這兒逗留了。」

泰萊問他：「你找到了什麼綫索？」

「有一匹白馬，答允幫幫我們。」

「什麼？你本是開玩笑吧？白馬？」

「是的，眞的是一匹馬——白馬。」

泰萊不知好氣還是好笑：「我知道你是超人，與我們人類大有分別，但是，你怎麼可能懂得馬語？」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馬語，那匹白馬跟我說話時，我聽得明白，我對牠講話時，牠也明白我的意思。這就是了。」超人說着，已飛出了牆外。

泰萊警司回頭看看，那兒入口處仍然門禁森嚴。

他們上車了，泰萊對超人剛才的一番話，仍然半信半疑：「你指那匹白馬有辦法幫得了我們？」

「是的，那匹白馬看來很有人性，牠答允代我追查馬佚命案的綫索。」超人說：「同時牠又表示：馬場內幕重重，要我們保密，否則牠會被人殺害云。」

「如此看來，我們總算是不負此行。」泰萊最後也只好相信超人的一番說話了。不過他又問：「你有沒有告訴他：我們要查的是一些什麼？」

「內幕啊！」超人道：「包括『灰鼠』之死以及發狂的原因，還有伺候『灰鼠』的馬夫之死的內幕等等。」

「這種事情，本來很難令人入信。」泰萊道：「但是，你本身是超人，就像你會飛，已經令人難以置信。不過事實上目前我們地球上的人類也能上太空去了，你們外星球人却比我們更具智慧，所以你聽得懂馬語，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了。」

超人道：「現在我們先找許堅探員，好嗎？」

泰萊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連晚餐也未吃，難道你一點也不覺得餓？不如先吃了飯再講。」

「這也好。」超人又說：「其實我最担心的，還是張浩他們，我不想見到他的家庭發生悲劇。」

「這件事看來很複雜，主要還是彩池太大，所以有人作怪。」泰萊又說：「我們在餐室裏，可以致電找許堅探員，看看地盆命案有些什麼進展。」

泰萊把車子開到一間餐室門外，那兒沒有停車位，但他當時已是腹如雷鳴，惟有把車子停在餐室門前的路邊；雖然那兒有告示：「不准停車」！

泰萊帶同超人入到餐室，這邊叫了吃的喝的，那邊就跑去致電找許堅。但許堅外出未返，泰萊知道他有一具隨身携帶的傳呼機，所以又再致電傳呼電台，叫許堅回電到這餐室找泰萊。

泰萊回到卡位來，超人對他說：「不如你自己吃，我想趕到張家去一次。」說着他就站了起來。

泰萊一手把他按下：「你急甚麼？難道你不餓？」

超人道：「我不覺得餓，所以吃不吃也不要緊。我最担心就是張浩一家人。不知怎的，我總覺得有人要對付他。」

「嗯——」泰萊想了想，終於說道：「那麼你去吧！」我留在這裏等許堅的電話。回頭我們在甚麼地方見？」

「你在這裏等我好嗎？」超人道。

最後超人將這間餐室的一張咭片帶在身邊，因爲咭片上印有這裏的電話號碼。超人就匆匆離去！

出到街上，超人竟到人跡罕見的僻靜街頭，才升空飛行，因爲他不想由於他的飛行而嚇壞了途人。

超人飛到高空之上，俯覽市區的夜景，繁燈點點，七彩繽紛，美不勝收，這麼美麗多姿的一個都市，誰會知道那漂亮的彩衣籠罩底下，有着那麼多的醜惡事情發生呢？

超人朝住一幢舊樓的天台俯衝下去，他記得那是張浩居住的地方。因爲目前市區還未拆的舊樓不多，較易辨認。

暗淡中，超人覺得那兒天台之上似乎有幾個人影閃動，他下意識地感覺到可能正有些事情發生，而且，發覺其中二人好像正是張浩本人。

因此超人立即減慢下降的速度，初時選擇天台水箱後面作爲他降落的最後着陸點。

超人的飛行術就有這種種方便，喜歡在那兒降落都可以，比起任何直升機都要方便得多。

他由水箱後面繞過去，天台欄桿那邊，果然有三個人影，從身形來分析，其中一人正是張浩；他被二名大漢分左右挾持着。張浩則站立在中間。

其中一名大漢惡騰騰地質問張浩：「你到底講不講？是不是要我把你推落街上去你才肯講？」

張浩被他們抓住，分左右挾持，按在欄桿之上，只要他們合力一推，張浩就會墮斃街上。

這兒雖然只有數層高，但五層高的舊樓離地只有六十呎過外。任何人由此墮下，亦必死無疑。

張浩嚅嚅着說：「我是眞的甚麼都不知道，叫我怎麼說呢？我只不過喜歡賭馬，他也喜歡，就是這樣。」

「他媽的！你這傢伙眞的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另一名大漢作勢就要把張浩推落街。

在這剎那間，超人本來可以立刻就採取行動，但是，他也實在想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到最後關頭，他不打算出去；也就是說，他也希望張浩對那二名不明來歷的大漢「招供」。可惜張浩仍然是那麼一句：「我是眞的甚麼都不知道……」

二名大漢突然冷冷地說：「既然如此，留着你也沒有用了，還是送你回老家乾淨得多！」

張浩被那二名大漢抬起雙脚，只要再出點氣力一推，他就會整個人墮落街道下面去！

張浩連聲求饒：「請等等，我願意講出我所知的。」

一名大漢道：「是你自己討苦吃，再要花招，老子可沒有耐性了。」

「貼士是老劉提供的。」張浩的身體被橫擱在欄桿之上：「你們應該知道老劉是誰啊。」

「地盤的管工麼？」一個大漢反問。

「是的，就是被人殺死的劉志祥。」張浩說。

「這麼看來，老劉與你當然是同黨，否則他怎麼會給你這麼準確的貼士？」另一名大漢又狠狠地問。

「不！不！他只請我做工。」張浩分明想置身於事外，「我只不過想向他借錢，他叫我照買那些馬就可以，不必向人借貸亦可斬斷窮根云。」

「好小子，算你會說謊。」二名大漢終於把張浩放了下來，張浩也舒了一口大氣。

超人躲在水箱後面，看得見各人的輪廓，也聽得清楚各人的談話。他依舊還是按兵不動。

他們之間的距離，只有丈許，天台之上，又是夜深人靜，所以超人估計過，如果要飛撲出去救張浩，不會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問題却是這件事，到底有些甚麼不足爲外人道的內幕呢？超人很想查個明白。

二名大漢似乎相信張浩，其中一人對他說：「今晚我們暫放過你，你絕不可將今天晚上的事告訴任何人，否則我們回頭再來找你算賬。」

張浩唯唯諾諾。

三個人影，離開了天台，轉到屋內去了。

超人不動聲色，悄悄跟在背後。直至二名大漢自行離去時，張浩正想轉身返入他居住的地方去，却給超人一手扳住肩膊：「請留步，我有話問你。」

張浩回頭一看，又是平空吃了一驚！

超人怕那二名大漢聞聲折返，立刻把手指放在唇邊，做了一個禁聲的手勢，然後指指天台上面。

張浩剛由天台下來，想不到又被超人迫上天台去，難免有些啼笑皆非。但終於也上去了。

超人問張浩：「他們是甚麼人？」

張浩道：「我也不大清楚。們找上門來，最先說是劉志祥的兄弟，說有話要跟我談談，後來才露出原形，迫我說出冷馬貼士的來龍去脈。唉！我如果有貼士，早就贏够還債，又何必借高利貸？」

「照你忖測，他們是何方神聖？」超人又問。

「嗯——」張浩很認眞地想了想，忖測着說：「可能會是一些非法外圍馬公司的打手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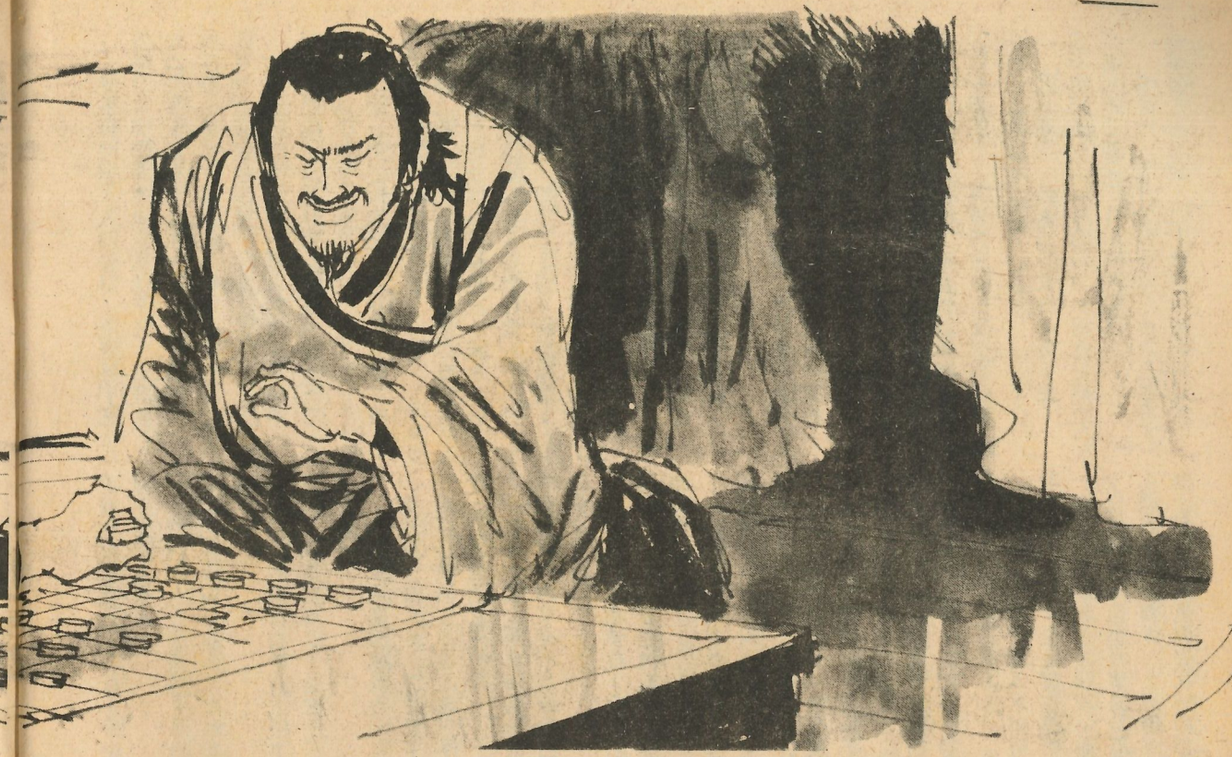
「奇怪！他們爲甚麼要找你呢？」

（未完）

情俠中篇倫理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要提文前

前文書至王烈和白牡丹躲在暗處看着一位中年儒士和一位老媼下棋，奇怪的是他們竟以活人作棋子，這棋戰實在太殘酷了，王烈現身大喝，阻止他們繼續以下棋殺人，突然一聲巨响，濃烟密佈，烟幕消失之後，下棋的中年儒士和老媼，以及充當棋子的青年男女全部消失不見，王烈和白牡丹到處搜索，竟無一絲踪跡。次日，王烈和白牡丹又四處搜尋也毫無結果，王烈單獨回到岸邊船上，發現連船家也失去踪跡，白牡丹也不知去向，王烈驚駭不已，誰知此刻却見中年儒士已坐在船頭，邀他下棋……

閻關求援手　另闢新途徑

中年儒士說到此處，慢慢舉起右手，曲指一彈，尋丈外的艙窗上的油布「卜」的一聲，破了個洞！然後他的話繼續下去：「如果你自信勝得了我，就以武力解決亦可！」

王烈心坎上好像挨了一記重拳，面色一陣蒼白；他曾經聽過「隔空點穴」和「彈指神功」一類的傳說，但是他祖父快刀翁告訴他，世上根本無此神奇功夫，說人的體能是有限的，一個人的指力再怎麼強，他所彈出的指風頂多在五寸之內有感覺，說到要傷人，那是萬無可能之事……然而他今天却親眼看見了！

他的臉色一陣白一陣紅，兩眼大睜，僵坐不動，成了個木雕泥塑之人。

好半晌之後，他才好像從死亡中復活過來的，輕輕長吁一聲道：「我祖父說：所謂『隔空點穴』和『彈指神功』全是言過其實的傳說……」

中年儒士接口道：「那是由於你祖父孤陋寡聞，有人說令祖與師抱眞，仇元凱等人是世上的頂尖高手，但在我眼光中，他們只是剛剛入學的學生而已！」

王烈衝口問道：「閣下今年多大年紀了？」

中年儒士道：「不要問我的年齡，說出來會嚇你一大跳，而且你也未必肯相信。」

王烈已完全被折服，所以很心平氣和的道：「說出來讓小可與聞與聞吧？」

中年儒士道：「我今年幾歲自己也忘了，只記得我過六十歲生日的時候，令祖才是個少年。」

王烈約略一算，不禁吃了一驚道：「這麼說，閣下已經一百二十歲以上了？」

中年儒士微笑道：「不談這個了，你現在快作決定，要下棋還是要動武？」

王烈呆呆望着他那張白裏透紅而且毫無皺紋的臉龐，心裏實在不相信他已年高一百二十歲以上，可是種種跡象又顯示他不像在說謊，這就使他爲之驚駭萬分；他知道有些功力高深的人能駐顏不老，但一個一百二十歲以上的老人能够「駐顏」到看來像個中年人，這眞是太不可思議了。

中年儒士催促道：「聽到沒有？你要下棋還是要動武？」

王烈深吸了一口氣，說道：「也許小可應該選擇下棋，但在下棋之前，小可有些問題要請教。」

中年儒士道：「這座小小的湖島屬於我與『棋后』所有，我們不希望凡夫俗子前來打擾，所以凡是上此島之人，合意者便留下來當作棋子，不合意者便打入地獄……我所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些！」

王烈道：「白牡丹和黑牡丹現在閣下手中？」

中年儒士道：「不，在『棋后』手中，不過只要你贏得了我，我可以請她放人。」

王烈道：「你說不合意者打入地獄，所謂打入地獄，是否表示死亡？」

中年儒士道：「跟死亡差不多。」

王烈道：「那麼，小可也是闖入者，爲甚麼你却要跟我下棋？」

中年儒士道：「幾十年以前，令祖曾經幫了我一個忙，所以我願破例給你一次機會，所謂祖上有德，蔭子孫。」

王烈追問道：「我祖父幫了你甚麼忙？」

中年儒士道：「令祖雖然幫了我的忙，但他自己並不知道，所以我也不想說明。」

王烈再問道：「你是不是傳說中的『洞庭君』？」

中年儒士微微一笑道：「小子，你的問題太多了，如果你不想跟我下棋，就只好當我的棋子！」

王烈道：「這不公平。」

中年儒士道：「怎說不公平？」

王烈道：「你是棋王，我下不過你。」

中年儒士道：「你要選擇動武？」

王烈搖頭道：「也不，你功力已在兩甲子以上，而我不過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强弱懸殊，動武也不公平。」

中年儒士略顯不耐道：「那你想怎樣？」

王烈道：「你釋放那二位姑娘和那位船家，小可保證今後不再侵犯此島便是。」

中年儒士搖頭道：「不行！」

王烈道：「有一點小可必須聲明：小可沒有權利以一盤棋來決定他們三人的命運。」

中年儒士冷笑道：「你錯了，他們的命運已被我所決定，如今我只是給你一次救人的機會而已！」

王烈道：「如是小可輸了呢？」

中年儒士道：「那麼立刻離開此島，永遠不得再來。」

王烈暗自盤算一番，覺得自己是應該跟他下一盤棋，這樣還有一絲救人的希望，當下點點頭道：「好！我跟你下一盤棋，不過我的棋力不高，你須讓我一車，這樣才是公平。」

中年儒士想了想，便從棋盤上取走一個紅車，說道：「讓你一車，便應該我先走。」

語畢，炮移中綫，架起當頭炮。

王烈問道：「要是和了呢？」

中年儒士道：「那就再下一盤，直到分出勝負爲止。」

王烈深深吸了一口氣，才下出第一步棋——炮八平五。

中年儒士不加思索，立即應以兵七進一。

王烈一看中央可吃，隨即炮五進四，吃下他的中兵道：「將！」

紅方仕六進五。

黑方炮二平五。

紅方馬八進七。

黑方炮五平九。

紅方車九平一……

一開始，王烈的黑棋就已吃了兩顆紅兵，他的戰略是讓子棋儘可能先吃對方的兵，然後再跟對方拚子，如能車拚車馬拚馬，那麼最後自家便可多出一車，萬一自家有失着，對方由於兵少了，就不能以兵當車發揮高手殘局的威力了。

這個戰略相當正確，可惜的是王烈棋差一着，當中年儒士的陣式佈成之後，王烈就再也吃不到紅方一子，雙方僵持了一會，王烈沉不住氣，冒險挺進，結果損失一馬，這一來他開始心慌了。

此後，紅方着着凌厲，攻勢極強，黑方顧此失彼，未幾又被吃掉一炮，王烈發覺形勢不妙，連忙全力撤防，但爲時已晚，紅方一連幾着巧妙的攻殺，黑方再被吃去一車，頓時一蹶不振，兵敗如山倒……

王烈看看已無法挽回，只好俯首認輸道：「你贏了。」

中年儒士收拾了棋子和棋盤，起身道：「你就開這條船走，永遠不得再來！」

王烈道：「如果再來呢？」

中年儒士冷冷一笑道：「再來，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王烈道：「有一天，當我自認可以贏你的棋的時候你也不接受我的挑戰麼？」

中年儒士道：「那時候你可以來找我挑戰，但不再讓子，你如輸了，就得變作我的棋子！」

王烈道：「我可以再問個問題麼？」

中年儒士道：「不一定會回答你。」

王烈道：「你和那『棋后』是何關係？你們爲何以活人來當作棋子？那『棋子』又怎肯爲你們的棋戰而死？」

中年儒士忽然微笑道：「這個問題，你可以去問一個人。」

王烈道：「誰？」

中年儒士道：「子母劍趙池！」

王烈一怔道：「甚麼？」

中年儒士不再回答，長笑一聲，身形騰空而起，一掠五六丈，飄落到湖面上，便施展那驚世駭俗的登萍涉水的功夫，踏波走向小島，一邊高歌道：「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范希文兩字關心，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過必醉……詩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見古人，使我愴然涕下……」

歌至此，人已到了島上，再一轉眼工夫就變成了一個小白點……

×　×　×

這天晚上，王烈悄悄的將一百兩銀子丟入船家的家，隨即動身離開了洞庭湖。

他並非打算就此不管，他決定絕不終止救人的事，但是他知道這不是憑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所以他想去求援。

找誰求援呢？

他認爲最適當的人選是金龍堡主仇元凱，因爲金龍堡距離洞庭湖最近，而且自己也可以順便向仇元凱解釋前日所發生的誤會。

因此，他連夜趕向金龍堡。

第二天，當金龍堡遙遙在望的時候，意外的却發現迎面馳來的七騎，王烈還在忖度對方會不會是金龍堡的人時，七騎已馳至近處——

果然正是金龍堡的人！

而且，爲首那人正是金龍堡主仇元凱，他後面六人，是文震宇、沈默、孟彬、葛崇義、王慧龍、慕容瑜；只不見韋仁師，可能因斷腕而留在堡中養傷。

王烈立即勒馬停住。

金龍堡主仇元凱一見到他，隨即勒停坐騎，目光炯炯的盯着王烈，冷冷問道：「王捕頭莫非是赴約而來的？」

王烈抱拳道：「正是。」

仇元凱冷笑道：「你那一刀打得眞好啊！」

王烈知他指的是自己以刀背敲斷韋仁師腕骨之事，當下再施禮道：「晚輩一時失手，正要前往貴堡負荆請罪。」

仇元凱道：「那位師姑娘呢？」

王烈道：「她不是師姑娘，她芳名白牡丹，乃是山海關公孫五娘的傳人……」

仇元凱目光一凝道：「公孫五娘？」

王烈道：「是的，可能仇堡主也不知道公孫五娘這個人，老實說晚輩也沒聽說過，但不論她是何方高人的門下，晚輩可以肯定說明的是：她不是師素貞！」

仇元凱道：「是或不是，老夫一看便知。」

王烈道：「仇堡主若要見他，就得帮晚輩一個忙，因爲她被『洞庭君』夫婦擄去了。」

仇元凱面色遽變道：「哦？洞庭君夫婦？」

王烈道：「也許他不叫『洞庭君』，但目前只能這樣稱呼他……」

當下，便將自己和白牡丹在鬼風港的遭遇細說出來。

仇元凱聽一句面色變一下，聽完之後，面上已無一絲血色，看得出他心中驚震已極。

王烈最後問道：「仇堡主可知那『棋王』和『棋后』究竟是何許人？」

仇元凱表情很激動，沒有回答王烈的話，整個人好像跌入甚麼深淵似的，驚愕良久之後，才連連搖頭道：「不可能！不可能！」

王烈問道：「何事不可能？」

仇元凱忽然反問道：「你見到的那個中年儒士大約多大年紀？」

王烈道：「晚輩看他不過四十出頭，但他自稱已一百二十歲以上。」

仇元凱雙眉鎖緊，沉思了片刻，忽然拉轉馬頭道：「大夥兒回堡去吧！」

文震宇等六人一聽堡主下令回堡，雖感奇怪，却不敢違拗，只好跟着紛紛撥馬準備回去。

王烈着急道：「堡主慢走，晚輩有一事相求！」

仇元凱回頭冷冷道：「何事？」

王烈道：「仇堡主想必知悉那『棋王』和『棋后』的底細，若有原因不便賜告，那也不妨，但眼下有兩個姑娘和一個船家落在他們手中，生命危在旦夕，希望仇堡主看在道義份上，協助晚輩——」

「不！」

仇元凱一口拒絕，語氣異常冷峻：「老夫不知道他們的底細，也無力拔刀相助，抱歉！」

語畢，揮臂喝了聲「走！」就像逃難一般，趕着文震宇六人急急而去了。

王烈怔在路上呆呆望着他們遠去不見之後，不禁長嘆一聲道：「這下完了。」

他完全沒有想到仇元凱會拒絕自己的要求，因爲在他心目中，仇元凱是位古道熱腸的老俠客，他們金龍堡之能有今日在武林中擧足輕重的地位，全是他仇元凱一生行俠仗義所建立起來的，何以今天一聽到中年儒士這個人竟然一反常態，落荒而逃？

他不懂，他只知道中年儒士和白髮老媪的可怕一定遠遠超過自己的想像之外，要想了解「棋王」和「棋后」的底細，好像只有去找子母劍趙池了！

×　×　×

百劍堡，在山西恆山北方七十里處。武林中的「一莊二堡三家門」，山西獨得其二，即是一代儒俠師抱眞所建於恆山的「歸來山莊」，和子母劍趙池建於渾源縣內的「百劍堡」，這一莊一堡，若論聲望，自是「歸來山莊」大於「百劍堡」，因爲師抱眞是人人敬仰，衆望所歸的一位大俠，但若論勢力，則是「百劍堡」大於「歸來山莊」，原因是趙池兒女衆多，門徒亦衆，堡中高手如雲，就如雲溪的「金龍堡」一般，無疑的已執山西武林的牛耳。

王烈本想先去歸來山莊拜訪師抱眞，但因急着想解開「棋王」和「棋后」的謎團，便先到達百劍堡。

子母劍趙池聞報王烈到訪，心中雖感奇怪，仍立刻命大兒子趙東星將其迎入，在客廳上接見。

「晚輩王烈，拜見趙堡主。」

「不敢，王捕頭請坐。」

雙方分賓主敍禮坐下後，子母劍趙池很禮貌的問起快刀翁王遨的近況：「多年來未曾拜候令祖，他老人家近來好麼？」

王烈欠身道：「謝趙堡主關懷，家祖父託福粗安，由於年事已高，最近不常到外頭走動了。」

趙池笑道：「王世兄年輕有爲，據說在太原幹得有聲有色，這回遠道來此，莫非爲了辦甚麼重大的案件？」

王烈謙虛道：「趙堡主誇獎，晚輩愧不敢當，晚輩這回前來貴地，確爲辦案不錯，但非是公務，事實上晚輩已請了一年長假，如今的身份已非太原捕頭了。」

趙池「哦」了一聲道：「這麼說，王世兄是爲處理私事而來的？」

王烈道：「正是。」

趙池問道：「可有敝堡效勞之處？」

王烈道：「不敢，晚輩此來，主要是想查明令郎遇害的眞相。」

趙池一聽，登時面現憤懣，嘿嘿乾笑兩聲道：「王世兄這麼說，可把趙某人攪糊塗了，小兒被師素貞所殺乃是不爭的事實，還要查出甚麼眞相呢？」

王烈道：「趙堡主能否冷靜的聽晚輩把話說清楚？」

趙池點頭道：「好的，你說。」

王烈道：「殺害令郎之人，不是師素貞。」

趙池差點跳了起來，滿面驚愕道：「這……是誰說的？」

王烈道：「師素貞說的！」

趙池一怔，繼之仰頭哈哈大笑，道：「你相信她的話麼？」

王烈點頭道：「相信。」

趙池笑聲倏斂，以驚疑和憤怒的眼光看着他，說道：「王世兄，趙某人聽說你在太原破了不少奇案，今天聽你這句話，趙某人倒要懷疑那些奇案你是怎麼偵破的了。」

王烈不在乎他的諷刺，微微一笑道：「趙堡主，晚輩不是在袒護師素貞，請勿誤會。」

趙池面色陰沉了下來，冷冷道：「小兒分明是師素貞殺害的，你却說不是她，這不是袒護是甚麼？」

王烈道：「趙堡主認定令郎是死於師素貞之手，這也只是一種推斷，並無確鑿證據，是不？」

趙池沉聲道：「難道你有證據證明小兒不是師素貞殺的？」

王烈道：「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深夜，晚輩在衙內處理一件公務……」

他將師素貞引自己出城相見，請求爲她伸冤昭雪的經過，詳細的說了一遍，最後說道：「她承認殺了金龍公子仇香，如果令郎是她殺的，她爲何又要否認呢？」

趙池臉色鐵青道：「就憑這一點，你便斷定小兒不是她殺的？」

王烈道：「這只是一個佐證，所以晚輩認爲有深入追查的必要，在案情未明之前，她只是個可疑人物罷了。」

趙池冷然道：「你見過師抱眞了？」

王烈搖頭道：「還沒有。」

趙池道：「你知道我和仇堡主給他兩個月的時間，要他擒獲女兒交給我們發落這件事麼？」

王烈點頭道：「知道。」

趙池道：「兩個月的期限，現在還剩下四十二天，在此之前，趙某人不會有任何行動，如果你要追查，在此期限之內，我不加干涉。」

王烈道：「師姑娘要求仇堡主給她七個月的時間，等她分娩之後，她將主動去見仇堡主，以她一命抵償她殺害仇香的罪過……」

趙池面色一變，問道：「她……她懷孕了？」

王烈道：「是的，她腹中所懷的是令郎的骨肉，她和令郎情深似海，希望生下孩子再死。」

趙池聽了這話，神情很是激動，道：

「原來……原來他們已經……不對，她怎知懷的是我兒子的骨肉呢？」

王烈一直很心平氣和的跟他說話，這時一聽他竟然懷疑師素貞懷的不是趙南星的骨肉，登時大感不滿，眉頭一皺道：「趙堡主，你認爲大儒俠師抱眞的女兒是個不三不四的姑娘麼？」

趙池輕哼了一聲，岔開話題道：「那麼，她爲何殺了仇香！」

王烈暗忖道：「王烈啊，你從來不說謊話，但這回情形特殊，爲了一個姑娘的名節，你只好說謊一次了。」

當下答道：「她殺死仇香實屬意外，當時她正在悲憤頭上，仇香不知她情緒惡劣，說了一些輕薄的話，她一時忍耐不住，終於鑄下大錯。」

趙池沉默了半晌，凝聲道：「如果這些都是事實，她爲何不現身親自說明？」

王烈道：「她怕仇堡主不諒解，但最主要的是她想生下孩子。」

趙池道：「王世兄，有一點我要告訴你：小兒南星雖已成年，可是從未出過遠門，他沒有與任何人結過樑子。」

語聲一頓，繼道：「換句話說，除了師素貞可能誤會小兒遺棄她，憤而殺害小兒之外，別人沒有理由要殺害小兒。」

王烈道：「師素貞已懷孕在身，爲了腹中那塊肉，她會殺害令郎來洩恨麼？」

趙池道：「人在憤怒的時候，是會失去理智的。」

王烈道：「女人的名節重於生命，未婚生子是非常可怕的事，任何女人處在這種情況之下，大都會委屈求全——」

趙池截口冷笑道：「不一定吧。」

王烈道：「趙堡主說別人沒有理由殺害令郎，這一點晚輩也有一點意見，如果是某人的陰謀嫁禍，目的是要挑起貴堡與師抱眞結怨，似乎並非不可能吧。」

趙池面色一變，默然不語。

王烈吐了口氣道：「總之，趙堡主如果認定她是殺害令郎的兇手，非要她償命不可的話，那也不必急在一時，等她生下孩子，她會主動上門償命，她另一個要求就是不要再去找她父親的麻煩。」

趙池冷笑不語。

王烈聳聳肩：「這本來不關我事，晚輩只是覺得她太可憐，因此決心辭去捕頭之職，以個人的身份來追查此案，無非是同情一個弱女子而已。」

趙池想了想道：「好，我答應你。」

王烈欠身道：「謝謝，另外晚輩有一事要請教的，此事與令郎及師素貞均無關連……」

趙池目光一注道：「何事？」

王烈道：「關於『棋王』和『棋后』的事。」

趙池剛才是差點跳起來，這回是眞的跳起來了，他的面色一下問蒼白如紙，駭然道：「你說甚麼？」

王烈一看即知他知道「棋王」和「棋后」的底細，心中很高興，道：「就是在洞庭湖鬼風港出沒無常的『棋王』和『棋后』，晚輩想了解他們的底細。」

趙池驚望他片刻，忽然面容一整，恢復了常態，坐回座位道：「趙某人聽不懂你在說甚麼，所謂『棋王、棋后』，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王烈笑了笑道：「趙堡主如不知『棋王』和『棋后』的來歷，剛才怎的那樣吃驚？」

趙池把臉一沉說道：「我完全不懂你在說甚麼，我不認識甚麼『棋王』和『棋后』！」

王烈道：「他們也許另有名號，男的可能叫『洞庭君』，女的可能叫『龍女』，男的貌似中年而自稱已年高一百二十歲以上，女的滿頭白髮，看樣子有八十歲以上了。」

趙池連連搖頭答道：「不認識，不認識。」

王烈又說道：「這件事的起因是這樣的……」

當下，又將白牡丹請求協助救人，以及後來所發生的怪事說出來。

趙池好像很不安，煩躁地道：「此事與趙某人八桿子打不上，爲何來問我？」

王烈道：「是『棋王』要晚輩來問趙堡主的，當時晚輩問他：『你和棋后是何關係？你們爲何以活人來當作棋子？那些棋子又怎肯爲你們的棋戰而死？』他的回答是要晚輩來向趙堡主請教！」

趙池面孔一陣收縮，好像一隻被逼得無路可逃的野獸，目中突露凶光道：「這是胡說，這是一派胡言，我根本不識得他們——王世兄，你少來惹我。」

說着，目中凶光熠熠，看樣子隨時準備從座位上撲出殺人似的。

王烈一看這情形，心知自己是觸及他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目前他可不想跟他鬧翻，故不敢再問，拱手道：「趙堡主請息怒，晚輩想了解『棋王』和『棋后』的底細，無非是希望救出那兩位姑娘和那位船家罷了，既然趙堡主不知他的底細，那就不提算了。」

趙池冷哼一聲道：「你還有事麼？」

言下之意是：如果沒有別事，你可以走了。

王烈微微一笑，起身一揖道：「晚輩將於近日內着手追查令郎被殺害的眞相，希望趙堡主鼎力相助，今日暫且告辭。」

趙池冷冷道：「北星，送客！」

當他的四子趙北星送王烈走出客廳之後，他立刻召長子趙東星到身邊，向趙東星低聲道：「東星，這小子十分麻煩，你想個法子把他……」

語至此，做了個刀砍的手勢。

× × ×

次日一早，王烈抵達歸來山莊，造訪大儒俠師抱眞，這是他第二次前來歸來山莊，第一次即是師抱眞五十大壽那一天，他代表祖父前來賀壽，曾在壽宴上表演了一手刀法，沒想到才隔了一個多月，今日再到此地時，却已是——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早在二三年之前，有一次快刀翁王遨與大儒俠師抱眞在江湖上相遇，兩人把酒言歡之際，快刀翁就曾爲自己的愛孫向師抱眞求親，當時師抱眞並未拒絕，只說女兒年紀尚輕，打算再過一兩年才讓她出嫁……王烈也知道這件事，只因公務繁忙，一直未曾有積極的表示，直到他祖父要他

前來歸來山莊賀壽，他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他以爲憑着自己的一點小小的成就只怕配不上師素貞，故此到達歸來山莊時，並未把祖父致師抱眞的親函交出，後來他看出師抱眞有從仇香、司徒皓和自己三人中挑選一個乘龍快婿之意，就更不敢交出祖父的信函，他覺得女兒是人家的，師抱眞是有權挑選一個最傑出的青年來做他的女婿……也幸虧他不積極，所以後來聽到師素貞與趙南星私奔的消息時，才能付諸一笑。

不過，他心裏畢竟也有幾分惆悵，因爲他早就聽說師素貞才貌雙全，是個相當出色的姑娘，因而有「自恨尋芳到已遲」的感慨。

如今，他只有把前此的一段遐思深埋心底，只覺得自己若能爲她做一些事，未嘗不是一樁值得「欣慰」之事……

當僕人領着他進入山莊時，見到莊中一片冷冷清清的，他心中更是感慨萬端，忍不住開口問道：「貴莊之人都到哪裏去了？」

僕人神情落寞的答道：「都出莊尋找我家小姐去了。」

王烈道：「哦……他們若是找到你家小姐……」

僕人嘆息道：「當然只有交給他們百劍堡和金龍堡發落！」

王烈也不禁嘆了口氣，暗忖道：「可憐的姑娘，妳只不過愛上了一個青年，結果却落得如此悲慘，這究竟是誰攪出來的手段。」

老遠的，他就看見大儒俠師抱眞站在書房門口等候，他連忙快步趨前，拱手道：「晚輩冒昧造訪，師莊主幸勿見怪。」

大儒俠師抱眞報以一個苦澀的微笑，說道：「王世兄別客氣，請進來說話！」

兩人進入書房敘禮坐下，僕人獻上香茗，師抱眞令其退下，便長嘆一聲道：「王世兄，我首先要向你致最大的歉意！」

王烈欠身道：「師莊主此言怎講？」

師抱眞道：「二三年前，令祖曾向我提親，當時，——」

王烈忙道：「莊主快不要這麼說，晚輩今日造訪，是要告訴您一件事。」

師抱眞道：「甚麼事？」

王烈道：「晚輩曾見到令嬡。」

師抱眞聞言霍地站起，神色嚴厲的問道：「她在哪裏？」

王烈道：「莊主請勿激動，聽晚輩詳細道來……」

於是，他又將師素貞要求自己替她伸冤昭雪的事說了一遍。

師抱眞駭異已極，道：「這……這些都是眞的麼？」

王烈說道：「令嬡既然坦白承認殺了仇香，如果趙南星是她殺的，她又何必否認？」

師抱眞面上起了強烈的痙攣，又驚又怒道：「這個賤婢，原來她已經……」

王烈道：「莊主請聽晚輩一言，晚輩雖然尚未成家，但關於男女之情倒也懂得一些，人的七情六慾是與生俱來的，尤其當中一個『情』字，更是千古難破，男女情竇一開，往往非禮教所能約束；令嬡愛上趙南星並沒有錯，錯在她不幸生爲你的女兒！」

師抱眞是飽讀詩書之人，一向最重視理論，一聽他講起道理，不覺豎起了耳朵，待聽到最後一句，不禁愕然道：「怎麼說她錯在生爲我女兒？」

王烈道：「晚輩實話實說，希望莊主不要生氣。」

師抱眞道：「你但說無妨。」

王烈道：「當初莊主如不反對她與趙南星交往，讓他們有情人終成眷屬，就不會發生這許多不幸了。」

師抱眞大怒道：「胡說！」

王烈笑道：「請勿生氣。」

師抱眞本是謙謙君子，待人接物一向是彬彬有禮，從來沒有對人出過一句惡言，這時衝口而出之後，立刻發覺自己不該對王烈發火，一時爲之臉紅耳赤，訕訕地道：「抱歉，師某人失態了。」

王烈道：「不要緊，該怪晚輩口沒遮攔。」

師抱眞喟然道：「你說得對，如果她不是我的女兒，就不致發生這種不幸！不過，如果我還有一個女兒，如果她再愛上了趙池的兒子，我還是要反對到底！」

王烈早就風聞他和趙池不睦，認爲了解他們之間的過節說不定有助於破案，當下問道：「爲甚麼？」

師抱眞不答。

王烈道：「莊主與趙堡主是否有某種恩怨？」

師抱眞目凝虛空，緩緩道：「不提這些了！」

王烈道：「晚輩打算追查趙南星的死亡眞相，還令嬡的清白，所以希望多了解一些事情……」

師抱眞忽然冷笑道：「你是否懷疑趙南星是我師抱眞殺害的？」

王烈搖頭道：「從來沒這樣想過。」

師抱眞道：「既然你肯定我不是兇手，那麼一切就不必多說了！」

王烈道：「莊主今日已知趙南星是非令嬡所殺，莊主是否因此已知殺害趙南星的兇手是誰？」

師抱眞搖頭道：「不知道。」

王烈道：「兇手要殺害趙南星，顯然是一種嫁禍及借刀殺人的手段，他要陷害的對象分明就是師莊主，莊主可否就這一點來臆測推斷？」

師抱眞道：「師某人數十年來承武林朋友抬愛，常爲魯仲連，爲人仲裁排解則有之，却不曾與人結怨，實在想不出誰會來陷害我。」

王烈問道：「確確實實未曾與人結過怨？」

師抱眞道：「不錯！」

王烈問道：「與趙莊主不睦之事不算麼？」

師抱眞神色一冷道：「師某人與趙堡主並無過節，我們之所以少有交往，只不過是……」

王烈見他遲遲不說明，便追問道：「只不過是甚麼？」

師抱眞顯然很不喜歡提起這件事，眉頭微微一皺道：「王世兄，如果你想查明趙南星的死亡眞相，最好另闢途徑，從這方面追查是不會有結果的！」（未完）

前文提要：

徐龍飛忽然退隱，江湖上的人很多猜疑，都摸不着頭腦，原來在中年時他遇上勁敵，一對比他大的夫婦阮十全和門秋月找上門來，以一比二對敵，雖然殺死這對老夫婦，自己也受了傷，知道此事的只有他的媳婦王小怡——也是他的情婦，王小怡也因此而懷了孕，他吩咐將未出世的孩子，寄養在艾家，他知道兒子知道此事，希望兒子休掉她，自己也遠離他們退隱了，後來王小怡被絕後劍高手官同變爲情婦，也知道徐龍飛和她的醜事，也想攪垮長江鏢局，而鏢局由艾可參加以後，採取硬派作風……

採強硬路綫　對付黑勢力

官同道：「不是，他怕我忍不住試試你武功，所以有此囑咐。我的確應該聽他的話，要不是我練過一招『絕後劍』，恐怕連講一句話的機會都沒有了。」

原來他鞋跟後面，伸出的兩支尖刃，叫做絕後劍，申公超總算多見識一種絕藝了。

官同掏出一個三寸長兩寸寬的扁扁金盒，拋給申公超，道：「這件物事你可見過？」

申公超聲音微變，說道：「是我送給一個人的。莫非這是可以使我有嫌疑的證物？」

「不是，只想請你鑑定是不是你送人的原物？」

「我肯定是，」申公超在微光下，仍然能以過人的眼力，看見金盒上雕鏤的龍鳳精美花紋。「這是我訂做的胭脂純金盒子。」

「不一定。」官同說：「我們在京師又找到兩個，跟這個一模一樣。」

「哦？也許那銀匠後來又打造同樣的金盒吧？但我當然還有法子查得出是不是我的。」

「可是務必請你快一點，有人說是你送給他的，但我們不相信，因爲這是第三個一樣的金盒了。」

申公超面色一變道：「那人是誰？」

官同聲音放得很輕：「從前是徐東風的老婆，聞名王小怡。我們不知道你爲何送這個純金胭脂盒給她，我們亦不想知道。只要知道這個盒子的確是你送給她的，並沒有被別人掉換過，你們就完全牽扯不上了。」

申公超沉聲道：「你們怎知有這麼一個金盒在她那兒？」

官同微笑道：「我已告訴過你，另外還有兩個。我們不難找到打造的匠人，從他口中，不但知道你也有一個，還知道你送給誰。」

申公超自問沒有甚麼不安之事，所以懶得追問案情。當即揭開盒蓋，小心嗅聞了一陣，道：「是我花了不少錢在蘇州特別訂製的胭脂香味沒錯。可是……」

他又細細嗅聞一陣，說：「好像另有一點別的味道，這是怎麼回事？」

官同笑容充滿狡詐和得意，道：「對了，我聞了一陣就會頭昏，你難道毫無感覺？」

申公超定一定神，道：「眞有點頭昏呢！」

官同吃吃笑道：「當然啦，這五天以來，你每天喝的陳年花雕都滲有白蘇香末。這種東西既能使酒味更香醇，又對人體無害……」

「你究竟說甚麼？是誰放那種藥末的？」申公超斥詰時，暗中一提眞氣，發覺渙散沉滯，竟已剩下不到五成功力。

「放藥之人反正是這杏花樓的妓女，名字不要緊。要緊的是你一聞了金盒內『龍腦百鳥涎』，你血液中那無毒無害的白蘇香末立刻變成很可怕的東西。平常人還不打緊，但越是內力深厚武功高強之士，就越糟糕。」

「你絕對不是王禹手下。」申公超一面說，一面極力提聚內力：「你到底想要甚麼？」

官同嘖嘖兩聲，道：「你最好別妄想提聚內力，更休想拚命一擊取我性命。你的腦子如果還會轉動，就應該想得到連峨嵋魏離也不敢用的招數，我不但用了，還安然無事跟你說着話，這證據還不够充份麼？」

「你爲何不以武功堂堂正正擊敗我殺死我？看來你好像有這種能力……」

「啊，不，不！一味以武功相拚，我可能有失手之時。這不是萬全之策。所以我除了武功之外，必定再用點手段。這樣對我健康比較有益，你不會反對吧？」

反對又如何呢？這分明是氣人的話。申公超決定捨命出手，當下再提眞力，忽然發覺只剩下兩成功力而已。現在連稍有眞功夫的人都拚不過了，何況是這個傢伙？心下長歎一聲，從袖口一個特製小袋摸出三粒餵過劇毒的金星芒。

他可眞怕自己等一會連自殺的氣力都沒有，趕緊以扼腕太息的姿態把三粒金星芒都深深刺入腕脈內。

由於他對芒上劇毒有相當抵抗力，所以一時還沒有猝然死亡。不過他已開始微微而笑。

「你不必開心。」官同靜靜瞧他一陣，才道：「我根本早知你袖口有餵毒金星芒。你既是用來對付你自己，我想來想去找不出阻止的理由，便讓你做算了。」

「吓？你早已知道？誰告訴你的？」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司馬翎・文　黃耀基・圖

倚刀春夢

「王小怡，她這一個月不肯讓你上床，也是我教她的。這樣你更忍不住要跑杏花樓，而我也就有機會讓你多吃點白蘇香末了。」

「是她？」申公超楞一下，這時連死亡也忘記了。「爲甚麼她聽你的？你們幾時併上的？」

「目前還未併上，但她答應我，你一死她就是我的。」

「她爲何想我死？」

「當然是因爲徐東風曾是你的女人之故。」

「唉，那是過去之事，又是徐東風自願的。我對她，提都沒有提過，她怎能得知的？」

「簡單之至，我告訴她就行了。我還告訴她，徐東風這幾年仍被你敲詐勒索，所以她忽然恨死你，哈哈哈。」

申公超瞠目結舌，記起最近收到徐東風簽發的一張萬兩銀票。他一直不明其故，還以爲徐東風暗示要他相見。他猜是這樣猜，却沒有去找徐東風。

老天，那張銀票放在那裏？一定給她看見了，就算他悄悄去兌現，錢莊之人也可以證明這回事。而這就是「勒索」的鐵證了。

「你腦子大概已開始麻木，我不妨告訴你三件事。第一，我不喜歡徐東風老是記掛你。第二，我既除掉情敵，又可以利用你威脅他甚至勒索他。我會找一個擅長假冒筆跡專家，替你寫幾封肉麻情信，我給他看看，他一定憂心如焚，多少錢都得乖乖拿出來。」

僅僅是這兩點已經惡毒可怕無比，第三點不知道還有甚麼花樣？申公超舌頭已有點不聽話，吶吶道：「你眞是……惡棍……下流胚子……」

「對極了，有人叫我天下第一惡棍，簡稱第一惡棍，就是區區在下了。至於第三點嘛，也很有惡棍本色，那就是我會砍下你的四肢，尤其是毒芒所刺的手，一定要消失。這樣就算你已有了佈置，會有人爲你中毒芒而死之訊號而報仇，却也弄不清你的死亡是不是眞的用毒芒自殺。我便很有機會把他找出來，反而來一次斬草除根……」

申公超忽然仆倒，使他話聲中斷。

他沾沾自喜地動手做他剛剛所說之事，同時還想到不但王小怡落入掌中，那徐東風也一生一世任由擺佈了……

× × ×

長江鏢局上上下下的人，都懷着秘密的緊張，同時人人都大爲忙碌起來。

他們暗暗緊張的是，既然鏢局決定走强硬路綫，從此不再花大把銀子應酬拉關係，也不向天下水陸幫派以及特別黑勢力送禮付錢，不拜任何碼頭。這一來，用手腕用銀子換來的太平日子於焉結束，賣命流血日子從此開始了。

人人忙碌的原因有三。一是新增設的糧棧，要動用極多人手。二是立即開始的嚴密防衛體系，準備應付任何挑衅及攻擊。三是鍛練武功，此是與每個人切身安危有關，所以屬於自動自發的，不須別人督促。

我可以想像得到全國各地分局的人，都像總局一樣緊張忙碌。但令致這種情形發生，要負很大責任的我，却是最不緊張最不忙碌的人。

若說我也忙了一陣，那也不過是跟各種人談話，以便了解天下武林近來有些甚麼人才？江湖道上最新形勢如何？

談話對象不但有方少眉寇澤之等人，還有幾位老人家，例如寇和公孫他們的父親。與徐慕龍談得最少，因爲他負責創設糧棧，簡直忙得不可開交。

我單獨住在鏢局內一層小樓上，不要婢女僕婦，因爲目前來說我還不知道可以信任誰？所以我不要身邊有任何人。

在樓上我可以看見左方那個院落部份情形。那個院落是徐慕龍搬回鏢局後的住處。晚上其中一個房間老是燈燭明亮，我有時到處巡視，偶爾在高處隱約看見徐慕龍坐在燈下，他坐得挺拔高傲，却顯得有點孤獨。

他究竟正在想甚麼呢？或者要做甚麼？他已經是很有錢的人，但他仍然決心追求更多財富。他當眞是像表面上那麼重視金錢的人？

有時我會想到，徐慕龍至今獨身，但在外面有沒有眞正知心的女人？他爲何廿六七歲還不成家立室？他不會也是同性戀者吧？假如他不是，那麼以我艾可的姿色，他看得上眼看不上眼呢？

視察每一個主腦人物是我最要緊的一着。寇澤之和公孫偉意是我的助手，每天都跟我在一起，以我看來，這兩人武功相當紮實，而爲人都屬於誠實忠厚那一類。

方少眉也不時會見到，因爲他不但居住於鏢局內，而且我可以直入他內宅，如果我是男人，就沒有這個方便了。

他的妻子姓李，是個嬌小美麗婦人。可是有時她會不覺露出母鷄似的神情，袒護方少眉，此時她眼中便會閃動凶悍光芒，好像那俊秀斯文的方少眉是她的兒子而不是丈夫。

他們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大的十三，小的十一。都長得很漂亮聰明。

方氏夫婦現在仍是有生育能力的年紀，但何以十一年前生下了女孩子之後，就再沒有孩子了？我雖不明白，但也沒有多想。

方李氏幾次叫我挑兩個婢女使喚，我都拒絕了。有人服侍雖然很好，但不便之處很多。我何必找這個麻煩？

但沒有侍婢，我就只好親自去提熱水洗澡了。

越來越濃的暮色，使徐慕龍房間燈光更形明亮。我提着滿滿一桶熱水經過院門。院子內彷彿有人，但我沒有瞧看。

走了幾步，徐慕龍聲音叫住我。我回頭見他站在門口。我喜歡用很燙的水洗澡，不想躭擱，問道：「有事嗎？」

徐慕龍驚訝瞧我，反問道：「你手裏拿着的是甚麼？」

我瞧瞧自己雙手，除了水桶，桶裏裝着熱水之外，別無他物，而他即使很富有，有許多人服侍，總不成連水桶也沒有見過？若是見過，何須再問？這便是我爲何先瞧瞧雙手的理由。

「你看這像甚麼？」我聲音亦大有訝意。

「水桶，還有滿桶熱水。」他回答。

眞混蛋，既然知道，何故還問我？

而現在他以瞧看怪物的眼光，向我上下打量，最後顯示認爲我眞是怪物，無可奈何笑一笑，道：「沒錯，一桶熱水。我猜你居然是提回去，好洗臉洗臊之類。」

我心想熱水一定冷却了不少，此人眞莫名其妙，他到底想怎麼樣？

答案馬上出現，徐慕龍一步七尺，面孔幾乎快要碰到我的。如果他眼中沒有怒氣，又沒有露出潔白牙齒作咆哮狀的話，我一定會以爲他想親我。

「你爲甚麼要這樣做？」他來勢雖洶洶，聲音却低：「你想羞辱我是不是？」

我一頭霧水。我羞辱他？用一個水桶和一桶熱水？天下誰有這等奇怪本事？

我稍稍仰後一點，否則兩張面孔眞快要碰上了。雖然我不在乎被他佔點便宜，但我眼角看見院門那邊好像有人，這便不大好意思了。

「你爲何不叫婢女僕婦提水？別人看見了，會怎樣想？」

原來是爲了別人想法，我總算有點明白。

「人家知道我們還沒有窮到這種地步，那他怎樣猜測？他一定心中冷笑，徐慕龍好小氣，連一個丫環也不派給艾大小姐使喚。可憐的艾大小姐，居然要親自去打水，嘖，嘖，嘖……」

我反而微微而笑，輕輕對他說道：「別講啦，那個『人家』已經走出來了。再說，我的確沒有丫環呀，你有送一個給我嗎？」

他攤攤手：「我的確不知道。」

「世上很多事往往如此。」徐慕龍發出同情論調。

我却不肯罷休，瞪住衞遠問道：「那麼你知道些甚麼？」

「我反而知道主使的人。」衞遠舉手阻止我追問，又道：「此人就是『第一惡棍』官同。你們年紀輕，肯定跟他沒有仇怨，沒有過節。但年紀大些的人就不一定了。」

「這個名字不大响亮，但你既然說得這麼愼而重之，我也不輕視他就是了。」我說：「官同想對付誰？有甚麼目的？」

徐慕龍有點佩服地瞧着我，大概是因爲我每句話都鋒快如寶刀，都問到要害關鍵處。

浙省總捕頭衞大人反而好像變成嫌疑犯人。他連喘兩口氣才開口回答。但我却絕不相信這傢伙眞的那麼可憐無助。

「你和徐兄是第一目標。爲甚麼是你們兩個我可不敢亂猜。」

我却完全明白了。我是主戰的鷹派，徐慕龍是溫和鴿派。雖然我們路綫完全相反，但任何一人成功，長江鏢局都不會垮台。因此除了要弄垮長江鏢局的人之外，任何人都沒有其他理由會希望我和徐慕龍一齊死掉的。

那「第一惡棍」官同原來就是幕後人，寇澤之和公孫偉意大概沒有問題，但方少眉必定受他控制，不然的話，方少眉何必反對徐慕龍能安穩賺錢的主意？

「衞大人，你的消息一定準確？」我問。

徐慕龍一怔，看來又要生氣，我連忙又道：「對不起，其實是我自己不要的，方嬸跟我提過好幾次。你別生氣好嗎？」

我態度軟弱，聲音柔婉，大有乞憐意味。徐慕龍大概想不到我也有如此女性化溫柔的一面，登時楞了。

他後面傳來一個熟悉口音：「你們在談甚麼？不介意我參加吧？」

我一聽這熟悉口音，便斜眼瞧瞧那桶熱水，暗暗歎口氣，看來這桶熱水是浪費定了。

我們三人，在徐慕龍房間圍燈而坐，那桶熱水當然沒帶進來。現在還想那桶熱水幹甚麼？既然這個貌似老實其實很狡猾（這是我故意這樣想的）的衞遠忽然出現，他不是吃飽飯閒逛的人，那自然是有事了。

衞遠首先向我解釋：「我要徐兄想法子帶我進來，所以現在長江鏢局內，只有你們兩位知道我在這兒。」

我立刻完全忘記那桶熱水。「你是浙省總捕頭，爲甚麼要鬼鬼祟祟。而天下有名的長江鏢局少東居然也這樣做了，你們差不差勁了一點？」

徐慕龍笑笑，衞遠却是苦笑，道：「請妳想想看，如果有很多人私鬥，殺得刀光劍影血流遍地，我若是在場，應不應該加以阻止？要不要抓鬧事的人？」

「難道發生事情地點會在這兒？」

「你猜對了，否則，我何必怕別人看見？」

「對方會是甚麼人？」我問。「別告訴我你不知道。」

衞遠眼光射向徐慕龍，道：「令尊徐東風之死，也與官同有關，內情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你却可以相信我的情報。」

徐慕龍面色突然變得極之慘白，喃喃道：「吓？是他，我還以爲是爺爺……」

我大訝道：「甚麼？徐爺爺？你怎可能想到徐爺爺身上？他會揮刀殺死自己親生兒子？」

徐慕龍頹然搖搖頭，却終於講一句我弄得明白整件事情的話，他說：「唉，當然他沒有揮刀，但他跟我母親，唉……」

衞遠居然沉着如石像如山嶽，這個像伙假如不是傻瓜，那就是他早已知道內情，才不會爲此亂倫醜事而震動，我看他後者成份多一點，因此，他會不會還知道一些甚麼我不知道的內幕呢？

我決定試一試，瞧他究竟知道多少。

我聲音溫柔得連自己也不大敢相信：「我明白你心裏很難過，爲各種事情而難過。但正因如此，徐爺爺才派我來，他希望我做你的女人，妻子也好，侍妾也好。總之，我會在各方面幫你，直到你厭倦了，我會悄悄走開。」

徐慕龍一怔，好像直到現在才認識我，明亮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我。

衞遠那混蛋居然還像白痴一樣微微而笑，毫不動容。

這像伙一定完全沒有把我放在心上。他雖然有資格追求我（他尚未婚），但如果他看不上我，當然不會爲我歸屬別人而咨嗟不歡。

徐慕龍忽然伸手捏住我的手，道：「我很感激妳，我以爲在妳眼中，我只是個

坐享祖蔭的花花公子。」

他的手嫩白而溫暖，却傳來男性魅力，眞能使女人軟融而倒入他懷中。

衞遠直到這時才面色稍變，道：「你們別這樣，我們先談公事，後談私情好不好？」

啊，他居然受刺激不過而放棄石頭人姿態，難道這「狡猾」像伙心中有我？

徐慕龍訕訕收回手掌，我仍要刺激衞遠，道：「這也是公事呀，衞大人，因爲徐爺爺吩咐的事我認爲都是公事。」

衞遠皺起雙眉，道：「徐老爺子一定沒有這種吩咐，你不必騙我。」

「那麼我是假傳聖旨了？是不是？但如果徐慕龍只收我爲姬妾，你以爲我很歡欣若狂？我爲甚麼要假傳聖旨？」

「對，她沒有理由騙人，這樣做對她有甚麼好處？」徐慕龍不滿地瞪衞遠一眼，我在斜對面，看見他眼中威稜精光一閃再閃。

我心頭大震，我的老天爺，難道他竟然修習那種威力絕大能够速成的「獨陽功」？威力大而又能速成，當然是好事。但這種功夫練到第七層以上，就永遠不能生兒育女。更進一層之後，連女人也不可以碰。這個「碰」並不是一般碰觸之意，而是不能與女人發生性愛，一旦跟女人上床做愛之後，當即功散內傷，雖不至死却也變得相當衰弱！

幸而凡是「獨陽功」煉到第五層起，此人就已經自然排斥女性，到第八層時，更是休想他伸手去摸女人。

徐慕龍的情況看來最多只到第七層，所以他還會摸摸我的手。在他來說，可能已是對我最特別的了。不過他這樣子却也已休想有任何兒女了。

衞遠也似乎有所警覺，凝眸瞧着徐慕龍好一陣，才道：「我有一個建議，等這件事過去了，而我們在家僥倖都還活着的話，我帶你們去見一個人。同時也要對付一個極之可怕的人，那時候一些秘密我不再是猜測而是可以證實了。」

我立即猜測到他口中所謂極之可怕的人必是「第一惡棍」官同。此人既是想弄垮長江鏢局的幕後人，我當然要會會他。但這個人躲在那裏？衞遠眞有找到他的本事？

衞遠指指廊上懸掛的一盞風燈，說：「那盞燈若是熄滅，就是叫我來的暗號。我會在艾姑娘你住的那座小樓上瞧着。」

這像伙眞不簡單，連我樓上能看見甚麼地方，他都知道。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我極之注意，但這像伙爲何這麼注意我呢？

我交待他一件事，果然他走了不久，我那小樓靠欄杆處掛上一盞紅色風燈。

桌子上擺着酒和菜，我和徐慕龍言笑晏晏。我告訴他艾家莊四周風景以及我生活的一些細節。

言談中偶然提到練武話題時，徐慕龍眼睛總會連亮兩下，就像車燈閃動那麼強烈鮮明。

三更甫過，徐慕龍道：「我聽來聽去，仍不知爺爺他傳授過你甚麼武功！而你若不得他眞傳，他怎肯付託夜鳴刀給你？怎肯讓你代表他？」

「徐爺爺前幾年才傳給我刀法，但內功却是我艾家家傳心法。」後一句我承認是說謊，根本我的內功心法是我三歲時，徐爺爺就送來一本秘笈，還有許多功能洗毛伐髓脫胎換骨的靈丹藥物。我爺爺絕對服從徐爺爺每一項指示，多年來嚴格監督，有一段時間眞把我整得死去活來。

「你呢？」我問：「你內功心法是誰傳授的？我看你眼神銳亮，好像很不簡單呢！」

「是我自己選的。」他答：「方叔有幾本秘笈，都是爺爺留下的。我看來看去，到十六歲時才決定一種稱爲『祥麟一脈』氣功，我身體本來孱弱，煉了這種屬於先天眞氣功夫，立刻就大不相同。我拳脚煉的是『天蠶吐絲手』爲主，『千變脚』爲輔。兵刃是兩把一尺八寸短劍，最拿手的是『流泉廿一刺』。」

我愣了好一陣，才恢復正常。哎，哎，這個傻瓜，他到底知不知道「祥麟一脈」氣功，就是少林寺七十二種絕藝神功之一的「獨陽功」？

還有，他可知道「天蠶吐絲手」必須是至陰至柔的內功，才可以登峯造極？知不知道「千變脚」若是輔以陽剛內功，便如天蠶吐絲手一樣，表面上得心應手，其實不時有隙可乘？

他又知不知道一尺八寸雙劍須要最小巧功夫？「流泉廿一刺」若無陰柔內功，碰上超級一流高手，準保被人一擊喪命？

看來徐慕龍實在情形是似強而實弱。不過若不是眞正超級一流高手，却又絕對無法找出他的微細漏洞。一般高手碰上他，可能有如拉枯摧朽敗北身亡。但若是碰上一流超級高手，例如我，或者是「第一惡棍」官同等等，情形會怎樣呢？

我一下子就想到官同，並非喜歡大驚小怪，亦非喜歡胡思亂想。我認爲根本這就是官同預設的陰謀陷阱，他必要時隨時可以一出手就制徐慕龍死命！

至於穿針引綫的幫兇，無疑就是方少眉。

對了，方少眉。今晚他如果不出現，我會對他重新評估。若是出現，那麼他必是奉命來查看我的武功路數。假如這一次派來的殺手，殺不死我，下一次我一定不能倖免。

我極之敏銳的感覺，已經有所發現。我向徐慕龍笑笑，道：「等會兒我們玩個小遊戲好麼？」

「什麼遊戲？」他不覺睜大眼睛。

「你若是聽到我咳嗽，心裏就開始計數，數到第三下，你搶我的位置，我搶你的。」

「有點意思。」他也微笑：「本來想對付你的人，忽然碰上我，他一定不太舒服。」

我們相對微笑，十秒鐘不到，外頭院子裏傳來一聲冷笑。我們一齊站起身，一齊走出去，一齊看見院落站着兩個人。

那衞遠的情報果眞靈通準確得很，既然他事先通知了我，我也不可食言。當下一縱身摘下廊上一盞風燈，提在手中行入院子。

那兩人一高一矮，高的年約五十，矮的大概是三十左右，都露出冷靜自大的微笑。在我看來，他們却都是愚蠢的男人。

我提燈照一照，但燈近人遠，我其實反而看不清楚了。我裝模作樣之後，一口吹熄那燈，丟到一邊。假如衞遠還不發覺或者來得太遲，那是他自己的損失，與我無干。

「我是李漁翁。」那個較高較老的人冷冷說：「這個是我的弟子溫海。」

他講話對象是徐慕龍，我却搶先接口，道：「你以爲我們應該聽過你們名字？眞是馬不知臉長……」

徐慕龍於是插咀說：「我聽過，據說他是圓滿雙仙以後當世最佳的十大殺手之一。」

我瞪他一眼，道：「甚麼十大殺手？都是狗屁，你別滅了自己威風。」

李漁翁陰陰而笑，下巴抬一下，矮壯的溫海立即邁步迫近我，手裏忽然出現一條皮鞭。鞭身纏在兩尺長的鞭柄上，故此測不出長度。

我絕不會小覷這條皮鞭，因爲此鞭形式樣子分明是仿自哀牢山的「摧心索」，鞭身附有奇毒。若被抽中一記，準是有死無生。此外那鞭柄底端可以伸出七八寸的利刃，乃是近身肉搏上佳兵器。

我橫移丈許，使溫海和李漁翁離得遠些。側眼看時，只見李漁翁拿出一支金屬圓筒，一拉之下，出來了七八節，變成一支長達六尺的杆子，但看來仍然像棍而不像魚杆。

他那支杆子在奇門兵器譜上，稱爲「毒梅花」。原因是杆尖將近一尺長的那一截，根本是五瓣合起來的，必要時可以彈開，形如梅花。

有一點不可不提的，就是這李漁翁身法誠然極是譎奇多變，然而早在他現身時走過兩步，我當時已知道他擅長以正反五行方位迷惑敵人。

我的「逍遙仙步」正好最能尅制他那種身法，因此他直到第八步才有法子提起「毒梅花」杆，用柄端輕輕磕中刀鋒。

武功的強弱還在其次，他最猜不到的是我竟是趁他回答問題又尚未說出之時，便忽然出手，故此一時陣脚大亂，也大是心神不寧。

我一脚踏在「水天需」接着轉到陽宮「山地剝」卦位，刀勢微滯。

李漁翁以杆身和柄端如珠落玉盤，連磕實刀三十六下。

而我却一直以陽宮方位迫他斜斜退開，使他與溫海相距更遠，一時又施展不出同歸於盡的凶毒招數。

那邊徐慕龍兩把短劍，上下左右綿綿密密疾刺，那是「流泉廿一刺」詭秘手法，加上他脚下的「千變步」，霎時幻化出四五個徐慕龍圍住溫海，每一個幻影都用雙劍疾刺溫海要穴。溫海的染毒皮鞭根本無從施展，只仗着兩尺長的鞭柄苦苦抵禦。稍後連鞭柄末端的劍刃也吐出來，才略略穩住陣脚。

我只用七成「速度」對付李漁翁，但內力却已用到十足。那是因爲李漁翁內勁深厚強勁之極，杆子每一下磕中實刀，看上既輕且快，好像沒有甚麼力道。其實每一下都有如用大鐵錘敲中我的刀。

他內力漸漸凝聚，已快要達到可以從刀身傳襲我身體程度。

徐慕龍掣出雙劍，比起對方的「毒梅花」長杆，實在短得不成比例。

我知道他一定不想把強敵交給我對付。然而像李漁翁這種超級殺手，若又得到指點竅門，肯定能利用徐慕龍的弱點取他性命。

我聲音冰冷而堅定，道：「慕龍兄，我十招之內保證殺死這厮。請你切切記住，如果不讓我施展，將來外面的事情我不管，通通給你包攬好了。」

這些話有眞有假，主要用意不外提醒他，既然議決本鏢局外面強敵由我應付，則今晚情形亦不例外，他自應把主要敵手讓給我！

徐慕龍很有風度領首答應，同時向李漁翁道：「我不做徒勞無功的事，所以我不會問你是誰聘你出手。然而我却想知道，你們兩位深入本局，難道不曾攷慮可能被我的人重重包圍的危險性？如果已經攷慮過，那是因爲甚麼使你們有恃無恐？」

我咳嗽一聲，李漁翁同時開口，道：「這個問題……」

他說四個字的時間恰好我們心中已數了三下。徐慕龍用的是大騰挪身法，而我用的是「逍遙仙步」。我們配合得那麼佳妙入扣，看來簡直好像我本來就對住李漁翁，而徐慕龍則一直釘住溫海似的。

我的夜鳴刀龍吟出鞘，刀光如雪，看來似乎已劈入李漁翁頸子。但這個人可絕對不是這麼容易就被砍下頭顱的人。他飄然躍退，一瞬間已變換了七個不同位置。我的刀鋒至少離他頸子不到兩寸，却始終砍之不中。

我看見徐慕龍在冷笑聲中，忽然以左手劍刺中溫海手腕。溫海一個大轉身躍出八尺，但背後已多了六個小洞，那是徐慕龍右手劍的傑作，而每一劍刺中的都是要穴，故此溫海一交摔倒，不言不動無聲無息。

雖然我想看見的還沒有看見，然而情勢已不容再拖，否則，我以種種方法爭取來的先手優勢，可能馬上失去而自陷於險地。

我猛吸一口眞氣，全身經脈和肌肉，力道瀰漫充實。脚尖一沾陰宮「火水未濟」位置，身子從左方斜斜彈起九尺，這一瞬間夜鳴刀被斬七次，擋住李漁翁如急濤怒喰的七下反擊殺着。

接着夜鳴刀化爲強烈耀目精芒，還發出崩雲裂石的龍吟聲，如轟雷閃電懸空傾瀉而下。

我心神與實刀相合，却仍能知道有幾個人爲之目駭神搖，爲之傾倒崇拜。他們就是徐慕龍，公孫偉意和寇澤之。後兩人分守兩邊牆頭，我早已看見。他們眼見徐爺爺平生絕藝再顯神威，一刀就劈下當今第一流人物之中的超級殺手的腦袋，忽然都湧出了盈眶熱淚。

徐爺爺雖然不再仗刀縱橫天下，但夜鳴實刀的無敵神威，這等氣概雄風，誰能不爲之奮然遙想他的當年？

我實刀入鞘，挾在脅下。微笑逐一瞧看這三個男人，等了一下才說道：「徐爺爺昔年比我威風百倍，你們一定不知道我多麼崇拜他愛慕他！」

他們都沒有作聲，但眼色表情已經使

言語變成多餘了。

× × ×

小樓上紅燈已撤走，那表示公孫和寇二人不必怎樣戒備。

我和徐慕龍在我房間裏對坐，天已快亮，四下闃無人聲。

他看來忽然有點悶悶不樂，我却一直對他展開溫柔笑容。我最少知道他有兩個想法使他不安。一是他身爲徐家後代，但夜鳴刀居然在我手上而不是他手上，亦不是他施展「千刀一斬」而是我艾可。

二是他修習「祥麟一脈」氣功（即是獨陽功），到了現在的境界，已與男女愛情絕了緣。而我在他心中，顯然是值得思慕的女人。

他快快道：「爲甚麼我們要換人？你怕我贏不了李漁翁？」

「不是贏他不了。」我柔聲說道：「你會中計被殺。李漁翁是專門對付你的，他已知道你修習的內功，跟手脚兵刃的功夫有矛盾。那一絲空隙，亦正是他最擅長的殺着。所以那個幕後人，選中他來對付你。」

老實說如果不是有李漁翁事件，我也不敢百分之百相信徐慕龍。這是由於人生實在太複雜也太險惡之故。

「唔，有道理！」他沉思一下，才說：「連你也一眼能看出，我武功上的弱點，別的人時間比你多，當然是更有可能知道。」

「這不是恥辱，」我說：「但如果我們查不出幕後人，查不出本局內被利用的人，那才是畢生之恥，也愧對徐爺爺。」

「說得好。」他神色大見振奮：「幕後人已知是『第一惡棍』官同，却還不知他爲何要對付我們？也尚未知道本局內誰是他的傀儡？但我們現在才設計去查他出來，會不會太遲了一點？」

「本局有十件以上的大生意，都因爲被人早一步劫財殺人而告吹。我報告過徐爺爺，他派人一查之下，確定是對付本局想使本局不堪賠累而倒閉的大陰謀。根據他老人家判斷，若是昔年仇家對頭，應該不會用這種曠日廢時的陰柔手法。所以他認定必定有某種原因。」

我稍停一下，又道：「如果你糧棧計劃成功，等如長江鏢局不會垮，所以你忽然變成第一個要殲殺的對象了。」

他仇然點頭時，有人躍上樓，推門進來。此人不用說也知是衞遠了。

衞遠毫不客氣參加我們的圓桌會議，他一坐下就問我：「你明知可能有人窺探你的武功造詣，爲何要施展千刀一斬的御刀神功？」

「你可曾發現可疑的人？」我反問。

「有是有，但你先回答我。」

「可以，我要釣出那個能够應付這一刀的人！」

「雖然聽來風險了一點，但却很有理。你們小心聽着，方少眉一直匿身暗處，直到戰事結束才悄然回去。」

徐慕龍露出難過神色，輕輕連歎了數聲。

「你爲何直到現在才回來？」我問。

「我向來喜歡做黃雀，不過我並不對付螳螂，只跟着他踪跡而已。」

這些話是甚麼意思我們都不懂，但由於他繼續說下去，所以懂不懂都沒有關係了。

「除了方少眉之外，另一處更隱秘所在，還有一個像鬼魂的人，我看只怕連方少眉都不知道。」

他向我笑笑，又道：「我很感激你盡力把戰事拉長，因而我才得到一個機會，觀察出這個鬼魂似的人物，正是享譽廿年的『神出鬼沒』褚同步。因此，我才不得已出動我最後一隻螳螂，而我則在暗中掩護。你們知不知道，我五隻螳螂現在只剩下一隻？」

雖然我還不知道他的螳螂是甚麼樣子，却已知道必定是受過特別訓練的人而不是昆虫類。

「褚同步眞是名不虛傳，個把時辰竟已奔出二百餘里。他沒有會見任何人，只留下密函便飄然而去。也因此我直到現在才趕得回來。」

「就算幕後人是官同。」徐慕龍喃喃道：「他爲甚麼用盡心機手段對付長江鏢局？」

「爲了你的母親！」衞遠來了石破天驚的這麼一句，又道：「是你的母親王小怡，她被官同幽禁了十五年以上。她極力慫恿官同對付你爺爺。」

「爲甚麼對付我爺爺？」

「我看法是，除非驚動了你爺爺，誰也不會關心，也不能救她脫離苦海。」

「我爺爺當然會關心她……」

「請你不要生氣，我偷聽見他們對話，所以知道你爺爺和令慈有過一段情，他們還有一個女兒，也即是你的妹妹。」

徐慕龍傻呆了好一會，面色才由青白恢復紅潤。問道：「關於我的妹妹，你還有甚麼消息情報？」

「沒有，然而我親眼見過令慈，也親眼見過艾可姑娘。」

「我和她又怎麼啦？」我淡淡問。

「你們簡直就是同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

「人有相似物有相同，你以爲這種說法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之至。可是你徐爺爺傳你畢生武功心法，又傳付夜鳴刀給你。這種巧合大概就很少很少了。」

曙色已從窗戶從門口透進來，殘燈膩燭顯得黯然無光。

「請你別怪我。」衞遠望着我說：「而今閒話休提，最要緊是下一步妳有何打算？」

我心中一點都不怪他，反正我是徐慕龍異父同母的妹妹這一節，我也不會隱藏很久。而衞遠恐怕我不知道，竟與徐慕龍發生愛情的話，他無論如何，當然不能坐視。

我的確也很佩服我的媽媽——王小怡。她除了激將和唆使那官同對付我爺爺之外，實在再無別的方法，可以重見生天。這世上除了我爺爺，誰有本事在雙腿癱瘓之後，還能對付高明如官同這等可怕的人物呢？

我望着越來越明亮的曉色，陷入了沉思。

（未完）

風雲十七劍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黑羅剎鬼書生截殺，歐陽昌被殺，南宮素幸好逃脫，這兩個殺手跟踪追至萬劍山莊找不到南宮素，却遇了上另一殺手錦衣侯依約等候，而南宮素尚未到達，公孫無畏師徒二人還在山谷下舞劍，並不知道有人想暗殺葉孤鴻，這三個殺手在山莊附近的樹林裏研究如何殺葉孤鴻，如何在未進山莊之前將南宮素截殺，如何對付三大世家，天剛破曉，葉孤鴻一如既往日常工作，忽然來了一位劍公子龍天遊，要找司馬青娥……

扁担試身手　劍公子受挫

葉孤鴻總算留意到，奇怪的望着龍天遊，又看看司馬青娥。

那邊青娥亦已發覺，青娥隨即問：「師兄，你認識那個人？」

「不認識。」杭春華反問：「你以爲他眼巴巴的是望着我？」

青娥一怔，道：「難道是我？」

杭春華笑笑。「就是你。」

青娥懷疑道：「我不認識這個人。」

杭春華道：「誰看見你這樣美麗的女孩子，我看都難免望直了眼睛。」

青娥嬌嗔道：「又在胡說了。」

「是不是，立即就會有一個明白。」

青娥道：「就不見你那樣子望我。」

杭春華道：「我那樣望着你時，你總是埋首在我懷中，當然看不見的了。」

青娥嬌靨一紅，瞟着杭春華道：「你嘴巴就是輕薄。」

杭春華道：「那個人還是在呆望着你，難道不知道這樣望着一個女孩子，是很不禮貌的態度。」

青娥道：「小葉在他旁邊，問他是怎麼回事好了。」

杭春華淡然一笑。「本人既然在這兒，怎麼問小葉？」

青娥接着道：「我才不跟這種狂徒說話。」

杭春華道：「這我給你去問一個明白吧。」

說話間二人脚步不停，龍天遊看着他們走來忽然笑問：「你就是青娥妹子？」

青娥當場怔在那裏，杭春華亦怔住，葉孤鴻一旁不由道：「他叫……遊，又叫做什麼公子……」

龍天遊截道：「劍公子——」

葉孤鴻接道：「不錯，是劍公子，是來找你的。」

杭春華一聽龍天遊這名字，雙眉便一皺，他到底不時有到江湖上走動，當然知道龍天遊這個人。

龍天遊也沒有吹大氣，事實是當今武林青年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錄頭而且勁得很，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很少會不知道這個人。

青娥也好像聽說過這個人，却隨即轉向杭春華，問：「師兄，他就是你對我提及的那個劍公子？」

杭春華看在眼內，看出青娥並沒有說謊，再聽她這樣問，更詫異。「你不認識他？」

青娥搖頭，葉孤鴻插口道：「他眞的是來找你的。」

青娥方待說什麼，杭春華已揮手道：「這是沒有你的事。」

葉孤鴻一呆，退後了一步，與之同時，七八個萬劍山莊的弟子正從山莊那邊走出來，遠遠看見，不由一齊走向這邊。

龍天遊完全沒有在意，甚至連杭春華也不望一眼，只是看着青娥，忽然又說道：「爹老是在我面前稱讚你如何美麗，可是那個老東西，整天都抱着酒罈，說話又是瘋瘋顚顚的，我就是不相信他的話，但現在一見，辣塊媽媽的，老東西原來沒有醉眼昏花，也沒有胡說八道。」

青娥杭春華聽得又怔在那裏，八個萬劍山莊的弟子，這時候已經走近來，一個隨即問：「大師兄，是不是出了什麼麻煩事。」

杭春華搖頭。「只是有個人要來看看青娥師妹。」

龍天遊接着說道：「看看她的花容月貌。」

這句話聽來很輕佻，那人是萬劍山莊的弟子目光不由集中在龍天遊的面上。

龍天遊上下打量着青娥，又道：「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眞教人眼花繚亂，有口難言，靈魂兒飛上半天。」

這更不是說話，一個弟子忍不住喝道：「你這廝是什麼東西，竟然在萬劍山莊說這種輕薄說話。」

龍天遊劍眉一揚，回首道：「我在讚美青娥妹子，與你們何干？」

那個弟子看看杭春華青娥，杭春華冷冷地道：「這個人叫龍天遊，江湖人稱劍公子。」

那八個弟子顯然也有聽說過這個人，一個冷笑道：「原來是這個狂徒。」

另一個接道：「這個狂徒，在江湖上出了名輕薄，想不到竟然大胆輕薄到萬劍山莊來。」

還有一個跟着道：「別的地方不敢由得他，我們這裏可不容這種狂徒……」

龍天遊面色忽然一沉。「我不是沒有名號你們稱呼，怎麼一個個都是……」

爲首那個弟子冷截道：「叫你狂徒已經是客氣，你這廝……」

龍天遊忽然一笑，道：「狂徒便狂徒，也好教你們看看我這個狂徒的狂態。」

那個弟子道：「萬劍山莊不歡迎你們這種人，請你滾回去。」

龍天遊搖頭。「本公子喜歡留到什麼時候便什麼時候，誰也管不了。」

那個弟子冷笑道：「叫你滾是給你面子，要我們動手，有你好瞧的。」

龍天遊目光一落。「動手，你們竟然敢跟我動手？」

「有何不敢？」

龍天遊傲然道：「以本公子的聲價，原是不屑與你們這種無名小卒動手的，但若不好好的教訓你們一頓，傳出去，別人還以爲本公子怕了萬劍山莊。」

一個弟子插口道：「你知道萬劍山莊是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在本公子眼中還不是一樣？」龍天遊大笑，一臉的不屑之色。

那個弟子冷冷道：「你這是不將萬劍山莊放在眼內？」

龍天遊大笑道：「本公子從來就不曾將什麼地方放在眼內。」

「有這句話已經足够了。」那個弟子的劍立即出鞘，指着龍天遊。

另外七個的劍亦紛紛出鞘，杭春華即時上前一步，揮手道：「幾位師弟……」

下面的話尚未接上，爲首的弟子已截口道：「師兄，今天我們若不好好的教訓這廝一頓，傳了出去，不知道的人只怕眞的以爲我們萬劍山莊浪得虛名。」

「對啊——」龍天遊接把手一伸，「最低限度本公子就是這意思。」

杭春華目光一轉，冷笑道：「閣下這是存心生事來的了。」

龍天遊道：「萬劍山莊名震江湖，能够見識萬劍山莊的劍術，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杭春華一掃八個師弟，道：「看來我若是阻止，非獨弱了萬劍山莊的聲名，也難平衆怒的了。」

龍天遊笑一笑，接着說道：「我也絕不會讓你久候的，很快你就會有機會出手的了。」

語聲甫落，那邊一個弟子已然大呼道：「廢話什麼，拔劍！」

龍天遊仰天大笑，身形陡動，從馬鞍上拔起來，金紅色的披風迎風「獵」地飛揚，更顯得英武。

八個弟子同時一聲輕嘯，一字兒排開，八柄長劍兩兩交搭，齊指龍天遊。

龍天遊身形凌空一翻，竟然向葉孤鴻撲落，那利那，葉孤鴻突然有一種要出手的衝動，但到底忍下來。

青娥一聲：「小葉小心」未已，龍天遊已然將葉孤鴻扛着的兩籮菜連担子抓起來，猛一旋，向那八個弟子撲過去。

八柄長劍立時有四柄向龍天遊刺到，其餘四柄左右一折，繞向龍天遊身後。

龍天遊只以二指掂着担子，只一動，兩籮菜便迎向刺來的四柄劍。

兩劍及時縮回，還有的兩劍「波波」的分別刺進了兩個竹籮內。

那兩個弟子正要抽劍，猛覺一股奇大的力道撞來，驚呼未絕，手中劍已脫手飛出去。

龍天遊雙手接住竹籮拍一拍，那兩個竹籮便一翻，迎頭往另外兩個弟子罩下，兩籮菜蔬亦飛洒過去。

那兩個弟子正在揮劍攻回來，冷不防有此一着，一個閃避不及，給竹籮罩個正着，身形大亂，另一個雖然手急眼快，及時一劍將竹籮挑開，但仍然給菜蔬洒了一面。

龍天遊身形乘機欺上，揮手抓去，那個弟子視綫給菜蔬騷擾，發現龍天遊迫近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閃避，握劍的右手霍地給龍天遊一把握住，身形亦不由自主地被帶動，向着後面攻向龍天遊的四個弟子衝去。

那剎那之間，他整個身子經已麻木，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

龍天遊就像老鷹抓小鷄的，左手抓着那個弟子的左肩，右手握着那個弟子的右手，把那個弟子右手的長劍沒法施展自己的劍法。

這一着亦是大出那兩個弟子意料之外，驚呼不絕，一柄長劍已然給挑飛，另一柄長劍隨即給壓進地下，龍天遊右手再使勁，那給他抓着的弟子身子立時凌空，雙脚不由自主踢出去，正踢在其餘兩個同門的胸膛上，將他們踢飛出去。

他們又怎會如此窩囊，可是投鼠忌器，空有一柄劍在手，亦只有挨打份兒。

龍天遊這才離開雙手，却是將人送向衝前來的一個弟子，也正是給竹籮罩着的那一個，他從竹籮掙扎出來，立即衝前，那知道龍天遊就將扣着的那個弟子向他擲來。

他也算眼快手急，忙將劍抽後，與之同時，那個弟子已然撞上去，兩個人立時變做滾地葫蘆。

龍天遊雙手輕拍，「哈哈」大笑，接轉過身來，目注杭春華，道：「也應該相信到你這位大師兄出手的了。」

杭春華深深的吸了口氣，手落在劍柄上，劍還未出鞘，旁邊青娥已然衝前去。

劍隨即出鞘，青娥接怒叱道：「還有我。」

杭春華一把拉不住，劍急忙抽出，正要上前，青娥經已一劍刺向龍天遊。

龍天遊一怔：「你？」一個字才出口，劍已經刺到，他看似失魂落魄，可是仍然立時閃開。

青娥劍勢不絕，龍天遊左閃右避，一面嘖嘖道：「公孫無畏那個老頭兒怎麼將女孩子教得這樣兇。」

青娥嬌叱道：「你的劍爲什麼不拔出來。」

龍天遊道：「當然就是恐怕一個不小心傷着你了。」

「少廢話，拔劍！」青娥連連振劍刺去，每一劍都留上了空位，讓龍天遊有拔劍的機會。

「恭敬不如從命，」龍天遊終於拔劍，明珠寶劍一道虹彩般落下，劍尖正對着青娥那柄劍的劍尖。

「叮」的一聲，劍尖相觸，青娥劍勢才起變化，龍天遊的劍已貼着劍鋒迫前來，也同時將青娥的劍勢的變化封住。

「叮叮叮」的接又七下輕响，龍天遊七劍都是擊在青娥那柄長劍劍尖之上。

青娥總算讓開龍天遊那長劍的推進，可是劍仍然給壓着，起不了變化。

也就在那利那，龍天遊半身突然一轉，向青娥撲出。

青娥忙亦轉動身子，手中劍連換了七式，可是仍然不能够擺脫龍天遊明珠寶劍的糾纏。

龍天遊繼續向青娥挨近，由轉動突然變作往前欺，明珠寶劍右手交左手，亦貼着青娥的劍往前推進。

青娥忙倒退，一退再退，右脚猛覺一緊，已然給龍天遊左手拇指扣着，龍天遊的右手隨即捏住了她的下巴，深注了一眼，一聲：「好美——」

她驚呼，那八個弟子怒叱聲中一齊搶上，杭春華面色鐵青，亦掠了前去。

青娥即時怒叱道：「放手——」

龍天遊笑了笑。「放，今天一定放。」說放果然就放，雙手齊放，一轉繞到青娥的後面，拇食指往自己鼻子輕輕一捏，接一聲：「好香——」

青娥含怒轉身，劍刺龍天遊後背，龍天遊的腦袋彷彿長着眼睛似的，反手一劍封開。

杭春華一劍也就在這時候刺到，準而勁，刺向青娥劍刺的目標。

龍天遊輕「嗯」一聲，回身，劍交回右手，及時將來劍擋住。

杭春華喝叱聲中，接連十八劍急刺，角度無一相同，速度也是一劍勝一劍，龍天遊的劍也不慢，從容應付，金紅色的披風隨着「獵獵」地飛揚，比杭春華却是瀟洒得多。

再接十八劍，龍天遊才大笑道：「大師兄到底是大師兄。」

杭春華悶哼，劍勢一變，攻勢更凌厲，青娥那邊一劍亦攻前。

那八個弟子這時候也到了，左右一齊放前去。

「二師兄——」其中一個突然叫了出來。

高永手執紅纓槍應聲分開一叢矮樹衝出，一聲：「看槍——」紅纓槍毒蛇般扎到。

龍天遊倒退轉身，劍同時將紅纓槍擋下，高永纓槍吞吐，連刺龍天遊十一槍，再一彈，一個槍花撲面罩過去。

杭春華青娥雙劍亦上，龍天遊劍一劃，大笑翻身，閃開雙劍一槍的夾擊，大笑道：「萬劍山莊的弟子難道就只懂得以衆凌寡？」

高永冷截道：「這本來就不是一場公平的決鬥。」

龍天遊放聲大笑。「說得好。」左手一捏劍訣，劍再劃。

金鐵交擊聲暴响，龍天遊一劍劃出身形便倒翻，一翻再翻，掠上了坐騎。

葉孤鴻仍然在那邊，也看出龍天遊要離開，一雙拳頭癢得要命，幾次要擊出去，但却能在出拳那利那將那一股衝動抑壓下來。

公孫無畏就好像立在他身旁，語聲不住在他耳邊迴蕩，這使他看來就像一個呆子。

龍天遊也沒有理會他，一勒韁繩，坐騎奔出。

杭春華青娥高永雙劍一槍追前，都追之不及，高永看似便要將槍飛擲出去，但到底沒有擲出。

龍天遊飛騎奔出七八丈遠，霍地又回過身來，揮手說道：「青娥妹子，後會有期。」

高永第一個怔住。

龍天遊馬不停蹄，迅速去遠，杭春華目光轉回，這才問：「師妹，你對這個人眞的一些印象也沒有？」

青娥苦笑道：「是眞的。」

杭春華道：「他却是顯然爲了你而到來。」

葉孤鴻忍不住插口說道：「這也是眞

的。」

杭春華冷冷地看了葉孤鴻一眼，還未開口，旁邊一個弟子已喝道：「這裏那有你說話的地方，還不趕快去拾起地上的菜蔬洗乾淨。」

葉孤鴻垂下頭，走了過去，青娥看了他一眼，沒有說什麼。

杭春華接道：「你再想清楚，父執輩中有沒有姓龍的……」

「姓龍的——」青娥沉吟着面色突然一變。

杭春華看在眼內。「你省起來了？」

青娥輕聲道：「我想起只有一個，龍在田——」

「醉仙龍在田？」杭春華劍眉一聳，「可不曾聽說龍天遊跟這位老前輩有什麼關係。」

青娥沒有說什麼，高永一旁却插口道：「龍天遊若眞的是龍在田的什麼人，就難怪有這般身手了。」

杭春華點頭。「醉仙龍在田在武林中名氣絕不在我們師父之下。」

一個弟子接問道：「這件事要不要跟師父說說。」

「也好。」杭春華再看看青娥。

青娥彷彿沒有聽到他們說什麼，神態有些茫然，杭春華心念一動，却沒有追問下去。

葉孤鴻這時候已經將散落在地上的菜蔬拾起來。

沒有人理會他，這他也已習慣，隨即拉着那兩籮菜蔬往那邊小河走去。

× × ×

這一次，葉孤鴻走得遠了很多，一路上，他都是在想着方才龍天遊的劍勢變化，還有就是青娥的那一聲「小心」。

那完全是出於青娥善良的本性，也眞的是出於一片眞誠，恐怕葉孤鴻傷在龍天遊的手上。

葉孤鴻也很明白，那就是別的師兄弟，青娥一樣會叫他們小心，只是一種對同門的關懷，並沒有其他特別的意思，但對於一個長久缺乏溫暖，在大多數人的鄙視下長大的孤兒來說，這一點關懷已足以令他刻骨銘心。

到了河邊，葉孤鴻仍然渾渾噩噩的沿着河邊走前，一直到那一聲馬嘶入耳，才突然如夢初覺，醒轉過來，也這才發覺身在何處，啞然失笑，將担子放下。

接又一聲馬嘶傳來，葉孤鴻聽着奇怪，循聲望去。

那邊擋着一叢樹木，葉孤鴻走過去分開枝葉，才看見龍天遊一騎停在二十來丈外。

馬正在喝水，龍天遊坐在鞍上，一手摸着下巴，好像在想着什麼開心事情，一臉笑容，一雙眼睛却半瞇着。

葉孤鴻一看他這表情，便知道他並沒有發現自己跑到來。

到底他在想着什麼？難道又是青娥？

葉孤鴻心念一動，再想到方才龍天遊的輕佻狂傲，便不由生氣起來。

果眞要來便來，要走便走，萬劍山莊威風何在？

葉孤鴻心念再動，抓了抓腦袋，眼瞳中突然射出了狂熱的光芒，然後他解下了腰帶上縛着的汗巾，幪上半張臉，再將頭髮披散，隨即拿開了那條担子，分開枝葉走過去。

龍天遊立即察覺，看着露出了詫異的表情，葉孤鴻急將担子一挑，指向龍天遊，大喝：「站着。」

龍天遊根本沒有移動，應聲上下打量了葉孤鴻一眼，大笑起來。

葉孤鴻快步走前，接又大喝道：「不要笑！」

龍天遊大笑不絕，葉孤鴻聽着混身不自在，脚步又快了一些。

龍天遊大笑着突然道：「你以爲幪着半截臉我就認不出你是那個挑着兩籠菜的小子。」

葉孤鴻怔在那裏，龍天遊接道：「你懂得幪臉，怎麼不懂得換過衣服？」

葉孤鴻一把將汗巾拉下，道：「不錯就是我！」

龍天遊笑問：「你跑來幹什麼？」

葉孤鴻正正經經的道：「你欺負青娥姑娘，我要替她教訓你。」

「青娥？」龍天遊哈哈大笑。「青娥怎會瞧上你這種人？」

葉孤鴻滿不是味道，也接不上話來，龍天遊把手一揮，笑接道：「趁我現在心情還好，快走！」

葉孤鴻固執的道：「我不走。」

龍天遊回手一招。「那你來教訓我好了。」身形一動，離開馬鞍，飄然落在葉孤鴻的身前。

葉孤鴻方要說什麼，龍天遊一手突然從披風內伸出，閃電般往他臉上摑去。

這一摑突然而迅速，連龍天遊也以爲是萬無一失的了，那知道葉孤鴻那刹那一手抹出，竟然及時將之架開。

龍天遊不由一呆，動作却沒有停下，接連幾掌拍向葉孤鴻，另一隻手亦伺機襲去。

葉孤鴻一手招架，連退七步，終於還是將龍天遊的攻勢接下。

龍天遊輕「嗯」一聲，再出手，這一次更加迅速，可是葉孤鴻反而只退了五步，他初次與人交手，開始的時候，甚至有些兒狼狽，但很快，便已適應，公孫無畏平日與他的不住過招，畢竟是有很大的帮助。

到龍天遊第三次出手，葉孤鴻竟然就只退了一步。

龍天遊繼續出招，笑容已不覺消失，取而代之是一種詫異。

這一次，葉孤鴻不再退了，左手一面招架，右手一面將担子往身旁一插，騰出右手來，攻向龍天遊。

多了這隻手，龍天遊的攻勢迅速被化解，不得不騰出一隻手來招架葉孤鴻的攻勢。

眨眼已過百招，葉孤鴻的動作越來越流暢，反將龍天遊迫退了數步。

龍天遊面色凝重，雙掌一拂，身形驟退丈外，葉孤鴻沒有追前，身形隨即一定，竟有淵停嶽峙之勢。

龍天遊冷笑。「果然有幾下子。」

葉孤鴻胸膛一挺。「豈止幾下子？」

他本來不是一個驕傲的人，只是龍天遊方才的狂態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感，才會

有這種驕傲的話。

龍天遊又一聲冷笑，半身一轉，一拉帶子，將外披那襲金紅色的披風卸下，隨手拋到鞍上。

葉孤鴻這才看清楚龍天遊除了長劍之外，身上還掛着四柄短劍，兩柄在背後，兩柄在腿旁。

「拿你的兵器！」龍天遊長劍接出鞘，指着葉孤鴻，劍尚未刺出，殺氣已迫人眉睫。

葉孤鴻一把拉住了那條担子，順勢一挽，風聲响動，氣勢奇勁。

龍天遊目光陡寒，說道：「這就是你的兵器？」

葉孤鴻說道：「我就只有這條担子可用。」

龍天遊連聲陰笑。「是你要找死。」

劍往側一展，「刷」地將一株臂兒粗的小樹斬爲兩截。

這柄劍的鋒利再加上龍天遊的內力，葉孤鴻以那樣的一條竹担子應戰，無疑是吃虧得很，可是此時此地他能够用的也就只有這條竹担子。

龍天遊劍一回，立即向葉孤鴻刺去，劍勢的急勁，有甚於方才與杭春華高永交手的時候。

葉孤鴻一條竹担子隨即盤旋飛舞，竟然是當作長槍來使用，每一下都準確地撞在劍脊上。

這些年來他都是在黑夜中練功，目力當然要比一般人銳利，反應也是比一般人敏銳得多，何況他的這些年來對手又是萬劍山莊之主，一代宗師公孫無畏？

公孫無畏雖然年紀已經一大把，可是內力深厚，而且累積多年的臨敵應變經驗，出手何等老辣，葉孤鴻有這樣的一個高手做對手，多年下來，反應的敏銳可想得知，龍天遊不錯是年輕一輩的有名高手，與公孫無畏比較，無論武功內力只怕都有所不如，臨敵應變的經驗更就不用說了。

葉孤鴻若是一招一式的跟龍天遊探過明白，別的不說，就是兵器已經吃虧得很，現在他却是避重就輕，盡量利用迅速的身形變化，配合敏銳的反應，避免担子與劍鋒接觸。

龍天遊百招下來，非獨削不斷那條担子，而且劍勢被担子一撞再撞，終於接不上。

葉孤鴻担子立即搶進，龍天遊的反應也不慢，隨即倒退，回劍反削。

他快葉孤鴻更快，担子迫住了龍天遊的右腕，再三招，十二個變化，終於壓上了龍天遊的右腕，龍天遊再也化解不了，只有棄劍！

那刹那担子已撞在劍柄上，那柄明珠寶劍立時飛上了平天，龍天遊面色大變，叱喝聲中，身形翻滾，雙手撒出了插在背後的一雙短劍，凌空剪向葉孤鴻咽喉。

葉孤鴻的担子也實在迅速，立即一翻，撞向龍天遊胸腹，龍天遊眼快手急，左手短劍往担子上一壓，身形旋即貼着担子滾前，右手劍仍取葉孤鴻咽喉。

這一招用得很險，葉孤鴻喝一聲「好」，一鬆再一壓担子，那條担子脫手飛撞向龍天遊。

龍天遊左手短劍本待與右手短劍配合，往前剪去，這時候只有回壓向那條担子上。

担子的力道奇大，龍天遊立時被撞得倒翻回去，身形凌空未落，一雙短劍便脫手射向葉孤鴻，一翻，頭下脚上，雙手往地上一按，身子便又倒飛回去，雙脚凌空踢出。

那刹那，他雙脚靴尖亦彈出了兩截利刃。

葉孤鴻身形一變再變，避開了射來兩支短劍，一口氣尚未鬆過，龍天遊的一雙靴劍已凌空踢到來。

幸好他的反應敏銳，一個懶驢打滾，一旁疾滾了開去。

龍天遊一雙短劍射空，「奪奪」地釘進旁邊樹上，一雙靴劍亦往那株樹戳刺去，總算他及時一變，以脚踢迎向那株樹木，一戳再翻身，雙手接將腿旁的另外兩支劍取到手，凌空再襲向葉孤鴻。

葉孤鴻一滾彈起身子，手一探已然將担子取起，接將龍天遊那柄自天上墮下的明珠寶劍一挑，回射向龍天遊心窩。

龍天遊雙劍交剪。封擋得恰到好處，正是時候，可是身形亦因此一阻，落了下來。

葉孤鴻抓住這個機會，担子暴長，在龍天遊身形着地之前奪隙而插入，壓在龍天遊的脖子上。

龍天遊面色刹那慘變，有如一張白紙般，他當然明白，那雖然是一條竹担子，但若是斬在脖子上，即使不能够將他的頭斬下來，也不能將他的命斬掉。

葉孤鴻既然能够將担子壓在他的脖子上，也當然能够斬下去。

那不錯有些取巧，龍天遊却也不能不承認，葉孤鴻反應實在敏銳，身手實在靈活，却實在不明白，這樣的一個下人，怎會有這麼豐富的臨敵經驗，這麼高强的武功。

葉孤鴻也沒有再怎樣，担子一壓即收，身形亦倒退。

龍天遊不覺以手加頸，慘笑道：「萬劍山莊果然是臥虎藏龍。」

葉孤鴻搖頭。「蛇也好，龍也好，總之你以後別再來萬劍山莊找青娥姑娘麻煩，否則，莫怪我對你不客氣。」

龍天遊瞪着葉孤鴻，眼瞳中已經有怒火燃燒起來。

葉孤鴻沒有在意，雙手抱着担子，傻呼呼地道：「後會有期，請！」

這當然不知是那兒聽來的所謂武林規矩，他正在經經做來，說不出的土氣，龍天遊却一些也不覺得有趣，事實亦笑不出來。

葉孤鴻隨師轉身卽開，龍天遊看着他背影消失，脚步聲遠去，才俯下身子，拾回散落在地上的劍，一面移動，胸膛一面急劇的起伏。

氣越喘越重，他的一張臉由白轉紅，越來越紅，到他躍上坐騎的時候，已紅得有如噴血。

坐騎迅速奔出，曳着重重的喘息聲迅速去遠。

也就在這時候，旁邊山坡樹叢一分，鑽出了一個人。

是高永，錦衣與槍上紅纓迎風飛展，

陽光下明亮耀目，一雙眼睛却陰沉得怕人，看看飛騎遠去的龍天遊，又回到葉孤鴻離開的方向，雙眉深鎖，隨即發出一聲冷笑。

森寒澈骨的冷笑。

× × ×

龍天遊一騎奔出了半里突然又停下，他勒住了坐騎，一手捂着胸膛，喘着氣躍下來，那張臉已紅得發紫。

他跟蹌着走前幾步，一拳痛擊在一株樹幹上，也就抵着那株樹不住的喘氣，突然露出了一種極不舒服的神態，探懷接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了一顆藥丸，放進嘴巴，嚥了下去。

那之後一會，他的面色才逐漸恢復正常，鬆開手，在樹下盤膝坐下，行功運氣，調息起來。

看情形他的內腑彷彿受到了頗大的震動，難道葉孤鴻內力方才不受控制一湧而出，震傷了他的內腑？

× × ×

做妥一天的工作，回到後山那座小屋子的時候，已經是入夜。

這也是葉孤鴻晚膳的時候，飯菜雖然都是他燒的，他都要等到大家吃完了才可以吃，在萬劍山莊他畢竟仍然只是一個下人。

小屋子相當簡陋，葉孤鴻並不在乎，他也很明白，公孫無畏要他孤零零的一個人住在這座小屋子，表面上是讓所有的弟子瞧他不起，上下之間，有一個明顯的分別，事實是爲了方便他夜間離開萬劍山莊到谷裏練功。

他一向也很懂得把握時間，吃過飯習慣倒頭便睡，那才有足够的時間去練功習武。

飯這時候仍然是熱騰騰的，上面舖滿了饈菜，他將這砵飯菜，在桌上放下，轉身方待將門關上，就看見門後立着的南宮素。

南宮素面色蒼白，一身衣衫血跡斑駁，脚步亦有些不穩，出手却仍然非常迅速，葉孤鴻方自一怔，她的劍已壓在葉孤鴻的肩膀上。

動手過招的經驗，他雖然很豐富，好像現在這樣的經驗，却是破題兒第一趟而已。

他當然知道對方雖然受傷，但仍然有足够的能力一劍要自己身首異處，所以怔在那裏，一動也不敢再動，只是呆望着南宮素。

南宮素隨即左手將門掩上，後背往門上一靠，說道：「不要叫，否則我就殺了你。」

語聲微弱，葉孤鴻却聽得清清楚楚，喃喃說道：「我可不認識你，與你無仇無怨……」

南宮素輕喝一聲：「閉嘴！否則殺了你！」

葉孤鴻無可奈何的，擺一擺手，南宮素接着問道：「這兒是萬劍山莊的什麼地方？」

葉孤鴻嘴巴閉得緊一緊。

「說！」南宮素隨即喝叱一聲。

葉孤鴻仍然不作聲，南宮素面上微露怒意，道：「再不說，殺了你！」

葉孤鴻忍不住說道：「不閉嘴要殺，閉上嘴不說話又要殺，沒見過你這麼兇的人。」

「你說什麼？」南宮素更怒。「我很兇？」

葉孤鴻又道：「方才不是你要我閉嘴的？」

南宮素截道：「現在我要你說！」劍一緊。

「好，我說——」葉孤鴻雙手慌忙作勢一擋。「這兒是萬劍山莊後山，葉孤鴻的房間。」

「葉孤鴻——」南宮素一呆。「在那兒？」

葉孤鴻反問道：「你是問葉孤鴻這個人？」

「你沒聽清楚？在那兒？」南宮素接問。

「在這裏——」

南宮素又是一呆。「你說你就是葉孤鴻？」

「難道還有第二個葉孤鴻。你問得眞奇怪？」葉孤鴻奇怪的望着南宮素，他實在奇怪南宮素聽到自己的姓名竟然會這麼奇怪。

南宮素上下接打量了葉孤鴻一眼。「你是萬劍山莊的什麼人？」

葉孤鴻考慮了一下，道：「其實我也不怎樣清楚。」

南宮素接問：「那你在萬劍山莊幹什麼的？」

「總管——」葉孤鴻笑一笑。「有事總得要做，無事不得不管的總管，好像担水，劈柴，燒飯……等等完全都是我要做的……」

南宮素追問：「會不會武功？」

葉孤鴻心頭一凜，立時省起了公孫無畏的叮囑，沉吟道：「武功不是我這種下人學的。」

「你眞的只是一個下人？」南宮素打量着葉孤鴻。

葉孤鴻目光一轉，說道：「若不是下人，也不會到這個時候才有口舒服的飯兒吃。」

南宮素目光隨着一轉，肚子裏不由响動起來，她已經整整一天沒有東西吃過。

葉孤鴻若有所覺，看看南宮素。

南宮素嬌靨微紅，上下又打量了葉孤鴻一眼，一聲：「奇怪。」

葉孤鴻道：「你才奇怪。」有意無意用手指將劍推高了少許，接問：「你不是來找我的吧。」

他本以爲南宮素回答不是，那知道南宮素却回答：「誰說不是的。」

葉孤鴻呆呆的道：「我眞的不認識你，你來找我到底是爲了什麼？」

南宮素道：「你也眞的不知道有人要殺你？」

葉孤鴻笑了起來。「別開玩笑了。」

南宮素冷冷的道：「我們六個人爲了要告訴你這件事死掉了五個，剩下我也身受重傷，你看這像是開玩笑？」

葉孤鴻仍然懷疑的看着南宮素，嘟喃道：「看來的確是不像。」

南宮素將劍收回，搖頭道：「我却是看不出你怎會值一千兩黃金。」

「什麼一千兩黃金？」

南宮素沒好氣的道：「有人以一千兩黃金請十七殺手中的鬼書生沈歸愚取你性命。」

葉孤鴻怔住在那裏，南宮素跟蹌着走到桌旁坐下，目光不由又落在那缽飯菜之上。

葉孤鴻亦走了過來，忽然問：「你負傷趕了這麼遠的路一定很累的了。」

「倒不覺得怎樣累。」

「那總該餓的了。」

南宮素沒有作聲，葉孤鴻接道：「這缽飯菜……」

「是你的——」

「我可以再到厨房拿。」葉孤鴻隨即拿起筷子往衣服上擦了擦，遞給南宮素，接又道：「這飯菜都是我燒的，也是你在萬劍山莊能够吃到的最好的。」

南宮素笑笑。「這方面你倒是要認做第一。」

葉孤鴻道：「否則我這個燒飯的早就要捲舖蓋了。」一頓接道：「你嚐嚐便知道我沒有吹大氣。」

南宮素是江湖中人，也不客氣，快快的扒了幾口，那邊葉孤鴻，已替他倒來了一碗茶，一面說道：「這是上佳的雨前龍井。」

「那兒來的？」南宮素隨口問。

葉孤鴻道：「別人送給莊主的好東西，我這裏多少都有一點兒。」

南宮素問：「莊主是否知道？」

葉孤鴻搖頭。「我沒有跟他說，這可也是我的一番心意。」

南宮素輕「哦」一聲，葉孤鴻接着道：「我若不拿些嚐嚐，怎能够肯定要下多少的茶葉，怎樣燒才能够燒出上佳的味兒來。」

南宮素笑道：「這個藉口倒是不錯，難怪做厨子的總是那麼胖，原來什麼東西都先要試試味兒。」

葉孤鴻搖搖頭。「我身上，可是沒有半點兒肥肉，可見得還是一個有良心的厨子。」

南宮素方待說什麼，葉孤鴻已踱了出去，繞着屋子踱了幾個圈才停下來，喃喃道：「怎會有人要殺我？」

南宮素道：「我看你一定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葉孤鴻抓抓腦袋，暗忖：「我惟一的秘密，就是在莊主那兒，暗中學到了一身武功，這難道也會開罪別人，招致殺身之禍？」

他轉了一個身，抱着頭蹲下來，南宮素看不到他的內心，只以爲他仍然想不出來，道：「不管怎樣，你都要隨我離開萬劍山莊。」

葉孤鴻脫口道：「不成。」

南宮素道：「要殺你的現在顯然已不止鬼書生沈歸愚，還有黑羅刹，說不定紅纓錦衣侯也會插手。」

葉孤鴻苦笑。「這些人我一個也沒有聽說過。」

南宮素道：「他們是十七殺手中最厲害的四個中的三個，那個紅纓錦衣侯極有可能還是萬劍山莊的人。」

葉孤鴻喃喃道：「萬劍山莊可是名門大派……」

「名門大派一樣有叛徒。」

「你怎會這麼說的，難道你……」

南宮素道：「我本是藏在山莊外樹林中，看如何走進來，就是因爲看見紅纓錦衣侯經過，往山莊而去，才不敢輕舉妄動，繞路走到這邊兒，入夜才偷進……」

葉孤鴻截道：「也許你看錯了。」

「絕不會。」南宮素說得斬釘截鐵。

葉孤鴻想想，道：「那你告訴我，那個紅纓錦衣侯到底怎麼樣子？」

南宮素道：「他出現的時候都是以錦布幪面，僅露出眼睛，到底是怎麼樣子，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只因爲他習慣穿一襲錦衣，以紅纓槍爲兵器，叫他做紅纓錦衣侯。」

葉孤鴻不由想起了高永來。

高永喜歡錦衣，用的兵器也正是一柄紅纓槍。

南宮素接道：「據調查所得，他與鬼書生沈歸愚一樣，消息往來，都是以鴿子來傳遞。」

葉孤鴻心頭又是一凜，他沒有忘記，高永養着很多鴿子，而且視之如珠如寶，也沒有忘記高永對他說過要是他敢胆吃那些鴿子，就吃掉他。

鴿子，紅纓槍，錦衣，難道高永就是那個紅纓錦衣侯，可是他爲什麼要殺自己？是不是他已經知道自己在莊主那兒學會了一身武功？葉孤鴻想不透。

但他却也不能不承認，高永對他一直沒有多大好感，老是寒着臉龐。

南宮素扒了幾口飯菜，才留意到葉孤鴻在那兒發呆，詫異地問道：「萬劍山莊內是不是有一個我方才說的那樣子的一個人？」

葉孤鴻不由頷首，南宮素追問：「他叫什麼名字？」

「高永。」葉孤鴻沉吟着道：「是我們的二師兄，可是他……」

南宮素截問：「他一向對你怎樣？」

「不大好，對其他也是，一個人住在偏僻的地方，養了很多鴿子。」

南宮素追問：「離開這裏有多遠？」

葉孤鴻道：「不太遠。」

「那我們現在得離開了。」南宮素站起身來。「天知道他們三個人會不會在今夜找到來？」

葉孤鴻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公孫無畏的話，公孫無畏曾經叫他找機會離開萬劍山莊，難道這就是機會？」

南宮素又道：「只憑我一個人，就是沒有受傷也保護不了你，所以你一定要跟我走。」

葉孤鴻隨口問道：「去那兒？」

南宮素道：「司馬世家？」

「司馬世家？」葉孤鴻不由省起司馬青娥告訴杭春華要回家的話。

——好不好找青娥告訴她這些事？葉孤鴻心念又一轉。

南宮素接道：「我們的人現在全都在司馬世家。」

葉孤鴻立即嚷道：「我隨你到司馬世家。」

「那麼走吧。」南宮素隨即舉步。

葉孤鴻道：「這飯菜……」（未完）

惡人船

殲滅惡人 對付血蝶

司馬洛傳奇故事／馮嘉・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司馬洛的朋友洛活和孩子都被一個女兇手叫安娜的殺了，而且巧妙地僞裝命案打鬥現場，從報章上登載，司馬洛經過調查，知道這個女兇手叫曹敏茜——血蝴蝶，這批人也是專對付黑船上的惡人的，凡是知道他們內幕的，不論好人壞人一律追踪拷問追出知情的人然後格殺滅口。然而吉帝斯和洛活都沒有說出眞情也遭這批惡人和這批兇手殺害了。司馬洛和毛明面對兩批兇徒組織跟踪追殺，更具戒心，並採用戰略，在他的女友嘉麗住處誘殺了三個兇徒，又跟踪到樹林中追擊另三個人……

那人完全沒有看見司馬洛和毛明。毛明則是比較接近他的人。毛明一側身讓他經過了，然後那雙巨手從後面伸過去，一執執住了他的兩隻手臂。

那人「哇」的尖叫起來。毛明的手是那麼有勁，一執住了就好像機器一樣，使別人完全不動。那人尖叫則是因爲一條手臂的骨頭已經受了傷，給這樣一握，就痛不可當。

他自然不可能把身上的雙槍取出來應用。

司馬洛則走上前去，把他的雙槍取了過來。

那人的眼睛恐怖地圓睜着。他現在知道那棵大樹的倒下來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了。但是現在知道也已經是太遲了。事實上早就已經是太遲了。

大雨還是傾盆地下着，而且雨下來了之後風就靜止下來了。那個腿子受了傷的人在車子裏面等着，一面倒有點慶幸他是傷了腿子不便走動，因此不必負責去求救。他那個同伴去求救，在這大雨中，一定是走得很辛苦的。

他在這車中能保持乾爽，不過在大雨中望出車窗外面則是什麼都看不見。

因此他並不知道到車子旁邊的人乃是司馬洛。

司馬洛先在車窗玻璃上敲了一敲，然後才拉開車門。那人眯起眼睛看着也。司馬洛忽然一仆仆進車中，就仆在那人的腿上。同時，司馬洛執住了他的雙手，使他無法去碰身上的雙槍。

那人的腿子是關節的部份受了傷，給這樣一壓，已經痛得他三魂失去了七魄，就是司馬洛放了他的手，他一時也是已經軟弱得不可能再去拔槍了。事實上他痛得眼前金星亂冒。

當他終於眼前清楚過來時，已是大勢已去。那兩把槍，已經到了司馬洛的手中了。

「救……救命！」那人哀鳴地說。

「你應該說饒命！」司馬洛說，「這裏有誰能聽到你喊救命呢？」

「饒……饒命！」那人連忙又改口叫道。

× × ×

那二個人的死訊在兩天之後又傳出來了，與他們以前的同伴們差不多，都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們是擅長如何殺人的，自己也就是如何死法。

這是教人心寒的。

尤其是那個留在屋中的第三人。

那第三個人並未死去。這也不知道是否應該算是他的運氣。他被發覺而被救出來了。傷得一塌糊塗，但是却不會死，而他也不肯對警方招供什麼。招供什麼，都是對他不會有幫助的。要找他再算帳的仇家已經够多了，假如還供出黑船的人的事情，那麼黑船上的人也不會放過他。而他知道當自己從醫院出來的時候，腿子也是會已經失去了用處的。這個人會永遠生活在恐懼中，也會生活在監獄裏，直到他死亡爲止，因此他生與死都是同樣不幸的。

司馬洛與毛明亦沒有去理他。

司馬洛他們即使知道他未死，亦不能進屋子去弄他出來的，因爲屋子隨時會有進一步再塌下來的可能性。

他們已經在忙於找尋餘下的人了。

而那些餘下來的人已經不多。他們的名單上的名字來就祇是黑船上一半的人而已。

司馬洛他們在幾天之後又駕着車子，冒着風雨駛在一條黑暗的公路上。

他們不敢開車頭燈，因此前頭的路簡直是完全看不見的，那是說，假如他們祇是用肉眼的話。他們則不是單單用肉眼。他們是戴上紅外綫眼罩。這是在黑暗之中也看到的儀器，祇是看到的景物的顏色與正常的不同了，幾乎就像是看到彩色菲林的照片。

由於風狂雨驟，就是紅外綫眼鏡也幾乎幫不了他們什麼忙。他們祇是看到眼前二三十呎前頭的地方。但這已經是比普通人要好得多了。也因此，普通人是幾乎不可能看到他們的。

他們這部小型貨車在風雨中慢慢地前進着。

「媽的！」毛明喃喃地咒罵着，「又死了三個，也是算在我們的帳上！」

「也是那個婆娘幹的！」司馬洛說。

那個「安娜」也顯然正在做着與他們相同的工作。

「媽的！」毛明說，「最好是讓我們剛剛碰到她，那麼事情就一齊解決！」

「我看我們沒有這麼好的運氣，」司馬洛說，「而她的運氣，亦未致於那麼的壞！」

「媽的！」毛明說，「這風雨！討厭死了！」

毛明的心情似乎特別壞，講什麼都是先來一句咒罵，司馬洛也知道是爲什麼。這是爲了他們戴上了那紅外綫眼鏡之故。毛明對這一點很不滿意。因爲這東西是司馬洛那位朋友莫先生所供應的。這東西要自己設備的話要花很多錢，而且亦不能即時拿得到手。毛明就是不服氣得到這個來源的協助，然而他又不能不接受。

而且他們此行的情報亦是由莫先生的組織所供應的。

也許他們自己亦查得出來，不過時間會用得長一些。而且情報既已來了，也沒有理由拒而不用的。

但毛明的心理就是仍不高興。

「我看這一次會是最後一次行動了，」司馬洛說，「我是說，對黑船上的殘餘份子那一方面。」

因爲他們現在已經找到了李覺的下在。李覺就是負責發號施令，暫時聯絡和指揮着離開黑船而並未死去那一部份的人。

自然，李覺現在可以指揮的人是已經不多了。

關於李覺的情報亦是由莫先生所供應的。這些事情，莫先生那個組織查起來容易得多，因爲他們的資料豐富而綫眼亦衆多。不過莫先生也遵受了對毛明的諾言。祇供給情報而不要動手，行動方面的事情，由司馬洛與毛明兩個人自己來做。

而且李覺現時的所在，亦不是莫先生的勢力容易伸得到的。

司馬洛又說：「解決了李覺之後，剩下來的那一些，大可以由莫先生來替我們趕在一處捉起來！」

「我們的事情我們自己做！」毛明低聲咆哮道。

「好吧，好吧！」司馬洛聳聳肩。

他是開始討厭殺這許多人了，但毛明却似乎越來越有味道的。

「我們到了！」毛明說。

車子停了下來，他們並不是看見前頭有什麼，而祇是憑着地勢而分辨出來的吧了。

他們兩個人下了車，毛明在大雨中走到小型貨車的尾部，從車上取下了一條長條形的東西，就像是一張捲了起來的大地毯似的，托在肩上。

他們冒着狂風暴雨，在昏黑之中前進着，後來就到達了一道鐵絲網的面前。

這鐵絲網是一重相當難越過的阻攔。他們知道是有兩層的，外層與內層相隔二呎，而內層是通了強力的電流的。除此之外，鐵絲網的底處，以及鐵絲網的頂上還纏着一圈一圈的刺鐵絲。外面的人被這些刺鐵絲阻着，既不能接近鐵絲網，亦不能够爬上去而越過。即使越過了亦會給裏面那一層通電的鐵絲網電死。

不過司馬洛與毛明則是有備而至的。

他們在鐵絲網的前面停了下來，抬頭看看。那鐵絲網有司馬洛的身體兩個半那麼高，裏面是一片水泥舖的平地，平地之內則是草坪，草坪的面積很大，他們在風雨中暫時還看不到草坪中間的屋子。

「好了。」毛明說，「我們就要動手了！」

他站好位置，把肩上的那張「地毯」一拋。那長條形的東西便飛起來，越過鐵絲網而跌在裏面的地上，彈了兩彈，定住了，由於這東西祇是通過網頂的空氣，所以既未觸到電，亦沒有觸响與電絲網通連的警鐘。

毛明從身上取出一隻無綫電遙控器，推動上面的一個掣裏面，縛着「地毯」的一根繩子的那個扣鬆開了，「地毯」便自動彈開來。

那果然是一張厚厚的地毯。

不過這又不是普通家庭中所用的那種地毯。在縛住它的繩子鬆開了之後，其上連着的一個氣筒便也開始生效，向地毯的

內部灌氣。這地毯就像救生船似的脹起來，變成總有一呎厚。

司馬洛與毛明在絲網的外面都神往地看着。

「很妙的東西，是嗎？」司馬洛說。

毛明也是沒有做聲。這是莫先生所供應的東西，他總是不服氣發出太強烈的讚譽。他又把身子一根管子取出來。這也是莫先生的組織所供應的另一種用具，一根祇有兩呎長的輕金屬管子，不過却是可以像單筒千里鏡那樣一節套一節，可以拉長的。司馬洛就是執着管子的另一端而拉長了。

這管子拉盡了之後有十多呎長。

毛明就緊執着管子的一端，說：「現在，行了，快點吧！」

司馬洛把一隻扣子搭在這根管子的末端上。

毛明一發力，司馬洛則緊執扣子，於是毛明就像釣到了一條大魚似的把司馬洛釣了起來。這需要不少的氣力，而毛明就是有着驚人的氣力。

那管子也因爲司馬洛與體重而微彎了，但是那是特種的金屬，是不會斷的。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司馬洛吊過這鐵絲網。這鐵絲網雖然不太高，但是有兩層，要跳過去是不容易的。

在暴雨之中，毛明小心地擺動那長桿，司馬洛便越過了鐵絲網頂，而到了網內的上空。

毛明把那長桿把持得很穩。

司馬洛到了適合的位置，一放手，一人便跌下去了。

長桿忽然失去了重量，便猛的彈回頭。但這是在網外的事情，也沒有關係了。

司馬洛就跌在網內的「地毯」上。

那裏是水泥地，人從高處跌下去是很難避免不跌傷的，但是有那東西墊着就不怕了。司馬洛在那上面彈了幾下，便安然爬下來。

他在暴雨中向毛明揮揮手，便向黑暗中步行而去。

毛明則把桿子丟下，回到車子，把車子開走了。

司馬洛在狂風暴雨中行走着，雖然是空地，假如他不是能够認定一個地方而行的話，他很可能就祇是能够白兜圈子而已。但他是一個本領非凡的人，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那仍然能够固定一個方向走直綫。

後來，他就看見前頭有燈光。

那是一座守衛亭。

這個地方的形勢他們在白天時已觀察過了，是一大片空地，一座屋子在空地的中央，而空地的周圍就是圍着那鐵絲網。鐵絲網只有一個進口，進口處就有這守衛亭，操縱一度鐵絲網大門的開關。假如外來的人車未經守衛亭內的守衛認可，就無法進入，由於守衛亭是在門內，外來的人亦無法偷襲。

從裏面來的人則是能的。司馬洛就是從裏面來的人。

這座守衛亭中的守衛怎麽都不會提防裏面會有敵人來。狂風暴雨對司馬洛是有幫助的，雖然守衛亭中的那兩個守衛並不因爲狂風暴雨放鬆戒備。事實上他們還因此而更加小心地留意着。

不過他們的守衛亭是對着出入的大門口，連望望後面的窗子都沒有，而因爲風雨，三個人都是逗留在亭中，沒有事就不會出來走動。

司馬洛毫無困難地到達了守衛亭。

那三個武裝守衛是比司馬洛舒服得多了——那是暫時而言。其中一人在亭中燒好了一壺熱騰騰的咖啡，正在分享。天氣雖然不冷，但是這樣下着雨就難免有一陣迫人的寒意，有一杯熱咖啡是很寫意的。

其中一個人還從桌子底下拿出一瓶小瓶的威士忌來，狡猾地微笑着說：「加一點這個更妙！」

「這是不行的呀！」他的一個同伴嚴肅地說。因爲他們原來不是打手那麽簡單，而是穿上了軍服的軍人，軍人在當值的時候喝酒，那是嚴重的犯規。

「呀，誰會知道呢？」那人說，「這個時間，這個地方，而且又不是狂飲，這一點點，我們任何一個人全部喝光了也不會醉的？」

另一個也說：「有規例就有人犯，規例是爲了給人犯而設的，假如沒有人犯規，那要規距幹什麽？」

反對的一個此時亦不反對了。

因爲他實在亦是很需要這個的。

於是那個威士忌的主人就在每隻杯子裏斟了一點。而且他還解釋着說：「加進咖啡裏的也不能够太多，多了味道就不好了。」

他斟好了之後，司馬洛就在守衛亭的門口旁邊現身，一連放了三槍，隨即又縮回外面，不見了。

酒瓶從那人手中跌下來，跌在地上，碎掉了。一時三個人都呆在那裏，難以置信。他們究竟是不是給人射中了，抑或是幻覺？中槍應該不是如此的，而且又沒有血……

跟着三個人就輕輕地倒下來，失去了知覺，沒有機會懷疑什麽，亦沒有辦法知道發生了什麽了。

司馬洛這時才再度出現，踏進守衛亭中。

那三個人雖然都中了槍，却並沒有流血，那是因爲司馬洛那把槍射的乃是麻醉藥針。

司馬洛不喜歡這樣殺人，而且他用發射槍彈的槍來行事亦是未必會有很好的效果的，因爲人中了槍，即使正中要害，也未必就會馬上死亡，在死之前可能還會拚力按一個警鐘或者開槍抵抗之類。中了麻醉針的人就不會這樣。到懷疑發生了什麽的時候，已經不會有能力做什麽事情了。

司馬洛首先把他們的槍拿開了，然後彎身檢驗一下，肯定這三個人都已經失去了知覺，才舒一口氣，拿起桌上一杯加了威士忌的熱咖啡喝了一大口。他是更需要這個的，因爲他混身濕透，實在很狼狽。

他呷着咖啡，暫時代替了這些人的職務，一面低頭地看着亭中的設備。

這與他料想中的並沒有很大的分別。

這裏有一些操縱的按鈕，有用以操縱進口那度鐵絲網大門的，有用以與屋子裏通話的，亦有用以與對面不遠的一座軍營通話的。三個人的防守力不够，假如有人硬闖那鐵絲網的話，除了會警鐘大鳴之外

，亦可以請對面的軍營派人來援。

這個安全的設備很不錯，不過却還是給司馬洛他們捉到了弱點。

這時，通過豪雨中望出去，可以看見鐵絲網門之外出現了一雙車頭燈。毛明把小型貨車開來了。毛明的時間亦是算得很準的。

司馬洛按了一個按鈕，那鐵絲網的門便自動打開了，車子開了進來，司馬洛再一按掣，門又關上了。

那果然是毛明所駛的那部小型貨車。房車到了守衛亭的旁邊，停了停，司馬洛上了車。

毛明說：「順利嗎？」

「一切順利！」司馬洛親遞上一杯咖啡，「愛爾蘭咖啡，雖然加進了一些雨水，也是難免的了！」

不容易露出笑容的毛明也微笑起來，接過咖啡，一口喝下去了。

他們這部車子就向空地的中央駛去，車頭燈沒有亮。在這個地方是不愁會撞着什麽的。

車子駛了一段路之後他們才看見燈光，那就是空地中央那間屋子的燈光。他們看見了，但是屋子中的人則是暫時還看不見他們的車子的，因爲車子並沒有亮起車頭燈。而他們的車子亦並沒有駛過去，一看見了屋子，他們就停車，人也從車上下來了。

他們在大雨之中向屋子走過去。

屋子當然是有門的，不過在這樣一個地方，把門鎖上則似乎是多餘之舉了。事實上，屋子的門也根本就沒有關上，司馬洛與毛明兩個人分開兩路，毛明繞到屋後，而司馬洛則踏入了前門。

到了這個時候，司馬洛才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丟在門外的地上。靴子亦是。他穿在外面的原來是一層防水的衣服，靴子亦是的，脫下來之後，裏面的一層衣服及鞋子則仍然是乾爽的。這是一重必要的設備，因爲濕淋淋的人走在屋中會滴水，這會有聲音而且使動作遲滯的。濕的鞋子亦是，踏在地上會有水聲，亦會使脚步遲滯。乾爽就不會了。

那裏面的設備是新潮而豪華的。一座很舒適的住宅，雖然住在裏面的人則必然不會很舒適，否則就不必在外面有如此嚴密，如臨大敵的保安設備了。

有一個人正在從走廊內走出來。也許他是要到門口去吸一口有雨的新鮮空氣。

不論這個是什麽人，司馬洛也是不能客氣的。

司馬洛手中的槍吐出柔和的「撲」一聲，又一支氣壓逼出來的麻醉藥針射出來，射中那人。

這武器眞好用。假如是用子彈的槍，槍聲就會把裏面的其他人引出來了。

那人發呆一陣，軟軟地倒下，司馬洛連忙衝上前去，扶着他，讓他緩緩地降到地上，以免發出對他的行動不利的聲音。他認得這也是名單上的其中一人。

司馬洛再向裏面前進，到了一座小廳子。

那裏有三個人，一個人正靠在沙發上睡着了，另外兩個人正在玩紙牌。

這就比較困難了，因爲這不是一間房間，而是一座小廳子，再轉一個彎就是一座更大的廳子，看不到大廳中有什麽人。小廳子中的這二個人不難解決，但是那聲音是仍會使大廳中人察覺，而有所動作的。假如衝出來倒不要緊，要是衝出來之前先按動了警鐘就很麻煩；這個地方會給一營的兵士包圍住的。

司馬洛小心地退回黑暗的走廊中，耐心地等着。剛才出去了一個，久久不進來，這二個在玩牌的人也許會出去找尋，那就可以逐一解決。

但他又不需要等那麽久。天還是在幫助他。

外面強烈的電光一閃，司馬洛立即上前一步，扳動槍機，那二個玩牌的人每人都中了一針，第三針才是給那個睡着的人。睡着的人沒有動，祇是會睡得更熟。

這二個正在玩牌的人則狼狽地仆倒，手中的紙牌丟了，桌上的籌碼及酒杯酒瓶亦掃到地上。

雷聲在那些東西跌到地方前就响了，响得好像天塌下來似的，因此那些東西以及人雖然都狼狽地倒在地上，也等於是沒有聲音。聲音都已給雷聲掩蓋了。

裏面那座大廳中的人也是無動於中地看着他手中的那份報紙，他是一個有胆色的人，電閃的時候他已注意到了那電光，知道隨之而來的必然就是一聲震耳的雷响，心理上已經有了準備，因此雷聲到來時就不怕了。

司馬洛可以見到他是祇有一個人在裏面，不過情形却是比較困難，因爲這人的肚子上就放着一把槍。而且那是一把奇異的槍，司馬洛把頭向裏面一窺，就可以看到那是一把特殊的機關手槍，一發射的時候，是可以連串地發射出四十八槍的。雖然子彈的口徑較小，不過一來就是幾彈，射傷力會比口徑較大的槍彈更加犀利了。

司馬洛祇能够在牆壁的轉角處等着。

也許要再等一次雷响嗎？這似乎是沒有用處的，雷响又不能够令這人吃驚。

這個人的右手很接近這把槍，相信不容易會遠離了。他顯然在這裏還是很小心，槍並不是插在槍袋裏而是放在膝上，這樣比放在膝上更爲方便，可以更快地拔出來就發射。

這人既然這樣小心，很可能他靠着的沙發旁邊亦就是警鐘之類在着的地方。而且他們又不要這個人死去。

毛明是繞到了屋後的，但是屋子並沒有後門，而他目前又無法與毛明聯絡。假如毛明能够合作……

司馬洛忽然看見對着他的窗子外面有一把槍舉了一下。因爲燈光是從窗內照出去的，因此從裏面望出去，假如是接近的東西，因爲迎着了光綫，所以也很清楚。

司馬洛的身子緊了一緊。

那把槍又不見了，跟着，兩秒鐘之後，另一隻窗子，就給「噹啷」地敲破了玻璃！

那是毛明敲的！

司馬洛馬上閃身出去。大廳中機關手槍已經連串地响了起來。那人果然中了毛明的聲東擊西之計，毛明敲破了背着他的窗子，他就馬上滾轉身去向窗子放槍。假如他看得見司馬洛現身的話，他可能亦是

不會懷疑的；他祇是會以爲司馬洛是其中一個在玩紙牌的人而已。

但他背朝着司馬洛，並沒有看見。

司馬洛放了一槍。那人的手連同那把槍都飛走了。

司馬洛的手中現在拿着的已經是一把能發射子彈的手槍。

那人震驚地再滾轉身來，看着那正在噴血，沒有了手的手腕。

司馬洛冷酷地拿緊手槍在等着。

那人還剩下來的一隻手忽然又一伸，司馬洛又放了一槍，這一隻手也是差點不見了，那人亦從沙發上滾下來跌在地上。司馬洛馬上跳前，執住他的衣領把他拉開，總之是把他拉到沒有傢俬的地毡空處，遠離他剛才準備伸手去摸的地方。

跟着司馬洛蹲下來看。那人剛才是要伸手向身邊的一隻小几，由於几面上並沒有放着什麽，所以司馬洛就是向几底下窺望一下，他看見几底下原來有一排按鈕。

警鐘必然是在其中了。

司馬洛就是等這人伸手才放第二槍，他伸手就是指出警鐘的所在，現在，司馬洛就知道警鐘的所在，亦可以放心知道這人並未有機會把警鐘按响。他一脚踏住這人的胸膛，把這人踏在地上。

這人極其憎恨地瞪着他，不過雙手都已經沒有了，他也不能够再做什麽。

濕淋淋的毛明亦從門口進來了。他顯然認爲從門口進來舒服過爬窗進來。

「看看樓上！」司馬洛說。

毛明迅速到樓上走了一遍，又回到下面來，說：「沒有人，祇是睡房。」

「很好，」司馬洛在地上蹲下來，看着那人：「李覺兄，我們現在終於見面了，我猜你也知道我們是誰了吧？」

「司馬洛，毛明！」李覺的臉色慘白着說，「你們好本領！我輸了！」

「你的本事也不差，」司馬洛說，「找到這裏的陸軍司令爲你撐腰。不過，保衛雖然嚴密，你却成爲了一個固定的目標。固定的目標有一個最吃虧的地方，就是坐在這裏任人想辦法攻破。你的防衛是明的，人家的辦法却是暗的，猜不到的！」

李覺臉上那仇恨的表情又漸漸消失，變成放棄。他說：「你們——要殺我，就殺死我好了，何以把我教訓一頓呢？」

「我們並不單是來殺你，」司馬洛說，「我們想知道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這也是我想知道的，」李覺說，「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我還以爲你們可以告訴我！」

「我們也許的確是比你知道得多一些，」司馬洛說，「你一直那麽落力想查出來的事情，我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當然也希望交換一些你所知道的事情，解決一下我們心中的疑問。」

「你先告訴我！」李覺說。

「我看這個不成問題，」毛明說，「我們先告訴他，他應該也是不會令我們失望的。」

杜雷把他們所知對李覺都講了出來。

「唔，」李覺說，「原來船上那些人眞的都已死掉了。正如我所懷疑的。我就是要弄清楚這一點，懷疑是一件事情，要有一個人證實才能够心息。」

「爲什麽他們全都死掉呢？」司馬洛問，「誰會把他們都殺掉呢？」

「這個也正是我要問的問題，」李覺說，「你們却拿來問我。不過，這個問題，似乎你們也已經找到了答案了，就是這個血蝴蝶曹敏茜把他們都殺掉的。」

「爲什麽呢？」司馬洛問，「爲什麽她要把你們都殺掉呢？」

「我也是莫明其妙，」李覺說，「我不知道。」

「你不認識曹敏茜這個人嗎？」司馬洛問。

「不認識，」李覺說，「聽是聽過了，但是沒有來往，我也想不出她跟我們有什麽過不去的地方！」

「那眞好了，」司馬洛說，「你也不知道！」

「是呀！」李覺苦笑說，「我們這樣死得不明不白的。而且你們要是因此而死的話，更加是死得很不值得了。你們本來是跟這件事情無關的。」

「你知道就好了，」毛明說，「但是，是你在一直緊逼的，不是我們殺你，就是你殺我們了。」

「我緊逼還情可原，」李覺說，「我要知道眞相。而曹敏茜，她緊逼是要消滅眞相。不過我死也死得安心了，因爲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去找她，你會替我把她消滅的。」

「假如你能够多提供一些眞相，」司馬洛說，「我們會更容易消滅她！」

李覺冷笑：「朋友，你們眞以爲我是在瞞着你們的嗎？其實並沒有。我沒有什麽可以再講出來的了……不過……等一等，你，毛明，你有我們的名單。船上的死者的名單，你可以唸一遍嗎？」

毛明是可以的。毛明把船上的死者的名單唸了一遍。

「唔，」李覺說，「有兩個人不見了。這兩個人應該是在船上的，他們並不是屬於上了岸的那一半。」

「哦？」毛明說，「我還以爲你這幾個已經是最後一批了！」

「假如你不把名單唸出來，」李覺說，「我也以爲是的。」

「這兩個人是誰呢？」司馬洛問。

「胡家兄弟，」毛明說，「胡全和胡剛。」

「你對他們的下落又有什麽猜想呢？」司馬洛問。

「他們的屍體不在船上，」李覺說，「而假如他們是在陸上的話，他們亦並沒有與我聯絡。」

「也許是失去了聯絡？」司馬洛問。

李覺搖搖頭：「他們要跟我聯絡不容易，但是也不難，可以用間接的方法，我跟這許多人都聯絡上了，他們總可以間接跟我聯絡到的，他們是有心的話，一定可以通過其中一人跟我聯絡上，但他們沒有這樣做。」

「也許他們在岸上已經死去了吧？」司馬洛說。

「這個可能性是有的，」李覺說，「不過，你就當我是小人之心好了。血蝴蝶不是我們黑船上的人，她要到黑船上也並

不容易，還要到船上去殺死我們全部的人？她一定是要有內應的。有人引薦她上去，我們這一羣上了岸的人沒有這樣做，而這件事情亦不見得就會是死去了的那批人做的，所以，剩下來的，就祇有胡家兄弟這兩個既未死掉，又沒有發現活下來的人了！」

「唔，」司馬洛說，「有點道理，你以爲什麽地方可以找得到他們呢？」

「我現在是沒有能力去找他們了，」李覺說，「他們一定不會再到他們以前會到的地方，不過，你們是有本領的人，你們是一定可以找到他們的，你們找到他們，他們就會告訴你血蝴蝶所在的地方，你們找到血蝴蝶，血蝴蝶也會交出他們，你們是一定會辦妥這件事情的。」

「我們是會辦妥這件事情的。」毛明點着頭。

「假如我留在黑船上，我就不會上當！」李覺搖頭嘆息着，「我看那班傻瓜們極可能是中了美人計！」

「但是血蝴蝶爲什麽要這樣做呢？」司馬洛問，「她跟你們，有什麽深仇大恨嗎？」

「很可能是爲了利益問題，」李覺說，「我們的船上有一批很搶手的東西——那艘失踪了的『天堂鳥號』——是我們弄沉了的。」

「天堂鳥？」司馬洛說，「天堂鳥是運載核子原料的呀！」他記得這船上載了很大一批核子原料，在公海上失踪了之後曾引起一陣廣泛的恐慌，因爲這種東西是不能落入不對的人之手的，但澈底的陸空搜索都沒有結果，祇有推測那船是連同貨物沉入了不可能打撈的深海海底。

「我們拿到了這批原料，」李覺說，「但這是一批太燙手的貨，我們不敢賣出去，否則會有很多人追到我們的身上來的，但是假如到了血蝴蝶之手，在這種情形之下，她要賣出去就容易了。」

「但你的其他同伴都沒有提過這批貨呀。」毛明狐疑地說。

「我們祇是有幾個人知道，」李覺說，「我們那裏是也有分等級的，假如人人平等，就變成一盤散沙了。你當然也知道，我是發號施令的人之一。我們並不認爲讓太多人知道是一個好主意。有些人會認爲這樣值錢的東西放在那裏不賣太可惜，爭執起來，那就不好了。」

「是的，」司馬洛說，「你們倒有一個令人佩服的地方，就是，你們這種人，居然也能够團結。」

「這是互相利用吧了。」李覺說。

「也許，」司馬洛說，「你能够躲在這裏，受到保護，就是因爲你手中有那批東西。」

「是的，」李覺說，「我答應了他們我找回那些東西就賣給他們！」

「你們這些人，」毛明說，「你們弄這種事情！你們就不想想這些東西落在不對的人之手會闖出什麽大禍來的！」

「我們不是思想家，」李覺苦笑，「我們想活下去！」

「是嗎？」毛明猙獰地說，「這一次你可活不成了！」

「血蝴蝶不是比我們更了不起嗎？」

李覺說，「假如她搶走了那些東西，她也不會投進大海的。」

「你說什麽也是逃不了的了，」毛明冷酷地說。

「唏，」李覺說道，「我們的敵人同是血蝴蝶，我們應該是站在同一陣綫上的呀！」

「你眞是妙想天開，」毛明說，「以你現在這樣的手，你還想跟我們合作？而且也沒有合作的可能！」

「你會跟我合作的，」李覺說，「祇這一次！」

「胡說八道，」毛明說。

「早點把我殺掉，」李覺狡猾地微笑着，「這一件事，你是一定會合作的。」

「沒有人會求別人殺自己的！」毛明說。

「假如我能够活着殺人，」李覺說，「我還有興趣活下去，這樣，活下去有什麽意思？而且我也不會活很久，有許多人會找我的，當我沒有了殺人的能力時，我也不會有朋友了！」

「這件事——」毛明沒好氣地看着他，「看來我倒非要跟你合作不可的！」

「多謝！」李覺說。

司馬洛乾咳一聲：「我看我還是到外面去散步一下吧！」

他與毛明在半小時之後就開車離開了那個地方。

接近天亮的時候，有一部軍用汽車，載着幾個兵士開到鐵絲網的外面。他們是來換班的，守衛亭中的守衛當然是分班輪值。

沒有人開門，車子响號，人在外面叫喊與及用無綫電聯絡都得不到反應。來者知道不妙，就用車把門撞開闖進來，他們發現了在亭中失去了知覺的幾個守衛。他們連忙飛車趕到空地中央的屋子。

那裏的情形更使他們魂飛魄散。

屋子裏沒有人活着。

他們雖然是軍人，也看得大爲恐怖地退了出來。

兩分鐘之後，附近那軍營中的軍隊就已經出動，把這整個地方包圍起來了。

大雨還是正在下着，使他們找尋兇手的工作非常困難，雖然兇手實在也是早就已遠去了。不過大雨把車輪留下來的痕跡也冲走了，他們就連兇手是向哪一個方向逃走的也不知道，乘車來去是必然的了，但是連車輪印都沒有留下來。

兇手一走了，就很難再追了。

而這一件事則是並沒有在報紙上刋出來的。

官式紀錄上，李覺這個人並不存在。而在他死了之後，就再沒有任何利用價值而祇是會惹來厭煩，因此那個庇護他的朋友亦不再是朋友了。李覺他們的屍體索性也給消滅掉了。這些人並沒有到這個地方來過，而這裏亦並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情。

× × ×

這個庇護李覺的人就是卡爾上將，他在這個小國家裏掌握了兵權，也是總統的最好朋友，兩個人情同兄弟，那是說，在互相有利用價值的時候情同兄弟。

他在兩天之後的晚上參加一個當地上流社會的酒會。

卡爾上將是一個相當英俊的大漢，束着一把長長的鬍子，而修剪得很講究，外表上顯出一派紳士風度，又還未娶妻，所以他對女人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三個女人正在圍着他，吱吱喳喳地談着。

其中一個女郎說：「卡爾上將，你已經很多年沒有打過仗了，假如打起仗來，你還能應付嗎？」

「我不相信我們這個小小的國家會介入什麼戰事之中，」卡爾上將微笑說：「不過，打起仗來也難不倒我，以我的職位，難道還需要拿槍上前綫嗎？我祇是指揮吧了！」

「躲在地下防空洞裏指揮？」另一個女郎咭咭笑着。

「首腦是最重要的，」卡爾說，「因此他的安全也必須要有周詳的安排，這並不是懦弱的問題。」

「但你手下的兵士從來沒有過打仗的經驗。」一個女郎說。

「她們一直都有受訓，」卡爾說，「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呀！」

「現在是核子時代，」另一個女郎說，「怎麼你却沒有核子武器呢？」

卡爾上將一攤兩手：「我們的國家那麼小，一隻隻小的原子彈投下來都沒有了，哪裏輪得到我們炸人家……」

「所以重要性在於經濟上，以及戰略上的位置。」司馬洛說。

卡爾上將皺起了眉頭，抬頭看着司馬洛。他對這個陌生的客是不放心，而現在這個人來到他的身邊了。他說：「是的，重要性就在此。」

「其實假如擁有一些核子武器，」司馬洛說，「也是很有經濟和戰略上的價值的。」

「爲什麼呢？」其中一個女人問着，打量着司馬洛，很欣賞司馬洛的外表。

現在，穿着禮服出現在這個上流社會的酒會中，司馬洛實在是風度翩翩，豐神俊朗，遠勝卡爾上將了。

「因爲，」司馬洛說，「當你手上有了這種東西，超級大國怕你亂來，就逼得哄你一哄，說不定可以得到數字相當可觀的外滙！」

「有這樣的事情？」其中一個女郎問，她們女人對這種事情，多數是不大了解的，也弄不清司馬洛究竟是不是在胡說八道。

卡爾上將乾咳一聲說：「呃——我們還是不要談這個吧！」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別講笑了，假如你們不介意的話，我跟卡爾上將有些生意上的事情要談談的！」

他搭着卡爾上將的肩，與他一起走開了，那些女人們也祇好另外去找談話的對像了。司馬洛把卡爾上將扶到了外面的露台上。卡爾上將滿腹疑團地看着他，問道：「你究竟有什麼事情要跟我談呢？」

「我叫司馬洛。」

「我知道，」卡爾接着說，「那又如何？」

「我剛才在說，」司馬洛說，「假如你手上有些核子原料在弄弄的話，就可以得到相當可觀的利益。」

「這種事情似乎用不着你教我了，」卡爾上將說，「難道做到這個地位，我也會不懂嗎？」

「我不是在教你，」司馬洛說，「我是在談生意！」

「你在開玩笑，」卡爾上將說，「談這種生意？」

「我猜你的意思是，你不會與你不認識的人談這種生意，」司馬洛說，「其實嘛，我們亦並不是不認識，祇是還未有機會見面吧了。我就是殺死李覺的人！」

卡爾上將手上的酒杯也差點丟掉了，臉色變成蒼白，司馬洛繼續說：「別担心，我不是來危害你的，我是總統邀請的客人，假如我殺了人而走掉，那我怎麼交代呢？」

司馬洛的確是不會貿然而來的，他一定要有一個靠山才敢來。

卡爾上將還是不知道說什麼好，司馬洛又說：「我看你最好不要叫人來把我捉住，除了我是總統的客人之外，李覺的事情也根本是沒有發生過的。」

「是總統叫你來跟我談的？」卡爾上將問。

「不，」司馬洛搖頭，「總統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因此我也不想令他大驚小怪。你是知道有這件事情的，你明白，跟你談，當然是好得多了。」

「你有什麼好的主意呢？」卡爾上將問道。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司馬洛說，「我是來談談生意經的。」

「難道你是說那些東西在你的手中？」

「我知道在什麼地方。」司馬洛說。

「在什麼地方？」卡爾上將問。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

「代價如何？」卡爾上將問。

「我這生意的取價是比較特別的，」司馬洛說，「我並不是要拿你的錢，我祇是來一個交換條件。我知道東西全是在什麼人的手中，但是我却不知道這個人是在何處。」

「所以你祇是要賣一個名字給我而已！」卡爾上將問。

「不是賣給你，」司馬洛說，「我告訴你這個人的名字，你替我查出在何處，我去找。」

「你把東西找回來交給我？」卡爾上將問。

「不是，」司馬洛說，「我是要把這個人殺掉，然後那些東西交回原主，東西本來是失物嘛！」

「你在開玩笑！」卡爾上將輕蔑地說，「你以爲我會跟你作這樣的交易？」

「爲什麼不可以呢？」司馬洛問。

「假如你告訴了我這個人的名字，」卡爾上將說，「我大可以直接與這個人交易了。我出得起錢，而我要的是得到這些東西，並不是交還原主。」

「這個人，她不會跟你交易的，」司馬洛說，「因爲她跟李覺是死對頭，她要殺死李覺，而李覺也是要殺死她！」

「你是說，」卡爾上將說，「這是一位小姐？」

「是的，」司馬洛說，「一位很美麗的小姐，美麗如花，有毒的花！」

「奇怪李覺却沒有提起過。」卡爾上將說。

「李覺假如知道這就是他的敵人，他就不必在你這裏躲起來了。他一直就是想查出這個，不過我却比他先查出來。」

「這位小姐，」卡爾上將說，「也不外乎是要錢吧了。李覺已經死了，她大概也會明白，我是不會替李覺復仇的。這些祇是生意上的交情吧了。」

「是的，」司馬洛說道，「假如李覺是死了的話，但你不能證明，李覺已經死了，你知道，但她不知道，而你也不能證明！」

「錢就是最佳的證明，」卡爾上將說，「祇要她收到錢就行了！」

「這些雖然是冒險的生意，」司馬洛說，「但人在冒險之中也總是盡量求安全的，你又不是唯一出得起錢的人，她何不去與那些與李覺沒有關係的人交易呢？而且，她得到了這東西已有一段時間，她很可能已跟另一些出得起錢的人談妥了！」

「這個——」卡爾上將說，「假如我得不到什麼好處，那爲什麼我要跟你合作呢？」

「你的敵人很多，」司馬洛說，「她極可能是賣給你的敵人。你們這裏隣近許多小國家，大家都不和，大家都想得到這樣的東西，使自己的身價大大提高。你雖然得不到，你大概亦不希望別人得到了它吧？」

卡爾淺淺地呷着那杯酒，考慮了十分鐘，點點頭：「也許你是講得有道理的。她是誰？」

「你答應依我的方式交易嗎？」司馬洛問。

卡爾上將把玩着手上那隻早已經空掉了的杯子，說：「也許我全不守信用的，我不能够肯定答應你什麼，你大概也不會相信我的諾言的吧？」

司馬洛微微一笑：「眞奇怪，我本來是並不打算相信你的什麼諾言的，但是聽你講了這句話，我對你，又反而有信心起來了！」

「你的意思是你肯信任我？」卡爾上將問。

「一個不習慣守信用的人才是百般應允的人，」司馬洛說，「反正是不兌現的，多開空頭支票又有什麼所謂？不敢胡亂答應的人，反而是值得信任的人，他知道一件事情自己是未必做得到的，才不敢答應，那亦即是說，假如他答應了一件事情，他是會盡他的能力去實行的。」

「謝謝你，」卡爾上將說，「但我還不能答應你甚麼，我首先得聲明，這是因爲我的地位和立場問題，我不敢說我的爲人是好過李覺或者壞過李覺，或者是與他一樣，我祇是能告訴你，我是以我自己的國家的利益爲大前提而做事的。這就像一個在戰場上的兵士，他自己是有家庭有父母兄弟的，他碰到了一個敵兵，他知道這個敵兵也是很可能有家庭，有父母兄弟的，但這却不是考慮的條件，他知道他必須幹什麼！」

司馬洛兩手輕拍着，作着無聲的鼓掌，他說：「他們說你是善於演講的，果然沒有錯！」

「我現在不是演講，」卡爾上將說，「我對你這個人也微有所聞，我知道你是那種騙不倒的人，所以我認爲還是把眞相告訴你好一些。我現在第一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得到那些東西，但是看情形是不大可能得到了，因此第二選擇就是使到別人也得不到。不過，萬一情形有變，我可能得到的話……我就像戰場上的兵士！」

「換句話說，」司馬洛說，「跟你合作，也等於是在玩火了！」

「是的，」卡爾上將說，「假如你是幸運的話，你也許不會被火所焚。所以，我祇是暫時同意你的方式吧了。」

「這也很公平，」司馬洛說，「人各有志，而我的志向就是喜歡玩火！」

「很好，」卡爾上將伸出右手，「現在，我們試試開始合作吧！」

司馬洛與他握手，然後說：「這個女人就是血蝴蝶。聽過嗎？」

卡爾上將點點頭：「一個很厲害的女人，我幸慶不是她在我的面前而是你在我的面前。假如是她在我的面前，那我就不知道應該答應與她合作好，抑或是拒絕與他合作了。」頓一頓，「她殺了黑船上一半的人？」

「是的，」司馬洛說，「她如何可以做成功這件事情，這倒是我希望問她的問題。」

司馬洛知道李覺當然是已經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卡爾上將了。但李覺知道的祇是一部份，司馬洛所知道的一部份是還未有機會告訴卡爾上將的。現在，司馬洛就把他所知道的一部份說了出來。

「爲什麼呢？」卡爾上將問道，「爲什麼她要把黑船放在那個地方呢？」

「這也要問她的，」司馬洛說，「不過，我的初步推測就是，她是想把剩下來的那半船人也殺掉，那就要把他們引到一個地方去。死者她是故佈疑陣，使那另一半人猜不出這是怎麼一回事，便賴在毛明的老板吉帝斯的身上。假如是如此，那她是相當成功的。」

「就可惜那位傳教士却偏偏有你這樣一位朋友，」卡爾上將說，「不然的話，她就是徹底成功了！」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她的不幸。」

「你這個人顯然就是很能爲朋友的，」卡爾上將說，「我倒眞的很希望能成爲你的朋友！」

「我們現在還不是朋友？」司馬洛微笑。

「也許將來情形會許可的。」卡爾上將說。

「希望我們不致於成爲兩個在戰場上敵對的兵士。」司馬洛說。

卡爾上將聳聳肩：「我們談回正題吧。我看，如無意外，血蝴蝶會是跟這裏交易！」他伸開左掌，指着中間的一隻手指。這也等於是他們這一撮小國家在地圖上分佈的形勢，卡爾上將的國家是在手掌的部份。

「唔，」司馬洛說，「這裏，照我所知和我所聞，正是你的死對頭的所在。」

「不是我的死對頭，」卡爾上將說，

「是人民的死對頭。世代傳下來，難以分得清楚的恩恩怨怨使他互相仇恨。其實我是認爲如此仇恨是很沒有價值的，不過以我的地位——」

「假如你也不表示仇恨，」司馬洛說，「你就會得不到擁護了！」

卡爾上將聳聳肩：「我是希望慢慢化解的，不過一個人的生命祇有那麼長，我沒有那麼多時間。而且，這裏事情亦是需要以後的執政者抱着同一宗旨，以及雙方都抱着同一宗旨才行的。」

「換句話說，」司馬洛說，「你也是祇能够盡你的能力而已，成功的希望則是不大的。」

「這種事情，」卡爾上將揮揮手，「你也明白啦，幾乎是不可能解決的。化解一點點仇恨需要百年時間，但是祇要一天時間就可以製造兩百年都不能化解的仇恨。人，就是一種充滿仇恨的動物。野獸祇會爲了爭取食物而敵視和互鬥，人却是飽暖了之後仍然繼續去多想出一些仇恨的方式來。」

司馬洛微笑：「你知道嗎，卡爾上將，你使我感到意外，我沒有想到你是一個能够有這種想法的人！」

「也許我是生錯了時代，或者生錯了地方，是嗎？」卡爾上將哈哈笑起來，拿過司馬洛手中的杯子，「你在這裏等着我去替你添一杯來！」

司馬洛看着他走進去了。

他看見卡爾上將是先去打了一個電話，然後才拿着酒回到司馬洛的身邊來。司馬洛不需要問他所打的是什麼電話，他也自動說出來。他說：「我打這個電話是關於你的朋友毛明的。」

「關於他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叫我的手下取消行動，」卡爾上將說，「不必準備把他捉起來。因爲，我本來相當懷疑你的目的，假如我把你的朋友拿在手中，在討價還價起來時就沒有那麼吃虧——毛明並不是總統的客人！」

司馬洛苦笑說：「我還以爲我是有備而來的，原來，你却是比我有更好的準備的。」

「我看我的準備現在也是不需要的了，」卡爾上將說，「你不是那樣一個人，用這種方法來跟你講條件，絕對不是最有效的！」

「這也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司馬洛說，「因爲假如你要捉住毛明的話，那你需要犧牲不少人的性命才能够成功。毛明是一個超人！」

「現在什麼都不必犧牲，那就最好了，」卡爾上將說着揮揮手，向一個正在向他走過來有所報告的侍者示意，叫那個侍者不要騷擾他，然後看看腕錶，說，「你大概也明白的，司馬洛兄，我不能够祇招待你一位客人，所以，你先回到你的酒店去如何？」

「很好，」司馬洛說，「貴人事忙，我不阻你了！」

「你是有車子接來的，」卡爾上將說，「也有車子送你回去。」

司馬洛與他再一握，然後分手。

司馬洛馬上就趕到毛明的住處去，他是住在酒店裏，毛明則不是，毛明這個人太搶眼了，祇能够住在另一個地方。是一間租來的屋子。

司馬洛因爲卡爾上將說過打算把毛明捉起來而又取消行動，因而担心。假如不及取消呢？

那是一間在郊外的花園別墅屋子，也是很荒僻的地方，祇有在這樣的地方，毛明才不容易給隣居看到。

司馬洛在門口下車，吩咐司機等他。這司機是總統派來接待客人的，有他在場當然有一定的好處。

屋中是亮着燈的，司馬洛在花園的大鐵門外面按鈴，三長二短一長。這暗號表示按門鈴的是他。

但是電掣並沒有把門打開。

司馬洛皺起了眉頭，心中感到不大妙，再試一次。

還是沒有反應。

他對司機揮揮手，說：「你在這裏等我！」

他迅速扳上了鐵柵，爬入園中，向屋子跑去。

那司機在車上發呆，不過這個人是總統的貴賓，他要做什麼都不便干涉的，祇只好忍着。

司馬洛差不多到達屋子的門口時，毛明的龐大身影已出現了。他說：「來了，來了！」

司馬洛隔着露台的玻璃門看見毛明是赤着上身的。下身裹着一條毛巾，這打扮樣子更是怪怪的。

毛明打開一隻窗子說：「幹什麼？」

「你在洗澡嗎？」司馬洛問。

「呃——是的，」毛明說，「有什麼事嗎？」

司馬洛並不覺得毛明像是正在洗澡，而且——「我有什麼事？」司馬洛說，「難道我不應該來嗎？」

「對了，」毛明說，「進來吧！」

他好像很勉强似的把門打開了，司馬洛踏進去，奇異地打量着他：「你究竟在攪什麼鬼？」

「什麼攪什麼鬼？」毛明吶吶着。

「你應該很心急等我的消息的，」司馬洛說，「現在我回來了，你却問我有什麼事！」

「呃——」毛明說，「你攪成怎麼樣了？」

「你不如先穿上衣服，我們再談吧！」司馬洛說。

「不必了！」毛明說，「坐下來吧，我很心急！」

「毛明！」司馬洛叫道，「你不是一個擅長說謊的人，對我說謊更不是容易的事，你告訴我你在攪什麼鬼吧！」

「呃——這個——」毛明吶吶着。

不過這時答案自動從裏面出來了。一把女人的聲音說：「誰來了？」跟着她的人也出來了。她的身子也是祇有一條毛巾，不過因爲她是女人，所以這毛巾不是單單圍着下身，而是連乳房亦圍住了。

她是一個中等姿色的女人，不過有一個特點就是身裁特別高大。自然，她在毛巾下面即使不是一絲不掛，亦決不會是上下齊全的了，否則就不需要在身上圍着毛巾。

她的脚是赤着的，頭髮也是蓬蓬鬆鬆的。

她並不害羞，毛明的臉，則倒是紅得很。

毛明吶吶着說：「呃——這位是我的女友安安，這是司馬洛先生！」安安說，「對不起，你們談吧，我——」

「不必了，安安，」司馬洛說，「你坐下來吧！」

「但是——」安安和毛明一齊說。

司馬洛則已坐下來了，冷冷地看着安安：「是卡爾上將派你來的嗎？」

「是的。」安安倒也坦白。

「我剛才跟卡爾上將談過了，」司馬洛說，「他同意暫時取消對毛明的任何行動了，所以，假如你有什麼計劃，也不要進行了，你不相信，你可以打個電話問問他。」

安安低下頭，顯得有點難爲情的。司馬洛則搖搖頭，嘆一口氣：「你這位卡爾上將，倒是眞了不起的。對毛明這樣一個人，我就不大敢施用美人計了，他却敢，而且他還成功了。不過，找一個特別高大的女人來做這件事情，則倒是一個很好的主意。也許，毛明是不容易找到與他的身裁配合的女人！」

毛明還是顯得相當難爲情的，不過他說：「我已經解除了她的任務。我並沒有上當。她的鞋底裏面藏着一把小手槍，唇羔裏有一支麻醉藥針！」

「毛明很聰明，」安安也顯得慚愧地說，「我看不出來，我一時大意——」

「那很好，」司馬洛站起來，揮揮手，「既然你們兩個，是相處得很好的，你們就繼續下去好了，我也要回我的酒店去了！」

司馬洛離開了，兩個人目送司馬洛遠去之後，安安解下身上的毛巾，露出那具壯健而豐滿的肉體。她說：「讓我們繼續下去吧，剛才那一次還沒有完！」

毛明伸手一把把她抱了起來，抱進房間裏。

「你知道嗎，」安安說，「我是拾回了一命，本來我會任務失敗的，那就不得了，但現在任務取消，就不要緊了，祇要你不講出去！」

「我們相處得那麼好，」毛明微笑着擁着她，「我當然是不會講出去的！」

他們回到房間裏，也回到了床上。他們果然是合作得很好的，兩個巨大的人，她欣賞他的巨大，而他的巨大亦是與她配合的。這果然是她能够誘惑他的理由。

× × ×

司馬洛回到他的酒店的時候，却也有一個女人在房裏等着他。

這則不是一個巨大的女人，也不是沒有穿衣服，但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一個很配合他的口味的女人。

她對司馬洛露出一個甜蜜的微笑。

司馬洛打量了她一遍，說：「卡爾上將最喜歡用美人計的嗎？」

那個女郎呶着嘴：「我還以爲他會讓我有機會自我介紹。原來他自己已經先告訴了你！」

「他沒有告訴我，」司馬洛說，「我祇是這樣猜吧了。這是一間一流的大酒店，男人單身住進來，規矩晚間不能隨便有女客到訪，雖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你是像一個不三不四的女人。總之他們的規矩就是這樣的。我看，祇有卡爾上將的勢力才可以使酒店的人忘記這規矩。」

「唔，」那女郎微笑，「那麼我還是有機會自我介紹了。我叫茜茜莉。」

她伸出手，司馬洛與她一握，說：「幸會，茜茜莉，不過，其實你是用不着來的。」

「爲什麼呢？」茜茜莉問。

「當然我很欣賞你的美麗，」司馬洛說，「但是我不希望你爲了服從命令就陪一個你還沒有感情的男人睡覺。」

茜茜莉微笑看着他：「你的意思就是叫我走嗎？」

「唔——也許這樣亦不好，」司馬洛說，「你奉命做一件工作，假如你沒有做成這件工作就離開，那就不好交代！這樣好了，你可以睡在這裏，我睡沙發好了，你用不着做你不願意做的事情，而我亦不會講出去。假如卡爾上將問起來，我會對他說我是滿意的。」

茜茜莉側着頭看着他。「你原來是一個正人君子！」

「寃杜！」司馬洛說，「我並不是一個正人君子。假如我們有機會混熟了之後，你就會發現我並不是那麼正人君子！」

茜茜莉笑起來：「那讓我們不要太拘束，早一點混熟吧。我猜一個人從外面回來，第一件事情應該就是洗一個澡，我替你放水好不好？」

「多謝你，」司馬洛說，「本來這種事情我是喜歡自己動手的，不過我看假如一件工作都不給你做亦是不好，所以，請你做吧，我要熱一熱！」

茜茜莉走進浴室裏，司馬洛聽見放水的聲音，過了一會她再出來，身上的衣服已經搭在手上，而她的身上祇剩下了乳罩和三角褲。

她說：「我睡覺的時候，習慣上是穿得很少的，希望你不會介意。」

「呃——我不知道我會不會介意……」司馬洛吶吶着。他看着她那一具非常美麗的肉體在發呆。她不是一個年輕女人，那是說看來不超過三十歲，又不是那種鮮嫩型的女人，不過她却有着一種年輕少女所沒有的成熟的美。她在同一間房間裏，他恐怕不很容易睡着。雖然他是有君子之心，但到底他是一個男人。

他覺得也許叫她放凍水會好些。

當他洗過了那個澡出來的時候，她正躺在床上。她的衣服已經不見了，顯然已掛好在衣櫃內，剛才看見她身上剩下來的最後兩件則是棄在床邊的地毡上。

那即是說她的身上已經沒有任何衣服了。

司馬洛怔怔地看着她。雖然她並未大張腿子，而是兩腿交叠着，也是有着非常强大的誘惑性的。而且也許比張開會更能吸引。假如門戶大張就未免顯得粗鄙了。

他說：「唔，看來你是相當固執的，你祇要做到你奉命做的工作不可，也許是怕我會對卡爾上將把眞相講出來嗎？」

（未完）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是「百變掌」言及義，神行無影正待捨命一拚時，已爲百變掌所制服，至此神行無影才明白那袖手神醫竟是俞人杰所扮……而君山方面，杜門秀才得知兩位副教主悄悄離去，也想不出是何原因，更因袖手神醫的失踪，而無法在金花魔面前交代，只得準備提前行動對付天魔教，天魔教方面，因冷月仙子尤秋華的失踪而暴跳如雷，這天接得消息，謂刼去尤秋華之人物在三官廟出現，煉狐立刻帶人前往，把四大金剛收拾了，正當煉狐想離去之際，俞人杰等人即時出現，把煉狐等人一舉殲滅……

忠義莊門開　正邪同向善

這一次，兩狐算是用對了戰略。

神鷹應其昌和惡熊宣公義戒備着向谷中走去，走了約莫半里許，兩邊懸崖牆頂上，一陣花啦啦之聲過處，突然滾下無數石頭，每一塊石幾乎都有巴斗那樣大，墮落谷中，其聲如雷，威勢好不驚人！

走在前面的神鷹和惡熊兩人，江湖經驗老到，面臨這種突如其來的變故，雖然感到慌亂，尚能力持鎮定。

兩人覺察出這陣亂石是從身後處投下，是以毫不遲疑，足尖一點，飛身前掠，結果居然未受損傷。

後面的那二十名護法，因爲剛才已經受過一次驚嚇，一見又中敵人埋伏，一個個抱着腦袋，掉頭便向谷外奔去。這下可好，上面投石之人，所希望的，便是這樣，結果跑得慢的，多數只受輕傷，那些跑得快的，無不筋斷骨折，命喪當場！

兩邊壁頂上，隨着送來一陣陣哈哈大笑……

不過，這種充滿得意的笑聲，不旋踵便化成陣陣慘呼，然後，隨着慘呼之聲，一條條身軀，凌空飛起，就像斷了綫的風箏，從空中紛紛摔落！

沿高處搜索的天狐和淫狐兩人，顯已適時帶人趕到。

神鷹應其昌和惡熊宣公義回頭一望，身後僥倖未死的護法，已只剩下五六人，且大半均已帶傷，尚幸毒針三娘楊花闖率領的十名護法，這時全都趕至，於是，兩路人馬合併一處，繼續前行。

由於埋伏已經破去，一路再未受到阻碍。

一行順利走出狹谷，果然看到一座破廟。

三名黑旗護教中，毒針三娘資格較老，故由後者暫時發號施令。

她吩咐應、宣兩人各帶兩名護法担任守望，她自己則監督着另外那幾名護法整理火藥及挖土器具，以候兩狐率衆來到。

不一會，兩狐率衆來到。

淫狐巫馬五郎下令道：「應護教和宣

護教帶十個人進廟去搜查，注意大殿後面，有無秘密樞紐，若有任何發現，立即回報！」

應、宣兩人點齊十名護法，各持兵刃，向廟中闖去。

一行進入廟中不久，廟內隨即傳來一陣叱喝喊殺之聲。

奪魂金鏢口喊一聲：「不好！」身形一動，便擬衝入支援。

淫狐突然沉聲喝道：「錢堂主不可造次！」

語音未落，廟中叱喝之聲忽然一下沉寂下來。

接着，從廟門中血人兒似的奔出一條身形，正是那位以掌法知名的黑旗護教，神鷹應其昌。

神鷹奔出廟門，只喊得一句：「裏面有個……黑衣……」

脚下一絆，便告氣絕仆倒！

淫狐手一揮，厲聲喝道：「散開來，從高處殺進去！」

於是，餘下的二十多名三旗護法，先後飛身而起，從四面八方，向廟中撲進。

可是，廟內一片空蕩，除庭院中橫七豎八倒着十幾具死屍外，人影子半個也看不到。

淫狐嘿嘿一笑道：「看你們還能躲多久！」

接着，向毒針三娘楊花闖一比手勢，毒針三娘會意，立即帶着五名護法，悄悄飛落院心！

另外那些護法不待吩咐，各自抄出合手的暗器，採取戒備。

五名護法迅速展開埋佈火藥的工作，一名護法無意中觸動機括，殿後石階上的一塊石板，忽然無聲向上翻起。

那名護法忘情之餘，高興得大叫道：「找到了，機關在這裏……」

颼的一聲，洞中突然冒出一支飛鏢，打斷了他下面的話，也取走他一條性命！

毒針三娘不由分說，一個箭步上前，亦向洞中還射了一蓬毒針，洞中遙遙傳來一聲悶哼，之後便沒再聽到任何聲息。

天、淫兩狐見已找着了那個秘密出入孔道，不由得大喜過望。

當下一面命奪魂金鏢等監視着洞口，一面命那五名護法，將帶來之火藥，掃數投入洞中，然後約衆退出廟外，只留下兩名擅長此道之護法點燃藥綫。

片刻後，只聽得一聲巨震，有如地崩山裂，接着，一股濃烟冲天直起。

衆魔徒哈哈大笑，彷彿爲已死的五六十名護法出了一口惡氣。

就在這時候，不遠處的谷道中，忽然箭一般奔來數條人影。一干魔徒尚以爲是對方方面的人物繞道殺至，正擬迎戰之際，才看清原來是自家人！

衆魔徒似因來的是自家人，全都深深鬆出一口氣。

天、淫兩狐注目之下，却止不住神色一緊，雙雙移步向來人迎去，天狐韋士雷沉聲喝道：「外面出了什麼事？」

來的護法，共有三人，爲首的那名護法喘息着報告道：「外面……來了兩條小船……」

淫狐巫馬五郎寒臉接着道：「用不着慌張，從頭慢慢說，兩條小船怎麼樣？」

那名護法喘定了說道：「那兩條小船駛來時，都打着本教黃旗護法的旗號，蕭護教以爲是岳陽方面派來的人……」

天狐催促道：「結果呢？」

那名護法道：「蕭護教爲愼重計，雖然認出船頭站的那人，很像是血掌堂的神刀太保孫宗威孫護法，仍然未許兩條小船立刻逼近，那曉得，就在蕭護教盤問來人因何來此之際，這邊船上，突然到處冒起濃烟，且雜着一陣陣火油味，然後，噗通幾聲響，三名穿水靠的賊人，飛一般泅向那兩條小船，那兩條小船馬上揚起順風帆，向城陵磯方面駛去，這邊爲了救火要緊，只好聽其離去……」

天狐連連跺足道：「全是飯桶！」

淫狐搶着又問道：「三十條結果燒去幾條？」

那名護法不安地道：「小的們奉命前來報訊時，火勢尚在蔓延之中，今天湖面上風大，能救幾條下來，一時之間還很難說……」

天狐不等話完，手臂一揮，率先向谷外奔去。

等到天狐和淫狐帶人趕回湖邊，湖面上已只剩下一堆堆燒焦了的浮木，在那裏隨着浪花起伏的飄蕩着……

留下看船的三旗護法人數不能算少，但是諸水性的却沒有幾個，顧了這一頭，顧不了那一頭，結果一個個弄得像落湯鷄，船却沒有救上一隻。

這下怎麼辦？

火藥、兵刃、衣服、食物，均告沉入湖底，一天二天，也許還能够將就過去，日子久了，如何支撐？何況，最要命的，剛才那陣爆炸，只是封閉了敵人地下機關的一個出入口，並不能因此將敵人全部置之死命，處此情況之下，又將何以禦敵？

有人開始抱怨昨天來時，實不該那般殘忍，殺了那些無辜漁民以致連一個報訊的人也找不到。

淫狐巫馬五郎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又向血劍飄花蕭英問道：「那麼，跟你答話的那個傢伙，他究竟是不是我們教中，那位神刀太保，孫宗威孫護法！」

血劍飄花恨聲道：「當然不是！」

淫狐注目接着道：「是溫思廣手底下的人？」

血劍飄花搖頭道：「也不像。」

淫狐不禁一怔道：「難道——」

血劍飄花皺眉道：「當那三個穿水靠的爬上小船時，那厮好像說了句：『有道是：一丘之貉。如今是：一山之賊，今後且看你們誰的命長』……」

淫狐猛一擊膝道：「鷸蚌相爭，漁人得利，我們都上了逍遙師徒那老小兩個賊子的當了！」

天狐嘆了口氣道：「這正是我們大錯而特錯的地方，我們一直以爲他們人單勢孤，沒將這對師徒看在眼裏。」

血劍飄花也說道：「其實，我們應該先從平易處着手，消滅了這對師徒，再找姓溫的算帳，才是道理。」

淫狐巫馬五郎苦笑笑，說道：「現在談這些，還有什麼用！」

血劍飄花凝望着岳陽那邊，自語似的

又說道：「現在就看尤護教和兩位堂主她們會不會因爲我們久不返轉，派人來這邊探探消息了。」

岳陽那邊，情況又如何呢？

杜門秀才帶着長白六絕和兩名行船的武師，繞道華容改了裝束，於當夜趕達岳陽。

第二天，經過打聽，才知道三狐已去其一，而天狐和淫狐，則已帶了大批人手，乘船去了君山。

杜門秀才聽到這個消息，自然很是失望。

而長白六絕則恰恰相反。六兄弟聽說這邊只剩下雙姬和一個冷月仙子，三個全是女的，直樂得眉花開眼，閤不攏嘴來。

杜門秀才繼之一想，君山那邊，有金花魔戚本禹，一劍封關和武士尹端華等人，憑着堅固而複雜之地道，一時不致失守，這邊既然來了，先檢檢便宜也好。

他只担心一點：「就是六絕將三個女人弄到手之後，是否還有心情繼續爲他賣力拚命？」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顧慮。

只是六絕既然知道了消息，要罷手顯然已無可能；當下惟有硬起頭皮，領着六兄弟向城外趕來。

一行九人——包括兩名黃衣武師在內——如今的身份是一羣販賣絲綢的人；由兩名武師飾成車把式，分別趕一輛馬車，以備盛載雙姬和冷月仙子之用。

這時約莫午後光景，一行上了岳陽樓，佔着靠窗口的一副座頭，一邊吃喝一邊觀察下面天魔教徒之活動情形。

那兩名武師扮成的車把式，則留在樓下石磴附近，想從那些販卒口中，藉閒聊之方式套取雙姬和冷月仙子的行踪。

一個賣棗子的漢子，無意中說出雙姬和冷月仙子像是住在胡家莊一帶，其中一名武師，立即藉故登樓，向杜門秀才悄悄提出報告。

杜門秀才點點頭，於是，草草用完酒食，帶着六絕，結賬下樓，分別坐進兩輛馬車，向胡家莊進發。胡家莊是湖邊一個小村落，由一條小路岔進去，必須通過一座石橋，才能到達。

小路兩旁，遍植桑柳，濃蔭匝地，車行其中，甚是凉爽。

只是車中的杜門秀才和長白六絕，却沒有這份心情，來領受刻下這份淳樸優美的自然景色。

揚州水火雙姬，在武林中亦非泛泛之輩，別說還有一個冷月仙子尤秋華，單是雙姬手下的那四大惡婢，就够人頭痛了！

馬車駛上小路不久，便由兩邊樹蔭中，跳出兩名漢子，執刀擋住去路。

此乃意料中事，兩位大堂主和一名黃旗護教駐紮之處，自然不會沒有嚴密之戒備。

坐在第一輛馬車上的杜門秀才，不慌不忙的掀起車簾，展掌托出一隻栩栩如生的小金狐。

這隻金質小狐，正是淫狐巫馬五郎的信符：「金狐令」！

那兩名天魔護法見了，立即垂下刀尖，必恭必敬的施了一禮，分向兩邊退去。

這樣，就憑了這支金狐令，一連通過五道栅卡直到來至橋頭，方才遇上阻碍。

守在橋頭的，是四婢中的「醜婢」黃美姿和「淫婢」姚百合！這兩個丫頭可不像先前那些護法，將這支金狐令奉若神明，醜婢黃美姿上前接下金狐令，仔細辨認了一會，最後抬頭注目道：「幾位隸屬哪一堂？」

「華容分壇。」

「唔，怪不得沒有見過。車中另外的這幾位，那是什麼身份？」

「三旗護壇。」

「來此何事？」

「奉令謁見兩位堂主有機密面報！」

醜婢黃美姿望望兩輛馬車，又望望手中那支金狐令，因未發現可疑之處，已有放行之意。

不料，馬車上的公孫虎，却於此際開了口。

結果一句話使得杜門秀才之計劃，全都爲之前功盡棄！

原來醜、淫兩婢，在姿色方面，恰好是個强烈的對照。

醜婢之醜，固不待言；而淫婢姚百合的那雙桃花眼，却在流盼之際，往往會使當之者意蕩神馳。

長白六絕，原是色中餓鬼，坐在前面車上的老大公孫龍和老二公孫虎，當杜門秀才與醜婢黃美姿對答時，兩兄弟的兩雙眼睛，一直死盯在淫婢姚百合臉上，恨不得馬上撲過去，將美人兒摟在懷中，香一個够，才遂心意。

待杜門秀才與醜婢之對答中止，兩兄弟因爲這陣突如其來的沉寂，稍稍回過神來。

由於兩兄弟腦中尚盤旋着淫婢之倩影，一掉頭看到醜婢那張面孔，益發有着不堪入目之感。

老二公孫虎見醜婢沉吟不語，以爲這個醜丫頭是在有意留難，忍不住火往上冒，脫口哼了一聲道：「奶奶的！人醜多作怪——」

杜門秀才要想攔阻，已然不及。

這一下子，馬脚全給露出來了！

因爲在天魔教中，慢說是分壇中一名小小的護壇，就是三旗護法以至於三旗護教，輕易也不敢得罪這四位小奶奶！

醜婢臉色一變，粉臂揚處，即以手中那支金狐令，對準公孫虎之面門，奮力一下投擲過去！

車中空位有限，公孫虎欲閃無從，額角頓告應聲開花！

醜婢金狐令出手，一個倒縱，退去橋上，口中高喝道：「快去報告尤護教，這幾個傢伙不是好東西！」

淫婢姚百合聽得這聲招呼，立即轉身向莊中如飛奔去。

杜門秀才沉聲喝道：「快攔住那個丫頭！」

其實，在他喝出這一聲之前，公孫龍之身形，已自車中射出。

不幸的是，這位六絕中的老大，因爲腿有毛病，拳掌功夫雖佳，提縱之術，却非所長。

結果淫婢沒有能够攔得下來，僅將並不想退却的醜婢困在一片掌影拳風之中。後面小路上的那十幾名三旗護法，聽得叱

喝之聲，亦告紛紛操刀撲至。

杜門秀才暗暗懊惱。憑六兄弟之武功，這一仗儘管不致落敗，但要想能够活捉雙姬，恐怕就不是易事了！另一方面，在長白六絕來說，却一點不以爲意，他們六兄弟，除了酒與女人，喜歡的就是這個調調兒！

這時六兄弟個個精神抖擻，一邊厮殺，一邊怪叫，高興得彷彿一羣在雪地上打滾的狗。

杜門秀才未容那兩名黃衣武師加入戰圈，他命兩人解下拉車的馬匹，遙遙牽去一邊，似是預作準備，以供一旦緊急時，好作爲脫身之用。

六絕兄弟，身手果然不凡，不消三五個回合，那十多名三旗護法，便已倒下去一大半。

反是那個醜婢黃美姿眞有兩手，居然一直支持到現在，尚未喪命公孫龍掌下。這不是說公孫龍不行，而是這丫頭實在太聰明！她見敵人雙肩不平，未能將淫婢攔住，即已洞悉敵人弱點所在，是以一交上手後，便以小巧之功夫，與對方展開一場游鬥，儘量拖延時間，俾候主人到援。

即於此際，雙姬和冷月仙子尤秋華，亦自莊中帶領着三十多名護法，向這邊蜂湧而來。

六絕兄弟一見雙姬和冷月仙子出現，登時死活不管，放下這邊的幾名護法，掉頭便向雙姬和冷月仙子等人迎撲過去。

水姬桑元娘駐足一咦道：「是哪裏來的這六個醜八怪？」

老大公孫龍嘻嘻一笑，道：「心肝兒，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別瞧咱們六兄弟儀表不怎麼樣，另一方面的功夫，可全是千中選一……」

他因爲離得最近，口中輕薄着，一掌逼退醜婢黃美姿，轉過身去，像舂米似的，顚簸着奔出，蛇信般張開右手五指，一把便向水姬雙峯探去！

水姬身後立時有兩名護法飛身撲出，揮刀將他接下。公孫龍見兩人破壞了他的好事，村話一起出籠，口中高聲大罵，人却突然一個閃翻，有如一陣旋風似的，滾去其中一名護法的脚跟前。

手腕一抬，一掌閃電切出！

那名護法措手不及，脚踝頓告碎裂。

俗云：「瘋狠瞎毒」，眞是一點不錯，這位六絕中的老大，竟不以傷敵爲滿足，身軀一滾一翻，趕過去又是一掌，硬將那名護法活活劈死！

另一名護法欲待援手，不意同伴那口單刀，已被敵人抄去，這時只見銀光一閃，單刀迎面飛至，想要招架，已然不及！

公孫龍一舉除去了兩名護法，得意至極。

只是等他跳起身來，雙姬已被老三公孫豪分別接住，回頭再找冷月仙子，冷月仙子已經落在老二公孫虎手裏。

另外，老五公孫俊和老六公孫傑，則與那三十來名護法戰在一起。

以六絕兄弟在武學方面之成就，老大公孫龍這時如果肯去加入公孫俊和公孫傑兩兄弟之戰圈，今天這一仗，顯對六兄弟相當有利。

可是，這位六絕中的老大，其好色之程度，亦爲六絕之冠。

他如今一心只想弄個女人到手，根本沒有去攷慮整體之利害得失，所以當他縱目四掃，視綫最後落在四婢身上時，就像發現金礦一般，歡欣地大叫一聲，搬動一雙長短腿，便向四婢奔去！

四婢之中，除了一個醜婢黃美姿，餘如淫婢姚百合，毒婢楚辛娥，貪婢柳玉貞，可說均具有幾分姿色。

這位六絕中的老大，本來只想弄一個女人到手，現在一下發現了兩三個，那得不高興？

遠遠站在樹蔭下的杜門秀才，看得不住搖頭道：「我杜某人竟將大事交托在這批色鬼手上，眞是一大誤算，早知會有今天，當初還不如……」

身邊那兩名武師，其中一人突然低聲驚呼道：「教主快看那邊！」

杜門秀才循聲望去，原來在不遠處的田壠上，忽然出現幾名頭戴草笠，手執鋤耙之類的農夫。

這種季節，看到幾名農夫，本來並不算什麼稀奇事；稀奇的是，這幾名農夫，居然一個個胆大驚人，他們看到一片刀光血影，不但毫無恐懼之色，且在那裏交頭接耳，彷彿在加以品評似的。

杜門秀才臉色一變，低喝道：「不好，是天山那幾個老鬼，咱們快走！」

那兩名武師齊聲道：「要不要跟六絕打個招呼？」

杜門秀才冷笑道：「下次再說吧！」

人隨身起，飛身躍上馬背，抄過韁繩，縱騎絕塵而去！兩名武師自然不肯留下等死，於是兩人共乘一騎，也騎着馬馳離現場。

與那批護法殺成一團的公孫俊，揚聲大叫道：「喂，老六，你瞧——教主怎麼走了？」

老六公孫傑氣喘吁吁的道：「別去管他，我們……快殺了……這些傢伙……好……好……好帶那兩個騷娘兒……去……去……哎喲！」

他只顧了說話，手底下略爲慢了一慢，突爲一名護法以刀尖掃中肋骨，鮮血向外冒湧，衣服頓給染紅一大片。

老五公孫俊似乎未曾留意到老六公孫傑的一聲尖呼，接口又叫道：「不止兩個！老六。」

老六公孫傑精神一振道：「那麼是幾個？」

老五公孫俊道：「六個！那個醜丫頭不算。」

老六公孫傑道：「妙啊，六個對六個！有勁，有勁！」

他像是完全忘記了傷口正在向外不斷冒出鮮血，這時一陣高興，竟然手起掌落，又給他兩招奇妙的招術，一連砍翻兩名天魔護法。

圍攻這對兄弟的天魔護法，先後已倒下十二名之多，而兩兄弟之中，只老六公孫傑，因說話分神，挨過一刀。

另一邊，老二公孫虎和冷月仙子尤秋華，旗鼓相當，高下難分，一直都在伯仲之間。

公孫虎功力雖然渾厚，但是冷月仙子尤秋華因是天狐韋士雷之義女，在武功方

面曾得天狐指點，一套玉女劍法，較之水火雙姬，只强不弱。所以，公孫虎用盡全力，一時之間，也只能戰個平手。

至於分戰雙姬的老三公孫英和老四公孫豪，則漸漸顯出强弱之勢。

水姬桑元娘之武功，原較火姬解衣蕾稍勝一籌，接戰水姬的公孫英，恰巧又是六兄弟中最弱的一環；因爲此君練的原是暗器，自從被仇家打瞎一隻眼睛之後，暗器出手無法取準，頓成了一無是處；是故數十回合下來，已漸呈不支之象。

接戰火姬的老四公孫豪，是個兔唇，說話之際，因爲關不住風，往往會有嘶嘶之聲發出，他是六兄弟之中，經常被取笑的對象，他受了氣無處發洩，便去狠狠的練一趟拳，或是運勁劈碎幾塊石頭，這樣經年累月下來，他的一身功力，竟在無形之中，成了六兄弟裏無人能及的一個。

再加上火姬之武功本來不如水姬，所以，他這邊取得之優勢，恰與公孫英所處之劣勢，成了一個最明顯的反比。

這六兄弟，全無頭腦可言。兩人要是稍稍有點腦筋，此刻只須相互對調一下，便可解決危機，可是兩兄弟就是想不到這一點。結果，一個勝算在握，行將得手；另一個則左支右絀，岌岌可危！

老四公孫豪非但不同情老三公孫英的處境，反而加以取笑道：「老三，憐香惜玉，這可不是時候啊！」

公孫英聽了，當然不高興，破口大罵道：「滾你媽的蛋！」

公孫豪則爲自己於此時此地，居然想出了這樣風趣的一句話，而高興得哈哈大笑起來。

兩人似乎都忘了他們是共一個母親！

水姬桑元娘不肯錯過機會，刀尖一顫，賣個破綻，迅速擰腰閃身繞去公孫英的左邊，猛可裏一刀如風掃出！

公孫英瞎去的正是一隻左眼。他一聲粗話罵出，眼前忽然失去敵人的影子，心中頓生不妙之感！就在他吸氣縱身，準備後退之際，腰股之間已然傳來一陣辣呼呼的感覺。眞氣一鬆，一條身軀只拔離地面三四尺許，復於原地墜落！

水姬桑元娘得理不饒人，跟着又是一刀遞出！

這一刀，足足戮入五寸之深，又在皮肉裏絞動了一下，方才玉腕一沉，以下捺之勢，將刀抽出。

公孫英並非金剛不壞之身，自然承受不了。

不過，這厮可也够狠的，他自知受傷太重，活命機會已經不多，臨死之前，仍想撈點老本回來，是以趁着還有一口氣在，竟咬緊牙關，順着刀鋒，猛撲過去！

水姬揚刀一格，又削去他三個指頭。

但這樣並未能阻住敵人之洶洶來勢。

公孫英的一雙血手，竟趁隙搭上她的雙肩！

水姬立足不穩，在一股巨大的衝力下，終與敵人雙雙倒地！

公孫英氣力已盡，還能加以利用的，只剩下一張嘴巴，牠露出滿臉猙獰惡相，切齒哈哈笑道：「心肝兒，親一個，了了心願……」

張開滿口黃牙，臉一埋，便朝水姬那張面孔凑去！水姬發出一聲尖叫，蓮足一抬，公孫英一條身軀頓給彈飛半空中，接着，噗通一聲凌空摔落，便未再見動彈！

水姬跳起身來，也是一臉鮮血。原來公孫英口說親個，事實上却是一口咬下了她的鼻尖！

同一個時候，公孫豪忍着挨了一刀，已將火姬挾入臂彎。

火姬掙扎着大叫道：「姊姊，救我，……」水姬容顏毀損，比死還要傷心，那還有這份心情？

纖足一踩，雙手掩面，返身便向莊中奔去！

公孫豪美人在抱，心中好不得意，一脚踢開公孫英的屍身，飛一般奔向那兩輛馬車。

只是，馬車依舊，拖車的馬匹已經失去蹤影！

牠這才發覺到失去的不止兩匹牲口，連教主和那兩名武師，也不見了人影子，牠一氣之下，忍不住罵道：「他媽的，姓溫的太不够朋友了……」

然而，用罵來出氣是可以，但終非解決問題之道。於是牠只好挾着火姬，循來路向湖邊繼續奔去；一心只望別再遇上敵人，能够順利脫出重圍，好好享受一番，也就不虛此行了！

這邊，老六公孫傑又吃了一刀，不過這第二刀，仍未傷及要害。

在兩兄弟拚死奮戰之下，那剩下來的三十來名護法却接着又去了七八名之多。

只要老大公孫龍能收拾下四大惡婢，老二公孫虎不輸給冷月仙子尤秋華，這邊的長白四兄弟，仍有大勝之望。

那麼老大公孫龍和老二公孫虎，是否能够如願分別將冷月仙子尤秋華和四大惡婢降服下來呢？這一點，老二公孫虎也許可以辦到，與四婢纏在一起的老大公孫龍，就有些力不從心了！

四婢中的醜婢黃美姿，因跟公孫龍交過手，深知公孫龍的弱點所在，故一上來便暗示另外三婢，須以智取，不宜力敵。

四婢之中，只有醜婢不用兵刃，貪婢柳玉貞擅打暗器，毒婢楚辛娥和淫婢姚百合都是使的一口峨嵋刀。因而四婢在取得默契之後，由醜婢正面對敵，毒婢和淫婢執刀翼護，公孫龍將醜婢迫得太緊，兩婢便拿刀攻上去搶救，否則便只在公孫龍身後虛張聲勢發喊助威，藉分敵人之心神。

這一切，其目的均在爲貪婢柳玉貞製造有利之機會。貪婢所使用之暗器，是一種尖端帶有倒鬚的小銀刺。這種銀刺一旦進入人體，因有倒鬚之故，只要稍一扭動，便會愈鑽愈深，除了剖肉挖取，別無清除之策。

普通黑道人物，爲增加威力起見，多半會在暗器上塗敷毒汁，貪婢這種小銀刺，則迥異其趣。

她在小銀刺上也塗有一種藥物，不過不是一般毒藥，而是一種能使人發生奇癢的藥粉！因這位貪婢甚好財貨，她知道一個人癢在骨頭裏，比甚麼都要難受，祇有在這種情形下，才會乖乖獻出心愛之物！

公孫龍因爲這種暗器體積甚小，先時並無多大感覺，所以雖給打中了幾處，終始沒有放在心上。

但是，時間一久，漸漸的不對勁了！

頸間、腰際腿肚上，處處奇癢難受，以致他每攻出兩三掌，便得在癢處騰空搔上一把。那知道，不搔還罷，愈搔却愈癢得厲害！

他那一長一短的兩條腿子行動起來，本來就不甚雅觀，如今加上縮頸，扭腰，摸腿等動作，可笑的程度自是不難想像。

四婢見了他那種有如丑舞的種種怪態，無不笑得前仰後合。

老二公孫虎不明究竟，扭頭大喝道：「老大，你在幹什麼？」

公孫龍愈癢愈厲害，嗞牙咧嘴，啼笑皆非，連臉上也有了表情。

老二公孫虎越看越不順眼，怒聲又喝道：「老大，你瘋了嗎？調情也得看看這是在甚麼地方，你可知道咱們老三已經了帳？」

公孫龍有苦難言，邊扭頭答道：「我知道，我，我……」

公孫虎沒好氣的吼道：「那就快些動手啊！」

詎知，禍不單行，福無雙至。這邊長白兄弟漸處下風之際，小路上忽然又出現數十名天魔護法！

大概是有人跑出去報了信，將附近的一批天魔護法驚動了！

不過，長白四兄弟方面，馬上也出現了救星。

所謂「救星」，便是田壟上那幾名「農夫」！

這批天魔教護法出現後，只聽其中的一名農夫低聲吩咐道：「走！不能造成一面倒，去幫他們維持均衡。」

結果，那批護法一個未能到達現場，都在小路上給攔了下來。

公孫俊覩狀大喜道：「原來咱們教主另外還有伏兵！」

公孫傑亦爲之精神一振道：「當然了！咱們教主是何許人？這些地方，自是早在他老人家計算之中。」

這邊，公孫龍涕淚交流，已癢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四婢知道他功力渾厚，饒得如此，仍然不敢冒險迫近。

公孫龍最後實在無法再熬下去，突然大喝一聲：「老二，我成全你了！」

喝聲中，突向冷月仙子尤秋華一頭撞去！

冷月仙子尤秋華不虞有此，揮劍一格，雖將公孫龍一顆腦袋劈成兩片，却也同時遭公孫虎趕上去拍中一掌。

公孫虎原無意取敵性命，不想一時情急，手底失去分寸，竟將冷月仙子一條肩胛骨拍得粉碎！

四婢見護教倒地，不得不救。於是，公孫虎又與四婢戰在一起！

那邊，那一羣農夫——天山三義和黑衣俠鄭壯爲——攔下那批護法，如同虎入羊羣，只一眨眼工夫，便將那批護法殺得七零八落。

僥倖留得活命的，見勢不妙，紛紛奪路而逃！

三義等人，亦不追趕，當下就在小路樹蔭下，好整以暇的繼續觀望起來。

公孫傑中了兩刀，雖然均非要害，但因爲血流太多，漸漸感到頭暈目眩，氣力不繼，手足沉重。儘管對手只剩下三名天魔護法，也覺得應付爲難。

他原希望那幾名農夫獲勝之後，會趕來支援，如今希望落空，不禁又急又恨，手底下也隨之漏洞百出。

一名天魔護法乘虛而入，狠狠的又砍了他一刀，這位六絕中的老六，終於不支倒地！

三名天魔護法得手，又趕去公孫俊那邊，聯着另外的三名天魔護法，六個對一個，會戰公孫俊。

除了老五公孫俊便只剩得一個老二公孫虎了。

相同的，天魔教方面，也只剩下六名護法和四大惡婢。

四婢換上公孫虎，剛才對付公孫龍的那一套，已經無法再用。因爲公孫虎一上來便識破她們的計謀，一個騰身飛掠，首先撲向貪婢，貪婢柳玉貞心中一慌，手裏銀刺未盡打出，便遭掌風掃中。

淫毒兩婢搶救不及，只得眼睜睜的望着貪婢捧心仆倒。

公孫虎經過這一陣瘋狂殺戮，理性早已喪失乾淨，就像一個醉酒的人，只知道酒到杯乾一樣，是故當他一回頭看到淫毒兩婢雙雙擺刀砍至時，竟然毫不猶豫地雙臂一分，分向那兩口峨嵋刀的刀鋒抓去！

淫毒兩婢尚以爲他有刀劍不入的罡氣護身，見狀均爲大吃一驚。

結果，胆大贏胆小，毒婢楚辛娥動作稍緩，手中一口峨嵋刀，竟被一把奪走。

公孫虎奪得一口峨嵋刀，並未拿來用以應敵，他只將那口峨嵋刀在手上顛了一下，換了一個把握的部位，緊接着，手腕一甩，物歸故主，又將峨嵋刀還給了毒婢楚辛娥。

不同的是，毒婢的峨嵋刀，是從手上被奪走的，用以接回的，却是心窩！

公孫虎一刀擲中毒婢，看也不看第二眼，縱身又向醜婢撲去！

醜婢自知不敵，正想去檢起一口峨嵋刀應戰時，公孫虎已然撲來身後，後者蒲扇似的巴掌往下一落，只聽醜婢一聲慘哼，腦壳應手破碎，那一頭如雲秀髮，濺滿了紅色腦漿，就像一支掉在紅米粥鍋中的拖把……

公孫虎轉頭看見淫婢姚百合正在往莊中飛跑，再看看四下裏屍橫遍地，活人已剩下沒有幾個，不期然淫心復起，於是哈哈一笑，拔步便追！

淫婢似乎知道縱然逃入莊中，亦無濟於事，她同時知道，這幾個醜八怪，個個好色如命，對付這樣的男人，她有的是經驗，放着生路不走，還躲個甚麼勁兒？

因此，她將手中那口峨嵋刀一拋，索興轉身當路站定下來。

公孫虎微感意外，跟着站定下來，眯眼問道：「你丫頭怎麼不跑了？」

淫婢故意狠狠的飛了他一眼道：「到那裏去跑？」

公孫虎哈哈大笑，一面舉步向前走去，一面曖昧地壓着喉嚨道：「走，咱們先去莊子裏，找個無人之處……」

淫婢毫不抗拒，任他摟入懷中，擁向莊中走去。這邊碩果僅存的公孫俊，在一掌震翻四名天魔護法之後，自己也跟着脫

力栽倒。另外那兩名護法，雙刀齊下，地上的活人，隨即變成一堆肉泥！

這兩名護法，也够累的了，雙雙席地坐下，歇息了好一陣子，方始稍稍緩過一口氣來。

兩人有了氣力，開始向莊中走來，你搭着我，我搭着你，有如兩名深夜回家的醉漢。

兩人走進莊子，其中一人疲乏地道：「快找酒喝……」

另外的那個喘着道：「是的，嘴巴乾得要命，再不喝一口，準死無疑，去大廚房，那邊有酒，咱們自己動手……」

先前那人道：「今天這一陣殺得眞痛快。」

另一個嘆道：「死的人可也不少！」

先前那人道：「咱們兩個，算得命大，大難不死，必有厚福，說不定下次挑選黑旗護教，就輪到咱們哥倆了。」

另外的那個忽然咦了一聲道：「這是甚麼聲音？」兩人同時驚疑地停下脚步。聲音自大廚房中送出，喘息中雜着呻吟，像是一男一女一個受了重傷，一個在施以緊急救護……

先前那人低聲道：「快進去看看！」

兩人推開扇門，先跨進門的那人頭一抬，不禁目光微直，當場發起呆來。

跟在後面的那人用手一推道：「進去幫幫忙呀！」發呆的那人突的發出一聲驚呼，飛快的拔出峨嵋刀，衝去屋中，刷的一聲，一刀砍落！淫婢與公孫虎，人頭雙雙滾去一邊！

總計這一場惡戰，天魔教的收獲是，水姬斷了鼻子，活下兩名護法，六絕方面，只一個老四公孫豪擄走了火姬解衣蕾。

老四公孫豪將火姬解衣蕾帶去了甚麼地方呢？

這位六絕中的老四，說來眞是有點運氣，他挾着火姬解衣蕾，剛剛奔上官道，便遇上一輛空車。

車老大是個破衣老頭兒，推稍天熱，牲口受不了，不願接生意，但經不起大把銀子的誘惑，最後終於答應下來。他告訴老頭兒，說是要去麻塘，到了地頭，另有重賞。進了車廂，放下車簾，這位六絕中的四爺，一陣虛火上升，便想在車中幹他的好事。火姬穴道受制，只好眼睜睜的聽他擺佈。那知道這位四爺剛剛鬆開腰帶，兩肩麻穴，已爲一縷指風點中。

只見車簾一掀，那趕車的老頭兒探臉進來嘻嘻一笑道：「麻塘到了，客爺。」

原來這位趕車的老者不是別人，正是逍遙老人柳子放！

差不多同一時候，在麻塘通往榮家灣的大路上，正風馳電掣般飛奔五騎快馬。

前面兩騎，是杜門秀才溫思廣，以及共乘一騎的那兩名黃衣武師，後面三騎，則是兪人杰，左手神劍朱子銘，八手人猿孔義揚！

杜門秀才溫思廣一邊策騎奔馳，一邊不住扭頭回望身後，七八里跑下來，他見後面追趕的始終只有三騎，臉上不由得漸漸泛起一片不懷好意的笑容。

在跑近一座樹林時，他在馬上揮揮手勢，終於領先拉住坐騎，在樹林後面撥轉馬頭。

後面兩名武師跟着停下不久，兪人杰等三騎亦相繼趕到。

杜門秀才從腿肚上取出一支特製的金筆，向兩名武師道：「放心幹吧，三個對三個，大家都不吃虧，你們去對付後面那兩個傢伙，本教主對付這個姓兪的小子可說游刃有餘，打完這一仗，一切從頭做起，事情尚大有可爲……」

兩名黃衣武師齊聲應答道：「這個教主放心，養兵千日，用兵一朝，屬下決定捨死追隨教主就是了！」杜門秀才點點頭，單掌一按，飛身跳下馬背。

兪、朱、孔三人，亦自馬背上分別飛身跳下。

杜門秀才輕輕咳了一聲道：「我說，兪老弟——」

兪人杰金筆一擺，打斷他的話頭道：「不必再說甚麼了，僞君子比眞小人還要可怕，留下你這位杜門秀才，武林中將永遠無法安寧。」

杜門秀才哈哈一笑道：「老弟好大的口氣！」

兪人杰金筆當胸，緩緩踏出一步道：「是禍是福，全賴此戰以見分曉，如此戰在下不幸落敗，那只怪在下學藝不精，怨不了大教主。大教主請賜招！」

杜門秀才向後微微退出半步，注目又說道：「老弟伏恃的，大概就是一套金筆筆法，須知溫某人練這套筆法時，你弟台也許尚未出世，弟台錯開今日，換由令師出馬，豈非妥當得多？」

這位杜門秀才居然早將師門絕學金筆筆法練成了，的確大出兪人杰意料之外。

不過，這一點亦不難解釋：以對方過去在武林中神通之廣，連比這更難的私人隱秘，他都打聽得出來，偷學一套武功，自然不足爲奇。說不定他就是因爲學會了這套金筆筆法，才因而生出雄霸武林之心。不是麼，金筆令狐玄能憑此成爲兩道之領袖，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他姓溫的難道就不能憑此坐上武林中第一把交椅？

杜門秀才見兪人杰出神不語，以爲兪人杰有了怯意，當下微微一笑又道：「老弟是聰明人……」

兪人杰定一定神，還以微笑道：「大教主也不算太笨，所以，這不禁使在下想起，如果教主對今天這一戰，眞具有必勝之信心，就不該費盡唇舌，下此遊說之詞。溫大教主，你說對麼？」

杜門秀才臉色一沉道：「既然你自己找死，溫某人說不得只好成全你了！」

隨着話音，一筆斜斜點出！

兪人杰看清對方金筆出手之姿式，不由得暗暗吃驚。同樣一支金筆，同樣一招金筆筆法，在這位杜門秀才手中使出來，就比那位袖手神醫高明不知多少倍！

他見對方一起手便用上金筆三大絕招之一的「一筆雕龍」，知道對方有意試試自己在這套筆法上的火候，於是手中金筆一抖，帶起無數金花，橫裏一筆格去。他這一招，招名「三折垂金」。這一招「三折垂金」用來化解「一筆雕龍」，本來並不恰當，只是他知道眼前這名敵人，心機深沉，詭詐無方，不能應以常道，除了鬥力，尚須鬥智，這種應法正是示敵以無能

，以驕其氣，以懈其志！杜門秀才果然於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跟着金光一閃，像突然間洒開一道金網向兪人杰當頂罩落！

這是金筆絕招中的另一絕招：「倚馬千言」！

要化解這招「倚馬千言」，只有一法，便是重複使用對方剛才的那一招「一筆雕龍」！但如果這樣迎拆，就不能不攷慮到兩種後果。

一是對方抽身後退，改攻他招，不圖急功，一是對方不惜玉石俱焚，雙筆接實，各運眞力，憑火候以別高下！

這不用說，也知道對方會走第二條路，要眞是這樣他會不會是對方的對手呢？

這種情形下，一念之間，便得有所決定。兪人杰決定了，他猛吸一口清氣，金筆一振，斜斜點出，所使用的，正是那一招「一筆雕龍」！

杜門秀才哈哈大笑，筆尖一沉，不偏不倚，正好將兪人杰那支金筆壓個正着！

「要較功力，你小子還差得遠呢！」

大笑聲中，筆尖一捺，兪人杰把持不牢，金筆應聲脫手！

杜門秀才正想打第二個哈哈，順便將筆尖插向兪人杰咽喉之際，心中忽然升起一道疑雲：「這小子怎會如此不濟？」可是，太遲了！

兪人杰鬆手放開金筆之前，已經運起傳自三義老大，金羅漢趙斌的「羅漢功」，這時雙掌齊出，疾逾閃電，左掌以「奇正擒拿」中一式「金絲纏腕」抓向對方那支金筆，右掌以「百變掌法」中一招「氣象萬千」，拍向對方心胸之間，結果，失去金筆的反而變成了杜門秀才！

杜門秀才喉頭一窒，兩眼發黑，連退五六步，方始一跤跌倒。

左手神劍朱子銘順手一劍，一代武林巨梟，頓告身首異處！

那兩名武師飛身上馬，雙腿一夾，一直向林中沒命逃去，左手神劍和八手人猿尚想追趕，兪人杰伸手一攔，笑道：「要辦的事還多，由他們去吧！」

第二天，洞庭湖上，出現無數小船，每條船的船頭上，都豎着這樣一塊牌子：「勿近君山」！

其實，魔道兩教火併之事，早已傳遍三湘七澤，就是無人出面警告，也沒有誰敢去接近那塊是非之地！

光陰荏苒，轉眼之間三個月過去了。

開封城外，天龍府舊址，又出現一座巍峨的莊院，這座新莊院較之以前的天龍府，更具規模，更見氣派！另有一點不同的是，它的新主人，「金筆神俠」兪人杰，絕不像前主人，「金筆大俠」令狐玄那樣睥睨自高，各門各派之弟子，只要眞正向心求上進，隨時可以走進這座大門。

關洛道上的幾十家鏢局，在這段期間中，也先後復業，這些鏢局的總鏢師便是「金筆神俠」兪人杰。

「金筆神俠」兪人杰並傳諭武林，凡以前曾充天道教之武師，或天魔教之護法者，只要眞能洗面革心，一意向善，重新做人，這些鏢局均聘爲鏢頭。若決心退出江湖，忠義兩莊闢有廣大土地可供耕作。

總之今後黑白道人物，祇要自己不走絕路，便永遠有路可走……

（全書完）

老虎情人

（本文承自第44頁）

倘若白雲裳不够機警，及時俯伏下身子的話，那麼袁熾傑這一排子彈，恐怕最少會在她身上射進一半以上。

但子彈射出後，白雲裳却安然無恙地，身子趁勢滾動開去。

其中一個歹徒想開槍。但狄浪的第二槍又射出，射在他的咽喉上。

「別輕舉妄動，你們已被包圍了！」

狄浪大叫。

果然，大隊警員，接着從四方八面湧至！

餘匪面色大變。

雖然他們擁有犀利的殺人武器，但却還是不敢在這情況下，與警方展開槍戰。

他們全都投降！

狄浪這才吁了一口氣，他是相信白雲裳的說話，所以一早就預備了一隊警員，隨時採取行動。

他走到白雲裳面前，道：「剛才眞危險，倘若妳慢一點，那排子彈就會……」

他沒有說下去。

因爲再凶險的經歷畢竟也已過去了。

（八）

夜已深，剛好十二點。在白雲裳的洋房裏，充滿了歡笑聲。

她在切蛋糕——生日蛋糕。

今天她生日，狄浪，彭警司、貝莉、還有阿強一起在唱生日歌。

吃得最多的並不是阿強，而是狄浪。

貝莉走過去，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盯着他：「有時候，眞的懷疑你肚子裏是不是有蟲。」

狄浪笑了笑。「幸好妳不是我肚子裏的蟲。」

「爲甚麼？」

「因爲妳有時候很聰明，但有時候却很笨，那麼，究竟是不是該叫妳一聲笨蟲呢？」

「嗄！」貝莉拿着刀叉，在他的頭上敲了一記，「你敢罵我是笨蟲？」

「不，妳不是笨蟲！我才是！」狄浪忙道。

貝莉道：「你當然是條笨蟲，但我要爵你，親口說出一件笨事來！」

「笨事？」

「不錯，是笨蟲經歷過的笨事！」

狄浪想了想，終於想起一件事，道：「我眞的很笨，那一次，我已幾乎可以查到『東方老虎的情人』是何方神聖，但後來……」

「後來怎樣？」貝莉是個性急的人，最憎恨別人賣關子。

狄浪嘆了口氣，道：「後來，我却給那情人迷住了。」

貝莉叫了起來，她跑到白雲裳的身邊：「妳看，我早就知道，他不老實，妳要小心他，他這個人嘛，喜歡那些大衆情人，而且……」

白雲裳不等她說完，就已微笑着說：「他還喜歡吃情人煮的龍蝦，對嗎？」

狄浪苦着臉，大家却哄然大笑起來。

（全文完）

中古時代的堡壘，最躭心的便是面對着這種破壞力，於是紛紛在堡壘裝上這種武器，實行以牙還牙……

兵器的沿革

大砲的怒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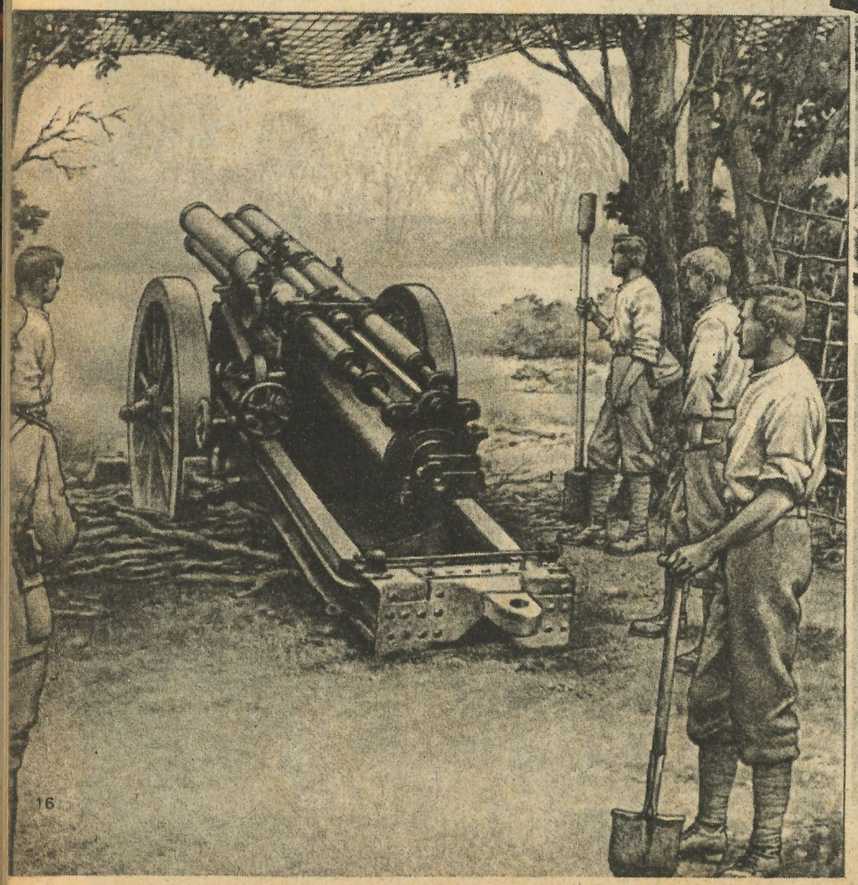
雍容・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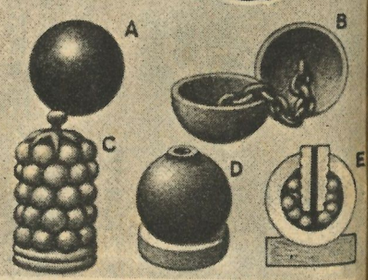
就在長弓叱咤風雲的時代，第一尊粗糙的大砲已經在中古的戰場上吼叫起來，預告了戰爭武器的革命開始。一張十四世紀的畫稿描出了其中一尊最早的大砲是樽形的，能够射出一枝特別粗大的箭頭。

一般的說，中古時代的大砲，都是發射石彈的，同時裝有笨重的木架，在搬動上非常困難，但它對於城堡破壞力强。城堡爲了自衞，自然也在城牆上裝上幾尊，實行以牙還牙。在一些早期的大砲中，火藥是裝在一個分離的藥膛裏的，提供出一種後膛式的系統，但前膛式越來越較爲標準，因而一路沿用至一世紀之前。事實上，對於大砲的操作方式，基本上和五百年前並沒有兩樣，火藥從砲口塡進去，跟着便是砲彈，然後從管尾的火口那裏，又裝上一些火藥，一枝燃着的火柴或者火炭湊近火口，點着那裏的火藥，利用膨脹的空氣把砲彈逐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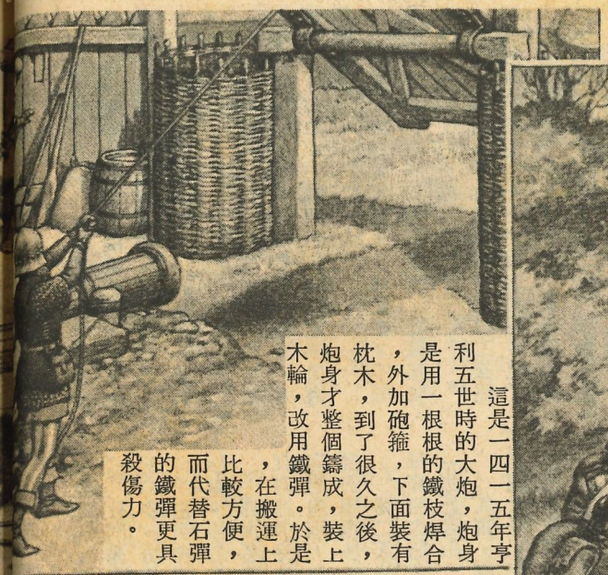
這時候，較堅固的砲管開始製造了，務求可以抵消管內空氣的膨脹的，跟着鐵的砲彈也出現了，到了十七世紀，砲身已經不再那麼笨重，即所謂陣地砲，在戰場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式。

到了十九世紀，技術的進步，改善了大砲的質地，同時也使射程和準確性加强了，使砲彈的拋射改爲旋轉推進，堅固的彈壳代替了其他的拋射體，火藥又用其他更有效的爆炸品代替，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發揮了驚人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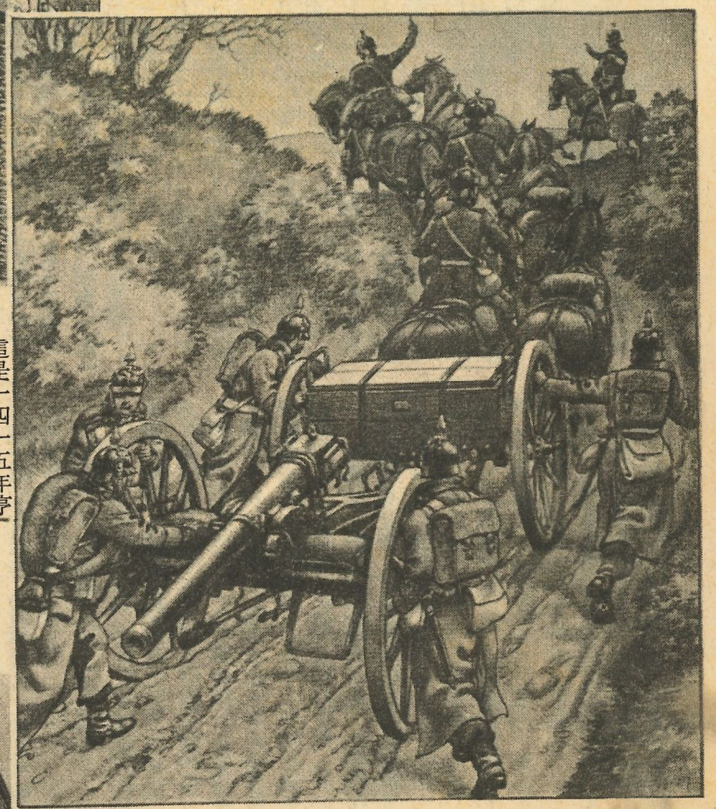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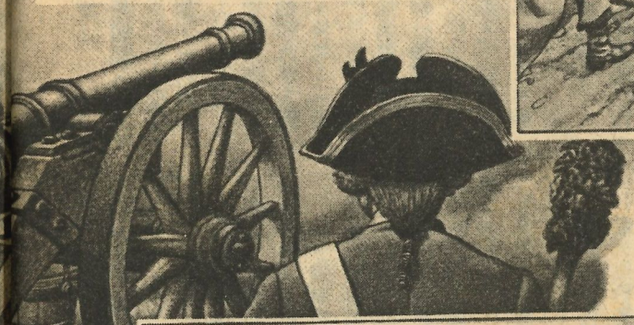
A 實體彈丸。
B 鏈彈，在空中旋轉推進時有鞭撻效果。
C 葡萄彈，裝有彈底板，發射時，殺傷範圍廣大。
D 早期的爆炸彈。
E 一八〇〇年發明的多彈頭彈。
F 上次大戰的炮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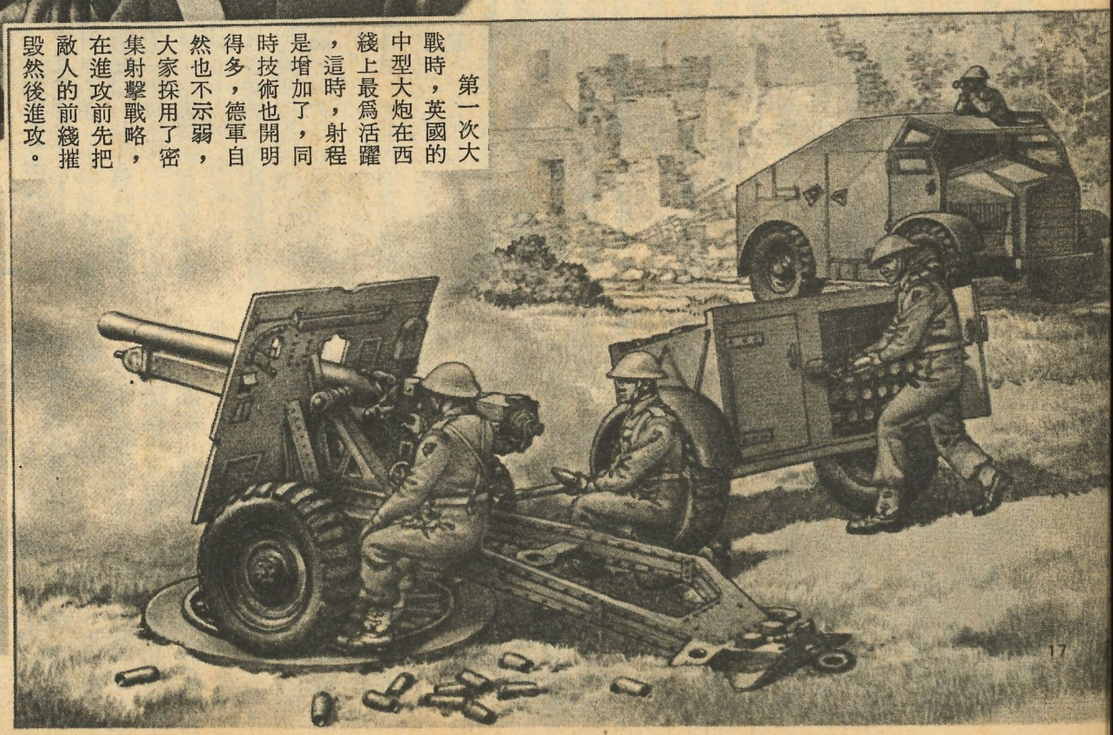
這是一四一五年亨利五世時的大炮，炮身是用一根根的鐵枝焊合，外加砲箍，下面裝有枕木，到了很久之後，炮身才整個鑄成，裝上木輪，改用鐵彈。於是，在搬運上比較方便，而代替石彈的鐵彈更具殺傷力。



十七世紀時，更輕和更機動的大炮出現了，所以在戰場扮演了重要的角式，葡萄彈代替了實彈。一顆葡萄彈包含許多小彈丸，中的時彈丸四射，可惜射程有限。



圖中是普法戰爭時所使用的大炮，炮旁附有木輪，便於搬運，用馬匹拉着前進，到了十九世紀時候，炮管逐漸改善，改爲後膛裝塡火藥。於是發揮了更大的火力，這是前膛式裝塡火藥所望塵不及的。



第一次大戰時，英國的中型大炮在西綫上最爲活躍，這時，射程是增加了，同時技術也開明得多，德軍自然也不示弱，大家採用了密集射擊戰略，在進攻前先把敵人的前綫摧毀然後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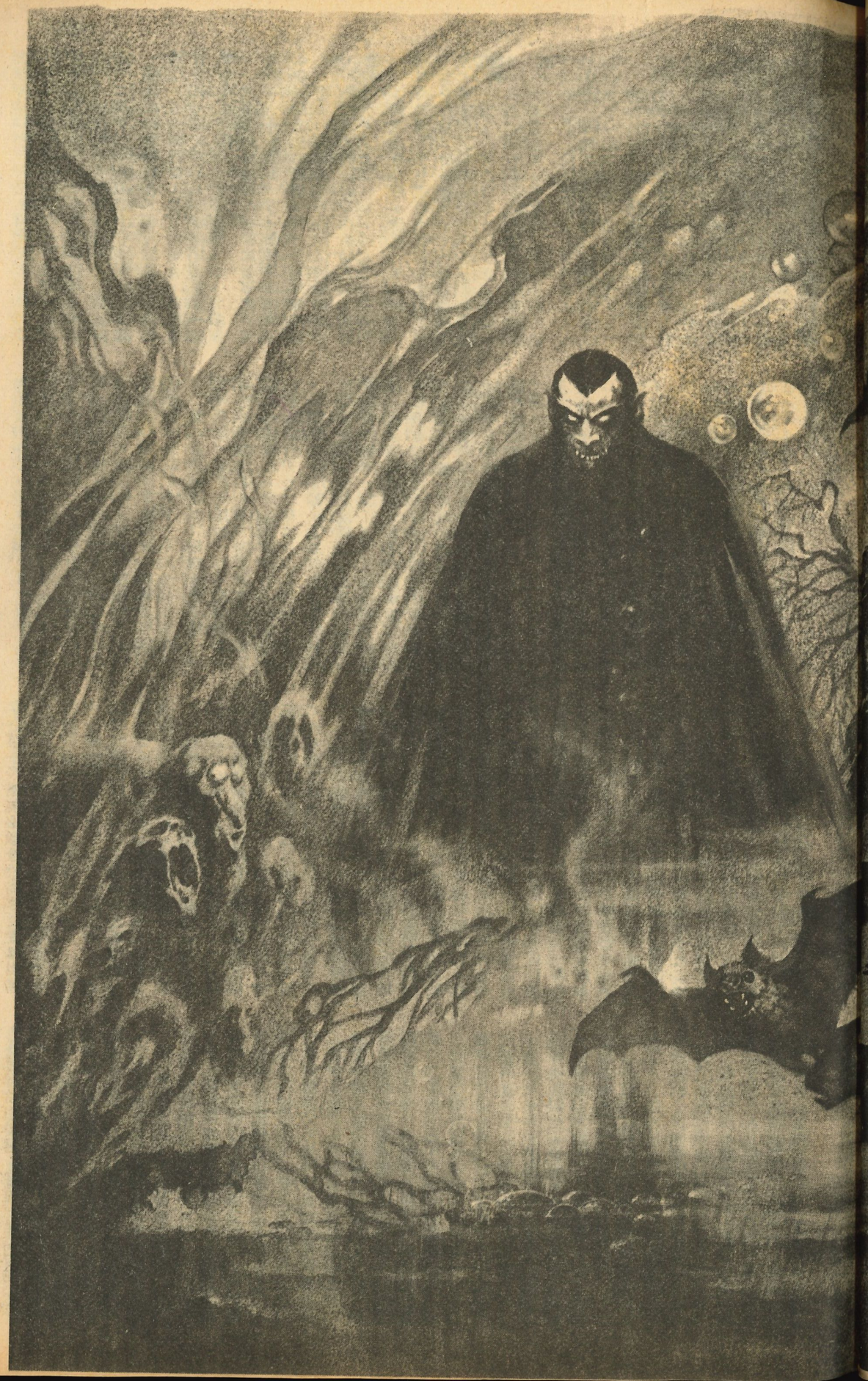
宇宙科技搜秘實錄

羅唐納・文

吸血蝙蝠

殭屍出現之處，往往便看到吸血蝙蝠，有一個妙想天開科學家，擄劫美女，把她囚禁密室，把蝙蝠的精子注射入她體腔之內，希望她生下「蝙蝠人」，終於觸犯衆怒，被人到處追踪，結果在法國南部展開生死鬥……

金艷被囚禁在古堡的地下湖，碰上了怪獸，被嚇個半死。



三千隻蝙蝠突襲東京

有許多人入座欣賞恐怖片，吸血殭屍在銀幕上面出現，往往看到一些蝙蝠，翼厚而長，牠的牙非常尖銳，好像殭屍的「最佳拍檔」，以爲牠只是幻想中的產物，並非如此，那種蝙蝠是確確實實有這種生物，牠至今仍然生存，牠最喜歡吸血，不一定吸人類的血，野兔或鷄鷄鴨鴨的血，牠也喜歡吸食，如果沒有小動物給牠吸血，牠到泥地抓一些蚯蚓之類的小虫吃，仍可過活，因此之故，牠往往在墳墓附近聚族而居，原因是有屍就有虫，牠不愁缺少食糧。

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最燦爛的時期，美國的國防部曾經進行一項奇異的軍事行動，預先在內華達州最多蝙蝠生存的大岩之內，飼養了幾千隻「吸血蝙蝠」，餓透了牠，然後把牠帶到東京的高空放下，每一隻吸血蝙蝠都在身上縛了一枚細小的燃燒彈，希望牠向地面低飛之際，撞擊到甚麼一座建築物，隨即燃燒。

假如東京的銀座區以及淺草區各處同時發生火災，有百多座建築物分別發生大火，可能使消防隊員沒法施救，假如這個措施失敗，對美國是毫無損害的，根本上被毀滅的戰士只是蝙蝠。

這一項措施必須選擇特別巨型兼且特別嗜血的蝙蝠，因爲牠餓透之後渴望吸血，有胆從玻璃窗打開的一處飛進屋內，向貓狗或人類襲擊，換過了別的蝙蝠，未必這樣做。

這一項計劃居然被華府接納，並且依照原定計劃進行，頗爲令人感到詫異，沒有人能夠預先估計得到它會不會生效，直到它被展開攻勢爲止，事後證實牠失敗，因爲美國飛機不敢低飛，雖然在二萬呎高空投下吸血蝙蝠三千隻，大部份飛到東京以外的地區，而且在樹木密茂之處降落，有些火災，只是「山火」性質，在東京完全沒有威脅，另外一些吸血蝙蝠由太過高的高空降落，迷失方向，跌在海洋裏面，因此喪生，大概有三十多隻蝙蝠在東京的市區降落，因爲牠碰着牆壁，燃燒彈爆炸，該處沒有任何一種可供燃燒的東西，只是燒死牠自己。

那一項突擊性的偷襲可以說是百份之百的失敗，儘管如此，仍然引起一部份研究秘密武器的專家重視，他們都有這種想法，假如把動物或魚類變成戰士，可能有些意想不到的收獲，此念一起，便使美國太空署長兼秘密武器研究組長雷加拉博士，通知各式各樣的專家，在內華達州開會研究，看看有沒有辦法製造「海豚炸彈」之類的武器。

所謂海豚炸彈，卽是把炸彈裝置在海豚的身上，利用牠撞沉敵人的潛艇，那些海豚全是受過訓練的，從基地出發，永遠向前游泳，在牠身上綑綁的巨型炸彈有防水設備，兼有磁石，牠向前撞擊，碰上了潛艇，立刻爆炸，同歸於盡，只是派遣二三十頭海豚在水中游泳，那是沒用的，起碼要找幾百頭海豚，在指定的海中活動，才可以發生作用，碰上了敵方的潛艇改變方向，海豚不會跟踪而去，故此把海豚變成活的水雷，仍非理想，如果有辦法利用蝙蝠或雀鳥，向敵人偷襲，那就更加有份量，理所當然，故此雷加拉博士召集專家開會研究，各有各的主張，最驚人的一項建議是沙里雲博士提出來的，他認爲把蝙蝠訓練爲戰士，並非上策，最有份量的一項計劃就是製造「蝙蝠人」，只要把雄的蝙蝠精子投入健康正常的婦女身體之內，使它跟女性的卵子結合，她生下來的怪胎，一半像人，一半像蝙蝠，身上有翼，能够飛行，那就可以闖入敵人的陣地，投擲手榴彈，遠遠的勝過「步兵」。

如果有辦法使婦女受孕，落種的是蝙蝠，便有希望產下蝙蝠人了，怎樣使她受到蝙蝠的孕呢？當然這是科學上的難題，但却有可能把它研究出來。

優生學的專家沙里雲，並非大言驚人，還有事實的證明，他曾經把老鼠跟青蛙

的精子以及卵子聯結爲一個整體，下一代的生物竟然是非蛙非鼠的「鼠形蛙」，因此他在專家集體研究將動物改變爲「秘密武器」的時候，很冷靜的說：「既然鼠與蛙可以結合，變成鼠形蛙，如果把人類跟一種低級的動物結合，也可以產生奇異的變化，甚至蝙蝠與人也可以結合，新的吸血蝙蝠，看來像人，但却在背上多了一雙蝙蝠形狀的翼。」

上述這番話是他在秘密武器專家研究奇異的「變形動物」這一個科目講述的，很少人同意他的講法，有一個科學家站起來，說：「倘若人類可以跟低級動物結合，可能把巨大無比的災禍帶給人類，切勿輕視。」

他同意這種見解，苦笑一下，說：「我不是說過了嗎？這種奇異的動物只是爲了戰爭而設，戰爭結束了，他們就全部消滅，死剩了也被特種部隊到處搜索了抓住槍斃。」

「這樣做太過殘酷了！」有人提出抗議。

他聽了，很快回答：「他們根本上不是人類，只是蝙蝠，殺光了，仍是無動於中。」

當時沒有一個人認爲當局應該資助他研究如何大量製造蝙蝠人，雷加拉博士對他說：「沙里雲博士，你的想法十分奇妙，將來也許有一天能够獲得美國國防部的同意，把一部份已經判了死罪尚未行刑的婦女，作爲研究的對象，現時仍未提供國防部決定取捨，只好暫時把它擱下。」

沙里雲博士傲然說：「不必倚靠任何機構支持，我仍有辦法進行這一項有實質的研究！」

他十分豪氣，雷加拉博士發覺情形不對，說：「沙里雲博士，我必須向你提出一項警告，如果你沒有得到當局批准，把活生生的人看做實驗對象，被警方查出，你就要吃官司。」

當時雷加拉博士只是向他提出警告，沒有更進一步的制裁他，料不到他回到「陽光谷」的老巢，仍然孜孜不倦的研究怎樣製造蝙蝠人，引致當地發生一連串的婦女失踪案。

當地報紙刋登婦女失踪的意外事件，沒有指證他，只是說陽光谷裏面可能有一個嗜血的色魔，姦淫婦女，事後殺了她滅口，因爲沙里雲博士曾經在內華達州由太空署長雷加拉博士主持的秘密武器會議席上說過一些驚心動魄的話，使雷加拉博士感到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在這個科學家的身上，索性撥冗到加州的陽光谷走走，調查這件案。

太空署長冒險拜訪魔頭

說到陽光谷，它眞眞正正是遍地陽光的，氣象學所有專家都認爲加州得天獨厚，冬季稍爲冷一點，仍有華氏表四十五度左右，其餘三個季節都是暖洋洋的，陽光特別猛烈，最迷人的一個地方叫做陽光谷，它附近就是舉世知名的金山橙園地，谷中有極大的斜坡可以滑雪，還有一個可以供應一千個人躺着晒太陽的平台，另有一個比較細的小谷，指定它係天體主義信徒玩耍之處，由於那邊美女如雲，經常吸引一些喜歡窺秘的男人，在較高之處使用望遠鏡偷窺，因此更加熱鬧。

陽光谷拔海三千公尺，從山脚到山腰都有別墅或酒店，一年四季，遊客雲集，特別是夏季，因爲谷中積雪很厚，晒溶了一部份，變成小河，水氣上升，把陽光所含的熱度冲淡，暑氣全消，就算坐在山谷當中最突出的岩石上面，直接跟陽光接觸，仍然沒有熱騰騰的感覺，至於驕陽投射下來那種金黃的光綫，却仍保留，此外，還有說不出那麼多的小樹生長在雪地上面，景色更加幽美。

陽光谷雖然是景色如畫，仍然有陰晴的一邊，最爲接近谷頂的一處，靠近北方，有三座懸崖，永遠沒有陽光照射，人跡罕至，它就是名氣响噹噹的魔鬼崖，沙里雲博士就住在第三座魔鬼崖的狹長型別墅之內，那邊還有七座平房式的建築物，作爲科學實驗室，稱爲「隱士之家」。

這樣子的「隱士之家」要花掉幾百萬美元才可以建築起來，包括購買各種科學儀器在內，就說它是三百萬元吧，一個研究優生學者，有甚麼本領能够獲得那麼多的資金去建造他的王國呢？誰資助他呢？爲甚麼要資助他呢？這一連串的問題都是難以找尋答案的，故此他一直是謎樣的人物，既然當地在一年之內發生過十七宗婦女失踪的案件，自然有人對他發生懷疑，認爲他可能是個極端隱蔽的色魔。

他相當的富有，如果他想找女人，用不着採取任何一種卑汚的手段去汚辱一個美女，陽光谷裏面有大批應召女郎，因此之故，許多人不相信他是色魔。

儘管如此，他仍是很可疑的，警方多次派人走到魔鬼崖那邊找他，還把他的談話錄音，作爲該案存查資料的一部份，因此之故，雷加拉博士抵達陽光谷找他之前，先到陽光谷警署，拜訪高級警司巴爾摩，研究案情，除了翻閱警方搜集他的資料之外，還展開比較深入的交談。

巴爾摩警司說：「沙里雲博士只有五十歲，相當精壯，沒有絲毫老態，我們跟他交談，發覺他的心理反應是很正常的，只是他的生活方式，絕不正常，沒有理由在那麼巨型的一座別墅之內，僅有他一個人居住。他不單是沒有女人同居，甚至沒有管家婦，也沒有僕人或廚子，他從來沒有參加任何一種社交活動，往往十天八天沒有走出戶外半步，可以說他所度的一種生活正是僧人的生活，爲甚麼他如此孤僻？我實在猜不透，不過，沒有任何一種證據指證他是色魔之前，警方不會拘捕他的，極其量只是做些訪問的工作。」

談了一會，雷加拉博士說：「既然你們多次訪問他，沒有意外事件發生，我想去看看他，大致上不會發生問題的，你可否協助我呢？」

「警方可以派出一個小隊警探，共有十二人，保護你走進魔頭的別墅，你訪問他的時候，他們分別在你的身邊以及在屋內的交通路口守衛，直到你走出來。」

雷加拉博士哈哈大笑，說：「我並非如此重要的人，勞煩大批軍警保護，此行只是友誼式訪問而已，犯不着這樣做，我只是想你在我訪問他之前，打一個電話到

那邊去，告訴他有這麼一回事，問他願不願意見客，僅此而已，既然他知道警方已經懂得有客到訪，必然不敢輕舉妄動。」

「好的，我很樂意這樣做，雷加拉博士，你打算甚麼時候動身呢？」

「現時只是下午三點鐘，最好在日落之前找他。」雷加拉博士說。

透過高級警司巴爾摩的接觸，雷加拉博士在下午四點半鐘，抵達魔鬼崖，沿着山徑往上邊走，很快就置身於魔王別墅的戶外。

他按鈴求見，門開了，高而瘦的一個中年人走出來，把雷加拉博士迎入客廳落座，說道：「雷加拉博士，近來有許多人找我協助調查關於陽光谷婦女失踪的奇案，你突然駕臨，不見得你也是爲了此事找我吧？」

雷加拉博士說：「陽光谷是否有色魔出現呢？與我無關，我只是想看看你研究改良人種有甚麼成就而已。」

沙里雲博士說：「雷加拉博士，你千萬不要誤會，我並非想改良人種研究蝙蝠人的，我只是想改良蝙蝠，使牠的體型粗壯，看來像是一個人。」

「好的，就說牠是蝙蝠人吧，我想知道，現時這一項計劃是否接近完成的階段呢？」

「不，一點成就也沒有！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婦女的體腔之內雖然有一個卵巢，每月產生一些卵子，可能受孕，甚至可以把卵子從卵巢取出來，在試管裏面跟精子結合，體外受孕，那些卵子絕對不能够跟雄蝙蝠的精子結合，看來我的幻想始終沒法實踐。」

跟着他把雷加拉博士帶到幾座附設的科學實驗室，看看他研究的程序，最後，他的眉心一皺，說：「我沒法把幻想中的蝙蝠人變成事實，有點難過。」

雷加拉博士跟他一起走動，看過那座別墅大廳細房，又看過科學實驗室，當他們又回到客廳坐下時，雷加拉博士說道：「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你是一個奇人，因爲你沒有女人，也沒有僕人，孤零零的過活，實在是很寂寞的，出乎一般人的想像之外。」

沙里雲博士苦笑一下，說：「習慣了隱居的生活，早已不覺得寂寞了，至於女人，像我們這樣子年紀，晚晚獨宿，反而可以爭取健康。」

他總是把話題推開，雷加拉博士索性提出色魔這個問題，跟他討論，說：「心理學者都認爲一個男人不應該長期獨居的，否則，屬於性的狂想受到壓抑太過嚴重，一旦爆發，這個人就會變成色魔，近來在陽光谷多次發生婦女失踪的案件，警方懷疑眞的有一個色魔躲起來，最可疑的地點就是魔鬼崖，你有沒有看到甚麼可疑人物呢？」

沙里雲博士說：「我整天沒有走出別墅之外，一個月只有一兩次走到山脚的大鎭購買糧食和日用品，叫他們送貨，簡直是跟整個社會脫節，故此沒有注意到陽光谷發生的案件，關於色魔方面的消息，無可奉告。」

他仍是推得乾乾淨淨，雷加拉博士只好很有禮貌的站起來告辭。

宵深告密的一個電話

此行沒有絲毫收穫，他覺得很掃興，既然他已經抵達目的地，就算他找不到可疑人物，他仍然不願意那麼快就走開，另一方面，可能是陽光谷的景色奇麗，吸引了他，他更加不想那麼快的離去。

在一週之內，他走遍了陽光谷每一個地區，甚至沒有雪的墓園他也到過，此外，指定是天體樂園的一角，裸男裸女，觸目皆是，他也去看過三次，對他來說，作爲渡假之用，此行不虛，可是，除了渡假還想協助警方破案，揭開婦女失踪的秘密，那就等於白走一場，他當然是不想白費氣力空手而歸的，可惜事實擺在面前，他沒法把它改變。

他快要離開陽光谷了，在一個黑夜，忽然有一個電話打給他，很鄭重的說：「博士，你的工作這樣忙碌，決不會突然走到陽光谷渡假，我從一些接近警司的朋友口中獲悉，你此行眞正的目的係查探沙里雲博士研究蝙蝠人是否太過努力，走火入魔，變成姦殺美女的色魔，關於此事，我有些珍貴的資料奉告，你是否可以抽點時間跟我在電話中交談？」

這個人說得這樣清楚，顯然他對沙里雲博士懂得很多了，雷加拉博士心上一喜，說：「我不單是想聽聽你的說話，還想跟你見見面，你可否指定地點和時間跟我晤談幾句呢？」

這個不速之客笑了笑，說：「博士，我知道你十分喜歡結交朋友，可惜我的名字已經列入死人的名單之內，如果我仍然活着，被人獲悉眞相，可能使我發生不少的麻煩，我們還是用電話交談的好，先說色魔方面，陽光谷一向沒有婦女失踪，近來却頻頻發生這一類奇案，可見眞眞正正有色魔躲在谷內，最可疑的一個人當然是沙里雲博士，因爲他的來歷不明，行爲怪異，兼且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只有最傑出的科學家然後有本領能够毀屍滅跡，一個又一個的毀滅被擄刦的美女。」

雷加拉博士說：「匿名客，你不肯把姓名說出來，我只好如此稱呼你了，你似乎懂得很多，照我看，假如沙里雲博士眞的動手擄刦美女，滿足色情上的要求，他儘可以花錢召喚應召女郎到酒店房間幽會，何必冒險殺人呢？」

匿名客說：「問得好！我想指出這一點，沙里雲博士擄刦婦女眞正目的，只是想利用她們去達到改良人種的目的，橫豎她已經刦來，順便享受一番亦未可料，總之，他眞正的目的仍是想製造蝙蝠人。」

他懂得那麼多，確是難得，雷加拉博士心上一震，說：「匿名客，我聽過蝙蝠人這個名稱，據說，有些科學家妄想把雄的蝙蝠精子送入婦女的體腔之內，希望她受孕，是否沙里雲博士正在孜孜不倦的做這種科學實驗呢？」

「正是如此！」

「依照常情常理推測，那是不可能的，爲甚麼他千方百計要做這樣子傷天害理的科學實驗呢？」

匿名客說：「博士，你當然知道現時眼中所見的大狼狗是狼與狗交配生下來的變種動物，在非洲動物園至今仍然養活的

一頭怪獸，牠的頭部特別大，有如獅子，還有獅的長鬚，身上又有虎紋，稱做獅形虎，分明是獅虎交配的產物，這兩種動物反映出異族交配是可能發生的了，猩猩和美女同睡之後，可能有奇異的子女生下來，至於蝙蝠人，成功的機會雖然是微乎其微，不過，牠一旦成功，却是令到戰局完全改變的，假如一邊是血肉之軀兼且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另外一邊是置生死於不顧還有翼飛行的蝙蝠人，少爺兵當然是大大的吃虧，此外，還因蝙蝠人死了十個即時有十個補上，死一萬個也不要緊，擁有一百幾十萬的蝙蝠人的一個軍隊，必然是世界上面最堅強的勁旅，假如在沙漠作戰，蝙蝠人更加佔盡上風，因爲，牠能够抵抗高熱，不喝水也能够活下去，夜間飛行，可以在完全黑暗的萬頃沙漠上面活動，不會迷途，既然發明了蝙蝠人，有這樣的妙用，沙里雲博士當然樂得一心一意的研究它。」

「他研究了多年，有結果沒有？」

「當然是沒有收獲，如果他有了收獲，幹甚麼單獨留在美國呢？」

「爲甚麼你這樣說呢？」

「因爲我知道這種秘密，他並非爲了好奇心去研究蝙蝠人的，他接受了五百萬美元的酬金，然後拚命幹，十年之內，如果他沒法製造蝙蝠人，野豬人或狼人，供給阿拉伯的國家，使他們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勁旅，他就要自殺謝罪，現時他只有半年的時間可活，無怪他心焦如焚，加緊進行傷天害理的勾當！」

「匿名客，你說的阿拉伯國家，是否沙地阿拉伯？」

「這點我不大清楚，你也用不着查問得那麼深入，只要你明白，爲甚麼沙里雲博士要幹這種奇怪而又恐怖的科學實驗，那就算了，我之所以打這個電話給你，有原因的，世事難料，說不定他現時已經有辦法製造蝙蝠人，不過詐傻扮懵，切勿讓他逃走！」

匿名客截斷了電話，話聲中斷了，不過，他最後說的一句話却深印腦海，放下了電話機的聽筒，雷加拉博士立刻採取行動，任何人打電話給他都是被特製的儀器錄音，就算他住在酒店之內，亦無例外，他收了錄音機就到陽光谷警署找高級警司巴爾摩，研究匿名客所講的每一句話。

巴爾摩說：「這傢伙大概是戰時特務份子，被人誤會他已經炸死，列入死亡的黑名單，有巨額的撫卹金交到他家人的手上，既然他的家屬收了錢，他當然是不敢露臉了，大概他曾經跟沙里雲博士同在一起不滿，後來發生爭吵，然後分手，他才有機會懂得這樣多，既然他指證沙里雲博士負有特殊任務，躲在美國做破壞的工作，一經查出眞憑實據，這個博士就是間諜，需要送交法庭受審，問題在這裏，他沒有任何犯罪把柄落在警方手上，貿貿然拘捕他，恐怕是打草驚蛇，反而不妙，你有甚麼辦法處理這件案呢？」

雷加拉博士想了想，說：「沙里雲博士是個傑出的科學家，相信他一定有些特別古怪的方法消滅一切犯罪遺痕，如果派遣普通的警探明查暗訪，不容易戰勝他，我想召喚太空署的保密工作人員到來，佈下天羅地網，找到機會，攻入他的巢穴，你認爲這樣安排是否可行呢？」

巴爾摩喜形於色，說：「再好也沒有了，橫豎陽光谷的警探人手不敷，由你們負責對付這個魔頭，最合我的心意，假如你們有甚麼需要，不妨賜告。」

雷加拉博士說：「巴爾摩警司，我這樣做豈非越權處理這件案，事實上那個博士詭計多端，假如給他逃走，那就難以追尋。」

一週之後，雷加拉博士已經召喚太空署保密工作人員三十人之多，抵達陽光谷，扮演清道夫、响導、遊客以及交際花之類的角色，輪流監視魔鬼崖的一座別墅，那些人隨身携帶附設紅外綫裝置的望遠鏡，能够在夜間眺望到高峯那邊，另外使用效能極佳的遠距離錄音設備收聽魔王別墅之內最微細的音响，又有極敏感的電力測量機去測量那些房屋是否突然使用高壓的電力去做甚麼科學實驗，照情形看，沙里雲的一舉一動，無所遁形。

至於雷加拉博士，希望匿名客跟他秘密接觸，仍然留居白雪公主酒店七一七號房間，把它看做指揮各人出動的大本營。

魔鬼崖火光冲天

雷加拉博士在太空署那邊的工作極度繁忙，他仍是一鼓作氣的督戰，務求把這件案查個水落石出，可見他十分重視「蝙蝠人」了，這是事實，萬一沙里雲博士眞的把蝙蝠人製造出來，爲害無窮，爲了美國的安危，同時爲了全人類着想，他不能不傾全力對付這個魔頭，十分可惜，他們這樣做已經盡力而爲了，始終未能收效，魔王別墅的鐵門緊閉，所有玻璃窗關得緊緊，垂下了深色的帷幔，只是晚上有少許燈光外洩，知道屋裏有人，此外，他們就茫無所知，派了幾十人監視，仍是徒勞無功，局勢如此隱晦，雷加拉博士也覺得十分沉悶。

另外的一晚，匿名客忽然有電話打給他，第一句就說：「博士，久違了，你果然接受我的忠告，派人嚴密監視沙里雲博士，我知道這件事，也覺得興奮。你們進行各種明查暗訪的工作當中，我也是密密的進行查探工作的，不過，所走的途徑不同而已。

「現時我已經查探得到那個魔王另外一種邪惡活動，把它講述出來，給你作一種參攷。

「首先我要指出這一點，失踪的少女或少婦不一定是被擄的，可能是自投羅網，如果他走到山脚的情人屋找美女伴宿，一夕之歡，變成賦友，他叫她到魔鬼崖找他，多付一點錢，十居其九那一頭小羔羊會上當的，她單身走進虎穴，當然是任由他爲所欲爲了，他很容易就找到理想的獵物，利用麻醉藥使她在迷惘狀態之下接受他的摧殘，還要接受雄性蝙蝠的精子，事後如果她沒有受孕，他就毀滅她，這是我初步的判斷，再進一步，我就細心研究他如何毀屍滅跡，假如他把艷屍拋入海中，要走許多路，因爲魔鬼崖太高，並且是背海的一邊，他一定要帶着那一具屍體走三十分鐘的路，然後放在車廂，由汽車把它

金艷被囚禁在古堡的地下湖，碰上了怪獸，被嚇個半死。

帶到海岸那邊，他孤掌難鳴，一定不肯冒這個險。雖然他可以利用極強的腐蝕劑把屍體溶解，仍是不高明的，最巧妙的安排還是把艷屍送入棺內。

「我這樣說，也許你覺得困惑，即使把她送入銅棺之內，仍要找墳墓下葬，這樣做有些困難，假如你們肯花心思去推想，很容易就會推想得到這傢伙可能跟作工串同，叫作工在遠期落葬的墳墓之內，把銅棺掘出，弄開了棺蓋，把艷屍放入棺內，再把它送回原處。

「一具頗爲闊大的銅棺是可以同時容納兩具屍體的，假如有一具屍體已經埋葬了十年過外，由於地氣侵入，它逐漸腐化，只餘殘骨，更加容易投入另外一具屍體，把棺蓋加上，從外邊看來，毫無破綻，我認爲他必然是利用這個方法把一些成爲廢物的女人殺了，送入銅棺裏面，至於那一具艷屍如何遷送？照我看，一點也不困難，他儘可以在她未死之前，用迷幻藥注射到血管之內，使她失去理智，胡裏胡塗的跟隨作工走向墳墓那邊，然後躺在棺內，任由別人將她生葬，這樣做只是我胡亂想出來的一個辦法，也許他有更巧妙的安排。

「不管怎樣，我認爲沒法找到姦殺良家婦女的罪證之前，不妨試一試這個辦法，或者找作工查問，此外，你們人手衆多，還可以獲得警方協助，必要時可以自行掘墓，只要揀墓碑鬆陷或者泥土鬆動的墓地發掘，便有結果。」

說完最後一句，語聲突然中斷，跟上次談話相同，雷加拉博士十分高興，收了錄音機，打電話給高級警司巴爾摩，研究對策。

巴爾摩聽完錄音機之後，說道：「匿名客千方百計找尋魔頭沙里雲博士的犯罪鐵證，比較我們更加精細，這個人頭腦靈活，眞是了不起，事後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叫他從暗處走出來，協助保密的工作。」

跟着巴爾摩召見三名幹探，查探墓園的作工。

陽光谷雖然是旅遊勝地，山脚仍有村莊，三個村莊就有七八百個村民居住，有生則有死，故此該處有廣大的墓園，經常負責葬殮的作工只有三個，長在醉鄉的一個人，十分壯健，方臉闊嘴，眼如銅鈴，叫做潘廸，綽號「大眼潘」，三個作工當中只有他能够用一雙手抓起棺上的銅環，把它整個抽起來，照常行走，其餘兩個作工比較蒼老，氣力不繼，故此大眼潘是警探查問的目標，被人帶返警署盤問。

他矢口否認，高級警司巴爾摩無法可想，通知雷加拉博士到場相助，一個鐘頭之後，雷加拉博士走進了警探聚着查探的大房，他向巴爾摩望了一眼，說：「聽說大眼潘酒量甚豪，我想邀他到外邊喝一杯酒，然後調查，由我保釋好了。」

大眼潘一來嗜酒如命，二來他知道有人保釋，此人邀他乾杯，不想對方掃興，再又因爲兩人同赴一間很普通的酒吧喝酒，認爲此行沒有危險，欣然同行，他不知道對方盛意拳拳的請他伴飲，另有作用，更加不知道酒中含有招供丸，喝到半醉，有問必答，身不由主，故此他很快就上鈎了。

至於雷加拉博士，他已經吃了解藥，故此兩個人同喝一瓶酒，他若無其事，趁着對方藥力發作迷迷惘惘之際，提出一些問題查詢，後來，大眼潘還把他帶到墓園掘出銅棺，打開棺蓋看看，棺內竟然有雙屍，匿名客所講的話，果然屬實，立刻拘捕大眼潘，由警方派出十名警探，跟太空署保密的一個隊伍聯合作戰，圍攻魔頭沙里雲的巢穴。

在戶外負責監視的人，一致指出，他們只是看見沙里雲博士走進屋裏，沒有看見他走出來，再又因爲屋裏的燈光有時明亮有時熄滅，認定沙里雲博士必然在屋裏休息，他們在外邊按動電鈴十多次，沒有反應，連聲喝問也沒有反應，索性用噴火器燒毀鐵門的開關，把它推開，一湧而入，怎料屋裏查然無人，更不妙的就是電燈本身附有一個構造頗爲別緻的開關，每隔十多分鐘，自行熄滅，半小時再亮，屋內各處燈光輪流熄滅，又再輪流發亮，那就可以愚弄房外監視的人。

發覺這種秘密之後，雷加拉担心沙里雲博士神通廣大，另有陰謀，下令撤退，二三十個人分別走出戶外，剛剛離開，突然聽到一聲巨响，幾個科學實驗室一齊爆炸，跟着那座用來居住的狹長型別墅也傳出一陣陣爆炸聲，火光冲天。

顯然沙里雲博士已經逃走，大概他有些爪牙潛伏在墓園裏面，發覺有人走到墓園掘地開棺，飛報沙里雲博士，他才可以

及時逃走，並且放下了定時炸彈。

他們沒有一個人被炸傷，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魔頭走了，總是一個憂慮，太空署長雷加拉博士透過有關方面頒發通緝令，把沙里雲博士看做間諜，犯了彌天大罪，到處查緝，可是，賊過興兵，始終沒法把他抓住。

照情形看，沙里雲博士大概是逃出美國了，他逃到甚麼地方去呢，當時他怎樣逃走呢？這些問題，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蝙蝠人」，這傢伙如果活着逃出美國，一定對美國發生仇恨，找機會報仇，萬一他能夠製造各種離奇古怪的「動物人」，首先進攻的目標恐怕是美國，根據這個觀念推測，雷加拉博士在沙里雲失踪之後仍然千方百計的找他。

一個月又一個月，沙里雲博士沒有再露臉，雷加拉博士逐漸把他的印象淡忘了，直到法國南部羣峯拱衛的薩特鎮發生了一宗恐怖的血案，然後挑起他的雄心，向太空署請假兩週，乘搭航機去巴黎調查這件事。

鬼臉人刀槍不入

歐洲的遊客向旅遊人士講述，他們喜歡到歐洲暢遊，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整個歐洲幾乎到處都有古蹟，有些古蹟是歐洲中古時期，連場大戰遺留下來的歷史陳迹，有的是古堡，每一個古堡都有不同的型格，等於翻開了一頁頁的歷史，法國南部古堡最多，特別是薩特鎮那邊，只是七座山包圍着一個山谷，已經有十七個古堡之多，對於喜歡尋幽探奇的遊客，它眞的是另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吸引力，非到那邊看看不可。

薩特鎮是二百年前薩特伯爵的采邑，等於御賜的私人產業，在鎮上居住的人，却要納稅給他，爲了保護他的采邑，他建立古堡，它就是歷史上頗有名氣的薩特堡了。

別的古堡有名氣，可能是它的建築物特別有型有款，或者經過血的洗禮，該處發生過連場大戰，至於薩特堡，並非如此，它之所以享譽，純然是那個地方有一個古怪的人出生，它就是薩特伯爵。

薩特伯爵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欣賞美色的尺度極高，普通的佳麗不屑一顧，到了中年，他認爲世界上沒有一個女人能够使他看了動心，索性製造許多種刑具，盡力磨折她們，那些女人受到壯漢蹂躪顫聲狂叫的時候，他就興致勃發，衝過去抓住她們蠻幹一頓，後來他死了，這種辣手摧花的刑具仍然保留在古堡之內，供遊客憑吊，凡是患了淫虐狂的男人，都說他患了薩特狂，不過，薩特古堡經過無情歲月的摧殘，現時它已飽歷風霜，看來有如老翁，堡內有許多地方搖搖欲倒，認眞胆大的遊客，才有勇氣走進去觀光，反而薩特鎮經常有遊客走動，購買墓中的古物。

原來在薩特鎮以及隣近幾座古堡中間，有的是墓，那個地方特別低陷，且又乾爽，適宜下葬，故此歷代法國的英雄美人以及巨商富戶，往往把遺骸放在那個地方，有了大墓，自然有人掘墓，在薩特鎮居住的人，十分討厭掘墓賊，碰上了有人掘墓，聯合出擊，把他抓住打個半死，鎮上的壯丁倒是很齊心的，沒有人臨陣退縮。

有一晚，村民發現了掘墓賊，鳴鑼告急，召集各人携帶刀劍以及鋤頭鐵鑿之類的農具，走過去看，他們不單是看到一個蛇頭鼠眼的人，被一雙堅強有力的手抓住緊扼咽喉，幾乎氣絕，拚命掙扎，還看見那個認眞壯健的彪形大漢，那張臉孔竟然是骷髏頭，嚇得要命。

有些人轉身飛奔，胆子較大的人仍然站定脚步，看看他有甚麼花樣。

他們看見這傢伙扼殺了掘墓賊之後，大聲喊叫，說：「我是鬼臉人，接收薩特鎮，限你們在三日之內全部搬走。第四天開始，便有大批鬼臉人走入鎮內居住，沒有走開的人，就要遭遇勒頸喪生的厄運，我就是鬼臉人的首領，那一個不服氣，不妨走出來跟我一決雌雄！」

鎮上的居民有些向來自負，聽了不服氣，眞的走過去揮拳便打，殊不料他們的拳頭打在鬼臉人身上，有如打鼓，發出蓬蓬之聲，跟着拳臂又紅又腫，痛澈心肺。

另外一些人用長棍以及刀劍襲擊，鬼臉人哈哈大笑，沒有絲毫損害，鎮上的自衛大隊出動，五個人握着來福槍瞄準他射擊，一連串槍聲震耳欲聾，定眼看時，他仍然站在原處，屹立不動，最後，有人用手榴彈向他拋擲，彈已爆發，一陣白烟冒升，可是，烟氣消失之後，仍然看見他，各人認爲他是妖物，不敢鬥下去了，只好紛紛撤走。

這樣古怪的奇聞很快就傳到巴黎人士的耳中，又再傳到美國去，一般人只是覺得稀奇，雷加拉獲悉此事，却心上一動，認爲鬼臉人刀槍不入，手榴彈也沒法把他炸死，分明是科學怪人那一類，可能是沙里雲博士另外一種傑作，他認爲此事十分嚴重，索性親自到法國調查。

法國的警務總監歌地羅坐鎮巴黎，對這一宗奇聞未必懂得清楚，他抵達巴黎，沒有拜訪警方的重要人物，只是走到科學家協會找會長奧得菲密談。

奧得菲跟他在密室交談，說：「近年各國的科學家紛紛致力於毀滅性的武器。希望靠死光或細菌戰取勝，看來在薩特鎮出現的科學怪人，大概是最新最恐怖的一種生物，我至今仍然弄不清楚爲甚麼他能够做得到刀槍不入，炸彈也沒法毀滅，我早就想到那邊看看，你來得正好，我們可以結伴同行。」

雷加拉博士欣然點頭，跟着問：「聽說鬼臉人揚言他們有一族人，就快進入薩特鎮居住，故此驅逐當地居民離開，只是一個鬼臉人，已經有本領趕走整個薩德鎮的居民，如果整整一族鬼臉人入居，威力更強，那是意料中事，我們孤軍深入，碰上了他們，怎樣對付呢？」

奧得菲說：「我們必須考慮清楚然後走到那邊去，沒有足够的武器對付那些打不死的鬼臉人，我們只能够坐在直升機裏面在空中巡視。」

「這個辦法不錯，鬼臉人的臉孔又乾又硬，沒有鼻子，兩眼深陷，有如活屍，充其量他只是殭屍，身上沒有翼，無法飛

到空中，如果我們用直升機巡視，一定很安全，不過，我仍有些憂慮，担心他們是蝙蝠人，不是殭屍。」

「你認爲蝙蝠人比較殭屍更加可怖的嗎？」

「是的，蝙蝠人有翼，牙尖嘴利，能够吸血，當然犀利過殭屍。」

「你有沒有看見過這種怪物呢？」

「沒有看見過，但却認識企圖製造蝙蝠人的科學家，他叫做沙里雲，我還跟他交過手，也險些被炸死！」

雷加拉博士說順了嘴，把他的所見所聞逐項講出來，奧得菲聽了發呆，稍停，然後說：「這傢伙如果是色魔，妄想製造蝙蝠人，逃出美國之後，一定是隱居在巴黎了。」

「爲甚麼你這樣想？是否近來巴黎的婦女頻頻失踪？」

「一年之內，巴黎失踪的婦女竟有三百二十多人，比較前幾年失踪婦女的數字多了四倍，雖然失踪案未必同是某一個人幹的，但却反映出此地多了一個色魔，就算他只是想姦殺婦女，已經可怕，何況他還想把雄蝙蝠的精子送入她們的體腔之內？更加可怖了，這種魔頭必須聯合各國警探以及保密工作人員出擊，撲滅他的兇焰！」

兩個科學家越談越加投機，決心在翌日乘航機到馬賽，再行租賃直升機飛往南部古堡最多的一區，在空中巡視。

爲了掩人耳目，他們二人只是以遊客身份出現，而且沒有告訴直升機的機師，說清楚他們的目的地是薩特鎮，此外，他們還叫直升機租賃公司準備一條特別長的繩梯，必要時從空中降落地面，看了個飽，然後走回直升機。

各種準備工作都辦妥了，他們就此動身。

此行含有很濃的挑戰意味，作爲挑戰對象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蝙蝠人。

血戰鬼臉人險些喪命

雷加拉的好奇心比較同行的科學家奧得菲更加旺盛，還有一股英雄氣概，他們乘坐直升機在薩特鎮低飛之際，他多次用望遠鏡向下俯瞰，所看見的只是房屋，沒有人，也沒有傳說中的怪物出現，稍爲失望，向身邊的朋友說：「奧得菲先生，爲甚麼鎮上沒有任何一種動物呢？別說人類了，貓貓狗狗我也沒法看到一隻，據說一個地方變成了鬼城之後，白天照例是空空洞洞的，任何一種幽靈都不會白晝現形，也許鬼臉人在夜間然後出現，如果你同意，我們今天的暢遊，到此爲止，晚上再到薩特鎮看看。」

奧得菲說：「我沒有甚麼意見，如果你不怕在晚上降落會發生危險，我也可以奉陪。」

「不，你不必跟隨我走下地面，你只要抓住繩梯，隨時接應好了，就算有鬼臉人追上來，他也比不上我走得那麼快，假如你不能够及時拋下繩梯，我未必能够逃生。」

「好的，我必然盡力而爲。」說完這一句，奧得菲順口問一句：「你是否完全沒有武器？」

「我身上只有一種武器，它就是電力槍！」

奧得菲說：「這個主意不錯，雖然那些怪物刀槍不入，未必能够抵抗電流。」

兩人談談說說，不多久，直升機回到原處降落。

入黑之後，直升機再度起飛。

它一口氣的飛到薩特鎮上空，機師說：「兩位遊客認眞要注意這一點，鎮上出現刀槍不入的科學怪人，你們想走下去看看，切勿進入任何一座房屋。」

「我懂得了，多謝你的關心！」雷加拉博士輕輕的說了這麼一句，便即把視綫投在下邊。

直升機從馬賽起飛，一個鐘頭多些，飛越過幾座山崗，抵達薩特鎮上空，在空中盤旋一會，然後低飛，停在一條大街的中間。

他們本來準備直升機只是在空中飛行的，後來發覺鎮上的大街相當寬闊，萬一雷加拉博士離開直升機走向路邊，發生危險，趕快走回來，仍可及時起飛，索性把它停泊在大路中間。

雷加拉博士走出來，手中緊握「電力槍」。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認爲空氣中沒有任何特異的氣味，然後放心走向右邊的房屋。

他的脚步越走越慢，有些屋子打開了門，他隨時可以走進去，但他沒這樣做。

他想看些甚麼？甚至他本人也沒法回答，他一方面渴望看到蝙蝠人，另一方面，却又担心眞的看見任何一種怪物，發生危險，心情十分紊亂，越來越加緊張。

不知道是否他的心情太過緊張以致影响到視覺方面發生變化，他忽然看見一團白色的影子在眼前閃過，跟着又看見另外一團黑影，這兩個影子向他那邊滾過去，他避開也辦不到，只好站定脚步，沉着應戰。

兩個影子滾到眼前來，他看得更清楚了，白色的影子是一個青年，因爲這個人穿了白色襯衣，且又很急速的奔走，故此看來變成一團白色，緊隨在後的一團黑影，似乎是人，實際上却是怪物，正如傳說中的鬼臉人，雷加拉很快就分辨得出誰是敵人了，他大聲喊叫，吩咐直升機的機師準備升空，同時揮手揚聲，叫白衣人走向直升機那邊，至於他自己，却把右手的食指扣住電力槍的槍舌，隨時發射。

雷加拉這樣做分明是存心向黑衣人挑戰了，白衣人剛從身邊閃過，他就不問情由的向黑衣人發槍射擊。

那個黑衣人已經衝到距離六呎之遙的一處，即使在慘白的月色照映之下，他仍可以看得相當清楚，這傢伙的牙齒如鋸、扁鼻、深眼、禿頂，由於眼眶太過深，雷加拉博士沒法看清楚他是否有眼睛，耳朶就一定有，手臂認眞粗壯，五指如鐵。

這樣子的怪物，不管他是甚麼，雷加拉博士一定不是他的對手，如果當時的環境容許他逃出，他不會向怪物挑戰，可是，形勢比人強，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只好咬着牙齦使勁按動槍舌。

電力槍只是發出颼颼的一陣風聲，沒

有子彈射出，假如受擊之人仍是血肉之軀，並非殭屍，一定會觸電身亡，果然不出所料，這一頭怪物突然雙手向天亂抓，渾身發抖，衝前三步，便即倒下來。

他剛剛倒在雷加拉博士的脚下，十隻手指伸到盡，指頭粗如香蕉，纏住一條條血管，還有極尖銳的指甲，看來正是鷹爪的模樣，假如他能够多走一兩步，十隻手指抓着雷加拉博士，便有可能同歸於盡，如此一想，雷加拉博士就覺得心寒。

不管他有甚麼感覺，眼前的形勢顯然是他佔了上風，他知道電力槍可以把怪物置於死地，心上一喜，勇氣倍增，突然他看見另有三個黑衣人從一間店內衝出，不再考慮，在他們還沒有奔到眼前的一瞬，已經扳動槍舌。

他看見走在前面的兩個黑衣人倒下來，驚喜若狂，以爲他用不着發生畏懼，殊不料第三個黑衣人向他衝過來的時候，那雙眼睛忽然睜得非常之大，有如銅鈴，向前凸出，還有一股極強的綠色光綫向他射出來，他大叫一聲，立刻暈倒。

他覺醒的時候，已經躺在馬賽醫院的病床上面。

治療他的宋醫生說：「雷加拉先生，你只是突然看到一些太過出奇的東西，或者被強光照射，眼睛受到嚴重的傷害，才發生昏迷，現時你已經覺醒，大概沒有甚麼問題了，當時有一個青年把你拋在地上的電力槍檢起來，向怪物掃射，然後救回你的性命，經過情形，大約如此，現時他跟你的朋友奧得菲先生已經通知馬賽警署，派出二十四名幹探，由他們帶路，分別乘坐直升機到薩特鎖搜索，並且携帶你的電力槍，希望把怪物生擒，你放心休息好了，由於你的眼睛被強光襲擊，你可能暫時出現發青光的病態，看見前面有一團白霧，這種病態在三幾天之內，必然消失，不必担心。」

聽了這番話，雷加拉博士試一試睜開眼睛看看，宋醫生說的話果然屬實，他看不見人，所看見的只是一團白霧。

這種病態無疑的是「青光眼」了，雷加拉博士本身係科學家，醫理雖然不是很精通，人體的生理構造却是懂得清清楚楚的，故此他沒有担心自己的一雙眼，反而替奧得菲以及救他一命的白衣人担心，因爲那些人不知道怪物的一雙眼，目露兇光，能够傷害人類的神經系統。

他的憂慮顯然是過份了，根本上那些人進入薩特鎖搜索，鬼影也沒有看見一個，照理在大街上面仍有黑衣人的屍體遺留下來，可是，他們找不到，照形勢推測，可能在鎖上出現的黑衣人不止是一個，起碼有十個八個，甚至有幾十個，他們發覺的同伴當中有人死亡，便即合力把屍體搬走，那是很容易辦得到的，無怪奧得菲聯同大批警探殺到，沒法看見黑衣人。

事後雷加拉博士獲悉他們白走一場，嘆息了一聲，說：「眞是可惜，如果我沒有當場暈倒，起碼把一頭怪物的屍體搶回來。」

神秘恐怖的薩特古堡

休息了五天，雷加拉博士出院了，他的眼睛雖然已經恢復健康，仍是不適宜做劇烈運動，因此之故，追捕黑衣人的計劃，暫時擱置下來。不過，他仍是盡力推動這一項圍攻薩特古堡的一場戰事，爲了更進一步的研究黑衣人下落，他在馬賽酒店休養，召見那晚穿白色衣裳的青年「巴利華」。

二十三歲的巴利華，十分強壯，他走進了酒店房間，立刻趨前握手，連聲稱謝，認爲雷加拉是他的救命恩人。

雷加拉說：「我救了你一次，後來你在地上檢起我拋開的電力槍，殺退黑衣人，救回我一命，我們兩個都是救命恩人，彼此拉平了，不必稱謝，你從來沒有看見過電力槍，居然懂得抓住它射擊，眞是難得！大概你是獵人，然後才這樣勇猛，你是否獵人呢？」

「是的，雷加拉博士，你的觀察力眞是敏銳，佩服之至！」

「他們已經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巴利華先生，薩特鎖的居民全部搬走，你怎會單獨留下來的？」

巴利華突然雙眉緊鎖，滿臉愁容，說：「雷加拉博士，我並非故意留下來的，那時鎖上的居民已經全部逃走了，我因爲上山打獵，沒有跟隨他們同行，後來我回到鎖上，發覺它變成了空城，猛吃一驚，趕快走向逃亡的人羣打聽，到處尋找，總是找不到金艷，她是我的戀人，我拚了一條性命不要，也要找到她，於是我天天潛入薩特鎖搜索，有時白晝去，另外一些時候，却是晚上去的，從來沒有看見過任何人或者怪物，直到那一晚！」

他說得很詳細，雷加拉博士十分高興，盯了他一眼，問：「我的小朋友，你說自己是獵人，經常到山上打獵，有沒有發覺到一個體型稍爲高瘦却又動作十分敏捷的中年人呢？」

巴利華苦笑一下，說：「雷加拉博士，你把這個人的嘴臉描寫得太過簡單了，法國南部有許多古蹟，遊客如雲，就算是崎嶇的山崗，仍然印上了遊客的脚跡，我怎能够分辨得出你說的中年人是否遊客當中的一個呢？假如你懂得他的姓名，說了出來，那就比較容易尋找。」

雷加拉博士說：「是的，我應該把他的姓名以及身份說出來，他喚做沙里雲，是優生學者，得到博士學位，你有沒有聽見過這個名字呢？」

「沒有！」巴利華想了想，忽又開口：「他跟黑衣人有甚麼關係呢？」

「因爲他是優生學者，一生研究如何改良人類的種族，可能走火入魔，把蝙蝠與人類結合，下一代就是蝙蝠人，我此行就是追踪他的，我想把他帶回美國受審，因爲他姦殺過許多婦女，還妄想製造半人半獸的怪物。」

巴利華大吃一驚，衝口而出的說：「金艷一定是被他捉去了，我必須救她，請你把電力槍借給我，我今晚就要走進薩特古堡。」

雷加拉博士說：「巴利華先生，你用不着如此激動，那種電力槍比較普通的卡賓槍稍爲笨重一點，不過，結構方面相差不遠，只要你把手指伸入槍舌那邊，扣緊了它，使勁扳動，就有強大的電流發射出

來，你已經用它殺掉黑衣人，以後碰上了任何一種活着的動物，都可以利用電流去殺他，有一件事情必須注意，它沒有子彈，有的只是電流，如果，你想殺的人站在金艷小姐前面，你使用電力槍，她也會同時喪生，它的殺傷力量可以伸展到五十碼，切勿胡亂扳動槍舌。現時我還想問你一句，爲甚麼你打算把薩特古堡看做進攻的目標呢？是否因爲它的名稱跟薩特鎖相同呢？」

「不，並非如此，我之所以特別注意他，因爲它在沉黑的夜色中有時看見藍色的燈光。」

「對了，它正是沙里雲博士躲藏的巢穴！你去，我也要去，我們兩個人一起進攻！」

雷加拉博士衝口而出的說。

巴利華聽了，很是感動，說：「博士如此豪爽，拔刀相助，我一生難忘，不過，薩特古堡的凶險，舉世無雙，我怎能把你拖入漩渦呢？」

雷加拉博士嘆息了一聲，說：「我只知道一個人應該仗義勇爲，做他應該做的份內事，忘記了我自己的處境，可憐亦復可笑！我剛剛復元，仍是半休息的狀態，實在沒法帮助你，請你原諒！至於薩特古堡之內，究竟有甚麼特別古怪的東西，我就算沒有力量進攻，仍想知道，你可否很簡單的對我講述幾句呢？」

他的態度十分誠懇，巴利華沒法推辭，只好沉住氣逐項講述：「法國人認爲歷史上最偉大的兩個人，是法皇路易十四以及拿破崙，那個皇帝把法國的文化藝術發揚光大，另外一個人，本來是無名小卒，却武功喧赫，變成一代名將，還有一個短暫的時期是皇帝，認爲他們二人都是出類拔萃的人，其實薩特伯爵也是英雄人物，因爲他把男人的英雄氣概在床上表露無遺，想出許多方法征服女人，表現男性的權威，故此大名遠播，至今仍有許多人崇拜他。

「薩特伯爵是在法皇路易十四與拿破崙這兩個朝代之內享譽的，說得準確一點，不妨說他是法皇路易十五的大臣，握有兵權，鎮守邊疆，當時他的兵力分佈在法國南部，擁有許多座堡壘，他自己居住的一座堡壘當然是特別出色的了，堡內的刑具全是爲了向女人施暴而設的，就算那個女人千依百順，他仍要在她的身上施威，在刑具室的牆邊可以看到一排鐵環，又有鐵鍊，原來它是用來鎖禁婦女的，凌辱她的時候，照例由勇士揮鞭，向嬌軀上面鞭打，直到皮開肉爛爲止，她雖然一雙手的腕部被鐵環套住，並且有長長的鐵鍊，軟鞭投下，她仍可以左閃右閃，故此她受鞭的時候有如野獸，到處奔走，始終被鞭子擊中，哀鳴不已，那種呻吟聲响使薩特伯爵以及他的隨從聽了樂得心花怒放。

「還有巨大的木輪，先行將一個女人以仰躺姿勢躺在木輪上面，手脚用繩子綁住，使她最迷人的幾個部位特別挺出，供人享受，任何一個女人都是經不起那些刑罰的，就算她能够苟延殘喘，到了身受重傷之際，仍是死路一條，在薩特堡最低的一層，剛巧與護城河平衡，那個地方長期有水，養活一些好像大龜的野獸，叫做食人獸，半死半活的女人投入地下湖，全部變成牠的食糧，吃剩的骨和肉也被禿鷹吃掉，他採取這樣殘酷的方法去磨折女人，省掉埋葬她們，只是我所講的幾種刑具以及處理艷屍的方法，已經是極盡殘酷之能事，古堡裏面還有許多古古怪怪的刑具與淫具，崇拜薩特的人，往往走到該處憑吊一番，但因它太過荒凉，治安的力量無法抵達，先後發生過七宗刼殺案，俱是响導誘惑遊客走到堡內遊覽的時候下毒手，越漂亮的女响導越加狠毒，噩耗傳出，近年沒有甚麼人貿然走進堡裏，入黑之後，更加無人斗胆入內，他們不怕盜賊也怕毒蛇，聽說當年薩特伯爵養活的食人獸，仍然活着，更加令到遊客畏懼，那個地方逐漸變成廢墟。」

雷加拉博士說道：「小朋友，我並非隨意向你查問那座古堡的，我只是想知道那個地方究竟可怖到甚麼程度，照情形看，如果你單獨走進古堡之內，企圖救回女友金艷小姐，那簡直是送死，你還是暫時留下來，守候到我完全康復，然後一起救她吧。」

這番話怎能够說服他呢？巴利華聽了雖然連聲答應，跟雷加拉博士分手之後，他却獨斷獨行，宵深人靜，盜取電力槍，隻身走向薩特古堡。

由於看守武器的守衛被人擊暈，甚麼都沒有失落，只是失去電力槍，天亮之後，這個消息傳到外邊去，雷加拉博士獲悉，立刻找奧得菲查問，他十分焦燥，說道：「看來我們要多派幾個人到薩特古堡接應了，假如胆大妄爲的巴利華已經戰死，我們就收屍埋葬，免得他的屍體被禿鷹吃掉。」

馬賽的高級警司巴鐸接見他們，認爲他有義務拔刀相助，立刻派出二十個警探，殺奔薩特古堡。

那時天色已經十分明亮，早上八點多鐘，他們只是走近古堡，還沒有抵達護城河，竟然聽到草叢之內有一陣陣的呻吟聲，大感詫異，走近看看，便發覺有兩個人擁抱在一起，似乎他們覺得一切絕望，等候死神降臨。

這兩個人正是巴利華以及他的女友金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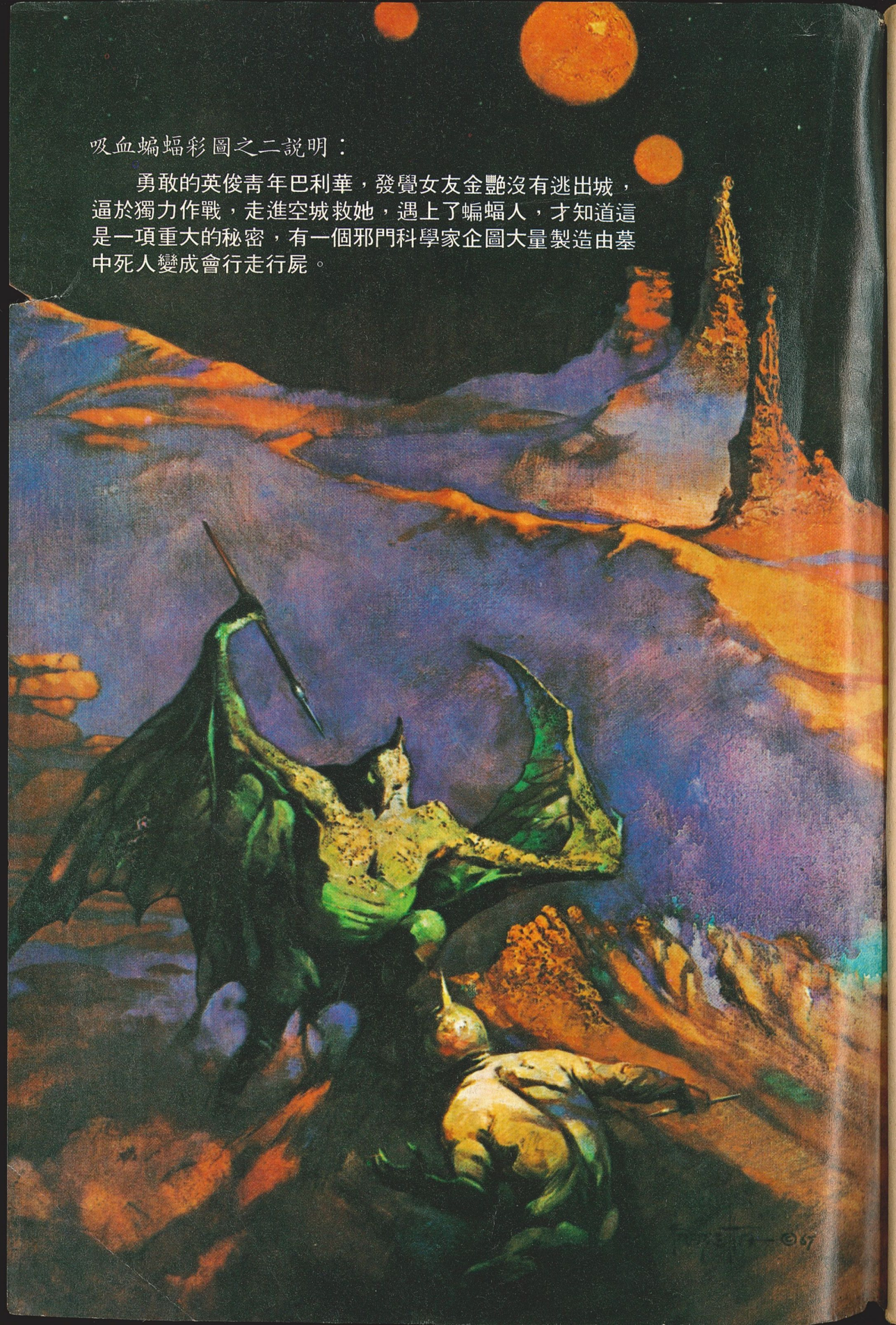
名符其實的吸血蝙蝠

他倆終於獲救了，急送醫院診治，很快就脫離危險時期，巴利華的傷勢比較嚴重，需要留在醫院療養，金艷反而可以休息兩天之後出院。

儘管如此，兩人都沒有喪命，實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因爲宋醫生吩咐看護小姐拒絕任何人前來探訪巴利華，目的是讓他有足够的時間休息，雷加拉不想破例去訪問他，只好把視綫投在金艷小姐的身上，她出院的一天，由他護送，還替她找一個酒店房間居住，那個房間就在他的房間隣近，以便照應。

他這樣優待她，金艷由衷的感激他，把她的恐怖遭遇說的詳細，他聽了，才知道她的確是被沙里雲博士抓去的，她被擄的時候，親眼看見一個又高又瘦的人指揮



吸血蝙蝠彩圖之二說明：

勇敢的英俊青年巴利華，發覺女友金艷沒有逃出城，逼於獨力作戰，走進空城救她，遇上了蝙蝠人，才知道這是一項重大的秘密，有一個邪門科學家企圖大量製造由墓中死人變成會行走行屍。

十多隻「鬼臉人」，她所描寫的人，跟沙里雲一模一樣。

跟着她又說出自己的悲慘遭遇，她被魔頭放在薩特古堡地下湖，圍繞在她身邊的怪獸以及禿鷹，隨時撲攻，不過，那些動物已經習慣了，向半死半活的人襲擊，她仍然活着，能够跑跑跳跳，牠們沒有侵犯她，在這種環境之下，她雖然嚇得半死，精神上受到無比的摧殘，如果巴利華遲一兩天去，她恐怕沒有命。

金艷沒有吐露過她是否被魔頭凌辱過，雷加拉博士不便查問。

既然他獲悉沙里雲博士確是藏身薩特古堡之內，他就索性跟奧得菲乘搭航機到巴黎，拜訪法國警務總監歌地羅，澈底研究對策。

他們在機密室交談，初時歌地羅不相信世界上眞的有「動物人」，後來，他接受他們的建議，說：「既然這一宗離奇怪誕的案件在法國境內發生，我仍是有責任的，我可以運用權力召集警探五個人包圍南部薩特區，然後把圈子縮細，直到邪惡的人物全部落網爲止。此外，我還用十多架直升機在空中巡視，直到魔頭以及他的爪牙沒法逃走，如果我們稍爲幸運，生擒一個鬼臉人，公開展覽，倒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只要他肯動用大批警探包圍薩特區，不管他是否相信世界上有「鬼臉人」或「蝙蝠人」，總是有利的。

雷加拉博士喜形於色，說道：「總監，你眞是一個聰明能幹的警務專家，佩服之至！」

三天之後，大批人馬殺奔薩特區，照他們的估計，這個任務是很機密的，決不會洩漏出去，不知道爲甚麼，他們剛剛包圍了薩特區，便即看見火光沖天，那時已經入黑，火勢極端凌厲，相距五千米也看得見。

雷加拉博士哼了一聲，說：「我們沒法抓到沙里雲博士了，甚至他的爪牙也沒法抓得到，上次他逃走之前也是縱火焚毀各種器材的，假如眞的有蝙蝠人，一定被他毀滅。」

雷加拉說得對，那場大火燒到天亮，然後被消防隊撲滅，就算是大樹也被烈焰焚毀，當然是人獸同歸於盡了，火光熄滅之後，古堡仍然屹立，但却有些怪異的氣味透出來，嗅了使人作嘔。

魔頭的手段異常毒辣，這傢伙當然是縱火之後立刻逃走的，雷加拉博士認爲他的估計決不會錯，可是，法國警務總監却不相信沙里雲博士已經逃走，吩咐法國各大都市的報紙刊登這一項圍攻混世魔王的新聞時，一口咬定沙里雲博士已經活活燒死，變成了黑炭！

雷加拉博士雖然是美國太空署長，他的權力不能够伸展到法國去，只好一笑置之，不過，法國的科學協會會長奧得菲博士却向總監請求解釋，歌地羅總監笑了笑，說：「我們攪警務的人，當然懂得這一層道理，凡是半信半疑的案件，應該選擇對治安有利的一邊走。你可以想像得到的，假如我們向外發表這一件新聞，認爲魔頭的屍體沒有發現，可能他已經逃走，變成漏網之魚，就會影响到警方的威望，兼且担心事後沙里雲博士復出，爲患無窮，甚至有人假冒他爲非作歹，索性說他活活的燒死，豈非大妙？」

奧得菲博士默然而退。

此案結束之後第三天，雷加拉博士返美，他回到內華達州太空署秘密基地照常工作，料不到有人打電話給他，自稱是沙里雲博士。

他爲之愕然，沙里雲博士說：「爲甚麼我要銷聲匿跡呢？因爲我覺得自己的計劃失敗，沒有興趣再幹下去，索性逃走，讓警方宣佈我的死訊。」

雷加拉博士說道：「你不是已經製造鬼臉人了嗎？他們是否是吸血蝙蝠的化身呢？」

「不，鬼臉人根本是人，因爲他被藥力控制，整個臉孔乾到沒有肉，故此看來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由於他們長期吃藥，肌肉變了質，比石頭還硬，刀槍不入，炸彈也沒法毀滅他。他的秘密武器就是一雙眼，眞的是目露兇光，能够殺人，你沒有喪命，只是你的運氣好些而已。」

「沙里雲博士，你多次傷害婦女，難道沒有一頭動物人製造出來嗎？」

電話的另一邊，傳來了一聲嘆息，說：「不錯的，我多次把吸血蝙蝠精子送入女子的體腔之內，她們不單是受孕，還有胎兒，可惜每一個產婦出生的嬰兒，全是蝙蝠，不是人，我始終沒法使她生下來的動物是人體而又具有蝙蝠的雙翼，原來低級動物沒法跟高級動物相配，我走錯了路！我說的話也許你不相信，如果你想找尋證據，最好看看金艷將來生下來的嬰兒是甚麼。」

「她已經受了孕嗎？」

「是的，那是蝙蝠的孕！」

沙里雲博士掛斷了電話，雷加拉博士趕快打長途電話給奧得菲博士，把這一項秘密告訴他，叫他小心照料金艷小姐，嚴密守秘，盡量防止她墮胎。

懷胎十月之後，她生下來的嬰兒果然是一隻蝙蝠，不過，牠的頭比較大，兩翼也比較短，軀體的中部比較普通的蝙蝠粗壯。

法國科學家協會接手養活這一頭蝙蝠，牠逐漸長大，然後顯得出牠的特徵，越是成熟，越加怪模怪樣。

牠名符其實的是吸血蝙蝠，不吃小虫，最喜歡用鐵爪抓住小貓，一口咬斷咽喉吸血，大狼狗也不是牠的敵手。

兩年之後，那一頭古怪的吸血蝙蝠重二十磅，雙翼仍然很短，飛行的速度很慢，除非逼不得已，牠懶得飛行。

牠的頭骨很硬，看來有點像是人類的頭，眼耳口鼻的位置也接近人類，不過，牠沒有手也沒有脚，不管多麼的近似人類，始終是蝙蝠！

沙里雲爲甚麼像一滴露水那麼隱沒呢？雷加拉想了很久，然後找到答案，匿名客說過了，他必須在十年之內完成製造蝙蝠人這個任務，假如他失敗，阿拉伯國家的殺手就會登門奪命，他既然承認失敗，索性縱火，一走了之，警務總監吩咐法國報紙一致刊登他死於火窟，這正合他的心意。

（全文完）

註册商標

常服

紀金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丹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